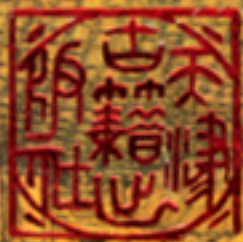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太平廣記

(第十四冊)



中國古典名著
青苹果電子圖書系列

• 文白对照全译 •

太平广记

第十四册

卷三百二十六——卷三百五十

目

录

第十四册

第三百二十六卷 1

-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
 刘氏 崔罗什 沈警

第三百二十七卷..... 17

-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肖摩侯
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
 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
 俭

第三百二十八卷..... 37

-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祿人 漕店人 张琮
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
 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

第三百二十九卷..... 57

-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
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
 珪 杨瑒

第三百三十卷 74

-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

第三百三十一卷 94

-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

第三百三十二卷 113

- 鬼十七 唐暄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

第三百三十三卷 130

-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迴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叟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缅 王无有 王升 高生

第三百三十四卷 149

-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岐州佐史

第三百三十五卷 167

-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

第三百三十六卷 182

- 鬼二十一 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觊 李莹
裴城 李氏

第三百三十七卷 198

- 鬼二十二 韦璜 薛万石 范倣 李浣 张勅
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

第三百三十八卷 216

-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
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
劝

第三百三十九卷 234

-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
书生 李则 陆凭 浚阳李生

第三百四十卷 250

- 鬼二十五 韩弇 卢頊 李章武

第三百四十一卷 266

-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
政坊宅 郑琼罗

第三百四十二卷 281

-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

第三百四十三卷 299

- 鬼二十八 陆乔 庐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
僖伯
- 第三百四十四卷 314
-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酈 呼延冀 安
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
- 第三百四十五卷 330
-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
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
- 第三百四十六卷 345
-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
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
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
- 第三百四十七卷 366
-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邬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
之 李佐文 胡谿
- 第三百四十八卷 383
-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鄴 李全质 沈
恭礼 牛生 韦齐休
- 第三百四十九卷 401
-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
崔御史 曹唐

第三百五十卷..... 419

●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
阳敏 奉天县民

袁 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
刘 导 刘 氏 崔罗什 沈 警

袁 炳

宋袁炳，字叔焕，陈郡人，秦始末，为临湘令。亡后积年，友人司马逊，于将晓间如梦。见炳来，陈叙阔别，讯问安否。既而谓逊曰：“吾等平生立意着论，常言生为驰役，死为休息。今日始知，定不然矣。恒患在世为（为原作有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人，务驰求金币，共相赠遗。幽途此事，亦复如之。”逊问罪福应报，定实何如。炳曰：“如我旧见，与经教所说，不尽符同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。如今所见，善恶大科，略不异也。然杀生故最为重禁，慎不可犯也。”逊曰：“卿此征相示，良不可言，当以语白尚书也。”炳曰：“甚善，亦请卿敬诣尚书。”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，炳、逊世为其游宾，故及之。往返可数百语，辞去。逊曰：“阔别

之久，恒思少集。相值甚难，何不且住？”炳曰：“止暂来耳，不可得久留。且（且字原空缺，据《法苑珠林》卷二一补。）此辈语，不容得委悉。”揖别而去。初炳来暗夜，逊亦了不觉所以，天明得睹见。炳既去，逊下床送之。始蹑履而还暗，见炳脚间有光，可尺许，亦得照其两足，余地犹皆暗云。（出《冥祥记》）

宋时袁炳，字叔焕，陈郡人。秦始末年，做了临汀县令，在他死去多年之后，朋友司马逊，在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袁炳来了，叙说别后衷肠，询问他近况怎样，然后对司马逊说：“我们这辈子表达胸臆、观点，常说活着只能被人驱使，死了才是休息，今天我才明白，并非如此。经常忧虑的是，人活在世上，总要为求财而奔波，为互赠而忙碌，其实，在阴曹地府，这种事也是一样。”司马逊又问祸福报应的情况，又怎么去实现，袁炳说：“我过去的观点，和佛经所教明的那样，不全相同，也许是圣人危言耸听的话，现在我认为善恶两大类，一点没有不一样的。但是杀生是大禁，切切不可冒犯。”司马逊说：“您这样明确地告诉我，真是妙不可言，应该将这话告诉尚书。”袁炳说：“太好了，也请您将此话敬告尚书大人。”当时，司空王僧虔任吏部尚书，袁炳、司马逊是他一生交往的朋友，所以到他那儿去了，往返说了几句话，便要辞别，司马逊说：“分别了这么久，经常想稍稍聚集一下，再相见也很难，为什么不再停留几天？”袁炳说：“这只是抽空赶来，不能够久留。而且我刚才说这些话，不允许让别人全都知道。”然后拜别而去。起初袁炳来的时候是黑夜，司马逊也不觉得怎样。但是到了天亮他

才瞧见，袁炳离开后，司马逊下床送他，刚穿上鞋子，地面还很黑暗，看到袁炳两脚之间有光亮，约一尺多长，也能够照到他的两脚，周围其他地方还是很暗。

费庆伯

宋费庆伯者，孝建中，仕为州治中。假归至家，忽见三驹，皆赤帻，同来云：“官唤。”庆伯云：“才谒归，那得见召。且汝常黑帻，今何得皆赤帻也？”驹答云：“非此间官也。”庆后方知非生人，遂叩头祈之，三驹同词，因许回换，言：“却后四日，当更诣君。可办少酒食见待，慎勿泄也。”如期果至，云：“已得为力矣。”庆伯欣喜拜谢，躬设酒食，见鬼饮噉不异生人。临去曰：“哀君故尔，乞秘隐也。”庆伯妻性猜妬，谓伯云：“此必妖魅所罔也。”庆伯不得已，因具告其状。俄见向三驹，楚挞流血，怒而立于前曰：“君何相误也。”言讫，失所在。庆伯遂得暴疾，未旦而卒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南朝宋时，有个名叫费庆伯的人，在孝建年间，在州治所在地为官放。假回到家里，忽然看见三个侍从打扮的人，都戴着红色的头巾，一起上来道：“长官叫你去。”费庆伯说：“刚刚我才拜见他回来，怎么能还要召见我呢？而且你们经常戴黑头巾，今天为什么戴起红的了？”侍从答道：“我们可不是阳间的

官。”费庆伯才知道这些人不是活人。忙跪拜祈求活命。三侍从看见这种情形,就答应了他的请求,于是答应换个人捉了交差,对他说过了四天必当再到他那去,可置办些酒饭招待他们,千万不可泄露天机。到了那日子果然都来了,说:“我们已经为你出力了,你无事了。”费应伯高兴极了,忙拜谢他们,亲自摆设了宴席款待。看见这三个鬼吃喝的样子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,他们临走时说:“我们可怜你才这样做,希望你千万保密。”费庆伯的妻子生性十分多疑,对费庆伯说:“这一定是妖怪所变来骗你的。”费庆伯不得已便把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妻子,时间不长看见三个侍从全身被鞭打流血,愤怒地站在堂前,说:“你为什么要害我们?”说完,就不在了。庆伯马上就得了暴病,不到天亮就死了。

刘朗之

梁安成王在镇,以罗舍故宅,借录事刘朗之。尝见丈夫衣冠甚伟,敛衿而立,朗之惊问,忽然失之。未久,而朗之以罪见黜,时人谓君章有神。(出《述异记》)

南朝梁安成王屯兵边镇,把罗舍以前的住宅,借给了录事刘朗之。刘曾经看见了一个男子穿戴很华贵,整肃着衣服站在那里,刘朗之吃惊地问他,那人突然就不见了。不久,刘朗之因

为犯错被贬官，当时的人们传说刘朗之府上常有鬼神出现。

长孙绍祖

长孙绍祖，常行陈蔡间。日暮，路侧有一人家，呼宿，房内闻弹箜篌声。窃于窗中窥之，见一少女，容态娴婉，明烛独处。绍祖微调之，女抚弦不辍。笑而歌曰：“宿昔相思苦，今宵良会稀。欲持留客被，一愿抚君衣。”绍祖悦怿，直前抚慰。女亦欣然曰：“何处公子，横来相干。”因与会合，又谓绍祖曰：“昨夜好梦，今果有征。”屏风衾枕，率皆华整。左右有婢，仍命饌，颇有珍羞，而悉无味。又饮白醪酒，女曰：“猝值上客，不暇更营佳味。”才饮数杯，女复歌，歌曰：“星汉纵复斜，风霜凄已切。薄陈君不御，谁知思欲绝。”因前拥绍祖，呼婢撤烛共寝，仍以小婢配其苍头。将曙，女挥泪与别，赠以金缕小盒子：“无复后期，时可相念。”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，顾视，乃一小坟也。怆然而去，其所赠合子，尘埃积中，非生人所用物也。（出《志怪录》）

长孙绍祖，经常在陈蔡一带奔波。有一天天黑时，看见路边有一个人家，绍祖请求借宿。听见屋里面有弹箜篌的声音，他偷着向窗口看了一下，看见一个少女，容貌仪态都非常美好，在明亮的蜡烛边一个人坐着，绍祖稍稍挑逗她，少女弹着箜篌不停下，微笑着唱道：“宿昔相思苦，今宵良会稀。欲持留

客被，一愿拂君衣。”绍祖很高兴，上前安抚她，少女也高兴地说：“你是哪里的公子，突然来这干什么？”于是便与其欢会。又对绍祖说：“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今天果然应验了。”屏风后面的被枕都十分华丽整齐，周围还有婢女。少女忙派人备好酒席，还真有一些珍贵佳肴，只是都没有味道。又喝了几杯酒，酒味也很淡。女子说：“突然遇到上等宾客，没有时间更换好的酒席。”刚喝了几杯，女子又唱歌，歌词是：“星汉纵复斜，风霜凄已切。薄陈君不御，谁知思欲绝。”又喝了几杯，便上前抱着绍祖，叫婢女撤灯共睡，又把她的婢女匹配给绍祖带的仆夫。天快亮时，女子挥泪和他告别，把金缕小盒子赠给他，不能有见面的日子了，时常可想念着她。绍祖骑马出门走了一百多步，回头一看，竟是一座小坟，他悲怆地离去，她所赠送的盒子，里面积满灰尘，不是活人所用的东西。

刘 导

刘导，字仁成，沛国人，梁真简先生璈三从侄。父璈，梁左卫率。导好学笃志，专勤经籍。慕晋关康曾隐京口，与同志李士炯同宴，于时秦江初霁，共叹金陵，皆伤兴废。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，乃见一青衣女童，立导之前曰：“馆娃宫归路经此，闻君志道高闲，欲冀少留，愿垂顾盼。”语讫，二女已至。容质甚异，皆如仙者，衣红紫绢縠，馨香袭人，现年二十余。导与士炯，不觉起拜，谓曰：“人间下俗，何降神仙？”二女相视而笑曰：“住

尔轻言，愿从容以陈幽抱。”导揖就席谓曰：“尘浊酒不可以进。”二女笑曰：“既来叙会，敢不同觴。”衣红绢者，西施也，谓导曰：“适自广陵渡江而至，殆不可堪，深愿思饮焉。”衣紫绢者，夷光也，谓导曰：“同官三妹，久旷深幽，与妾此行，盖谓君子。”导语夷光曰：“夫人之姊，固为导匹。”乃指士炯曰：“此夫人之偶也。”夷光大笑而熟视之。西施曰：“李郎风仪，亦足相匹。”夷光曰：“阿妇夫容貌，岂得动人。”合座喧笑，俱起就寝。临晓请去，尚未天明。西施谓导曰：“妾本浣沙之女，吴王之姬，君固知之矣。为越所迁，妾落他人之手。吴王歿后，复居故国。今吴王已薨，不任妾等。夷光是越王之女，越昔贡吴王者。妾与夷光相爱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同车。今者之行，亦因缘会。”言讫惘然。导与士炯深感恨，闻京口晓钟，各执手曰：“后会无期。”西施以宝钿一只，留与导。夷光拆裙珠一双，亦赠士炯。言讫，共乘宝车，去如风雨，音犹在耳，顷刻不见。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。（出《穷怪录》）

刘导，字仁成，沛国人，是梁朝真简先生刘瓛的三从侄。他的父亲是刘骞，任梁朝的左卫率。刘导好学，胸有大志，钻研经史典籍，仰慕晋朝的关康曾经隐居在京口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士炯一同欢宴，就在此时扬子江面刚刚雨过天晴，便一同在金陵把酒言欢，对废都金陵的兴衰存亡都十分感慨。突然听见山中松林之间有几声女子的笑声传来，便看一个婢女，站在刘导的面前说：“从馆娃宫回来的路上经过此地，听到您二位志向高雅，请求二位稍留一段时间，希望您看看我们。”刚说完另

外两位女子已经到了。容颜很特别，都象仙女一样美丽，穿着红色和紫色的绢绸衣服，香气袭人，年龄都在二十多岁。刘导和杨士炯不自觉地站起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人间俗气，怎么能降下你们这样的仙女来？”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快停下你们这轻薄的话吧，希望你们能平静地说出你们深远的抱负。”刘导在酒席边上做揖说道：“尘世浑浊的酒，您二位是不能够喝的。”两个女子笑着说：“既然来和二位相会叙话，怎么能不一起饮酒呢？”穿红衣的女子原来就是西施，她对刘导说：“我们刚才从广陵渡江回来，疲劳得受不了，很想喝一杯酒。”穿紫衣的是夷光，对刘导说：“这是和我一同来的三妹，不介事俗在幽邃的地方隐居很久了，和我一同出来，也应该是有德行的。”刘导对夷光说：“您的姐姐我来给她匹配。”又指李士炯说：“这是您的佳偶呀。”夷光大笑着，仔细看着李士炯。西施说：“李郎的仪表风采，也足以和我匹配。”夷光说：“我这个丈夫的容貌又怎能动人呢？”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，都站起来离开席就寝。快到了清晨，两个女子请求离去。天还没亮，西施对刘导说：“我原本是浣沙的女子，吴王夫差的姬妾，你本来知道这些情况，我被越国选中，落入别人手中，吴王死后，又回到故国，而今吴王已经年老，不能让我再等春秋。夷光是越王的女儿，越国过去进贡吴王，我和夷光相互友爱，坐便同席，出门便同坐一车。今天出来，也是因缘份才会面。”说完西施显出精神恍惚的样子。刘导和杨士炯深感遗憾，听到京口清早鸣钟声，各自互相拉着手说：“今后相会没有日子了。”西施把一双宝钿赠给刘导，夷光拆了裙上的一对玉珠也给了李士炯。说完，两个女子乘着宝车象细雨轻风一样离开了，她们的声音还

象在耳边，不一会儿，天亮了。那时是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。

刘 氏

梁武帝末年，有人姓刘，而不知名。于堂屋脊，见一物，面如狮子，两颊垂白毛，长尺许，手足如人，徐徐举一足。须臾不见，少时刘死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梁武帝末年，有个姓刘的人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有一天突然看见堂前屋脊上有一个东西，脸象狮子一样，两边面颊上垂着白毛，有一尺左右长，手和脚都象人，缓缓地抬起一只脚，突然便不见了，不一会刘氏就死了。

崔罗什

长白山西有夫人墓，魏孝昭之世，搜扬天下。清河崔罗什，弱冠有令望，被征诣州，道经于此。忽见朱门粉壁，楼阁相接。俄有一青衣出，语什曰：“女郎须见崔郎。”什恍然下马，两重门内，有一青衣，通问引前。什曰：“行李之中，忽重蒙厚命，素既不叙，无宜深入。”青衣曰：“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，侍中吴质之

女，府君先行，故欲相见。”什遂前，什就床坐，其女在户东坐，与什叙温凉。室内二婢秉烛，女呼一婢，令以玉夹膝置什前。什素有才藻，颇善讽咏，虽疑其非人，亦愜心好也。女曰：“比见崔郎息驾，庭树皆若吟啸，故入一叙玉颜。”什遂问曰：“魏帝与尊公书，称尊公为元城令，然否也？”女曰：“家君元城之日，妾生之岁。”什仍与论汉魏时事，悉与魏史符合，言多不能备载。什曰：“贵夫刘氏，愿告其名。”女曰：“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，名瑶，字仲璋。比有罪被摄，乃去不返。”什下床辞出，女曰：“从此十年，当更奉面。”什遂以玳瑁簪留之，女以指上玉环赠什。什上马行数十步，回顾，乃见一大冢。什屈历下，以为不祥，遂躬设斋，以环布施。天统末，什为王事所牵，筑河堤于桓家冢。遂于幕下，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，因下泣曰：“今岁乃是十年，如何？”什在园中食杏，忽见一人云：“报女郎信。”俄即去，食一杏未尽而卒。十二为郡功曹，为州里推重，及死，无不伤叹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长白山的西边有个妇人的坟墓，魏孝昭王的时候，闻名且传天下。清河有一个叫崔罗什的人，二十岁就有很高的名望，被征召为州官，路上经过此地，忽然看到路边有一片楼阁相接，红门白墙。不久，有一个婢女从楼阁出来，对崔罗什说：“我家女主人要见您。”崔罗什恍惚下马，经过两重门内，又有一个婢女在前面引路。崔罗什说：“行路途中，忽然被厚爱，一向没叙说过什么，就不进去了吧。”婢女说：“我家女主人本是平陵刘府君的妻子，侍中吴质的女儿，刘府君先走了，所以她想要

见您。”崔罗什便跟着进去了。崔罗什靠床边坐下，那女子在东面坐着，和崔罗什闲谈，问寒问暖。房中有两个婢女手拿蜡烛，那女子叫一个婢女，让她把玉夹跪着放在崔罗什的前面。崔罗什平常很有文采，很善于讽喻吟诗，他虽疑心这些都不是活人，却也满心欢喜。女子说：“等到您在这停留，院子里的树木都好似在吟诗作歌，所以请您进来拜见你的容颜。”崔罗什便问：“魏帝给你父亲一封信，称谓你父亲是元城令，是不是呢？”那女子说：“我父亲做元城令时，是母亲生我的那一年。”崔罗什仍和她谈论汉魏时事，全都和汉魏史实一一符合，说的话很多，不能都记载，崔罗什又说：“您的丈夫姓刘，希望您能告诉我他的名字。”那女子说：“拙夫是刘孔才的第二个儿子，名叫瑶，字是仲璋，因为犯了过错被捉去，竟一去不回来。”崔罗什下床辞别想离开，那女子说：“今后再过十年，会再见面的。”崔罗什便拿头上的玳瑁簪给了那女子，女子也把手指上的玉环赠给了崔罗什，崔罗什上马走了几十步，回头便看到一个坟，他又下马走到坟边，认为刚才的事很不吉利，便亲自设斋，来布施群鬼。天统末年，崔罗什被公事所牵连，在桓家修筑河堤，崔罗什便在府上，把这些事告诉了济南的奚叔布，便哭着说：“今年竟是十年了，会怎么样呢？”崔罗什在园中吃杏，忽然看见一个人说：“我来报告女郎的口信。”不久就离去了，崔罗什一个杏还没吃完就死了。崔罗什做了十二年郡的功曹，被州里所推重，等到死了，没有不感伤的。

沈 警

沈警，字玄机，吴兴武康人。美风调，善吟咏，为梁东宫常侍，名著当时。每公卿宴集，必致骑邀之。语曰：“玄机在席，颠倒宾客。”其推重如此。后荆楚陷没，入周为上柱国，奉使秦陇，途过张女郎庙。旅行多以酒肴祈祷，警独酌水具祝词曰：“酌彼寒泉水，红芳掇岳谷。虽致之非遥，而荐之随俗。丹诚在此，神其感录。”既暮，宿传舍。凭轩望月，作《凤将雏含娇曲》。其词曰：“命啸无人啸，含娇何处娇。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怜宵。”又续为歌曰：“靡靡春风至，微微春露轻。可惜关山月，还成无用明。”吟毕，闻帘外叹赏之声，复云：“闲宵岂虚掷，朗月岂无明。”音旨清婉，颇异于常。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，拜云：“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。”警异之，乃县衣冠，未离坐而二女已入，谓警曰：“跋涉山川，因劳动止。”警曰：“行役在途，春宵多感，聊因吟咏，稍遣旅愁。岂意女郎猥降仙驾。愿知伯仲。”二女郎相顾而微笑，大女郎谓警曰：“妾是女郎妹，适庐山夫人长男。”指小女郎云：“适衡山府君小子，并以生日，同覲大姊。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，山中幽寂，良夜多怀，辄欲奉屈。无惮劳也。”遂携手出门，共登一輶辎车，驾六马，驰空而行。俄至一处，朱楼飞阁，备极焕丽。令警止一水阁，香气自外入内，帘幌多金缕翠羽，间以珠玑，光照满室。须臾，二女郎自阁后，冉冉而至。揖警就坐，又具酒肴。于是大女郎弹箜篌，小女郎援琴。为数弄，

皆非人世所闻。警嗟赏良久，愿请琴写之。小女郎笑而谓警曰：“此是秦穆公、周灵王太子、神仙所制，不可传于人间。”警粗记数弄，不复敢访。及酒酣，大女郎歌曰：“人神相合兮后会难，邂逅相遇兮暂为欢。星汉移兮夜将阑，心未极兮且盘醒。”小女郎歌曰：“洞箫响兮风生流，清夜阑兮管弦道。长相思兮衡山曲，心断绝兮秦陇头。”又题曰：“陇上云车不复居，湘川斑竹泪沾余。谁念衡山烟雾里，空看雁足不传书。”警歌曰：“义熙曾历许多年，张硕凡得几时怜。何意今人不及昔，暂来相见更无缘。”二女郎相顾流涕，警亦下泪。小女郎谓警曰：“兰香姨、智琼姊，亦常怀此恨矣。”警见二郎歌咏极欢，而未知密契所在，警顾小女郎曰：“润玉，此人可念也。”良久，大女郎命履，与小女郎同出。及门，谓小女郎曰：“润玉可使伴沈郎寝。”警欣喜如不自得，遂携手入门，已见小婢前施卧具。小女郎执警手曰：“昔从二妃游湘川，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，此时想念颇切，不意今宵得谐宿愿。”警亦备记此事，执手款叙，不能自己。小婢丽质，前致词曰：“人神路隔，别促会赊。况姮娥妬人，不肯留照；织女无赖，已复斜河。寸阴几时，何劳烦琐。”遂掩户就寝，备极欢昵。将晓，小女郎起，谓警曰：“人神事异，无宜卜昼，大姊已在门首。”警于是抱持置于膝，共叙衷款。须臾，大女郎即复至前，相对流涕，不能自胜。复置酒，警又歌曰：“直恁行人心不平，那宜万里阻关情。只今陇上分流水，更泛从来呜咽声。”警乃赠小女郎指环，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。歌曰：“结心缠万缕，结缕几千回。结怨无穷极，结心终不开。”大女郎赠警瑶镜子，歌曰：“忆昔窥瑶镜，相望看明月。彼此俱照人，莫令光彩灭。”赠答极多，不能备记，粗忆数首而已。遂相与出门，复驾輶辇，送至下

庙，乃执手呜咽而别。及至馆，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。良久，乃言于主人，夜而失所在。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。警后使回，至庙中，于神座后得一碧笺，乃是小女郎与警书。备叙离恨，书末有篇云：“飞书报沈郎，寻已到衡阳。若存金石契，风月两相望。”（望原作忘，据陈校本改。）从此遂绝矣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沈警字玄机，是吴兴县武康人。善于歌赋咏诗，做过梁代的东宫常侍官职，在当时很有名。每当有王公贵族摆宴请客，一定要派车去邀请他参加。当时流传说：“只要有沈警在宴席上，就一定能够使宾客倾倒。”人们推崇他到这样的程度。后来楚国亡国了，沈警就来到北周做上柱国一职。一次他奉命出使秦陇，途中经过张女郎庙，旅行中多用酒菜祈祷，沈警单单酌水祝词：“酌彼寒泉水，红芳掇岳谷。虽然祝词达不到那么遥远，可是随俗献上祭品，诚意在此，望神能感知。”日落后，住宿在旅馆，靠在窗边望月，做了《风将雏含娇曲》，那歌曲是：“命啸无人啸，含娇何处娇。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怜宵。”又继续作歌道：“靡靡春风至，微微春露轻。可惜关山月，还成无用明。”吟咏完毕，听到帘外有赞叹欣赏的声音，又说道：“闲宵岂虚掷，朗月岂无明？”声音清越婉转，与常人不一样。忽然看见一个女子挑帘进来，下拜说：“张姑娘姊妹向使节您问候。”沈警感到奇怪，就整理衣帽，还没等他离开坐位，两位女郎已经进来，对沈警说：“您翻山越岭辛苦得很，确实该昼行夜息多保重。”沈警说：“旅行在路途，春夜多感触，聊以几句诗，略消旅愁苦，哪想到你们，二位仙驾屈尊来临，想知道你们谁大谁

小。”两位女子相视而笑，大女郎对沈警说：“我是女郎的妹妹，嫁给庐山夫人的长子。”指着小女郎说：“她嫁给衡山府君的小儿子，想邀一同在生日这天，一同去看大姐。我们大姐进城还没回来，山里幽寂，好的夜色我们又多有感怀，特意诚挚地请您前去赴会同欢共乐，怕是委屈您了，请您别怕劳累。”于是携手出门，一同登上马车，用六马驾的车，奔驰而去。不久到了一个地方，红楼玉阁，全都非常华丽，她们让沈警停在一个水阁里，香气从外进来，帘幌有很多金缕翠竹，夹有珠玑，光照满屋。不一会儿，两个女郎从阁后飘然而来，拜过沈警靠他坐下，又准备酒菜，于是大女郎弹箜篌，小女郎抱着琴，弹了几曲，都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。沈警叹赏很久，希望弹琴的写下歌词，小女郎笑着对沈警说：“这是秦穆公、周灵王太子、神仙所创制的，不能传给人间。”沈警粗略记下几曲，不敢再问，等到酒醉，大女郎唱道：“人神相合兮后合难，邂逅相遇兮暂为欢。星汉移兮夜将阑，心未极兮且盘桓。”小女郎唱道：“洞箫响兮风生流，清夜阑兮管弦遒。长相思兮衡山曲，心断绝兮秦陇头。”又写道：“陇上云车不复居，湘川斑竹泪沾余。谁念衡山烟雾里，空看雁足不传书。”沈警唱道：“义熙曾历许多年，张硕凡得几时怜。何意今人不及昔，暂来相见更无缘。”两个女郎相视流泪，沈警也流下了眼泪。小女郎对沈说：“兰香姨、智琼姐，也常怀这种遗憾啊。”沈警看见两个女郎歌咏极为欢畅，却不知道他们的秘密在哪里，沈警回头看小女郎说：“润玉，这个人可惦念。”很久，大女郎命令穿鞋，和小女郎一同出去，到门那儿，对小女郎说：“润玉可陪伴沈郎睡觉。”沈警欣喜得不得了，就携手进入门中，已看见小婢女上前铺上被褥，小女郎拉着沈警的

手说：“过去跟两位妃子游玩湘川，看见您在舜帝庙读相王碑，当时非常想念您，没想到今夜能高兴遂了盼望已久的愿望。”沈警也有同样的心情，感到很欢愉。拉着她的手坦诚述说，不能控制情感。小婢女美丽端庄，上前献歌道：“人神路隔，别会踪。况娉娥妬人，不肯留照。织女无赖，已复斜河。寸阴几时，何劳烦琐。”于是他们关上门睡觉了，非常欢爱。快天亮，小女郎起床，对沈警说：“人神情况不一样，不能贪恋白天。大姐已在门口。”沈警于是抱她放在膝上，一同叙说衷肠。不一会儿，大女郎就又到前，相对流泪，不能控制自己，又摆上酒，沈警又唱道：“直恁行人心不平，那宜万里阻关情。只今陇上分流水，更泛从来呜咽声。”沈警就赠给小女郎指环，小女郎赠给沈警金合欢结，唱道：“结心缠万缕，结缕几千回。结怨无穷极，结心终不开。”大女郎赠给沈警瑶镜子，唱道：“忆昔窥瑶镜，相望看明月。彼此俱照人，莫令光彩灭。”赠答很多，不能全都记下，略记几首罢了。于是她们和沈警走出门，又驾上那辆辘轳车，送到下庙，就拉着手呜咽而别。沈警等回到旅馆，从怀中拿出瑶镜、金缕结，很久，才告诉主人，昨夜不知是在哪里。当时同伴都奇怪沈警夜里有种特别香味，沈警后来出使回来，到庙里，在神座后面找到一个绿笺，竟是小女郎给沈警的信，详尽叙说离别之恨，信尾写道：“飞书报沈郎，寻已到衡阳。若存金石契，风月两相望。”沈警和小女郎从此就断绝了一切音信往来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七

鬼十二

崔子武 马道猷 顾 总 邢 鸾
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 胄
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
房玄龄 魏 征 唐 俭

崔子武

齐崔子武幼时，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。夜梦一女子，姿色甚丽，自谓云龙王女，愿与崔郎私好。子武悦之，牵其衣裾，微有裂绽。未晓告辞，结带而别。至明，往山祠中观之，傍有画女，容状即梦中见者，裂裾结带犹在。子武自是通梦，恍惚成疾。后逢医禁之，乃绝。（出《三国典略》）

南齐崔子武小时候住在外祖父扬州刺史赵郡人李宪家。夜里梦见一个女子，姿色很美丽。自称是龙王的女儿，愿意同崔子武私下交好。子武很高兴，牵着她的衣袖。微微拉出一条裂缝。天没亮她就告辞，子武给她衣带打上一个结走了。到了白天，子武去山祠中参观。旁边的墙上挂有一个女子的画像，容貌体态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。裂缝的衣袖和打着结的带子也在像上。子武自然明白了那个梦，恍恍惚惚得了病。后来遇到医生禁止他的梦昧，就断绝了。

马道猷

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，永明元年，坐省中，忽见鬼满前，而傍人不见。须臾两鬼入其耳中，推出魂，魂落屐上。指以示人：“诸君见否？”旁人并不见。问魂形状云何，道猷曰：“魂正似虾蟆。”云：“必无活理，鬼今犹在耳中。”视其耳皆肿，明日便死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。永明元年，在坐着自省中，忽然看见鬼满满地站在眼前，而旁人都看不见。一会儿，两个鬼进入到他耳中，推出他的魂，落在鞋上。马道猷指着魂示意旁人：“诸位看到了吗？”旁人并没有看见，问魂的形状象什么？道猷说：“魂正象虾蟆。”还说自己一定没有生还的可能，鬼现在还

在他的耳中。旁人看他的耳朵都肿了，第二天就死了。

顾 总

梁天监元年，武昌小吏顾，性昏憨，不任事。数为县令鞭朴，尝郁郁怀愤，因逃墟墓之间，彷徨惆怅，不知所适。忽有二黄衣，顾见总曰：“刘君颇憶畴日周旋耶？”总曰：“敝宗乃顾氏，先未曾面清颜，何有周旋之问？”二人曰：“仆王粲、徐干也，足下前生是刘祯，为坤明侍中，以纳赂金，谪为小吏。公当自知矣。然公言辞历历，犹见记事音旨。”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：“此君集也，当谛视之。”总试省览。乃了然明悟，便觉文思盈涌。其集人多有本，唯卒后数篇记得。诗一章题云《从驾游幽丽（丽原作厉，据明抄本、陈校本改。）宫，却忆平生西园文会，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》诗曰：“在汉绳纲绪，溟渎多腾湍。煌煌魏英祖，拯溺静波澜。天纪已垂定，邦人亦保完。大开相公府，掇拾尽幽兰。始从众君子，日侍贤王欢。文皇在春宫，蒸孝踰问安。监抚多余暇，园圃恣游观。未臣戴簪笔，翊圣从和銮。月出行殿凉，珍木清露团。天文信辉丽，铿锵振琅干。被命仰为和，顾已试所难。弱质不自持，危脆朽萎残。岂意十余年，陵寝梧楸寒。今来坤明国，再顾簪蝉冠。侍游于离宫，足躡浮云端。却想西园时，生死暂悲酸。君昔汉公卿，未央冠群贤。倘若念平生，览此同怆然。”其余七篇，传者失本。王粲谓总曰：“吾本短小，无何娶乐进女。女似其父，短小尤甚。自别君后，改娶刘荆州女，

寻生一子。荆州与字翁奴，今年十八，长七尺三寸。所恨未得参丈人也。当渠年十一，与予同览镜。予谓之曰：‘汝首魁梧于予。’渠立应予曰：‘防风骨节专车，不如白起头小而锐。’予又谓曰：‘汝长大当为将。’又应予曰：‘仲尼三尺童子，羞言霸道。况承大人严训，敢措意于斫刺乎。’予知其了了过人矣。不知足下生来，有郎娘否？”良久沈思，稍如相识，因曰：“二君既是总友人，何计可脱小吏之厄？”徐干曰：“君但执前集，诉于县宰则脱矣。”总又问：“坤明是何国？”干曰：“魏武开国邺地也。公昔为其国侍中，遽忘耶？”公在坤明家累，悉无恙。贤小娇羞娘，有一篇《奉忆》，昨者已诵似丈人矣。诗曰：‘忆爷爷，抛女不归家。不作侍中为小吏，就他辛苦弃荣华。愿爷相念早相见，与儿买李市甘瓜。’”诵讫，总不觉涕泗交下，因为一章《寄娇羞娘》云：“忆儿貌。念儿心。望儿不见泪沾襟，时移世异难相见。弃谢此生当重寻。”既而王粲、徐干与总殷勤叙别，乃遗刘桢集五卷。见县令，具陈其事。令见桢集后诗，惊曰：“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。”既解遣，以宾礼侍之。后不知总所在，集亦寻失。时人勸子弟，皆曰：“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，可不修进哉。”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梁天监元年，武昌小吏顾总性情昏怡憨厚，不能担事，曾多次被县令鞭打。常常心情抑郁，满怀愤怒。因而逃避到坟墓之地，彷徨惆怅，不知去哪里。忽然有二个黄衣人拜见顾总，说：“刘君很想念我们昔日的来往吧？”顾总说：“我宗姓是顾氏。以前未曾见过面，怎么会有来往呢？”二人说：“我们是王

粲、徐干。你前生是刘桢。是坤明侍中。因收受贿金而贬为小吏。你应该自己知道啊？但你言辞严肃，还是看下记室的文辞吧！”就从袖中拿出轴书给他看，说：“这是你的文集，应该仔细看看它。”顾总验看，才了然明悟，就觉文思一起涌出。那本集子人们多有传本，只佚失了最后几篇。记得有诗一章，题目是：《从驾游幽丽宫，却忆平生西园文会，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》。诗曰：“在汉绳纲绪，溟渎多腾瑞。煌煌魏英祖，拯溺静波澜。天纪已垂定，邦人亦保完。大开相公府，掇拾尽幽兰。始从众君子，日侍贤王欢。文皇在春宫，蒸孝踰问安。监抚多余暇，园圃恣游观。末臣戴簪笔，翊圣从和銮。月出行殿凉，珍木清露团。天文信辉丽，铿锵振琅干。被命仰为和，顾已试所难。弱质不自持，危脆朽萎残。岂意十余年，陵寝梧楸寒。今来坤明国，再顾簪蝉冠。侍游于离宫，足蹑浮云端。却想西园时，生死暂悲酸。君昔汉公卿，未央冠群贤。倘若念平生，览此同怆然。”剩余七篇，传下来的失了原样。王粲对顾总说：“我生来矮小，没办法娶了乐进的女儿。女儿象她父亲，矮小尤其厉害。自与你分别以后，改娶刘荆州的女儿。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刘荆州起名叫翁奴，今年十八岁，身長七尺三寸。遗憾的是未能参拜您。当他十一岁的时候，和我一起照镜子，我对他说：‘你的脑袋比我大。’他立刻回答我说：‘防风氏骨节满车，不如白起的头小而精明。’我又对他说：‘你长大应该当将军。’他又回答我说：‘仲尼是三尺孩童的时候，就耻于谈及霸道，况且我承蒙大人严训，怎敢执意于砍砍杀杀呢？’我知道他聪明过人。不知你有生以来有没有郎娘？”沉默很久，好象稍稍熟悉了。顾总就问：“二位先生既然是顾总的朋友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我

当小吏的厄运呢？”徐干说：“你只要拿着以前的文集向县宰说明，就解脱了。”顾总又问：“坤明是什么国家？”徐干说：“是魏武帝开国时的邺地。你以前是那个国家的侍中，竟然忘了吗？你在坤明的家小都没有祸患。贤小娇羞娘，有一篇《奉忆》之作，以前吟诵得如同老者。诗曰：‘忆爷爷，抛女不归家，不作诗侍为小吏，就他辛苦弃荣华。愿爷相念早相见，与儿买李市甘瓜。’”朗诵完毕，顾总不觉涕泪交流，就写给娇羞娘一首诗。诗云：忆儿貌，念儿心，不见泪沾襟。时移世异难相见，弃谢此生当重寻。”接着王粲、徐干与顾总殷勤话别，赠送刘桢文集五卷。顾总面见县令，具体陈述了这件事。县令见到刘桢文集后面的诗，惊叹道：“不能让刘公干为小吏。”马上解除了差遣，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。后来不知道顾总在什么地方。文集不久也消失了。当时人们勉励后辈都说：“死去的刘桢还能庇护活着的顾总，难道可以不求上进吗？”

邢 鸾

后魏洛阳永和里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。里南北皆有池，卓之所造，水冬夏不竭。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，尚书右仆射郭祚，吏部尚书邢鸾，廷尉卿元洪超，卫尉卿许伯桃，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，皆高门华屋，斋馆敞丽，楸槐荫途，桐杨夹植。当世名为贵里。掘此地，辄得金玉宝玩之物。时邢鸾家，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，铭云：“董太师之物。”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，

鸾不与之，终年而鸾卒。（出《洛阳伽蓝记》）

后魏洛阳永和里，是汉太师董卓的故宅。里的南北都有水池，是董卓建造的，水冬夏不干。里中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、尚书右仆射郭祚、吏部尚书邢鸾、廷尉卿元洪超、卫尉卿许伯桃、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所住宅。都是高高的门楼，华丽的房子。斋馆宽敞明丽，楸树、槐树遮荫道路，桐树、杨树夹道种植。当时是著名的富贵的里弄。挖掘此地，就能得到金玉宝玩等物。当时邢鸾家时常挖到丹砂及铜钱几十万枚。钱铭有字：“董太师之物。”后来董卓夜间跟邢鸾索要这些东西。邢鸾不给他。一年后邢鸾就死了。

肖摩侯

后魏胡太后末年，泽州田参军肖摩侯家人，浣一黄衫，晒之庭树，日暮忘收。夜半，摩侯家起出，见此衣为风所动，仿佛类人。谓是窃盗，持刀往击，就视乃是衣。自此之后，内外恐惧。更数日，忽有二十骑，尽为戎服，直造其家，扬旗举杖，往来掩袭。前后六七处。家人惶惧，不知何方御之。有一人云，按药方，烧羖羊角，妖自绝。即于屠肆得之，遂烧此等。后来至，掩鼻曰：“此家不知烧何物，臭秽如此！”翻然回，自此便绝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后魏胡太后末年，泽州田参军肖摩侯的家人，洗一件黄衫。晾在庭院的树上，晚上忘收了回来。半夜，摩侯家人起夜，看见这件衣服被风吹动，仿佛象人一样。他以为是盗贼，持刀朝它打去，走近一看是件衣服。从此以后，摩侯家内外都很恐惧。过了几天，忽有二十个骑马的人，都穿着军服，径直来到他家。扬着旗帜，高举木棍，来来往往掩杀奔袭，前后六七拨。摩侯家里人惶惧不安，不知用什么方法抵御它们。有人告诉他说：“按药方烧羖羊角，妖孽自然就没了。”摩侯就从肉市场买来羖羊角烧了。那些人过后又来到他家都捂着鼻子说：“这家不知烧什么东西了，臭秽如此。”转身就回去了。从此之后就没了。

道人法力

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，向晨诣厕，于户中见一鬼，状若昆仑，两目尽黄，裸身无衣。法力素有臂力，便缚着堂柱，以杖鞭之，终无声。乃以铁锁缚之，观其能变去否，日已昏暗，失鬼所在。

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，快到早晨的时候去厕所，在门口遇见一鬼，形状象西城人，两眼都是黄色的，裸露着身体没穿衣服。法力一向有臂力，把鬼绑在柱子上，用木棍打它。鬼始终

不出声。法力又用铁锁锁住它，看鬼能不能变走。天色昏暗后，就失去了鬼的踪影。

肖思遇

肖思遇，梁武帝从侄孙。父恚，为侯景所杀。思遇以父遭害，不乐仕进。常慕道，有翼神人，故名思遇而字望明，言望遇神明也。居虎丘东山，性简静，爱琴书。每松风之夜，罢琴长啸，一山楼宇皆惊。常雨中坐石酣歌。忽闻扣柴门者，思遇心疑有异，命侍者遥问。乃应曰：“不须问。”但言雨中从浣溪来。及侍童开户，见一美女，二青衣女奴从之，并神仙之容。思遇加山人之服，以礼见之，曰：“适闻夫人云，从浣溪来。雨中道远，不知所乘何车耶？”女曰：“闻先生心怀异道，以简洁为心，不用车舆，乘风而至。”思遇曰：“若浣溪来，得非西施乎？”女回顾二童而笑，复问：“先生何以知之？”思遇曰：“不必虑怀，应就寝耳。”及天晚将别，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。思遇称“无物叙情”，又曰：“但有此心不忘。”夫人曰：“此最珍奇。”思遇曰：“夫人此去，何时来？”女乃掩涕曰：“未敢有期，空劳情意。”思遇亦怆然。言讫，遂乘风而去。须臾不见，唯闻香气犹在寝室。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，陈校本作出《续博物志》）

肖思遇是梁武帝的堂侄孙。父亲肖恚，被侯景所杀。思遇

因为父亲被害，不喜欢仕途进取，常仰慕道家，寄希望于神人，故起名叫思遇，字望明。意即希望遇见神明。他居住在虎丘东山，性情闲静，爱好琴书。每当松风之夜，他弹罢琴一声长啸，满山的楼堂殿宇都为之而惊。常常在雨中坐在石头上尽情歌唱。一天，他忽然听到扣柴门的声音，心里想着是否有异人出现，就叫侍人远远地问一问。那人回答说：“不用问。”只说是雨中从浣溪来的。等待童打开门，就看见了一个美女，后面有二个穿青色衣服的女侍跟从。都象神仙一样美貌。思遇穿上山人的衣服，以礼节会见了这个女子，说：“刚才听夫人说从浣溪来，下着大雨，道路又远。不知夫人所乘的是什么车？”美女说：“听说先生心怀神异之道，以简洁为心境。我就不用车子，乘风而来。”思遇说：“若从浣溪来，你莫非是西施吗？”那美女回头看了下二个女侍，笑着问：“先生怎么知道？”思遇说：“不要心怀疑虑，应该睡觉休息了。”到天亮，那美女就要告别了，她用一只金钏子留做告别之物。思遇说没有什么东西来表达心情，又说：“只有此心不忘。”夫人说：“这是最珍贵的。”思遇又说：“夫人这一去，什么时候再来？”夫人就抹着眼泪说：“不敢商定日期，免得白白劳烦你的情意。”思遇也感到悲伤。夫人说完，就乘风而去，一会就不见了，只闻得香气还在房内。这是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的事情。

任 胄

东魏丞相司马任胄，谋杀高欢，事泄伏诛，其家未之知。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，相召看之，少顷，失所在。俄知被戮。（出《三国典略》）

东魏丞相司马任胄，想刺杀高欢，事情败露被杀。他的家里还不知道。家里人忽然看见他的头在饭锅上，互相招呼着来看。一会，头不见了。才知道任胄被杀。

董寿之

北齐董寿之被诛，其家尚未之知。其妻夜坐，忽见寿之居其侧，叹息不已。妻问夜间何得而归，寿都不应答。有顷出门，绕鸡笼而行，笼中鸡惊叫。其妻疑有异，持火出户视之，见其血数斗，而寿失所在。遂以告姑，因与大小号哭，知有变。及晨，果得死闻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北齐董寿之被杀了，他家里还不知道。他的妻子夜里坐着，忽然看见寿之在她身旁叹息不停。妻子问他晚上怎么回来了？寿之都不回答。一会，寿之出门绕着鸡笼行走，笼中鸡惊叫起来。他的妻子怀疑有异常，拿着灯火出门观看，见血有好几斗，而寿之却不见了，就告诉了小姑，于是同家里大小一同啼哭，知道大事不好。到了早晨，果然得到寿之死的消息。

樊孝谦

北齐樊孝谦，少有才名。年二十二，答秀才策，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。尝于其门首，观贵人葬车，揖方相而别。是后周年，至此葬日，有人扣门。孝谦出视，乃见所揖方相。门首立云：“君去年此日，共我语否。”孝谦惊倒。须臾便卒。贞观初，崔信明为洋州，与县丞向瓘无二说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北齐樊孝谦，少年时代就有才气名声。二十二岁那年，因考中秀才，官拜员外散骑侍郎。他曾在门口看到贵人的葬车，他向驱鬼的方相作揖就回来了。这之后一年，到了这个忌日，有人敲门，孝谦出来一看，就看见了他去年拜揖的方相，站在门口说：“您去年的今天和我说话了吗？”孝谦惊倒在地，一会就死了。贞观初年，崔信明为洋州令，和县丞向瓘说法一样。

李文府

隋文帝开皇初，安定李文府，住邺都石桥坊。曾夜置酒瓶于床下。半夜觉，忽闻瓶倒漏酒声，使婢看之，酒瓶不倒，盖塞如旧。须臾，复闻有物嗒水声，索火照看，屋内静无所见。灭烛下关，未睡，似有以手指斫其膝。至三，文府起扪之，又无所得。乃拔刀四面挥之，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，冲而出。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，至开皇八年，见州故录事孔瓚，即须昌人，先亡。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，文府惊问何为，云：“太山府君选好人，瓚以公明干，则相荐举。”文府忧惶叩头。瓚良久云：“今更为方便，慎勿漏言。”至十年，自说之，说讫，便觉不快，须臾而死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隋文帝开皇初年，安定人李文府，住在邺都石桥坊。他曾在晚上把酒瓶放在床下。半夜醒来，忽然听到酒瓶倒了酒洒了的声音。让婢女看看，酒瓶没倒，盖塞依旧。一会，又听到有东西滴嗒水的声音，拿火照看，屋内静悄悄的没看到什么。灭烛躺下没睡着，好象有手指砍他膝部，到第三次，文府起身按住，又没有什么，就拔刀四面挥砍，就听到好象飞蝉的声响冲出门去。文府后来官至兖州须昌县丞。到开皇八年，看见了兖州以前的录事孔瓚。是须昌人，已经死了。忽然白天到文府厅见拜

见。文府惊讶地问为什么？孔瓚说：“太山府君选贤。我因你有才干，就举荐了你。”文府仓惶叩谢。孔瓚过了半天说：“现在为你帮忙，千万不要说出。”到了开皇十年，文府自己说出了这件事，说完就觉得不舒服，一会就死了。

史万岁

长安待贤坊，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。其宅初常有鬼怪，居者则死，万岁不信，因即居之。夜见人衣冠甚伟，来就万岁。万岁问其由，鬼曰：“我汉将军樊哙，墓近君居厕，常苦秽恶。幸移他所，必当厚报。”万岁许诺。因责杀生人所由，鬼曰：“各自怖而死，非我杀也。”及掘得骸柩，因为改葬。后夜又来谢曰：“君当为将，吾必助君。”后万岁为隋将，每遇贼，便觉鬼兵助己，战必大捷。（出《两京记》）

长安待贤坊，是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的住宅。这个宅子开始常闹鬼。住的人都死了。万岁不信，就住进了这个宅子。夜里见一个人衣冠高大华美，来见万岁。万岁问他来的事由，鬼说：“我是汉将军樊哙。墓地靠近您住宅的厕所。常常苦于秽恶之气。如果有幸移葬他处，必当厚报。”万岁答应了，进而责问他杀人的原由，鬼说：“他们各自因害怕而死，不是我杀的。”到后来挖出棺木，作了改葬之后。鬼夜里又来道谢，说：

“您能成为将军，我一定帮助您。”后来万岁为隋朝将军。每每遇到贼军，就觉得有鬼相助。打起仗来必定大胜。

房玄龄

房玄龄、杜如晦微时，尝自周偕之秦，宿敷水店。适有酒肉，夜深对食。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，若有所请，乃各以一炙置手中。有顷复出，若掬，又各斟酒与之，遂不复见。食讫，背灯就寝，至二更，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，忽闻一人应于灯下。呼者乃曰：“正东二十里，村人有筵神者，酒食甚丰，汝能去否？”对曰：“吾已醉饱于酒肉，有公事，去不得。劳君相召。”呼者曰：“汝终日饥困，何有酒肉。本非吏人，安得公事。何妄语也？”对曰：“吾被累吏差直二相，蒙赐酒肉，故不得去。若常时闻命，即子行吾走矣。”呼者谢而去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房玄龄、杜如晦未显贵之时，曾经一起从周地到秦地去。晚上宿于敷水店。正好有酒有肉，深夜对坐而食。忽然看见两只长着黑毛的手从灯光下伸出来，好象有什么请求，就各自拿一块烤肉放在手中。过了一会儿。手又出来，象捧着东西的样子。房、杜又各自斟了一杯酒给他，就没再见手出现。吃完饭，背对着灯就睡觉了。到了二更时，听到街中有连声呼唤王文昂的声音。忽然听见一个人在灯下答应。喊的人就说：“正东二

十里，有村人祭神的筵席，酒菜很丰盛。你能不能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已酒足饭饱。还有公事，去不了。劳烦你招呼我。”喊的人说：“你整天被饥饿所困，哪来酒肉？你本来不是官吏，怎么会有公差？为什么要说谎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受阴累官吏差遣来给二位丞相值班。承蒙二相赐我酒肉，所以不能去。若平时听到呼喊，立刻就你追我赶地去了。”喊的人辞别而去。

魏 征

郑国公魏征，少时好道学，不信鬼神。尝访道至恒山，将及山下，忽大风雪，天地昏暗，不能进。忽有道士，策青竹杖，悬《黄庭经》。亦至路次。谓征曰：“何之？”征曰：“访道来此，为风雪所阻。”道士曰：“去此一二里，予家也，可一宿会语乎？”征许之，遂同行，至一宅，外甚荒凉，内即雕刻。延征于深阁，对灯火而坐，进以美酒嘉肴。从容论道，词理博辨，征不能屈。临曙，道士言及鬼神之事，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。道士曰：“子之所奉者仙道也，何全诬鬼神乎？有天地来有鬼神，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；若奉道自未高，则鬼神妖怪，反可致之也。何轻之哉？”征不答，及平旦，道士复命酒以送征，仍附一简，达恒山中隐士。征既行，寻山路，回顾宿处，乃一大冢耳。探其简，题云：“寄上恒山神佐。”征恶之，投于地，其简化一鼠而走，征自此稍信鬼神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郑国公魏征年轻时喜好道学，不信鬼神。曾到恒山去访道，快到恒山的时候，忽然遇见了大风雪，天地昏暗，不能前进。忽然有个道士拿着青竹杖，腰悬《黄庭经》，也到了路边，对魏征说：“去什么地方？”魏征说：“访道来此，被风雪阻隔。”道士说：“离这一、二里路就是我家。去住一宿，趁机交谈，可以吗？”魏征同意了。就一起走到一个宅院，外面很是荒凉，内里却是雕梁画栋。道士请魏征到里间，对着炉火而坐，端上美酒佳肴，从容论道，言辞通理广博雄辨，魏征不能把他说服。临近天亮的时候，谈及鬼神之事，魏征真切地说鬼神不能侵犯正直之人。道士说：“您所尊奉的是仙道，为什么诬蔑鬼神呢？有天地的时候就有了鬼神。道行高，则鬼神妖怪必然降伏，若自身道行不高，反而可能招来鬼神。怎么能轻视它呢？”魏征没有回答。到了早晨，道士又用酒来送别魏征，还附带一封信，送给恒山中的隐士。魏征就走了，找到了山路，回头看昨夜住的地方，乃是一个大坟墓，拿出他那封书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寄上恒山神佐。魏征讨厌它，就扔在地上。那封信变成一只老鼠跑了。魏征自此稍稍相信了鬼神。

唐 俭

唐俭少时，乘驴将适吴楚。过洛城，渴甚，见路旁一小室，有妇人年二十余，向明缝衣，投之乞浆，则缝袜也。遂问别室取浆，郎渴甚，为求之。逡巡，持一盂至。俭视其室内，无厨灶，及

还而问曰：“夫人之居，何不置火？”曰：“贫无以炊，侧近求食耳。”言既，复缝袜，意绪甚忙。又问何故急速也，曰：“妾之夫薛良，贫贩者也，事事十余年矣。未尝一归侍舅姑，明早郎来迎，故忙耳。”俭微挑之，拒不答，俭愧谢之，遗饼两轴而去。行十余里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，归洛取之，明晨复至此，将出都，为涂刍之阻。问何人，对曰：“货师薛良之柩也。”骇其姓名，乃昨妇人之夫也，遂问所在，曰：“良婚五年而妻死，葬故城中。又五年而良死，良兄发其柩，将祔先茔耳。”俭随观焉，至其殓所，是求水之处。俄而启殓，棺上有饼两轴，新袜一双。俭悲而异之，遂东去。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，有士子二人，各领徒，相去百余步，发故殓者。一人惊叹久之，其徒往往聚笑。一人执锒，碎其柩而骂之。俭遂造之，叹者曰：“璋姓韦，前太湖令，此发者，璋之亡子。窆十年矣，适开易其棺，棺中丧其履，而有妇人履一只。彼乃裴冀，前江都尉，其发者爱姬也。平生龙之，裴到任二年而卒，葬于此一年。今秩满将归，不忍弃去，将还于洛。既开棺，丧其一履，而有丈夫履一只。两处互惊，取合之，彼此成对。盖吾不肖子淫于彼，往复无常，遂遗之耳。”俭闻言，登舟静思之曰：“货师之妻死五年，犹有事舅姑之心。逾宠之姬，死尚如此，生复何望哉。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？”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唐俭年轻时，骑驴要去吴楚。经过洛城的时候，渴得很厉害。看见路旁有个小屋，有个妇人，年纪有二十多，对着光亮缝补衣服。唐俭到她这里要水。近前一看她在缝袜子。她就到

别的屋子取水。“您渴得厉害，我为您取水。”很快拿着一个盆去了。唐俭看她屋里，没有厨灶。等她回来就问：“夫人的住处，怎么不生火？”回答说：“贫穷没有东西做饭，向附近人家求食。”说完又继续缝袜子，神情很忙。唐俭又问：“什么原因这么着忙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我的丈夫薛良，是个贫穷的小商贩，干了十多年了。不曾回来一次照顾家里。明天早晨来人接我，所以很忙。”唐俭暗暗引诱她，妇人拒不回答。唐俭羞愧地辞别她，留下两轴饼。走了十多里，忽然想起所看的书有忘带的，就经洛城回家去取。第二天早晨又到了这个地方，被送葬的涂车和乌灵阻拦。唐俭问什么人出殡？回答说：“是商人薛良的灵柩。”唐俭吃惊于这个名字。是昨天那个妇人的丈夫。就问葬在哪里？回答说：“薛良结婚五年妻子死了，葬在故城。又过了五年薛良死了。薛良的哥哥主办他的丧事。想要合坟。”唐俭跟着观看。到了墓地，正是唐俭要水的地方。一会儿打开棺材。棺材上有饼两轴，新袜子一双。唐俭伤感而且很惊异这件事，就继续东行。船停在扬州禅智寺东南。有二个男子，各领一些人，相距百余步，在挖掘旧坟。一人叹息良久，他领的那伙人在一起哭。一个人拿着铁锹打碎棺材而骂着。唐俭就到那里造访。叹息的人说：“我姓韦。以前的太湖令。这个挖开的坟，是我死去的儿子，已经埋了十年了。刚才打开想换个新棺材，棺材里失去了一只鞋，却有妇人的鞋一只。指另一人说：“他是裴冀，前任江都尉。他开掘的是爱姬的墓。平生宠爱她。裴冀到任二年她死了，葬在这儿一年了。现在十年任期已满将要回家。不忍心弃她而去，想迁还洛城。等打开棺材，见丢失了一只鞋，却有男人的鞋一只。双方都很惊异，拿来一配，彼此正好一对。

这是因为我的不肖之子和她淫乱，往复无常，把鞋留在这里了。”唐俭闻言。登船想道：“商人的妻子死了五年，还有照顾家的心情。受到过份宠爱的姬妾，死了尚且如此，活着的时候还能希望她怎么样呢？那么，君子还应该沉溺在这种人身上而轻视自己的妻氏吗？”

慕容垂	李勣女	解祿人	漕店人
张琮	刘门奴	阎庚	明崇俨
王怀智	沙门英禅师	陈导	王志
巴峡人	陆余庆		

慕容垂

唐太宗征辽，行至定州，路侧有一鬼，衣黄衣，立高冢上，神采特异。太宗遣使问之，答曰：“我昔胜君昔，君今胜我今。荣华各异代，何用苦追寻。”言讫不见，问之，乃慕容垂墓。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唐太宗征辽的时候，走到定州。路旁有一鬼，穿着黄色的

衣服，站在高高的坟墓上面，神采特异。太宗派人问他，鬼回答说：“我昔胜君昔，君今胜我今。荣华各异代，何用苦追寻。”说完不见了。太宗一打听，才知道这是慕容垂的墓。

李勣女

贞观元年，李勣爱女卒，葬北邙，使家僮庐于墓侧。一日，女子忽诣家僮曰：“我本不死，被大树之神窃我。今值其神出朝西岳，故得便奔出。知尔在此，是以来。我已离父母，复有此辱耻，不可归。幸你匿我，我能以致富报尔。”家僮骇愕，良久乃许，遂别置一室。其女或朝出暮至，或夜出晓来，行步如风。一月后，忽携黄金十斤以赐，家僮受之。出卖数两，乃民家所失，主者执家僮以告。洛阳令推穷其由，家僮具述此事，及追取，此女已失，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。（出《孙相录》，陈校本作出《潇湘录》）

贞观元年，李绩心爱的女儿死了，葬在北邙。让家僮住在坟墓的旁边。一天，女子忽然告诉家僮说：“我本来不应该死，是被大树之神偷去的，现在趁着那个大树之神去朝拜西岳，所以才能跑出来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就来了。我已经离开了父母，又受到这样的羞辱，不能回去了，希望你隐藏我，我能使你致富来报答你。”家僮惊愕半天才答应，就另安排了一间屋子。那

女子或早或晚地来，行走如风。一个月以后，忽然带来黄金十斤送给他，家僮收下。拿出去卖了几两。才知道黄金是百姓家丢的。失主抓住家僮来告官。洛阳令盘问其中的原委。家僮详述此事。等到追取的时候，那女子已经不见了。那些剩下的金子都变成了黄色的石头。

解袂人

江南有数人行船，见岸上两人，与船并行数里。岸上人云：“暂寄歇息。”船人许之。怪其跳踰上船，其疾如风。须臾，两人云：“暂至村，各有小袂，且寄船上，慎勿开也。”殷勤戒之，两人去后，船中一人解袂共看。每袂有五百贴子，似纸，非篆隶，并不可识。共惊，还结如故。俄顷二人回，云：“开讫，何因讳？”乃捉解袂人云：“是此人解。”遂掷解袂上岸，如掷婴儿。又于村中取人，拥之而去。经数日，一人欲放解袂者，一人不许，曰：“会遣一二年受辛苦。”乃解至富人家。其人家有好马，恒于庭中置槽，自看饮饲。此时已夜，堂门闭，欲取富人无由。一人云：“此人爱马，解马放，即应开门出。”如言，富人果出。一人提之，应手即死。取得富人，遂弃解袂人而去。此家忙惧，唯见此人在，即共殴。缚之送县，以解袂等事为辞。州县不信，遂断死，此人自雪无由，久禁乃出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江南有几个人在行船，看见岸上有两个人与船并行好几里。岸上人说：“暂且到船上歇息一下。”船上人同意了。岸上人跳上船来，其快如风。一会儿，两人说：“暂且到村里，我们各有个包袱，先寄放在船上，千万不要打开。”再三告诫。两人离开后，船上一个人解开包袱，大伙一齐看。每个包袱有五百贴子，好象是纸，字不是篆隶，都不认识，大伙都很惊讶，依然照样系上。一会儿两人回来了，说：“解开包袱了，为什么隐瞒？”就抓住解袱人说：“是这个人解开的。”就扔解袱者到岸上，象扔婴儿一样。又在村中找来人，相拥而去。过了几天，一人想放走解袱人，一人不同意。说：“应该让他受一二年的辛苦。”就到了富人家。这户人家有好马，总在院中置槽饲养，自己看管马的饮食。这时已经半夜了，堂门紧闭，想抓获富人没有机会。一人说：“这人爱马，解开马放了，他立刻能开门出来。”就象说的那样，富人果然就出来了，一人抗起他、触手就死了。抓获了富人，就丢开解袱人走了。这家慌乱惊恐，只看见这个人在，就一块打他。绑上他送到县衙。解袱人就将解开包袱等事做为开脱的言辞。州县不信，就判他死罪。这人自己雪冤没有理由。关了很久才放出来。

漕店人

贞观中，长安城西漕店人，葬父母，凶具甚华。一二年后，忽见亡弟来，容貌憔悴。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，被差为林皋驿

马，只承困苦不堪，故来请兄代。兄大惊惧，更多与纸钱，遣努力且作。其后数月，又见弟来云，只承不济，兄遂不免去，其兄应时而卒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贞观年间，长安城西漕店人安葬他的父母，祭具非常豪华。一、二年之后，忽然看见他死去的弟弟来了，容貌憔悴。说因为哥哥厚葬父母的缘故，他被差为林皋驿马。承受困苦，不堪忍受，请哥哥代替他。哥哥大为惊恐，更多地给他纸钱，让他努力去干。过了几个月，又见弟弟来了说承受不了，哥哥不能不去。他哥哥马上就死了。

张 琮

永徽初，张琮为南阳令。寝阁中，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，就视则无所见。如此数夜，怪之，乃祝曰：“有神灵者，当相语。”其夜，忽有一人从竹中出，形甚弊陋，前自陈曰：“朱粲之乱，某在兵中，为粲所杀。尸骸正在明府阁前，一目为竹根所损，不堪楚痛。以明府仁明，故辄投告。幸见移葬，敢忘厚恩。”令谓曰：“如是何不早相闻。”乃许之。明日，为具棺槨，使掘之，果得一尸，竹根贯其左目。仍加时服，改葬城外。其后令笞杀一乡老，其家将复仇，谋须令夜出，乃要杀之。俄而城中失火，延烧十余家，令将出按行之。乃见前鬼遮令马曰：“明府深夜何所之，将

有异谋。”令问为谁，曰：“前时得罪于明府者。”令乃复入。明日，掩捕其家，问之皆验，遂穷治之。夜更祭其墓，刻石铭于前曰：“身殉国难，死不忘忠。烈烈贞魂，实为鬼雄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永徽初年，张琮为南阳令。晚上在楼上睡觉，听到阶前的竹子有呻吟的声音，靠近一看没看到什么。这样过了几晚，张很奇怪就祈祝说：“有神灵降临，应该和我说话。”这天晚上，忽然有一人从竹林中走出，相貌很丑陋，上前自我介绍说：“朱粲叛乱时，我在军中，被朱粲所杀。尸体正好在你府内楼前。一只眼睛被竹根伤了，不能忍受痛苦。因明府仁义贤明，所以就将来相告。如有幸被移葬他处，不敢忘了你的大恩。”南阳令对他说：“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！”就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为他准备了棺材，命人挖掘竹林，果然见到一具尸体，竹根穿过他的左眼睛。为他穿上时新衣服，改葬在城外。后来，南阳令用笞刑打死了一乡下老人。他的家属想要复仇，阴谋算计只须南阳令晚上出来，就要杀他。不久，城中失火，蔓延烧了十几家。南阳令想出去巡视火情。就见前几天那个鬼拦住马说：“你深夜去什么地方？将有阴谋。”南阳令问谁干的？鬼说：“前些时被你得罪的人。”南阳令就又回去了。第二天就缉捕了他的家属。经过审问都验证了鬼说的事。就彻底地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晚上又祭拜鬼的墓，刻石碑树在墓前。铭文说：“身殉国难，死不忘忠。烈烈贞魂，实为鬼雄。”

刘门奴

高宗营大明宫，宣政殿始成，每夜，闻数十骑行殿左右，殿中宿卫者皆见焉，衣马甚洁。如此十余日，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。”门奴诘问之：“案《汉书》，楚王与七国谋反，汉兵诛之，夷宗灭族，安有遗嗣乎？”答曰：“王起兵时，留吾在长安。及王诛后，天子念我，置而不杀，养于宫中。后以病死，葬于此。天子怜我，殓以玉鱼一双，今在正殿东北角。史臣遗略，是以不见于书。”门奴曰：“今皇帝在此，汝何敢庭中扰扰乎？”对曰：“此是我故宅，今既在天子宫中，动出颇见拘限，甚不乐。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，诚所望也。慎无夺我玉鱼。”门奴奏之，帝命改葬。发其处，果得古坟，棺已朽腐，旁有玉鱼一双，制甚精巧。乃敕易棺槨，以礼葬之于苑外，并以玉鱼随之。于此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高宗建造大明宫，宣政殿刚刚完成的时候，每到晚上都看见数十名骑马的人行驰在殿的左右。殿中守夜的卫兵都看见了，衣服马匹非常整洁，如此十多天。高宗让术士刘门奴问其中的原因。对方回答说：“我是汉代楚王戊的太子。”门奴质问他：“按《汉书》的说法：楚王和七国串通谋反，汉军杀了他，平灭了宗族。怎么能有遗留的后代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楚王起兵时，

天子顾念我，放掉就没杀我，养在宫中，后来因病而死，埋在这个地方。天子可怜我，用玉鱼一双殉葬，现在放在正殿的东北角。史官漏掉了这些事。所以不见于史书。”门奴说：“现在皇帝在此，你怎敢在院中搔扰？”回答说：“这是我过去住的地方。现在既然在天子宫中，行动很受拘束，请求改葬我在高敞美丽的地方，这是我真诚希望的。千万不要拿走我的玉鱼。”门奴向皇帝秉奏了这件事。皇帝命令改葬，挖开这个地方，果然有一古墓，棺木已经腐朽了，旁边有玉鱼一双，制造很精巧。皇帝下令换了棺材，以礼节把他移葬在宫外，并把玉鱼随葬。此后就没有鬼出现了。

阎 庚

张仁亶，幼时贫乏，恒在东都北市寓居。有阎庚者，马牙荀子之子也，好善自喜。慕仁亶之德，恒窃父资，以给其衣食，亦累年矣。荀子每怒庚云：“汝商贩之流，彼才学之士，于汝何有，而破产以奉？”仁亶闻其辞，谓庚曰：“坐我累君，今将适诣白鹿山。所劳相资，不敢忘也。”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，心不忍别，谓仁亶曰：“方愿志学，今欲皆行。”仁亶奇有志，许焉。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。六日至陈留，宿逆旅。仁亶舍其内房，房内有床。久之，一客后至，坐于床所。仁亶见其视瞻非凡，谓庚自外持壶酒至。仁亶以酒先属客，客不敢受，固属之，因与合饮。酒酣欢甚，乃同房而宿。中夕，相问行李，客答曰：“吾非人，乃地

曹耳。地府令主河北婚姻，绊（绊原作纠，据《广异记》改）男女脚。”仁亶开视其衣装，见袋中细绳，方信焉。因求问己荣位年寿，鬼言：“亶年八十，位极人臣。”复问庚，鬼云：“庚命贫，无位禄。”仁亶问何以致之，鬼云：“或绊得佳女，配之有相，当能得耳。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，有一村中王老女，相极贵。顷已绊与人讫，当相为，解彼绊此，以成閤侯也。第速行，欲至其村，当有大雨濡湿，以此为信。”因诀去。仁亶与庚，行六七日，至村，遇大雨，衣装湿汗。乃至村西，求王氏舍焉。款门，久之方出，谢客云：“家有小不得意，所以迟迟，无讶也。”仁亶问其故，云：“己唯一女，先许适西村张家。今日纳财，非意单寡，此乃相轻之义。已罢婚矣。”仁亶等相顾微哂，留数日。主人极欢，仁亶乃云：“閤侯是己外弟，盛年志学，未结婚姻。”主人辞以田舍家，然有喜色。仁亶固求，方许焉。以马驴及他赀为贄，当日成亲毕，留閤侯止王氏，仁亶独往，主人赠送之。其后数年，仁亶迁侍御史、并州长史、御史大夫知政事，后庚累遇提挈，竟至一州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张仁亶小时贫穷。常在东都北市寄居。有个叫阎庚的人，是马牙荀子的儿子，乐善好施。仰慕仁亶的品德，常常偷他父亲的钱财来接济仁亶的吃穿。荀子总是怒骂阎庚说：“你是商贩之流，他是才学之士。对你来说有什么理由破费钱财来奉养他呢？”仁亶听到这话，对阎庚说：“因为我而连累了你。现在我想去白鹿山，劳烦你相送财物，不敢忘记。”阎庚长期是仁亶形影不离的朋友，心中不忍分别，对仁亶说：“我也正想志于才

学，现在打算和你一同去。”仁亶赞许他有此志向，同意了，阎庚就私下准备好了驴马粮食一同走了。六天后，到了陈留，住在客店。仁亶住在内房，房外面也有床。很久，又来了一个客人，坐在床上。仁亶看他气质非凡，让阎庚到外面拿壶酒来，仁亶把酒请客人，客人不敢接受，仁亶坚持请他，就和他一起喝酒。酒喝得很高兴，就一同回房休息。半夜，仁亶问他要到哪里去，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地曹。地府令我主持河北一带婚姻事宜，为男女作合。”仁亶看他的衣服，看见袋中的细绳，方才相信。仁亶就问他自己的官位年寿。鬼说仁亶能活到八十多岁，位极人臣。仁亶又问阎庚的情况。鬼说阎庚命苦，不能做官。仁亶问用什么办法能达到好的结果？鬼说：“如果能找到美女许配他，或许能达到目的。现在河北离白鹿山一百余里的村中王老的女儿，面相极其尊贵。已经许配给别人了，我当解除那个婚约而促成这个婚姻来成全阎侯。马上走，将到村子的时候，会有场大雨，以此证明我的话。”说完就告别而去。仁亶和阎庚走了六、七天，到村边遇到大雨，衣服湿了，就到了村西王家，敲门半天，才出来迎接客人，说：“家里人不顺心的事，所以开门迟了，不要见怪。”仁亶问其中的原因？他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先前许配西村张家。今天过嫁妆，无礼嫌少，这是轻视的意思，已经决定解除婚约了。”仁亶、阎庚相视而笑。住了几天，主人很高兴。仁亶就说：“阎庚是我表弟、正当盛年，有志干才学，没有婚配。”主人以田舍之家推辞，但面露喜色，仁亶执意相求，主人就同意了，阎庚用驴马及其他携带的东西当作礼物。几天后成亲完毕，仁亶留阎庚在王家，独自走了，主人送走了他。这之后几年，仁亶官至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

知政事。后来阎庚多次遇到提拔。最后官至一州刺史。

明崇俨

唐正谏大夫明崇俨，少时，父为县令。县之门卒有道术，俨求教。教以见鬼方，兼役使之法。遗书两卷，俨阅之，书人名也。俨于野外独处，按而呼之，皆应曰：“唯。”见数百人。于是每须役使，则呼其名，无不立至者。俨尝行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，辄已出郊，俨随而行，召其家人谓曰：“汝主君合葬二亲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汝取灵柩，得无误发他人冢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俨曰：“吾前见紫车，后有夫人，年五十余，长大名家妇也。而后有一鬼，年甚壮，寡发弊衣，距跃大喜，而随夫人。夫人泣而怒曰：‘合葬何谓也？’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，云明正谏有言如此。”祔亲者闻之，大惊，泣而谓俨曰：“吾幼失父，昨迁葬，决老竖取之，不知乃误如此。”崇俨乃与至发墓所，命开近西境，按铭记，果得之。乃弃他人之骨，而祔其先人。俨在内言事，及人间厌胜至多，备述人口，故不繁述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正谏大夫明崇俨，年轻时，父亲是县令，有个门卒会道术，崇俨向他求教，他教给崇俨见鬼和驱使鬼的方法，给崇俨书两卷，崇俨一看，书上写着人名。明崇俨在野外独处时，就按书上的人名招呼他们。都回答说：“唯！”见几百人来到。于是

每当驱使他们，就呼唤他的名字，没有不立刻就到的。崇俨有次出行，看到名流之家想合葬二位父母，丧车已出了郊外。崇俨随之而行，呼唤他的家人对他说：“你家主人想合葬二位老人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这样。”崇俨说：“你们挖取棺材会不会误挖了别人的坟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不能。”崇俨说：“我刚才看见紫车后面有个夫人，年纪有五十多岁，是个名家妇女。后面有一个鬼，年纪正当壮年，头发稀少，衣服破旧，跳跃着很惊喜的样子跟随着夫人，夫人哭泣着怒斥他说：‘跟我合葬怎么称呼啊？’你把我说的话告诉你家主人，说：明正谏这样说的。”合葬二老的主人听到这话，非常惊讶，哭着对崇俨说：“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亲，昨天迁坟，是由老仆办理的，不知道会错到这种程度。”崇俨和他们一起来到挖掘墓地的地方，让挖开靠近西侧的地方，按照铭文，果然找到了。于是抛开别人的尸骨而将亲人合葬在一起。崇俨在朝内的故事，在民间传说很多，详尽地出于口头流传，所以就不多说了。

王怀智

唐坊州人上柱国（上柱国三字原空缺，据陈校本补）王怀智，显庆初年。其母孙氏，及弟怀善、怀表并存。至四年六月，雍州高陵，有一人失其姓名，死经七日，背上已烂而苏，云：“在地下见怀智，见任太山录事。”遣此人执笔，口授为书，谓之曰：“汝虽合死，今方便放汝归家，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。访我家，

白我母云：‘怀智今为太山录事，幸蒙安太。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，此既功德物，早偿之。怀善将死，不合久住。速作经像求助，不然，恐无济理。’”此人既苏，即赍书特送其舍。所谓家事，无不暗合。至三日，怀善暴死。合州道俗闻者，莫不增修功德。酈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唐朝坊州的人王怀智，显应初年死了。他的母亲孙氏和弟弟怀善、怀表还都活着。到了显庆四年六月，雍州高陵有一个人，忘了他什么名字，死了七天了，背上已经腐烂又苏醒过来，说他在地下见到了怀智。怀智被任命为太山录事，让他执笔口授了一封信，对他说：“你虽然应该死，现在我方便就放你回家，应该替我拿这封信到坊州，找到我家，告诉我母亲说：‘怀智现在是太山录事，幸运安泰。只是家中曾借寺庙的木头做门，这既然是功德之物，就应该早早还给寺庙。怀善快要死了。你不应在他那儿久住。快点供经像救助。不然恐怕没有救助的机会了。’”这人死而复生后，就带着书信特意送到他家。所说的家事，无不暗暗符合。到了第三天，怀善暴死。全州道家、俗家听说了这件事，无不增加修建功德的事。这是酈州勋卫侯智纯说的事。

沙门英禅师

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，具言每见鬼，寺主沙门惠兰，怪而问焉。英曰：“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：‘饥虚甚，以师大慈，又自有所见，从者二百许人，勿辞劳费也。’吾也报云：‘后日晓时书来，（《两京新记》后日晓食书来作后日晚食当来）专相候待。’”惠兰便备酒脯之类。至时秦王果来，侍从甚众，贵贱罗列，坐食甚急，谓英曰：“弟子不食八十年矣。”英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生时未有佛法，地下见责功德，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。以福薄，受罪未了。受此一餐，更四十年。方便得食。”因指坐上人云：“是陈轸，多为虚诈。”又指二人云：“是白起、王翦，为杀人多，受罪亦未了。”英曰：“王何不从人索食，而自受饥窘也。”答曰：“慈心少，且余人又不相见。吾贵人，不可妄作祸祟，所以然也。”因指酒脯曰：“寺主将来耶？深耽愧。”临去时，谓英曰：“甚愧禅师，弟子有物在，当相送。城东门通化外尖冢，是弟子墓。时人不知，妄云吕不韦冢耳。”英曰：“往赤眉贼发掘，何得更有物在？”鬼曰：“贼将龕物去，细者深，贼取不得。见在。”英曰：“贫道出家，无用物处，必莫将来。”言讫谢去。（出《两京记》）

唐法海寺僧人英禅师，说他总见到鬼。寺主僧惠兰，就惊奇地问他？英禅师说：“最近秦庄襄王派人传话。说他饿得厉

害，以我的慈悲心肠，又自有所见，跟随他的二百多人，都是不辞劳苦的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后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来，专门等候招待。”慧兰就准备了酒肉之类的东西，到时秦王果然来了，侍从很多，不分贵贱站到一起，坐下吃饭很急。秦王对英禅师说：“我已经八十年没吃饭了。”英禅师询问其中的原因？回答说：“我活着时候还没有佛法，在地下被责问到功德之事，我只以放生、体恤孤独来应付。因为欠缺福德，受罪没完，今天吃这一顿饭，要过了四十年才能再吃。”就指着座上人说：“这是陈轸，因为太虚伪奸诈。”又指着二人说：“这是白起、王翦，因为杀人太多，受罪也没完。”英禅师说：“怎么不朝人索要食物，而自己忍受饥饿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好心人太少了，况且其他人又不能见面，我是富贵之人，不能轻易去人间做坏事，所以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。”又指着酒肉说：“寺主让我来，很打扰，非常惭愧。”临走时对英禅师说：“很对不起禅师，弟子有东西在，应该送给您，城东门通化外尖尖的坟，是我的墓。人们都不知道，胡说是吕不韦墓。”英禅师说：“以前赤眉贼兵挖掘过了，怎么还能有东西在呢？”鬼说：“贼兵将粗糙的东西拿去了。细软在里面，贼兵拿不走，还在。”英禅师说：“我是出家人，没有用东西的地方，将来也用不着。”英禅师说完，秦王告别走了。

陈 导

唐陈导者，豫章人也，以商贾为业。龙朔中，乃泛舟之楚，

夜泊江浦，见一舟溯流而来，亦宿于此。导乃移舟近之，见一人浓眉大鼻如吏，在舟检勘文书，从者三五人。导以同旅相值，因问之曰：“君子何往？幸喜同宿此浦。”浓眉人曰：“某以公事到楚，幸此相遇。”导乃邀过船中，浓眉亦随之。导备酒馔，饮经数巡，导乃问以姓氏，浓眉人曰：“某姓司徒，名弁。被差至楚，已来充使。”导又问曰：“所主何公事也？”弁曰：“公不宜见问。君子此行，慎勿以楚为意，愿适他土耳。”导曰：“何也？”弁曰：“吾非人也，冥司使者。”导惊曰：“何故不得之楚？”弁曰：“吾往楚行灾，君亦其人也。感君之惠，故相报耳。然君须以钱物计会，方免斯难。”导恳苦求之，弁曰：“但俟我从楚回，君可备婚钱一二万相贐，当免君家。”导许诺，告谢而别。是岁果荆楚大火，延烧数万家，荡无子遗。导自别弁后，以忧虑系怀，及移舟而返，既至豫章，弁亦至矣。导以慳鄙为性，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，使者怒，乃命从者持书一缄与导。导开读未终，而宅内掀然火起，凡所财物悉尽。是夕无损他室，仅烧导家。弁亦不见，盖以导慳嗇负前约而致之也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唐朝陈导是江西人，以经商为业。龙朔年中，他乘船去楚地。夜晚船停在江边。看见一只船逆流而来，也停在这个地方。陈导就移舟靠近它，看见一人浓眉大鼻好象官吏，在检查文书，随从者有三五个人。陈导因同行而相见，就问他说：“您去哪儿？有幸同住这里。”浓眉人说：“因为公事到楚地，有幸在此相遇。”陈导就邀请他到自己的船中，浓眉人就随他过来了。陈导准备了酒菜。酒过数巡。陈导就问他姓名？浓眉人说：“我

姓司徒，名弁。被差往楚地，充当使者。”陈导又问：“办什么公事呢？”司徒弁说：“你不该问，你这次出来，千万不要在楚地停留。赶快去别的地方吧！”陈导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司徒弁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阴间使者。”陈导惊讶地说：“什么原因不能去楚地呢？”司徒弁说：“我去楚地行布灾难。你也是应得灾的，感谢你的恩惠，所以才告诉你。但你必须用钱财物品打点，方能免除这场灾难。”陈导退切地苦求他。司徒弁说：“只等我从楚地回来，您可准备纸钱一二万相送，就能免去你家的灾祸。”陈导答应，告辞分别了。这年果然荆楚之地起了大火，接连烧了几万家，没有幸存的。陈导自从分别司徒后，因忧虑在心，就乘船回去了。等到了江西，司徒弁也来了，陈导慳嗇成性，借故其它原因，没有置办他许下的钱财。使者生气了，就让一个随从拿封信给陈导，陈导拆开没有读完，而家中立刻起了大火。凡是他的财物全部烧光。这晚没有损害别人家，只烧了陈导家，司徒弁也不见了。这都是因为陈导慳嗇，背叛以前的诺言而造成的。

王 志

唐显庆三年，岐州人王志，任益州县令，考满还乡。有女美，未嫁道亡，停县州寺中累月。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，夜初见此女来，妆饰华丽，欲伸繾綣，学生纳之。相知经月，此女赠生一铜镜，巾栉各一。令欲上道，女与生密共辞别。家人求此物

不得，令遗巡房求索，于生房得之。令遗左右缚此生，以为私盗。学生诉其事，非唯得此物，兼留上下二衣。令遗人开棺验之，果无此衣。既见此征，于是释之。问其乡里，乃岐州人，因从父南任，父母俱亡，游诸州学问，不久当还。令给衣马装束同归，以为女夫，怜爱甚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唐显庆三年，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。任期已满，将要还乡。有个女儿很美，未到出嫁就死了。停在县里的寺庙中几个月了。寺中先就有个学生住在别一房里。天刚黑看见这个女子来，妆色、服饰豪华美丽，想和他拥抱，学生接纳了她，相好了一个月。这个女子赠给学生一面铜镜。衣巾、梳子各一个。县令王志打算上路。女子与学生暗里辞别。女子家人找不到这些东西，县令让按屋查找，在学生房中找到了这些东西。县令让随从绑上学生，把他当成偷盗之人。学生告诉了他们的事，说：“不但有这些东西，还留下了上下二件衣服。”县令派人打开棺材检查，果然没了这些衣服。既然看见了这些证据，就把学生放了。问他原籍？乃是岐州人，因跟从父亲南方任职，父母都死了，他就游历各地、增长见识，不久就该回乡了。县令给他衣服马匹，一起还乡。把他当成女婿，非常怜爱。

巴峡人

调露年中，有人行于巴峡。夜泊舟，忽闻有人朗咏诗曰：“秋迳填黄叶，寒摧露草根。猿声一叫断，客泪数重痕。”其音甚厉，激昂而悲。如是通霄，凡吟数十遍。初闻，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，晓访之而更无舟船，但空山石泉，谿谷幽绝，咏诗处有人骨一具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调露年中，有人经过巴峡，晚上停船休息。忽然听见有人朗诵诗歌：“秋迳填黄叶，寒摧露草根。猿声一叫断，客泪数重痕。”那声非常凄厉，激昂悲越，这样朗诵了一宿，有几十遍。刚开始以为行船的人没有睡觉，早晨一打听知道没有其它船停泊，只有空山石泉、谿谷幽绝。诵诗的地方有一具死人尸骨。

陆余庆

陆余庆，吴郡人，进士擢第。累授长城尉，拜员外监察。久视中，迁凤阁舍人，历陕州刺史、洛州长史、大理寺少府监。主睿宗辂车不精，出授沂州刺史。余庆少时，尝冬日于徐亳间夜

行，左右以囊橐前行，余庆缓辔蹑之。寒甚，会群鬼环火而坐，庆以为人，驰而遂下就火。讶火焰炽而不爇，庆谓之曰：“火何冷，为我脱靴。”群鬼但俯而笑，不应。庆顾视之，郡鬼悉有面衣。庆惊，策马避之，竟无患。其旁居人谓庆曰：“此处有鬼为祟，遭之者多毙。郎君竟无所惊惧，必福助也。当富贵矣！”（出《御史台记》）

陆余庆，吴郡人。进士及第。先后任长城尉、员外监察。武则天久视年间，任凤阁舍人。历任陕州刺史、洛州长史、大理卿少府监。主管睿宗辂车不胜任，出任沂州刺史。余庆年轻的时候，曾于冬天在徐、亳州之间夜晚赶路，仆人带着行李在前面走，余庆放松马缰缓行。非常冷，遇到一群鬼围火而坐。余庆以为是人，就打马过去下来烤火。惊讶火焰炽烈而不暖，余庆对他们说：“火为什么不暖和呢？给我脱靴子。”群鬼只是附地而笑，不回答。余庆仔细看他们都有遮面布，十分吃惊，打马而走躲避他们。竟然没有后患。旁边住户对余庆说：“这地方有鬼作祟。遇到的人大多死了。您竟然没被吓倒，一定有福星相助，必定富贵。”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九

鬼十四

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
刘 讽 相州刺史 王 湛 狄仁杰
李皓 张守珪 杨 瑒

夏文荣

周长安年初，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时人以为判冥事。张鷟时为（为字原缺，据陈校本补。）御史，出为处州司仓，替归，往问焉。荣以杖画地作柳字，曰：“君当为此州。”至后果除柳州司户，后改德州平昌令。荣尅时日，晷漏无差。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，则天之表侄也，贪猥无厌，著词曰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旁人不得抵触。”差摄御史康豈推，奏断死。时母在都，见夏文荣。荣索一千张白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祷。后十日来，母如其言。荣曰：“且免死矣，

后十日内有进止。”果六日有敕：“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。”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，荣书卫、汉、郴字曰：“卫多不成，汉、郴二州，交加不定。”后果唱卫州录事，关重，即唱汉州录事。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，诉天官注拟不平。则天责侍郎崔玄暉，暉奏：“臣注官极平。”则天曰：“若尔，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。”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武则天长安年初，有个前任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当时的人都知道他能预言未来之事。张鷟当时是御史，出任处州司仓，特意回来，去求问夏之荣，夏文荣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个“柳”字，说：“您应该出任这个州。”到后来张鷟果然任柳州司户，后改任德州平昌令。夏文荣预算时间，和晷漏一样没有差错。苏州嘉兴县令杨廷玉，是武则天的表侄，他贪婪无厌，有人写词说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傍人不得抵触。”皇上让御史康晷调查。奏明皇上，判了他死罪。当时他的母亲在京城，求见夏文荣，文荣要一千张白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祈祷，告诉她过十天再来。母亲听从了文荣的话，文荣说：“先免掉死罪，十天内有消息。果然到了第六天有了敕令：“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”。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访文荣，文荣写了“卫、汉、郴”等字，说：“卫州可能不太行，汉、郴二州，交替不稳定。”后来，柳无忌果然当了卫州录事，因关口重要，无忌又当了汉州录事。当时，鸾台凤阁令史上书朝廷，控告天官记载历史不公平。武则天责成侍郎崔玄暉处理，玄暉奏明皇

上说天官记载历史很公平。武则天说：“若是那样，让吏部下命吏官和鸾台凤阁交换一下。”就让柳无忌做了郴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。

张希望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旧居改造。见鬼人冯毅见之曰：“当新厩下，有一伏尸，极怒，公可避之。”望笑曰：“吾少长已来，未曾信如事，公勿言。”后月余，毅入，见鬼持弓矢，随希望后。适及阶，鬼引弓射中肩膊，希望觉背痛，以手抚之，其日卒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居到旧房稍做改造后住下。有个能看见鬼的人叫冯毅，一天见到张希望，告诉他说：“在你新盖的马厩下面，埋着一个尸体，他很凶恶，您应该回避他。”张希望笑着说：“我从小到大，从不相信这类事，你不要多说了。”一个多月后，冯毅来了，看见鬼拿着弓箭，跟随在希望后面。希望刚走到台阶，鬼就发箭射中了他的肩膀，希望觉得背痛，急用手抚摸。他当天就死了。

郑从简

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，所居厅事常不宁，令巫者视之，曰：“有伏尸，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厅基之下。”使问之曰：“君坐我门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嘉，非我之为也。”掘地三尺，果得旧骸，有铭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于是遂绝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周（唐）左司员外郎郑从简，他的住处大厅经常无缘无故地有吵吵闹闹声。很不安宁。他请巫者到家看一看，巫师说：“这里有伏尸，姓宗，妻子姓寇，在大厅的地基下面。”郑从简让巫师问鬼，鬼说：“您坐在我门上，我出入常碰到您，您自然就感到不好了，不是我故意的。”郑从简命人挖地三尺，果然有陈旧的尸骨，有铭文和鬼说的一样，从简把尸骨移出改葬别处，于是就没有鬼来吵闹了。

房颖叔

周地官郎中房颖叔，除天官侍郎。明日欲上，其夜，有厨子王老，夜半起。忽闻外有人唤云：“王老不须起，房侍郎不上。后

三日，李侍郎上。”王老却卧至晓，房果病，两日而卒。所司奏状（状原作仗，据陈校本改。）下，即除李迥秀为侍郎，其日谢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问诸人，皆云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周（唐）地官郎中房颖叔，官拜天官侍郎，第二天想去上任。这天晚上，有个厨子老王，半夜起来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：“王老不必起来，房侍郎上不了任，三天后，李侍郎才能上任。”王老就一觉睡到天亮。房颖叔当天就病了，两天后死去。有关人上报了情况，上司就重新任命李迥秀任侍郎官，李迥秀当天就去拜谢了，很快就上任了。王老拿这些话去问大伙，都说不知道，王老才明白这是神明的预告。

刘 讽

文明年，竟陵掾刘讽，夜投夷陵空馆。月明不寝，忽有一女郎西轩至，仪质温丽，缓歌闲步，徐徐至中轩。回命青衣曰：“紫绶取西堂花茵来，兼屈刘家六姨姨、十四舅母、南邻翘翘小娘子，并将溢奴来。”传语道：“此间好风月，足得游乐。弹琴咏诗，大是好事。虽有竟陵判司，此人已睡，明月下不足回避也。”未几而三女郎至，一孩儿，色皆绝国。紫绶铺花茵于庭中，揖让班坐。坐中设犀角酒樽，象牙杓，绿罽花觥，白琉璃盏。醪醴馨香。

远闻空际。女郎谈谑歌咏，音词清婉。一女郎为录，一女郎为明府，举觞酌酒曰：“惟愿三姨寿等祁山，六姨姨与三姨婆等，刘姨夫得太山府乩成判官，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，谥奴便作朱余国宰相。某三四女伴，啣嫁地府司文舍人。不然，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，则平生望足矣。”一时皆笑曰：“须与蔡家娘子赏口。”翘翘时为录事，独下一筹，罚蔡家娘子曰：“刘姨夫才貌温茂，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，空称乩成判官，怕刘姨姨不欢。请吃一盞。”蔡家娘子即持杯曰：“诚知被罚。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，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，误大神伯公事。饮亦何伤。”于是众女郎皆笑倒。又一女郎起，传口令，仍抽一翠簪。急说，传翠簪过令，不通即罚。令曰：“鸾老头脑好，好头脑鸾老。”传说数巡，因令翠绶下坐，使说令。翠绶素吃讷，令至，但称“鸾老鸾老”。女郎皆大笑曰：“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，以其年老口吃，又无发，故造此令。”三更后，皆弹琴击筑，更唱迭和。歌曰：“明月秋风，良宵会同。星河易翻，欢娱不终。绿樽翠杓，为君斟酌。今夕不饮，何时欢乐。”又歌曰：“杨柳杨柳，袅袅随风急。西楼美人春梦长，繡帘斜卷千条入。”又歌曰：“玉口金缸，愿陪君主。邯鄲宫中，金石丝簧。卫女秦娥，左右成行。纨缟缤纷，翠眉红妆。王欢顾盼，为王歌舞。愿得君欢，常无灾苦。”歌竟，已是四更，即有一黄衫人，头有角，仪貌甚伟，走入拜曰：“婆提王命娘子速来。”女郎等皆起而受命，即传语曰：“不知王见召，适相与望月至此，敢不奔赴！”因命青衣收拾盘筵。讽因大声嚏咳，视庭中无复一物。明旦，拾得翠钗数双，将以示人，不知是何物也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唐文明年中，竟陵官吏刘讽，晚上投宿在夷陵空馆。月光很亮睡不着。忽然有一个女郎从西轩来。仪态温和、美丽，轻歌慢步，徐徐而至中轩，回头告诉婢女说：“紫绶取西堂花垫来，再招呼刘家六姨，十四舅母，南邻翘翘小娘子，并将溢奴带来，传话说这地方好风月，足能游乐，弹琴咏诗，非常好，虽然有竟陵判司在，此人已睡着了，明月下不用回避。”不一会儿，三个女郎来了，还有一个小孩，容貌倾国。紫绶在院中铺好花垫，拜谢宾客，请她们坐好。座中设有犀角酒杯，象牙杓，绿麝花瓣，白琉璃盏。酒气馨香，弥漫远空。女郎们谈笑歌咏，声音清脆、委婉。一个女郎为录事，一个女郎为明府，举杯祝酒说：“祝愿三姨婆寿比祁山，六姨和三姨婆等齐寿，刘姨夫得到太山府纛成判官，翘翘小娘子嫁给朱余国太子，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，我们三四个女伴，一并嫁给地府司文舍人，不然嫁给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，那平生的心愿就满足了。”一时都笑着说：“要给蔡家娘子罚酒。”翘翘这时是录事，自己先喝一杯，罚蔡娘子酒，说：“刘姨夫才貌温和，什么原因不让他做五道主使，空说纛成判官，怕六姨姨不高兴，请喝一杯！”蔡家娘子立刻拿着酒杯说：“知道被罚，只是因为姨夫年纪大糊涂，恐怕看不了五道黄纸文书，误了大神伯公事，喝酒又有什么损失呢。”于是众女郎都笑倒了，又一个女郎站起来，行酒令，仍抽出一个翠簪，快说，传翠簪行酒令，行不通就罚。令辞是：“鸾老头脑好，好头脑鸾老。”行过数巡。因令在翠绶下坐。让她说酒令，翠绶一向木讷，酒令到了，她只说：“鸾老、鸾老。”众女郎都大笑说：“以前贺若弼作弄长孙鸾侍郎，因其年老口吃，又没有头发，所以制作了这个酒令。”三更后，都弹琴击筑，歌唱相和，歌

唱道：“明月秋风，良宵会同。星河易翻，欢娱不终。禄樽翠杓，为君斟酌。今夕不饮，何时欢乐！”又唱道：“杨柳杨柳，袅袅随风急。西楼美人春梦长，绣帘斜卷千条入。”又唱道：“玉口金釭，愿陪君王。邯郸宫中，金石丝簧。卫女秦娥，左右成行。纨绮缤纷，翠眉红妆。王欢顾盼，为王歌舞。愿得君欢，常无灾苦。”唱完歌，已经是四更了，突然间有一个穿黄衫的人，头上有角，相貌很是雄伟，走进来行礼说：“婆提王让娘子快速回去。”女郎们都起来听从命令，说道：“不知王召见，刚才我们互相赏月到了这里，怎敢不去。”就让婢女收拾筵席。刘讽就大声咳嗽起来，看院中没有一点东西。第二天早晨，刘讽拣到几个翠钗，把它给别人看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相州刺史

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，州人造板籍，毕则失之。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，籍皆中截为短卷，遂不用矣，弃之。又有李使君在州，明早将祀社，夜洁斋，卧于厅事。梦其父母尽来迎己，觉而恶之，具告其妻。因疾，数日卒。朱希玉为刺史，宅西院恒闭之，希玉退衙，忽一人紫服，戴高鬟，乘马直入，二苍头亦乘导之，至阁乃下。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，从而视之。其人正服徐行，直入中院，院门为之开，入已复闭。乃索苍头及马，皆无之。走白希玉，希玉命开中院，但见四周除扫甚洁，帐幄围匝，施設粲然，华筵广座，殽饌穷极水陆，数十人食具器物，尽金银也。希

玉见之大惊，乃酌酒酹之以祈福。遂出，闭其门。明日更开，则如旧矣。室宇封闭，草蔓荒凉，二年而希玉卒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王道坚是相州刺史，州中吏人制造户籍册，完成后就丢失了。后来在州府屋中的房梁上零散地找到了它，户籍都从中间裁断，成了短卷，就不用了，放弃了它。有个李某在本州，第二天早上将要祭祀，夜里沐浴斋戒，睡在大厅，夜里梦见他的父母都来迎接自己，醒了之后很讨厌这个梦，都告诉了他妻子，就病了，几天后就死了。朱希玉是刺史，家宅的西院总是关闭的。朱希玉从衙门回来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，梳着高高的发髻，骑马进来，两个随从也骑马跟随，到了门口才下马，门卫以为是替亲家送信的，跟随着看，那人庄重地慢慢行走，直接进入中院，院门为他而开，进去后又关上了，就看随从和马匹，都没有了，门卫跑去告诉了希玉，希玉就让打开中院，只见四周打扫得非常干净，帐幄围匝，置备完好，整洁，豪华的筵席，宽敞的席位，美酒佳肴都是水中陆地最好的，几十个人的食具器物，都是金银的。希玉看见这些很吃惊，就倒酒，酒洒在地上来祈祷安康，做完这些就退出来，关上了门，第二天再打开看的时候，就象以前一样了，屋子都是关闭的，野草荒凉，两年后希玉死了。

王 湛

王湛判冥事，初叔玄式，任荆州富阳令，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。后诬以他事，决杀之以灭口。式带别优，并有上下考，五选不得官。以问，湛白为叔检之。经宿曰：“叔前任富阳令日，合有负心事。其案见在，冥司判云：‘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。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’”叔曰：“诚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王湛能够测算阴间的事，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，拿了衙门内吴实一百贯钱，后来因别的事诬陷他，杀了他灭口。叔玄式还想再升官，经过了上下的考试，五次都没有升官，就问王湛，王湛说为叔玄式验看一下，过了一宿说：“你以前当富阳令时，做了亏心事，案底现在还有，冥司判决说：‘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，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’”叔玄式说：“真有此事，是我的罪过。”

狄仁杰

则天时，狄仁杰为宁州刺史。其宅素凶，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。杰初至，吏白官舍久凶，先后无敢居者。且榛荒棘毁，已不可居，请舍他所。杰曰：“刺史不舍本宅，何别舍乎？”命去封锁葺治，居之不疑。数夕，诡怪奇异，不可胜纪。杰怒谓曰：“吾是刺史，此即吾宅。汝曲吾直，何为不识分理，反乃以邪忤正。汝若是神，速听明教；若是鬼魅，何敢相干！吾无惧汝之心，徒为千变万化耳。必理要相见，何不以礼出耶？”斯须，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：“某是某朝官，葬堂阶西树下，体魄为树根所穿，楚痛不堪忍。顷前数公，多欲自陈，其人辄死。幽途不达，以至于今。使君诚能改葬，何敢迁延于此！”言讫不见。明日，杰令发之，果如其言，乃为改葬，自此绝也。（原缺出处，陈校本作出《广异记》。）

武则天当政时，狄仁杰任宁州刺史，他那所住宅一向不吉不祥，先前在那住过的刺史死了十多个了。狄仁杰刚到，差吏说官家住宅长时间不祥，没有敢住的人，再说草木荒凉，已经不能住了，请改住在别的地方吧。狄仁杰说：“刺史不住在自己的住处，怎么能住别的地方呢？”让人们打开锁头，修理整治，毫不犹豫地住进那宅子，几个晚上，奇异诡怪的事，多得记不

住了，狄仁杰愤怒地说：“我是刺史，这是我的宅子，你没理我有理，你若有理为什么不讲道理，反而以阴邪冒犯正直。你如果是神，我就想尽快听到你的教诲，你如果是鬼魅，你胆敢来冒犯我。我决没有惧怕你的意思，你白白地费心思变化吓人。你一定要相见的话，为什么不礼貌地出来呢？”不一会儿，有一个人穿戴着衣帽走上前来，说：“我是某朝代的官员，葬在堂阶西边树下，尸体被树根穿过，疼痛难忍，我想告诉前任的几位刺史，哪知道刚想要说，那些人就一个个地死了。冥界去不了，以至于到今天这样地步，您若能够改葬，怎么敢到这儿打扰。”说完不见了。第二天，狄仁杰让人挖地，果然象他说的那样，就为他改葬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闹鬼了。

李 皓

唐兵部尚书李皓，时之正人也。开元初，有妇人诣皓，容貌风流，言语学识，为时第一，皓不敢受。会太常卿姜皎至，皓以妇人与之。皎大会公卿，妇人自云善相。见张说曰：“宰臣之相。”遂相诸公卿，言无不中。谓皎曰：“君虽有相，然不得寿终。”酒阑，皎狎之于别室。媚言遍至，将及其私。公卿迭往窥睹，时皓在座，最后往视。妇人于是呦然有声，皎惊堕地。取火照之，见床下有白骨。当时议者，以皓贞正，故鬼神惧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朝兵部尚书李皓是当时的正人君子。开元初年，有个妇人面见李皓，她容貌风度，言语学识，都为当时第一。李皓不敢接。恰好太常卿姜皎到来，李皓把妇人介绍给他。姜皎大会公卿，妇人自称会看相，看见张说说：“宰相的面相。”于是为诸位公卿相面，言无不中。妇人对姜皎说：“您虽有好相，但不能寿终。”酒席将散的时候，姜皎轻侮地与妇人在别的屋子，把献媚的话都说尽了，将要偷情的时候，公卿们纷纷前去偷看，当时李皓在场，最后一个去看，妇人突然就高声大叫起来，姜皎惊吓得掉在地上，有人取来烛光一看，见床下有一堆白骨。当时议论的人都说，那是因为李皓坚贞刚正，所以鬼才惧怕他。

张守珪

幽州节度张守珪，少时为河西主将，守玉门关。其军校皆勤勇善斗，每探候深入，颇以劫掠为事。西域胡僧者，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，还大竺国，其徒二十余人。探骑意是罗绵等物，乃劫掠之，杀其众尽。至胡僧，刀棒乱下而不能伤，探者异焉。既而索驮，唯得袈裟，意甚悔恨。因于僧前追悔，擗踊悲泣久之，僧乃曰：“此辈前身，皆负守将令，唯趣僧鬼是枉死耳。然汝守将禄位重，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。此辈亦如君何？可（可原作不，据陈校本改。）白守将，为修福耳。然后数年，守将合有小厄，亦有所以免之。”骑还白守珪，珪留僧供养，累年去。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，至伊兰山探贼。胡骑数千猝至，守珪力不能

抗，下马脱鞍，示以闲暇。骑来渐逼，守珪谓左右：“为之奈何？若不获已，事理须战。”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，突前出战，守珪随之，穿其一角，寻俱得出。虏不敢逐。红旗下将谓守珪曰：“吾是汉之李广，知君有难，故此相救。后富贵，毋相忘也。”言讫不见。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幽州节度使张守珪，年轻时是河西主将，驻守玉门关，他的军兵都勤奋、勇敢、善战。每当探兵，远离防区，总把抢劫当成职业。有个西域胡僧，从西京制造袈裟装了二十多匹马驮着，回还大竺国，并带徒弟二十多人。探兵以为是锦锻等物品，就抢劫了，杀掉众人，到了杀胡僧的时候，刀棒胡乱打下而不能伤着他，探兵惊异，随即拿来马匹，只得到袈裟，探兵非常后悔，就在胡僧面前追悔，拊心哭泣了好一会儿，胡僧才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都背叛了守将的命令，只是这些被劫杀的僧人成了冤死鬼。但你们的守将官气很重，以后应该成为节度使大夫等官，你们这些人比他如何，可告诉守将，多修点福。而后几年，守将当有小灾，也有免除的办法。”探兵骑马回报守珪，守珪收留胡僧供养起来，几年后走了。后来守珪和兵丁二十五人，到伊兰山打探敌情，胡人兵马几千人突然到来，守珪力量不能对抗，就下马脱鞍，以闲暇警示敌人，敌兵渐渐逼近，守珪对左右的兵丁说：“没办法了，若不想自己被俘获，只能力战。”刚说完，忽然看见山下有打着红旗的几百名骑兵，冲到前边作战，守珪跟随他，穿过敌兵一角，大家都出来了，敌兵不敢追，红旗下的将领对守珪说：“我是汉朝的李广，知道你有难，特意到这

相救，以后富贵，不要忘了我。”说完就不见了，张守珪后来果然官至幽州节度使、御史大夫。

杨 瑒

开元中，洛阳令杨瑒，常因出行，见槐阴下有卜者，令过，端坐自若。伍伯诃使起避，不动。瑒令散手拘至厅事，将捶之，躬自责问。术者举首曰：“君是两日县令，何以责人？”瑒问其事，曰：“两日后，君当命终。”瑒甚愕，问何以知之，术者县告所见，举家惊惧，谓术者曰：“子能知之，必能禳之，若之何而免也？”瑒再拜求解，术者曰：“当以君之闻见，以卫执事。免之与否，未可知也。”乃引瑒入东院亭中。令瑒被发跣足，墙面而立，己则据案而书符。中夕之后，喜谓瑒曰：“今夕且幸免其即来。明日，可以三十张纸作钱，及多造饼餠，与壶酒，出定罪（陈校本罪作远，按洛阳有定鼎门，疑罪字为鼎字之讹。）门外，桑林之间，俟人过者则饮之。皂裘右袒，即召君之使也。若留而饮餠，君其无忧。不然，实难以济。君亦宜易衣服，处小室，以伺之，善为辞谢，问以所欲。子之策尽于是矣。”瑒如其言。洎日西景，酒餠将专罄，而皂裘不至。瑒深以为忧，须臾遂至。使人邀屈，皂裘欣然，累有所进。瑒乃拜谒。人云：“君昨何之，数至所居，遂不复见。疑于东院安处，善神监护，故不敢犯。今地府相招未已，奈何？”瑒再拜求救者千数，兼烧纸钱，资其行用。鬼云：“感施大惠，明日，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，宜盛饌相待。”

言讫不见。明日，瑒设供帐，极诸海陆候之。日晚，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，宴乐殊常浩畅，相语曰：“杨长官事，焉得不尽心耶？”久之，谓瑒：“君对坊杨锡，亦有才干，今揩王作金以取彼。君至五更，鼓声动，宜于锡（锡原作禄，据《广异记》改。）门相候。若闻哭声，君则免矣。”瑒如其往，见鬼便在树头，欲往锡舍，为狗所咋，未能得前。俄从缺墙中入，迟回闻哭声，瑒遂获免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开元年中，洛阳令杨瑒，经常有公务出行。一天，看见槐树荫下有个占卜的人，洛阳令经过，他端庄自若，伍伯训斥他让他起来回避，他还是不动。杨瑒让衙役把他抓到府衙，想要打他，亲自审问，术士抬头说：“你只不过是两天的县官，怎么敢随便责打我？”杨瑒听后感到惊怕和奇怪，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术士说：“两天后，你就死了。”术士详细地告诉他所能看到的一切，杨瑒全家惊恐不安，对术士说：“先生既然能知道这件事，一定能祭祀消灾了，怎么样才能得到免除呢？”杨瑒拜了又拜想求得解脱的办法。术士说：“应该以你的所见所闻来防护你，能否免除，我现在还不能知道。”说完就引导杨瑒到了东院亭中，让杨瑒散开头发，赤着脚，面对墙壁站着，自己就依靠桌案画符，半夜之后，高兴地对杨瑒说：“今天晚上暂且免除他来，明天，可以用三十张纸当钱，多做些饼，准备一壶酒，从定罪门出来，到桑林中间，等人过来就请他喝酒，穿着黑色的皮衣服，袒露右臂的人，就是召你的使者，如果能留他吃喝，你就没有忧患了，不这样的话，实在难以帮助你了，你也应该换件

衣服，躲到小屋里面，来等候他。多说感谢的话，问他需要些什么。我的办法就是这些了。”杨瑒照他说的，等到日影西斜时，酒饭眼看就要没了，黑衣人也来，杨瑒非常着急。又过了一会儿黑衣人走来了，杨瑒派人邀请他，黑衣人欣然前往，进了几道门，杨瑒就来拜见他，鬼说：“你昨天去了哪里？我几次到你的房前，都没能见到你，怀疑你在东院居住，但有神仙保护，所以不敢侵犯，现在地府招你，怎么办？”杨瑒又拜求解救自己，并烧纸钱，来资助他出来的费用。鬼说：“感谢你施舍恩惠，明天，我和地府中各位差吏一块来商量，你可要准备好丰盛的酒菜来招待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杨瑒摆设供桌酒席，全是些山珍海味。果然黑衣使者和他的同伴几十人一起来了，宴会非同寻常地浩大、欢畅，大伙说：“杨长官的事，怎么能不尽心呢！”过了很久，对杨瑒说“你家对面的人家杨锡，也有才干，现在把“王字”旁改成“金”字旁，来招他。你到五更，听鼓声一响，你就在杨锡门前等候，若是听到哭声，你就得救了。”杨瑒照他的话去做了，看见鬼在树枝上，想去杨锡家，被狗暂时阻止，随后又从断墙中跳进去，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哭声，杨瑒终于得免一死。

张果女 华 妃 郭知运 王光本
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 尚 河湄人
中 官 王 鑑 李令问 僧韬光
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

张果女

开元中，易州司马张果女，年十五，病死。不忍远弃，权瘞于东院阁下。后转郑州长史，以路远须复送丧，遂留。俄有刘乙代之。其子常止阁中，日暮仍行门外，见一女子，容貌丰丽，自外而来。刘疑有相奔者，即前诣之，欣然款浹。同留共宿，情态缠绵，举止闲婉。刘爱惜甚至，后暮辄来，达曙方去。经数月，忽谓刘曰：“我前张司马女，不幸夭没，近殡此阁。命当重活，与君好合。后三日，君可见发，徐候气息，慎无横见惊伤也。”指其

所瘞处而去。刘至期甚喜，独与左右一奴夜发，深四五尺，得一漆棺。徐开视之，女颜色鲜发，肢体温软，衣服汝梳，无污坏者。举置床上，细细有鼻气。少顷，口中有气，灌以薄糜，少少能咽，至明复活，渐能言语坐起。数日，始恐父母之知也，因辞以习书，不便出阁，常使赍饮食诣阁中。乙疑子有异，因其在外送客，窃视其房，见女存焉。问其所由，悉具白，棺木尚在床下，乙与妻歔歔曰：“此既冥期至感，何不早相闻？”遂匿于堂中。儿不见女，甚惊。父乃谓曰：“此既申契殊会，千载所无，白我何伤乎？而过为隐蔽。”因遣使诣郑州，具以报果，因请结婚。父母哀感惊喜，则剋日赴婚，遂成嘉偶，后产数子。（原缺出处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开元年间，易州司马张果的女儿，十五岁那年，得病死了。张果不忍把女儿葬在远处，就暂埋葬在东院房中。张果后来转任郑州长史，因为路太远来回运这女子不方便，就留在了这里。时间不长就有刘乙代替了他住在这里。刘乙的儿子常到这房子里来。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常在门外走动，有一天刘看见一个女子，容貌很美丽，从外面进来。刘以为她是个私奔的，就大胆地上前到女子身边去试探，双方都非常高兴，都有诚意，就一同留在卧房共住。女子感情缠绵，举止闲静温顺，刘非常怜爱她，以后每天日落就来到卧房，到天亮才离去，过了几个月，女子忽然对刘说：“我是以前张司马的女儿，不幸早死，就近殡葬在这个楼阁，命里注定应当重新复活，与您融洽相处，过三天，您可以挖掘棺木，慢慢地等候气息，您千万不要无端

地惊慌和悲伤。”她指着她的葬地而离去。刘等到约定的日子非常高兴,自己与身边的一个奴仆在夜里挖掘墓地,深五、六尺,找到一个漆棺,慢慢地打开看看里面,见一个女子面容非常新鲜,四肢温软。衣服、头发、妆饰都没有损坏的地方,抬起她放在床上,微微有鼻气,不一会儿,嘴里也有气,用稀粥喂她,稍稍能下咽,等到天亮就复活了,渐渐能坐起来说话。过几天,刘才担心父母知道这回事,于是用练画不方便出楼阁作借口,常派人把饭菜送到楼阁中。刘乙疑心儿子有些怪异,趁儿子到楼阁外送客,偷偷地看他的房屋,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,问她从哪里来,她全都告诉了刘乙。此时棺材还在床下。刘乙和妻子叹息说:“这既然是阴间最感动人的事,为什么不尽快早使我们知道?”于是将女子藏在堂屋中,儿子不见女子,很吃惊,父亲便对儿子说:“这既是阴阳间特别的相会,是千载所没有的,告诉我又有什么伤害?你何必做得这么隐蔽。”于是刘乙派人到郑州,把这件事全都报告给张果,借机请求结婚,女子的父母由悲哀转为惊喜,便约定日子同意结婚,于是刘乙的儿子和张果的女儿结成好夫妻,以后生了几个孩子。

华妃

开元初,华妃有宠,生庆王琮,薨葬长安。至二十八年,有盗欲发妃冢,遂于茔外百余步,伪筑大坟,若将葬者。乃于其内潜通地道,直达冢中。剖棺,妃面如生,四肢皆可屈伸,盗等恣

行凌辱。仍截腕取金钏，兼去其舌。恐通梦也，侧立其尸，而于阴中置烛。悉取藏内珍宝，不可胜数，皆徙置伪冢。乃于城中，以辆车载空棺会。日暮，便宿墓中，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，方掩而归。其未葬之前，庆王梦妃被发裸形，悲泣而来曰：“盗发吾冢，又加截辱，孤魂幽枉，如何可言。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。”因备说其状而去。王素至孝，忽惊起涕泣。明旦入奏，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，以物色备（广异记备作补）盗甚急。及盗载物归也，欲入春明门，门吏诃止之，乃搜车中，皆诸宝物，尽收群盗。拷掠即服，逮捕数十人，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。王乃请其魁帅五人，得亲报仇，帝许之。皆探取五脏，烹而祭之，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。改葬贵妃，王心丧三年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开元初，华妃得宠，生下庆三琼，死后葬在长安。到开元二十八年，有盗贼想要挖华妃墓，于是在原来坟墓的旁边一百多步的地方，伪筑了一个大坟墓，像要埋葬似的，又在坟内暗通地道，直通到原来的坟墓中。剖开棺木一看，她面容如活人，四肢都可以弯曲伸直，盗贼等恣行凌辱，还截断手腕拿下金钏，同时又割掉她的舌头，又害怕她托梦，把尸体侧立起来，而且在里面放上蜡烛，把棺内的珍宝全都取走了，不可胜数，都放在伪筑的坟墓中。于是在城中用辆车装上空棺材，等到日落，便住在墓中，取出各种东西放在魂车和送葬的车中，才这样遮掩着回来。在没等他们去送葬之前，庆王就梦见华妃披发裸体，悲伤哭泣而来说：“盗贼挖了我的坟墓，再加上截断我的手腕，侮辱我，我的魂冤枉，怎么可以说出来，但是我一定等他在

春明门毁败。”于是详尽地说明了他们的形貌就离去了。庆王一向非常孝顺，忽然惊起流泪哭泣，第二天早晨入朝奏明情况，皇帝便召集京兆尹万年令调集精干人员去紧急捕捉盗贼。万年令等人专门等盗贼装上东西回去，再抓获。这些盗贼想要进入春明门，门吏呵止他们，就搜查车中，全是各种各样的宝物，全部抓获群盗，拷打他们，他们立即就招服了。逮捕了几十个人，都是些无品行的豪门亲戚子弟，庆王请求严惩他们为首的五个人，得以亲自报仇，皇帝答应了他。他把这五个人的五脏都拿出来，烹饪他们，用以祭典华妃，其余盗贼都在京兆门外公布名单斩首，改葬贵妃。庆王哀伤了三年。

郭知运

开元中，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，去州百里，于驿中暴卒。其魂遂出，令驿长锁房勿开，因而却回府，徒从不知也。至舍四十余日，处置公私事毕，遂使人往驿，迎己丧。既至，自看其殓。殓讫，因与家人辞诀，投身入棺，遂不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开元年中，凉州节度使郭知运出去巡察，离开凉州百里地，郭知运在驿站暴死，他的魂就离开了身体，让驿长锁住房门不打开，他的魂就返回府衙中，他的随从都不知道。郭知运回到家里四十多天，处理安排公私事结束，就派人去驿站迎回

自己的尸体，棺到了以后，亲自看自己的尸体装殓，装殓完毕，就和家人告辞诀别，投身入棺，于是不再出现。

王光本

王光本，开元时为洛州别驾。春月，刺史使光本行县。去数日，其妻李氏暴卒。及还，追以不亲医药，意是枉死。居恒恸哭，哀感旁邻，后十余日，属诸子尽哭。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，忽见李氏自帏而出，靓妆炫服，有逾平素。光本辍哭，问其死事，李氏云：“妾尚未得去，犹在此堂。闻君哀哭恸之甚，某在泉途，倍益凄感。语云：‘生人过悲，使幽壤不安。’信斯言也。自兹以往，不欲主君如是，以累幽冥耳。”因付嘱家人，度女为尼，放婢为平人，事事有理。留一食许，谓光本曰：“人鬼道殊，不宜久住，此益深恨。”言讫，入堂中遂灭。男女及他人，但闻李氏言，唯光本见耳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王光本，开元年时做洛州别驾，春季，刺史让王光本去县里，离家几天，王妻李氏突然死去。王光本得噩耗后返回洛州家中，后悔因没能亲自请医购药使妻子死去，认为是白白地死了，在那儿总是痛哭，哀痛感动了四邻。过了十多天，连部下所有人全都痛哭，光本因为太痛苦又放声痛哭一阵，忽然看见李氏从帏帐中走出来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有超过平常的美丽，王

光本停止了痛哭，问她死的事，李氏说：“我还没有离开这里，还在这个大堂，听到您痛哭，痛哭得很厉害，我在黄泉路上，倍加凄感，听人说，活人过于悲痛，使幽魂不安，我信了这句话，从此以后，不想让您象这样难过，而牵累阴间。”于是李氏嘱咐家人，让女儿念经拜佛成尼姑，散放婢女为平民，件件事都有条理，过一顿饭左右时间，李氏对王光本说：“人与鬼道路不同，不适合长久呆在这里，在这里会越来越遗憾。”说完，进入堂中就不见了，儿女与其他人，只听见李氏说话，只有王光本看见罢了。

幽州衙将

开元中，有幽州衙将姓张者，妻孔氏，生五子而卒。后娶妻李氏，悍妒狠戾，虐遇五子，且鞭捶之。五子不堪其苦，哭于其母墓前，母忽于冢中出，抚其子，悲恸久之。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：“不忿成故人，掩涕每盈巾。死生今有隔，相见永无因。匣里残妆粉，留将与后人。黄泉无用处，恨作冢中尘。有意怀男女，无情亦任君。欲知肠断处，明月照孤坟。”五子得诗，以呈其父。其父恸哭，诉于连帅，帅上闻，勅李氏决一百，流岭南，张停所职。（出《本事诗》）

开元年间，有个幽州衙将姓张的，他有妻子孔氏，生了五

个孩子，后来死了。张后来又娶了个妻子李氏，她凶暴蛮横，虐待五个孩子，每天用鞭子打他们，五个孩子受不了过分的痛苦，就去他们母亲坟墓前哭泣，母亲忽然从坟墓里出来，抚摸她的孩子，悲痛哭泣了很久，于是在白布巾上写诗赠给张某说：“不忿成故人，掩涕每盈巾。死生今有隔，相见永无因。匣里残妆粉，留将与后人。黄泉无用处，恨作冢中尘。有意怀男女，无情亦任君。欲知肠断处，明月照孤坟。”五个孩子得到诗，来献给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向连帅痛哭诉说这事，连帅听到这件事，又上报皇上。皇上下诏，判决李氏受刑一百然后流放到岭南去。张某的职事也被停止。

韦氏女

洛阳韦氏，有女殊色。少孤，与兄居。邻有崔氏子，窥见悦之。厚赂其婢，遂令通意，并有赠遗。女亦素知崔有风调，乃许之，期于竹间红亭之中。忽有曳履声，疑崔将至，遂前赴之。乃见一人，身長七尺，张口哆唇，目如电光，直来擒女。女奔走惊叫，家人持火视之，但见白骨委积，血流满地。兄乃诘婢得实。杀其婢而剪其竹也。（出《惊听录》）

洛阳韦氏有一个女儿，容貌出众，年少就成了孤儿，和哥哥住在一起。邻居有个崔氏的儿子，偷偷看见韦氏的女儿，很

喜欢她，用厚礼贿赂她的婢女，于是让她说明他的意思，并有赠送的礼品。女子也一向知道崔氏的儿子有风情，便答应他，约定在竹林间红亭之中见面。等候时忽然听到有脚步声，猜想崔某将要到了，于是上前赴约，突然就看见一个人，身長七尺，张嘴哆嗦嘴唇，目光如电光，直奔来抓她，女子奔跑惊叫，家人拿火把看看情况，只看见白骨落成一堆，血流满地，韦氏女的哥哥便拷问婢女，得到了情况真实后，杀了那个婢女，并且砍断了那里的竹子。

崔 尚

开元时，有崔尚者，著《无鬼论》，词甚有理。既成，将进之。忽有道士诣门，求见其论。读竟，谓尚曰：“词理甚工，然天地之间，若云无鬼，此谬矣。”尚谓：“何以言之？”道士曰：“我则鬼也，岂可谓无？君若进本，当为诸鬼神所杀。不如焚之。”因而不见，竟失其本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开元年间，有个叫崔尚的，著有《无鬼论》，论述很有道理，已经成书。准备向上进献这书。忽然有个道士到他家门前，请求看看那本书。道士读完，对崔尚说：“说理很严密，但是天地之间，如果说没有鬼，这是错误的。”崔尚对他说：“凭什么这么说？”道士说：“我就是鬼，怎么能说没有？您如果进献此书，一

定会被鬼神杀害，不如烧了书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同时失去那书。

河湄人

开元六年，有人泊舟于河湄者，见岸边枯骨，因投食而与之。俄闻空中愧谢之声，及诗曰：“我本邯郸士，祇役死河湄。不得家人哭，劳君行路悲。”（出《灵怪录》）

开元六年，有个乘船到河湄的人，看见岸边白骨，于是扔些吃的东西给它。不一会听到空中惭愧感谢之声，还有诗道：“我本邯郸士，祇役死河湄。不得家人哭，劳君行路悲。”

中官

有中官行，宿于官坡馆，脱绛裳，覆锦衣，灯下寝。忽见一童子，捧一樽酒，冲扉而入。续有三人至焉，皆古衣冠，相谓云：“崔常侍来何迟？”俄复有一人续至，凄凄然有离别之意，盖崔常侍也。及至举酒，赋诗聊句，未即崔常侍之词也。中官将起，四人相顾，哀啸而去，如风雨之声。及视其户，扃闭如旧，但见

酒樽及诗在。中官异之，旦馆吏云：“里人有会者，失其酒樽。”中官出示之，乃里人所失者。聊句歌曰：“床头锦衾斑复斑，架上朱衣殷复殷。空庭朗月闲复闲，夜长路远山复山。”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有个中官在官坡馆住宿，脱去红外衣，盖着锦缎衣，灯下睡觉，忽然看见一个童子捧一杯酒，冲门而进，接着有三个人也都来到这里，都穿戴古代衣服、帽子，互相说着话：“崔常侍来得怎么这样迟？”不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跟着进来，凄楚的样子有离别的情态，大概是崔常侍，最后一句就是崔常侍的词句。中官将要起来，四个人互相看了看，哀叹长啸而去，象风雨之声，等到再看那个门，关门象原来的样子，只见酒樽和诗还在，中官很奇怪，天亮时馆吏说：“乡里的人有个要见您的，丢了他的酒樽。”中官拿出酒杯给他看，竟是他所丢失的，写的诗歌是：“床头锦衾斑复斑，架上朱衣殷复殷。空庭朗月闲复闲，夜长路远山复山。”

王 鑑

兖州王鑑，性刚鸷，无所惮畏，常陵侮鬼神。开元中，乘醉往庄，去郭三十里。鑑不涉此路，已五六年矣。行十里已来，会日暮。长林下见一妇人，问鑑所往。请寄一袱，而忽不见。乃

开袱视之，皆纸钱枯骨之类。鑑笑曰：“愚鬼弄尔公。”策马前去，忽遇十余人聚向火。时天寒，日已昏，鑑下马诣之。话适所见，皆无应者。鑑视之，向火之人半无头，有头者皆有面衣。鑑惊惧，上马驰去。夜艾，方至庄，庄门已闭。频打无人出，遂大叫骂。俄有一奴开门，鑑问曰：“奴婢辈今并在何处？”令取灯而火色青暗，鑑怒，欲挞奴，奴云：“十日来，一庄七人疾病，相次死尽。”鑑问：“汝且如何？”答曰：“亦已死矣。向者闻郎君呼叫，起尸来耳。”因忽颠仆，既无气矣。鑑大惧，走投别村而宿。周岁，发疾而卒。（出《灵异集》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《灵怪集》）

兖州王鑑，性格刚直，无所惧怕，经常辱骂鬼神。开元年间，趁着酒醉骑马去了村庄，离城里三十里地，王鑑已有五六年不走这条路了，走了不到十里路，正赶上日落黄昏，高高的树林下出现一个妇人，她问王鑑去哪里，请他寄送一个包裹，就忽然不见了。王鑑便打开包裹一看，里面都是纸钱和白骨之类的东西，王鑑笑着说：“蠢鬼戏弄你的老公。”他就骑着马继续向前走，忽然遇到十多个人围着一堆火在烤火，当时天气很冷，天色已晚，王鑑下马也到那里去，说了刚才所见到的情况，却没有一个人应和的，王鑑看着他们，对着火的人一半没有头，有头的人都戴着面纱，王鑑惊恐，上马飞奔离去，天亮前，才到村庄，可村庄门已关上，不断地敲打也没人出来，于是大叫大骂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奴仆开门，王鑑问道：“奴婢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？”王鑑让那奴仆拿出油灯，可是火光黯淡。王鑑大怒，想要鞭打奴仆，奴婢说：“十天来，一个庄园七个人患病，

一个接一个都死光了。”王鑑问道：“那你怎么样？”奴仆回答道：“我也已经死了。刚才听到郎君您呼叫，就站起来了。”说完便忽然颠倒下去，就没有气了。王鑑非常恐惧，跑到别村住宿了，一年以后，他也发病死了。

李令问

李令问，开元中为秘书监，左迁集州长史。令问好服玩饮饌，以奢闻于天下。其炙驴罍鹅之属，惨毒取味。天下言服饌者，莫不祖述李监，以为美谈。令问至集州，染疾，久之渐笃。刺史以其名士，兼是同宗，恒令夜开城门，纵令问家人出入。刺史之子，尝夜与奴私出游。至城门，遥见甲仗数百人，随一火车，当街而行。惊曰：“不闻有兵，何得此辈？”意欲驰告父，且复伺其所之。寻而已至城壕，火车从水上过，曾不渍灭，方知是鬼。走投其门，门已闭。不得归，遂奔令问门中处之。既入，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。其子虽恐惧，仍窃窥之。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，甲仗等迟回良久。有一朱衣鬼，径三踢关，声如雷震，经声未绝。火车移上堂阶，遥见堂中灯火清静，尚有十余人侍疾。朱衣鬼又挟窗棂，其声如前，令问左右者皆走散。鬼自门持令问出，遂掷于火车中，群鬼拥之而去。其子还舍，述其事。刺史明日令人问疾。令问家中余口，无敢起者。使者叫呼方出，云：“昨夜被惊，至今战惧未已。令问尸为鬼所掷，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。”家人乃集而哭焉。（出《灵怪录》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

《灵怪集》)

李令问，开元年间做秘书监，以后提升为集州长史。令问喜好吃喝玩乐，以奢侈闻名天下。他烧烤驴肉、腌制鹅肉之类，招法狠毒地品其味道。天下讲究吃喝的人，没有不效法李监的，把这件事称为美谈。李令问到集州，患了疾病，过了很久，病重了。刺史因为他是名士，同时又是同一宗族，经常派人夜间打开城门，放李令问家人出入城门。刺史之子，曾经夜间和奴仆偷偷地出去游玩。到了城门，很远便看见几百名卫士，跟着一辆带火焰的车，正当街行进，便惊讶地问道：“没听说有兵事，为什么来这些人？”想要回奔告诉父亲，又探察他们所到的地方。不久已到了护城河，带火的车从水上经过，不曾被浸灭，才知道是鬼。跑着找到城门，城门已关闭，不能回家，于是逃奔到李令问屋里停留。进去以后，带火的车也到了李令问中门外，刺史的儿子虽然恐惧，仍然偷偷看外面。忽然听到屋里十多人念诵经书，穿铠甲的士兵在那里逗留了很久。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鬼，一直连踢那个门闩，声如雷霆。读经书的声音也不停，带火的车也移上堂前的台阶，很远地看见屋中点着灯火，非常清静，还有十多个人侍候病人。穿红衣服的人，又戳坏了窗棂，那声音象刚才的一样，李令问左右的人都走散了，鬼从门那儿领着令问出来，于是把他放到带火的车中，群鬼簇拥着离去了。刺史的儿子回到屋里，陈述刚才的事。刺史第二天，派人问令问的病情，令问家里其他人没有敢站起来的，刺史使者叫喊他们才出来，说：“昨夜被惊吓，到现在惊吓都没消除，

令问尸体被鬼扔掉，在堂屋西北角停放在床下。”家人才聚集而哭。

僧韬光

青龙寺僧和众、韬光，相与友善。韬光富平人，将归，谓和众曰：“吾三数月不离家，师若行，必访我。”和众许之，逾两月余。（逾两月余四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和众往中都，道出富平，因寻韬光。和众日暮至，离居尚远，（离居尚远四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而韬光来迎之曰：“劳师相寻，故来迎候。”与行里余，将到家。谓和众曰：“北去即是吾家，师但入须我，我有少务，要至村东，少选当还。”言已东去。和众怪之，窃言曰：“彼来迎候，何预知也？欲到家舍吾，何无情也？”至其家扣门，韬光父哭而出曰：“韬光师不幸，亡来十日，殓在村东北。常言师欲来，恨不奉见。”和众吊唁毕，父引入，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。和众谓韬光父曰：“吾适至村，而韬光师自迎吾来，相与谈话里余。欲到，指示吾家而东去。云要至村东，少闲当返。吾都不知是鬼，适见父，方知之。”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：“彼既许来，来当执之。吾欲见也。”于是夜久，韬光复来，入房谓和众曰：“贫居客来，无以供给。”和众请同坐，因执之叫呼。其父与家人并至，秉烛照之，形言皆韬光也。纳之瓮中，以盆覆之。瓮中忽哀诉曰：“吾非韬光师，乃守墓人也。知师与韬光师善，故假为之。如不相烦，可恕造次，放吾还也。”其家不开之，瓮中

(瓮中二字原空缺,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密祈请转苦。日出后却覆,如惊飏飞去,而和众亦还。后不复见(还后不复见五字原空缺,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焉。(出《纪闻》)

青龙寺僧和众、韬光,相互友好,韬光是富平人,将要回家,对和众说:“我几个月不离开家,师傅如果去,一定去看望。”和众答应他了。过了两个多月,和众去中都,路过富平,就去找韬光。和众日落时到了,离韬光居住的地方还很远,可韬光就亲自来迎接和众说:“烦劳师傅找我,所以就来迎候您。”走了一里多地,将要到家,对和众说:“向北去就是我家,师傅只进去等我,我有一点事情,溜跬到村东,稍等候一会就当回来。”说完已向东去,和众对此感到奇怪,自言自语道:“他来迎候我,怎么会预先知道呢?想要到他家却扔下我,为什么这样无情?”到了他家,敲他家门,韬光父亲哭着出来说:“韬光师傅不幸,过世十多天,葬在村东北边,他常说您想来,遗憾不能见面。”和众吊唁完毕,韬光父亲带他进入室内,在韬光常住的屋子里,和众对韬光父亲说:“我刚才到村子里,可韬光师傅亲自迎接我来的,互相说着话,走一里多地,想要到您府上,他指着哪个是您家就向东去了,说要到村东,稍稍隔一会儿就当回来。我不知道是鬼,正好碰到您,才知道是鬼。”韬光父母吃惊地对和众说:“他既然答应回来,回来就当拦住他,我想看到他。”于是深夜,韬光又来了,进入房内对和众说:“我因贫困客居此地,没有什么给你们。”和众请求同坐,于是拉着他喊人。他的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到了,拿着蜡烛照亮,相貌、说话都

是韬光。把他放到大罈子里，用盆盖上他，罈子里忽然有哀痛诉说声：“我不是韬光师傅，是守墓的人。知道师傅您和韬光师傅很好，所以假装是韬光，如果不麻烦您，可容我鲁莽，放我回去吧。”他家里人不打开盖子，罈子里的鬼就频繁请求诉苦。日出后拿开盖子，象急风吹走一样，可是和众也回去了，以后不再见到他。

僧仪光

青龙寺禅师仪光，行业至高。开元十五年，有朝士妻丧，请之至家修福。师往其家数日，居于庑前，大申供养。俗每人死谒巫，即言其杀出日，必有妨害，死家多出避之。其夜，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，不告师。师但于堂明灯诵经，忽见二人侍之。夜将半，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，有一妇人出堂，便往厨中营食，汲水吹火。师以为家人，不之怪也。及将曙，妇人进食，捧盘来前，独带面衣，徒跣。再拜言曰：“劳师降临，今家人总出，恐斋粥失时，弟子故起，为师造之。”师知是亡人，乃受其献。方祝，祝未毕，闻开堂北户声。妇人惶遽曰：“儿子来矣。”因奔赴堂内，则闻哭。哭毕，家人谒师，问安否。见盘中粥，问师曰：“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，不令师知，家中无人，此粥谁所造？”师笑不答，堂内青衣惊曰：“亡者夜来尸忽横卧，手有面汗，足又染泥。何谓也？”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，其家惊异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青龙寺禅师仪光，修持极其高深。开元十五年时，有个朝士的妻子死了，请仪光到他家修福，仪光师傅住在他家几天，住在厢房，大加供养。风俗有人死了都要拜问巫师，巫师说出死煞出现的时日，怕有妨害举动，死人家大多出去躲避。那天夜里，这家人都从北门出去了，没有告诉禅师。禅师只在正屋里点灯念经，忽然看见有两个人侍奉他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正屋里有人站起来，有拿衣服开门的声音，有一个妇人走出正屋，就到厨房里准备吃的，打水弄火。师傅以为是家里主人，没有对此感到奇怪。等到快要天亮，妇人吃饭，端着盘子上前来，只戴着面纱，光着脚，又拜见说：“烦劳师傅来到，现在家人都已出去，恐怕斋粥没准了，所以弟子起来给师傅送饭。”师傅知道这是已亡之人，就接受她的进献。才祷告，祷告没完，听到正屋北门有声响，妇人恐惶，立即说：“儿子来了。”于是奔跑到正屋内，就听到有哭声，哭声停止，家里人拜见师傅，问他安否。看见盘里的粥，问师傅说：“弟子们夜晚离开这里躲避灾祸，不让师傅知道，家里没有人，这粥是谁做的呢？”师傅笑着不回答，屋内婢女惊讶地说：“死了的人忽然夜间尸体横卧，手上有面迹，脚上沾有泥土，是为什么呢？”师傅就指着所做的粥来告诉他，那家人非常惊讶。

尼员智

广敬寺尼员智，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。夏夜月明下，

有哭而来者，其声雄大，甚悲。既至，乃一人，长八尺余，立于庐前。声不辍，遂至夜半，声甚呜咽，涕泪横流。尼等执心正念不惧，而哭者竟不言而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广敬寺有个尼僧叫员智，曾经和同伴，在终南山中欢度夏天归去。夏天月夜中，忽然传来一阵哭声，那声音宏大，很是悲凉。等哭声渐近到这里，竟是一个人，长八尺多，站在屋前，哭声不断。于是到了半夜，哭声很是幽咽低沉，泪流满面。尼僧等人潜心念经，毫无惧色，可哭着的人竟然不出言语就消失了。

杨元英

杨元英，则天时为太常卿，开元中，亡已二十载。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，识其父冢中剑。心异之，问削师：“何得此剑？”云：“有贵人形状衣服，将令修理，期明日五时来取。”子意是父授，复疑父冢为人所开。至日，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，伺之。至时取剑，乃其父也，骑白马，衣服如生时，从者五六人。兄弟出拜道左，悲涕久之。元英取剑下马，引诸子于僻处，分处家事。末问：“汝母在家否？”云：“合葬已十五年。”元英言：“我初不知。”再三叹息，谓子曰：“我有公事，不获久住。明日，汝等可再至此，当取少资，助汝辛苦。”子如期至，元英亦至，得三百千，诚

之云：“数日须用尽。”言讫诀去，子等随行涕泣。元英又谓子曰：“汝等不了此事，人鬼路殊，宁有百年父子耶？”言讫诀去。子随骋出上东门，遥望入邙山中，数十步忽隐不见。数日，市具都尽。三日后，市人皆得纸钱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杨元英，武则天时做太常卿，开元年间，过世已有二十年，他的儿子因为到冶成坊削家，突然发现了他父亲坟墓中的剑。心里感到奇怪，问削家。“怎么得到这把宝剑。”答道：“有个穿戴高贵衣服的人，他让人修理，说等到明天中午来取。”杨元英的儿子料想是父亲给的，又怀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开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和弟弟一同去削师家里，等候那人，到了取剑时间，竟是他的父亲，骑着白马，穿的衣服都象活时穿的一样，有五六个随从。兄弟俩在道左出来拜见父亲，悲泣了很久，元英拿剑下马，引领两个儿子到偏僻的地方，分别交代了家里的事，最后问他们的母亲在家没有。他们说：“合葬已十五年了。”元英说：“我当时不知道。”再三叹息，对儿子说：“我有公事，不能久住。明天，你们可以再到这，应当拿走一点钱财，帮助你们过艰辛的生活。”儿子按期来到了，元英也到了，儿子拿到三百千银两，父亲告诫他们说：“几天内一定要用完钱。”说完要诀别离去。儿子们就跟随哭泣，元英又对儿子说：“你们不懂这事，人鬼道路不一样，哪里有百年父子的呢？”说完就急忙诀别离去，儿子跟着骑上马出走到东门，遥望父亲进入邙山中，又几十步忽然隐藏不见了。过几天，买东西把钱用光了，三天后，商人所得都变成了纸钱。

薛 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 霸
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
裴 盛 杨 溥 薛 直 刘 洪

薛 矜

薛矜者，开元中为长安尉，主知宫市，迭日于东西二市。一日于东市市前，见一坐车，车中妇人，手如白雪。矜慕之，使左右持银铤小合，立于车侧。妇人使侍婢问价，云：“此是长安薛少府物，处分令车中若问，便宜饷之。”妇人甚喜谢，矜微挑之，遂欣然，便谓矜曰：“我在金光门外，君宜相访也。”矜使左右随至宅。翌日往来过，见妇人门外骑甚众，跃蹢未通。客各引去，矜令白己在门，使左右送刺。乃邀至外厅，令矜坐，云：“待汝束。”矜觉火冷，心窃疑怪。须臾，引入堂中。其幔是青布，遥见

一灯，火色微暗，将近又远，疑非人也。然业已求见，见毕当去，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。至内，见坐中帐中，以罗巾蒙首，矜苦牵曳，久之方落，见妇人面长尺余，正青色，有声如狗，矜遂绝倒。从者至其室宇，但见殡宫，矜在其内，绝无间隙。遽推壁倒，见矜已死，微心上暖。移就店将息，经月余方苏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朝开元年间，薛矜任长安尉，执掌为宫内采买事宜。他交替往来于东西两市。一天，在东市市前，看见一驾坐车，车中有一妇人，手白如雪，薛矜顿生爱慕之心。于是派手下人拿一只银镂小盒，站在车傍。妇人让侍婢去问价钱。薛矜手下人说：“这是长安薛少尉的东西，吩咐说如果车中人问，就廉价卖给她。”妇人很高兴地道了谢，薛矜稍稍挑逗了这妇人，妇人竟很高兴，就对薛矜说：“我住在金光门外，你应该去看看我呀！”薛矜派手下人跟着去了她住的地方。

第二天，薛矜来到妇人的住处，看到门外有很多坐骑，犹豫着没有通报。渐渐客人们都散去了，薛矜叫通禀说自己在门外，并让手下人呈上自己的名片。于是薛矜被邀请到外厅落坐，说：“稍候片刻，妇人在修饰打扮。”

薛矜觉得很冷，心中暗暗生疑，感觉事情有点奇怪。不一会儿，薛矜被领入堂中，堂上的帐幔是黑布的，远远地看见一盏灯，灯光有点儿暗淡，灯光象在近前，却又似离得很远。薛矜怀疑这女子不是人，但已经要求见面，只有见面后马上离去。他心中不停地默诵“千手观音咒”。走到内室，见那妇人坐在帷

帐中，用罗巾蒙住脸。薛矜用力拉，好一会儿才把罗巾拉下来，看见妇人的脸有一尺多长，纯黑色，发出了象狗一样的叫唤声。薛矜被吓得立即昏倒在地。他的随从只看到了一处临时停放棺材的地方，薛矜正在里面，里面一点空隙都没有。随从立即推倒墙壁，看见薛矜已经昏死过去，只有心房上还有点儿热气，随从把他抬到店中细心护理，过了一个多月薛矜才醒过来。

朱七娘

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，倡姬也，有王将军，素与交通。开元中，王遇疾卒，已半岁，朱不知也。其年七月，王忽来朱处，久之日暮，曰：“能随至温柔坊宅否？”朱欲许焉，其女弹唱有名，不欲母往。乃曰：“将军止此故佳，将还有所惮耶？”不获已，王以后骑载去。入院，欢洽如故。明旦，王氏使婢收灵床被，见一妇人在被中，遽走还白。王氏诸子，惊而来视。问其故，知之父所引。哀恻久之，遂送还家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东都洛阳思恭坊的朱七娘，是个妓女。当时有位王将军，平时和朱七娘有私情。唐朝开元年间，王将军患病死去，已经过了半年，朱七娘也不知道。那年七月，王将军忽然来到朱七娘住处，呆了很长时间，天色已经很晚，王将军说：“能跟我到

温柔坊我的住处吗？”

朱七娘想跟他去，但朱七娘那位很有名气善歌舞弹唱的女儿，不愿让母亲去，说：“将军留在这里本来挺好的，还有什么顾忌吗？”女儿没有阻止住母亲。王将军把朱七娘放在坐骑后面载着她一起去了他的住处，进入院内，就象过去一样与朱七娘欢爱。

第二天早上，王将军的妻子让婢女收拾灵柩的床被，看见被中有个妇人，立即跑回去报告。王将军的几个儿子，感到很惊奇，个个都跑来看，并寻问其中的缘故，才知道是亡父领来的。大家哀痛了很久，后来就把朱七娘送回家去了。

李光远

李光远，开元中，为馆陶令。时大旱，光远大（明钞本大作将。）为旱书，书就暴卒。卒后，县申州，州司马覆破其旱。百姓胥怨，有恸哭者，皆曰：“长官不死，宁有是耶？”其夜，光远忽乘白马，来诣旱坊，谓百姓曰：“我虽死，旱不虑不成。司马何人，敢沮斯议。”遂与百姓诣司马宅，通云：“李明府欲见。”司马大慎，使人致谢。光远责云：“公非人，旱是百姓事，何以生死为准？宜速成之，不然，当为厉矣。”言讫，与百姓辞诀方去。其年旱成，百姓赖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开元年间，李光远做馆陶令。当时天大旱，李光远极力书写旱情，书写成就突然死去。死后，县令告诉了州里，州司马遮掩旱情，百姓全都怨恨。有痛哭的人，都说：“长官不死，哪有这样的事？”那天夜里，李光远忽然乘着白马，来到旱灾地区，对百姓说：“我虽然死了，旱情不考虑不行，司马是什么人？竟敢阻止这样的建议？”于是和百姓到司马宅府去，通告说：“李明府想要见他。”司马非常惊惧，派人表示谢意，李光远责骂道：“你不是人，旱灾是百姓的事，怎么也得以生死为准绳应该尽快解决这事。不这样，必当成为祸害了。”说完，和百姓告辞诀别才离去。那年是大旱年被认定了，百姓多亏李光远。

李 霸

岐阳令李霸者，严酷刚鸷，所遇无恩。自承尉已下，典吏皆被其毒。然性清婞（音胥。恨也。）自喜，妻子不免饥寒。一考后暴亡。既敛庭绝吊客。其妻每抚棺恸哭，呼曰：“李霸在生云何？今妻子受此寂寞。”数日后，棺中忽语曰：“夫人无苦，当自办归。”其日晚衙，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，霸见形，令传呼召诸吏等。吏人素所畏惧，闻命奔走，见霸莫不战惧股慄。又使召丞及簿尉，既至。（既至二字原空缺。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霸诃怒云：“君等无情，何至于此！为我不能杀君等耶？”言讫，悉颠仆无气。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，霸云：“但通物数，无忧不活。卒以五束绢为准，（明钞本作赠。）绢至便生。”各谢讫去后，谓

两衙典：“吾素厚于汝，何故亦同众人？唯杀汝一身，亦复何益？当令两家马死为验。”须臾，数百疋一时皆倒欲死。遂人通两疋细马，马复如故，因谓诸吏曰：“我虽素清，今已死，谢诸君，可能不惠涓滴乎？”又率以五疋绢毕。指令某官出车，某出骑，某吏等修，违者必死。一更后方散。后日处分悉了，（了原作便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家人便引道，每至祭所，留下歃飧，飧毕，又上马去。凡十余里，已及郊外，遂不见。至夜，停车骑，妻子欲哭，棺中语云：“吾在此，汝等困弊，无用哭也。”霸家在都，去岐阳千余里，每至宿处，皆不令哭。行数百里，忽谓子曰：“今夜可无寐，有人欲盗好马，宜预为防也。”家人远涉困弊，不依约束，尔夕竟失马。及明启白，霸云：“吾令防盗，何故贪寐？虽然，马终不失也。近店东有路向南，可遵此行十余里，有藁林，马系在林下，往取。”如言得之。及至都，亲族闻其异，竞来吊慰，朝夕谒请，霸棺中皆酬对，莫不踖蹰。观听聚喧，家人不堪其烦。霸忽谓子云：“客等往来，不过欲见我耳。汝可设厅事，我欲一见诸亲。”其子如言，众人于庭伺候。久之曰：“我来矣！”命捲帟，忽见霸，头大如雍，眼亦睛突，瞪视诸客等。客莫不颠仆，稍稍引去。霸谓子曰：“人神道殊，屋中非我久居之所，速殡野外。”言讫不见，其语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岐阳县令李霸，残酷凶猛，他从没有给别人施过恩惠。从承尉以下到典吏都遭到过他的毒害。他秉性倔强，以清贫自喜。他的妻子儿女不免跟他受饥寒。李霸在任三年后，突然死去了。他入殓以后，他的灵堂没有来给他吊唁的。他的妻子每

当抚棺痛哭；就哭诉着：“李霸在世时又怎么样，让妻子儿女忍受这样的寂寞。”过了几天，棺材里忽然传出话语，道：“夫人不要痛苦，我会自己回来的。”

就在这天该上晚衙的时候，李霸让家人在灵堂摆设案几，之后他现出身形，让传呼个个小吏们。小使们平时就很惧怕他，听到传呼，急忙跑。这些人见到李霸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，腿打哆嗦。李霸又派人召来县丞及簿尉，他们到了以后，李霸怒喝道：“你们无情无义，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？以为我不能杀了你们吗？”说完，这些人全都倒下断了气。家人都来到灵堂上祈祷。李霸说：“只要通晓物理数术，就不愁不能使他们复活。最后以五疋绢为准，绢送到，他们就复活了。”众人各自谢过后离去，李霸对两个衙典说：“我一向厚待你们，为什么你们也同其他人一样？只杀了你们一条命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应该让你们两家的马死，作为考验。”过了不久，两家的几百匹马一下都倒下。眼看就要死了。于是有人送来两匹好马，其他的马又都复苏如平常了。于是李霸对各个小吏们说：“我虽然一直很清廉可现在我已经死了，就谢谢你们各位吧，可能不会不给我一些好处吧！”又以五匹绢为准才作罢。

李霸派某官出车，某某出马，某吏等待修理车辆，违者必死。一更后众人才散去。第三天全都处理停当，家人便引道上路。每到一个祭祀的地方，就留下祭献的物品，祭献完毕，又马上离去。约走了十多里路，已经到了郊外，就不见了。

到了夜晚，停下车马，妻子想要哭，棺材里传出话，说：“我在这里，你们很疲劳，不要哭了。”

李霸家在都城，离歧阳一千多里，每次到了住宿的地方，

都不让他们哭。又走了几百里，李霸忽然对儿子说：“今夜不要睡觉，有人要来偷好马，应该防备呀！”家里人长途跋涉，都很疲惫，没有依照李霸说的做，这天夜里，竟真的丢了马。天亮时告诉了李霸，李霸说：“我让你们防备盗贼，为什么贪睡？虽然如此，马还是没有丢。附近店东面有条路，向南走十多里，有片丛林，马就拴在丛林下，去把它牵回来。”家人按照他的话找到了马。到了都城，亲戚们听说了李霸这奇异的事，争着来吊唁他。早晚拜见，李霸在棺材中都应对。客人们都恭恭敬敬地，却又偏促不安。很多人来谛听，人声喧闹，家人忍受不了烦乱。李霸忽然对儿子说：“客人们来来往往，不过是想见见我罢了，你可以设置厅事，我想见一下各位亲朋。”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。大家在厅堂等候，过了很久李霸说：“我来了。”命令卷起帏帐，忽然看见李霸，头大得象个大坛子，眼睛红红的，眼珠凸出来，瞪着眼睛看各位宾客，客人没有不吓倒的，渐渐被引领离去。李霸对儿子说：“人神的道路不一样，屋里不是我长久居住的地方，快把我葬到郊外。”说完就不见了，他的话就没有了。

洛阳鬼兵

贞元二十三年，（按贞元无二十三年，下云帝在东京，疑贞字为开字之误。）夏六月，帝在东京。百姓相惊以鬼兵，皆奔走不知所在，或自冲击破伤。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，坊市喧喧，

渐至水北。闻其过时，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，人马嘈嘈有声，俄而过尽。每夜过，至于再，至于三。帝恶之，使巫祝禳厌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。尝读《北齐书》。亦有此事。天宝（宝字原空缺，据黄本补。）中，晋阳云有鬼兵，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，皆不久丧也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贞元二十三年，夏历六月，皇帝在东都洛阳，百姓因传说有鬼兵而相互惊骇，都不知逃跑到哪里去了，有的自相冲撞击伤。那些鬼兵刚从洛水之南经过，街市喧闹，渐渐到了洛水以北。听到鬼兵经过的时候，天空中象有几千万穿着铠甲的骑兵，人马嘈嘈声不断，不久全都过去了。每当黑夜过去，就会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来，皇帝非常厌恶这件事，派巫师向鬼神祝祷以消除灾祸，每夜晚就在洛水边摆设饮食。皇帝曾经读过北齐的书，书上也记有这样的事。天宝年间，晋阳说有鬼兵，百姓争着击打铜铁来吓唬鬼兵，不久就全丧命了。

道德里书生

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，日晚行至中桥，遇贵人部从，车马甚盛。见书生，呼与语，令从后。有贵主，年二十余，丰姿绝世，与书生语不辍。因而南去长夏门，遂至龙门，入一甲第，华堂兰室。召书生赐珍饌，因与寝。夜过半，书生觉，见所卧处，

乃石窟。前有一死妇人，身王洪涨，月光照之，秽不可闻。书生乃履危攀石，仅能出焉。晓至香山寺，为僧说之，僧送还家，数日而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代东都洛阳道德里有一个书生，有天晚上走到中桥，遇到显贵人及部下随从，车马很多。他们看见书生，招呼他让他跟在后面。有位高贵的女主人，二十多岁，容貌超群，她和书生不停地说着话，因而向南走离开长夏门，便到了龙门，进入一个最好的住宅，华丽的厅堂幽静的屋子，女主人招呼书生，赐予他美酒佳肴。于是和她同床共枕。过了半夜，书生醒来，看见所躺的地方，竟是石窟，前面有一个死了的妇人，身体浸泡在水中，月光照着她，污秽不堪，臭不可闻。书生便踩着危险的石头攀援着，勉强能走出来。天亮时到了香山寺，对寺僧说了这件事。寺僧送他到家，没几天就死了。

安宜坊书生

开元末，东京安宜坊有书生，夜中闭门理书。门隙中，忽见一人出头。呵问何辈，答云：“我是鬼，暂欲相就。”因邀书生出门。书生随至门外，画地作十字，因尔前行。出坊，至寺门铺，书生云：“寺观见，必不得度。”鬼言：“但随我行，无苦也。”俄至定鼎门内，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，前至五桥，道旁一冢，天窗中

有火光。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，俯见一妇人，对病小儿啼哭，其夫在旁假寐。鬼遂透下，以手掩灯，妇人惧，呵其夫云：“儿今垂死，何忍贪卧！适有恶物掩火，可强起明灯。”夫起添烛，鬼回避妇人。忽取布袋盛儿，儿犹能动于布袋中。鬼遂负出，至天窗上，兼负书生下地。送入定鼎门，至书生宅，谢曰：“吾奉地下处分，取小儿，事须生人作伴，所以有此烦君。当可恕之。”言讫乃去，其人初随鬼行，所止之处，辄书十字。翌日，引其兄弟覆之，十字皆验。因至失儿家问之，亦同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开元末年，东京安宜坊有位书生，夜里关门整理书籍，门隙中，忽然看见一个人露出个头。书生呵问是什么人，回答说：“我是鬼，暂且想要靠近你。”于是邀请书生出门。书生随他到门外，在地上画了个十字，便向前走，走出安宜坊，到了寺门铺，书生说：“寺观出现，一定不能通过。”鬼说只随我走，没有痛苦。不久，到了定鼎门内，鬼背着书生从门隙中出来，向前走到五桥，道旁有一座坟。天窗中有火光，鬼又背着书生上天窗旁边，低下头看见一个妇人，对着有病的小孩啼哭，她的丈夫在旁边假装睡觉。鬼就跳下，用手遮挡灯光，妇人害怕，呵呼丈夫说：“儿子现在快要死了，你怎么忍心贪睡？正赶上有个恶物，遮掩灯光，可以勉强起来点灯。”丈夫起来添灯油，鬼回避妇人。忽然拿出布袋包儿子，儿子还能在布袋里动，鬼就背着出来。到天窗上，又背着书生下到地上，送他到定鼎门。到书生的住宅，感激地说：“我奉地下人的吩咐，来抱小孩，这事须活人作伴，所以这次麻烦您了，应该可以宽恕我吧。”说完就离

开了。那书生当初随鬼去时，所停的地方都画十字。第二天，书生领他的兄弟察看那些十字。十字都验证了，于是到丢儿子的人家里询问情况，也都相同。

裴 盛

董士元云，义兴尉裴盛昼寝，忽为鬼引，形神随去。云：“奉一儿。”至儿家，父母夹儿卧，前有佛事。鬼云：“以其佛。”（明钞本佛下空缺三字，似有脱文。）生人既至，鬼手一挥，父母皆寐。鬼令盛抱儿出床，抱儿喉有声，父母惊起。鬼乃引盛出，盛苦邀甚至舍，推入形中乃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董士元说，义兴尉裴盛白天睡觉，忽然被鬼牵引，形神都随着离去。鬼说：“送给我一个儿子。”到了一个孩子家，父母夹着儿子躺着，前面有拜佛的事，鬼说：‘因为那种佛事，活人到了。’鬼手就一挥，那孩子的父母就都睡去了。鬼让裴盛抱孩子出床，抱的孩子喉咙还发出声响，父母惊醒起床，鬼就领裴盛出来。裴盛苦苦邀鬼到他的房舍，将自己魂推入形体中他才醒过来。

杨 溥

豫章诸县，尽出良材，求利者采之，将至广陵，利则数倍。天宝五载，有杨溥者，与数人入林求木。冬夕雪飞，山深寄宿无处。有大木横卧，其中空焉，可容数人，乃入中同宿。而导者未眠时，向山林再拜咒曰：“土田公，‘今夜寄眠，愿见护助。’”如是三请而后寝。夜深雪甚，近南树下，忽有人呼曰：“张礼。”树头有人应曰：“诺。”“今夜北村嫁女，大有酒食，相与去来。”树头人曰：“有客在此，须守至明。若去，黑狗子无知，恐伤不宥。”（明钞本不宥作人命。）树下又曰：“雪寒若是，且求饮食，理须同去。”树上又曰：“雪寒虽甚，已受其请，理不可行，须防黑狗子。”呼者乃去，及明装毕，撤所卧毯，有黑虺在下，其大若瓶，长三尺而蛰不动，方惊骇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豫章各县，都出产好木材。谋利的人去采伐木材，将它运到广陵，价钱就增加几倍。唐天宝五年，有个叫杨溥的人，和几个人到树林中找好木材。冬天的傍晚，满天飞雪，深山中没有住处。有个粗大的木头横卧在那里，它里面是空的，可容纳几个人，他们就进入里面同住。可是向导没睡的时候，他对着山林又拜说：“土田公，今夜寄宿在这里，希望得到您帮助。”象这样几次祈祷之后才睡觉。深夜，雪更大了，靠南边树下，忽然有

人喊道：“张礼。”树上有人答应道：“唉。”“今天夜晚北村有一家女儿出嫁，有丰盛的酒饭，我们一起去。”树上人说：“有客人在这，要守候到天亮，如果离开，黑狗无知，我担心伤害到他们，就不可宽恕了。”树下的人又说：“大雪天这么冷，姑且找点吃喝，理当同去。”树上的人又说：“下雪天虽然冷得厉害，已经接受他的请求，按理不应该去，应防备黑狗子。”喊他的人就离去了。到了天亮，杨溥他们装车完毕，撤掉铺的毡子。原来有条黑蛇在下面，蛇大得象瓶子，长三尺而冬眠不动，大家方才惊骇不已。

薛 直

胜州都督薛直，丞相纳之子也，好杀伐，不知鬼神。直在州，行县还归，去州二驿，逢友人自京来谒。直延入驿厅，命食，友人未食先祭，直曰：“出此食谓何？”友人曰：“佛经云，有旷野鬼，食人血肉，佛往化之，令其不杀，故制此戒。又俗所传，每食先施，得寿长命。”直曰：“公大妄诞，何处有佛？何者是鬼？俗人相诳，愚者雷同，智者不惑。公盖俗人耳！”言未久，空中有声云：“薛直，汝大狂愚！宁知无佛！宁知无鬼！来祸于君，命终必不见妻子。当死于此，何言妄耶？”直闻之大惊，趋下再拜，谢曰：“鄙人蒙固，不知有神，神其诲之。”空中又言曰：“汝命尽午时，当急返，得与妻孥相见。不尔，殒越于此矣！”直大恐，与友人驰赴郡，行一驿，直入厅休偃。从者皆休，忽见直去，从者百

余人，皆左右从人。驿吏入户，已死矣。于是驿报其家。直已先至家，呼妻与别曰：“吾已死北驿，身在今是鬼，恐不得面诀，故此暂来。”执妻子之手，但言努力，复乘马出门，奄然而歿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胜州都督薛直，是丞相薛纳的儿子。好杀杀打打，不知道有鬼神。薛直在胜州，去县里返回胜州。离胜州还有两个驿站，遇见朋友从京城来拜见他。薛直请他进入驿站厅里，命令上酒饭，朋友没吃饭先祭祀。薛直说：“拿出这些饭食祭祀怎么讲？”朋友说：“佛经上说：‘空旷的野外有鬼，吃人的血肉，佛能去感化他，让他不杀人’，所以做了这样的戒备，又是俗人所留传的习惯，每次吃饭前先拜佛，能够长寿。”薛直说：“您太荒诞不经了，什么地方有佛？谁是鬼？俗人互相迷惑，愚蠢的人跟着人云亦云，聪明的人不会被迷惑的。你大概也是俗人吧。”刚说完不久，空中传来话语声，说：“薛直，你太狂妄愚蠢了，怎么知道没有佛？怎么知道没有鬼？给你带来祸患，到死一定见不到你妻子儿女了，你应当死在这里！为什么口出狂言呢？”薛直听到这些大吃一惊，急忙走下来拜了又拜，道歉说：“我愚昧固执，不知道有神，神教诲我吧。”空中又说道：“你命绝在中午，应当赶紧返回，能够和妻子儿女见面。不然就要埋葬在这里，成为游魂野鬼。”薛直非常恐惧，和朋友骑马急奔回州郡，走到一个驿站，薛直进入客厅仰卧休息，随从的人都休息了。忽然看见薛直离去，随从的一百多人，都跟在左右。驿站小吏进门一看，薛直已经死了。因此驿站的人去报告薛直家，薛直已经回到家

里，招呼妻子和她诀别说：“我已经死在北边驿站，身在这里，现在成了鬼，恐怕不能当面诀别了。因此暂且回来。”他握着妻子的手，一个劲儿地勉励妻子，后又骑马出门，气息奄奄慢慢地死去了。

刘 洪

沛国刘洪，性刚直，父为折冲都尉，薛楚玉之在范阳，召为行军。洪随之蓟，因得给事楚玉，楚玉悦之。楚玉补屯官，洪请行。檀州有屯曰太和，任者辄死，屯遂荒废，洪乃请为之。楚玉以凶难之，洪曰：“妖由人兴，妖不自作。洪且不惧，公何惜焉？”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。洪将人吏到屯。屯有故墟落，洪依之架屋。匠人方运斧而度，木自折举，击匠人立死。洪怒，叱吏卒，扶匠人起而笞之。询曰：“汝是何鬼，吾方治屯，汝则干之，罪死不赦！”笞数发，匠人言说：“愿见宽恕，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。杀屯官者，自是辅国将军。所居去此不远，吾乃守佛殿基鬼耳。此故墟者，旧佛殿也。以其净所，故守之。吾因为人有罪，配守此基。基与地平，吾方得去。今者来，故诉于公。公为平之，吾乃去为人矣。”洪曰：“汝言辅国不远，可即擒来。”鬼曰：“诺。”须臾，匠人言曰：“刘洪，吾辅国将军也。汝为人强直，兼有才干，吾甚重之，将任汝以职。今当辟汝，即大富贵矣。勉之。”因索纸，作诗二章。其匠人兵卒也，素不知诗。及其下笔，书迹特妙，可方王右军。薛楚玉取而珍之，其诗曰：“乌乌在虚飞，玄驹

遂野依。名今编户籍，翠过叶生稀。”其二章曰：“个树枝条朽，三花五面啼。移家朝度日，谁觉□。”（谁觉□陈校本作逸□迟。）诗成而去。匠人乃屯属役。数日疾甚，异至范阳。其父谒名医薛，亦会疾。洪言语如常，而二冷密冷气侵□□□□□。（而二冷密冷气侵□□□□□。黄本作而二人密介气侵未岁乃卒□。）洪初得鬼诗，思不可解。及卒，皆黑，遂以载棺。“名今编户籍”，盖洪名。“生希”者。言洪死像也。其二章“个树枝条朽”，故条枝朽也。“三花五面啼”者，洪家有八口，洪又二人亡，所谓三花也。五人哭之，所谓五面啼。洪死后二十日，故吏野外见洪紫衣，从二百骑，神色甚壮。告吏曰：“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，大富贵矣。今将骑从向都迎母。”母先在都。初洪舅有女，养于刘氏，年与洪齿，尝与洪言曰：“吾闻死者有知，吾二人，先死必扰乱存者，使知之。”是日，女在洪母前行，忽有引其衣者，令不得前，女怪之。须臾得前，又引其中，取其梳，如相狎者。洪母惊曰：“洪（洪原作汝。据陈校本改。）存日尝有言，须（明钞本、许本须作顷。）来在军，久绝书问。今见死乎？何与平生言协也？”母言未毕，洪即形见庭中，衣紫金章，仆从多至。母问曰：“汝何缘来？”洪已富贵，身亦非人。福乐难言，故迎母供养。”于是车舆皆进，母则升舆，洪乃侍从，遂去。去后而母殂，其见故吏时，亦母殂之日也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沛国人刘洪，性情刚直。他父亲任折冲尉，薛楚玉在范阳时，被征召做行军，刘洪跟着到了蓟地。于是刘洪有机会在薛楚玉处供职。薛楚玉很喜欢刘洪，他要补任一位屯官，刘洪要

求前往。

檀州有个屯子叫太和屯，来这里上任的就死，屯子就荒废了。刘洪请求到这里任职。薛楚玉就讲恐怖的故事来吓他。刘洪说：“妖怪是由人兴起的，不能自己兴妖。我都不怕，你为什么顾惜呢？”薛楚玉就把他补做太和屯官。刘洪带着人马到了太和屯。屯子有处废墟。刘洪依傍着废墟盖起了房屋。木匠正举斧掂量着如何砍下去时，树自己就断了，砸到木匠身上立即就死了。刘洪大怒，训斥吏卒，扶着木匠站起来而鞭打他，询问说：“你是什么鬼，我刚刚管理屯子，你就冒犯我，罪该当死不可饶恕。鞭打很多下，木匠说：“愿您宽恕我，我不是先后杀屯官的人。杀屯官的人，本是辅国将军。他住的地方离这不远。我是守佛殿基鬼罢了，这废墟是旧佛殿，用它净化这地方，所以守着它。我因做人时有罪过，安排我守护这个殿基，殿基和地齐平，我才能离去。现在您来，因此向您诉说，您给我平了，我就去做人了。”刘洪说：“你说辅国将军离这里不远，可以立刻把他捉来。”鬼说：“行。”不一会儿，匠人说：“刘洪，我是辅国将军，你做人刚强正直，又有才干，我很器重你，我要委任你职务，现在应当征召你，你立即就大富大贵了。”匠人规劝他，于是要来纸张，写了两首诗，那个匠人只是个小卒，一向不懂诗，等到他下笔，书写得特别奇妙，可以与王羲之相比。薛楚玉要过来珍藏起来，那诗是：“乌乌在虚飞，玄驹遂野依。名今编户籍，翠过叶生稀。”第二首是：“个树枝条朽，三花五面啼。移家朝度日，谁觉□□□。”诗写成就离去了。匠人就给屯官役使，几天后，刘洪得了重病，把他抬到范阳。他的父亲拜见名医给他治病，也正赶上父亲有病。刘洪说话象平常一样，而二冷密

冷气侵，刘洪刚刚得到鬼诗，思考着不能明白其意。等到他死了。鬼诗都黑了，就把他装在棺材里。现在编在户籍的上的名字是刘洪。活着的人，说刘洪死的模样。第二首诗的“个树枝条朽”，是旧枝条朽。“三花五面啼”，是刘洪家有八口人，刘洪和两个人死了，是所说的“三花”；五人哭，是所说的“五面啼。”刘洪死后二十天，过去的屯吏在野外看见刘洪穿着的紫衣服，跟着二百个骑兵，表情很庄重，告诉小吏说：“我已经被辅国将军所用，大富大贵了。现在率领骑兵向都城去迎候母亲”母亲在都城，最初刘洪舅舅有个女儿，在刘洪母亲那儿抚养，年龄与刘洪一样大，曾经和刘洪说：“我听说死的人有知觉，我们两个人，先死的一定扰乱活着的人，让他知道。”这天，舅舅的女儿在刘母前面走，忽然有人拽她衣服，让她不能向前走，她很奇怪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能向前走，又有人拽她头巾的，拿她的梳卡，象猥狎她。刘洪母亲惊恐地说：“刘洪活着时曾经有话，他很久没有书信来了，现在死了吗？为什么和平生所说的这样协调一致呢？”她没说完，刘洪就现出身形在庭院中，穿着紫衣服，黄色花纹，来了很多仆人。母亲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而来？”刘洪说：“我已富贵，身体已不是人，福乐万分，所以迎候母亲供养。因此车马都进来了，母亲就上车，刘洪侍候着。”就离去了。刘洪离开后母亲就死了，他看见过去的小吏时，也是母亲死那天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二

鬼十七

唐 晁 萧正人 韦 鎰 赵夏日
茹子颜 刘子贡 刘 平 萧颖士

唐 晁

唐晁者，晋昌人也。其姑适张恭，即安定张辄（明钞本辄作轨。）之后。隐居滑州卫南，人多重之。有子三人，进士擢第。女三人，长适辛氏，次适梁氏，小女姑钟念，习以诗礼，颇有令德。开元中，父亡，哀毁过礼，晁常慕之，及终制，乃娶焉，而留之卫南庄。开元十八年，晁以故入洛，累月不得归。夜宿主人，梦其妻隔花泣，俄而窥井笑，及觉，心恶之。明日，就日者问之，曰：“隔花泣者，颜随风谢；窥井笑者，喜于泉路也。”居数日，果有凶信。晁悲恸倍常。后居数岁，方得归卫南，追其陈迹，感而赋诗曰：“寝室悲长簟，妆楼泣镜台。独悲桃李节，不共夜泉开。魂兮若有感，仿佛梦中来。”又曰：“常时华堂静，笑语度更筹。恍

惚人事改，冥寞委荒丘。阳原歌薤露，阴壑悼藏舟。清夜庄台月，空想画眉愁。”是夕凤露清虚，晁耿耿不寐。更深，悲吟前悼亡诗。忽闻暗中若泣声，初远，渐近。晁惊侧，觉有异，乃祝之曰：“偿是十娘子之灵，何惜一相见叙也？勿以幽冥，隔碍宿昔之爱。”须臾，闻言曰：“儿郎张氏也，闻君悲吟相念，虽处幽冥，实所恻怛。晁君诚心，不以沉魂可弃，每所记念，是以此夕与君相闻。”晁惊叹，流涕呜咽曰：“在心之事，卒难申叙。然须一见颜色，死不恨矣。”答曰：“隐显道隔，相见殊难。亦虑君亦有疑心，妾非不欲尽也。”晁词益恳，誓无疑贰。俄而闻唤罗敷取镜，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，罗敷（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十四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先出前拜。言：“娘子欲叙夙昔，正期与七郎相见。”晁问罗敷曰：“我开元八年，典汝与仙州康家。闻汝已于康家死矣，今何得在此？”答曰：“被娘子赎来，今看阿美。”阿美即晁之亡女也。晁又恻然。须臾命灯烛，立于阼阶之北。晁趋前，泣而拜，妻答拜，晁乃执手，叙以平生。妻亦流涕谓晁曰：“阴阳道隔，与君久别，虽冥寞无据，至于相思，尝不去心。今六合之日，冥官感君诚恳，放儿暂来。千年一遇，悲喜兼集。又美娘又小，嘱付无人。今夕何夕，再遂申款。”晁乃命家人列拜起居。徙灯入室，施布帷帐。不肯先坐，乃曰：“阴阳尊卑，以生人为贵，君可先坐。”晁即如言。笑谓晁曰：“君情既不易平生，然闻已再婚，新故有间乎？”晁甚忤。妻曰：“论业君合（陈校本合作命。）再婚。（“新故有间乎晁甚忤妻曰论业君合再婚”十六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君新人在淮南，吾亦知甚平善。”因语“人生修短，固有定乎？”答曰：“必定矣。”又问：“佛称宿因（陈校本因作缘。）不谬乎？”答曰：“理端可鉴，

何谬之有？”（“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”十九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又问：“佛与道孰是非？”答曰：“同源异派耳。别有太极仙品，总灵之司，出有入无之化，其道大哉。其余悉如人间所说。今不合具言，彼此为累。”叚惧，不敢复问。因问：“欲何膳？”答曰：“冥中珍羞亦备，唯无浆水粥，不可致耳。”叚即令备之。既至，索别器，摊之而食，向口如尽。及撤之，粥宛然。叚悉饭其从者，有老姥，不肯同坐。妻曰：“倚是旧人，不同群小。”谓叚曰：“此是紫菊妳，岂不识耶？”叚方记念。别席饭。其余侍者，叚多不识，闻呼名字，乃是叚从京回日，多剪纸人奴婢，所题之名。问妻，妻曰：“皆君所与者，乃知钱财奴婢，无不得也。”妻曰：“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，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，无有人知处。”叚取果得。又曰：“岂不欲见美娘乎，今已长成。”叚曰：“美娘亡时襁褓，地下岂受岁乎？”答曰：“无异也。”须臾，美娘至，可五六岁。叚抚之而泣，妻曰：“莫抱惊儿。”罗敷却抱，忽不见。叚令下帘帷，申繾綣，宛如平生。叚觉手足呼吸冷耳。又问：“冥中居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在舅姑左右。”叚曰：“娘子神灵如此，何不还返生？”答曰：“人死之后，魂魄异处，皆有所录，杳不关形骸也。君何不验梦中，安能记其身也？儿亡之后，都不记死时，亦不知殡葬之处。钱财奴婢，君与则知。至如形骸，实总不管。”既而绸缪夜深，叚曰：“同穴不远矣。”妻曰：“曾闻合葬之礼，盖同形骸。至精神，实都不见，何烦此言也？”叚曰：“妇人没地，不亦有再适乎？”答曰：“死生同流，贞邪各异。且儿亡，堂上欲夺儿志，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。儿誓志确然，上下矜闵，得免。”叚闻抚然，感怀而赠诗曰：“峯阳桐半死，延津剑一沈。如何宿昔内，空负百年心。”妻曰：

“方见君情，辄欲留答，可乎？”晁曰：“曩日不属文，何以为词？”妻曰：“文词素慕，虑君嫌猜而不为。言志之事，今夕何爽？”遂裂带题诗曰：“不分殊幽显，那堪异古今。阴阳途自隔，聚散两难心。”又曰：“兰阶兔月斜，银烛半含花。自怜长夜客，泉路以为家。”晁含涕言叙，悲喜之间，不觉天明。须臾，闻扣门声。翁婆使丹参传语：“令催新妇，恐天明冥司督责。”妻泣而起，与晁诀别，晁修启状以附之，整衣，闻香郁然，不与世同，“此香何方得？”答言：“韩寿余香，儿来，堂上见赐。”晁执手曰：“何时再一见？”答曰：“四十年耳。”留一罗帛子，与晁为念。晁答一金钗合子。即曰：“前途日限，不可久留。自非四十年内，若于墓祭祀，都无益。必有相飧，但于月尽日、黄昏时，于野田中，或于河畔，呼名字，几尽得也。匆匆不果久语，愿自爱。”言讫，登车而去，扬袂，（袂原作被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久之方灭。举家皆见，事见唐晁手记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唐晁，是晋昌人，他姑姑嫁给张恭，就是安定人张軌的后人，隐居在滑州的卫南庄，人们都很推重张恭。他有三个儿子，都考取了进士，有三个女儿，长女嫁到辛家，次女嫁到梁家，对小女儿特别钟爱，让她学习《诗》、《礼》，所以女儿很有美德。开元年间，她父亲死了，她由于哀伤过度损害了身体，唐晁对姑姑的三女儿十分爱慕，等到她守孝完，就娶了她，而且把她留在卫南庄。唐开元十八年，唐晁因有事到洛阳，几个月不能回家，夜里住宿在主人家，梦见他的妻子隔着花哭泣，后来又看着井发笑。等到睡醒，心里就充满了厌恶。第二天，他就找人

问卜。回答说：“隔花哭泣，是容颜随风衰老，窥井而笑，是喜欢黄泉路。”过了几天，果真有传来了妻子亡故的凶信，唐晅悲痛异常。在此居住了几年之后，才得以回到卫南。回想当年，看见过去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地方，唐晅悲痛而感慨地作诗道：“寝室悲长簟，妆楼泣镜台。独悲桃李节，不共夜泉开。魂兮若有感，仿佛梦中来。”又吟道：“常时华堂静，笑语度更筹。恍惚人事改，冥冥委荒丘。阳原歌薤露，阴壑悼藏舟。清夜庄台月，空想画眉愁。”这天晚上风清露凉，唐晅心里有事睡不着。夜深了，悲吟那几首悼亡诗，忽然听到黑暗中有象哭泣的声音，开始很遥远，渐渐近了，唐晅又惊恐又悲伤，觉得有些奇怪，就祈祷说：“如果真是爱妻十娘的魂灵，就不要顾虑，和我相见一面叙叙旧吧？不要因为你在阴曹地府，就阻隔了我们过去的恩爱吧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听到说：“我就是你的妻子张氏，听到你悲吟相思的话语，即使我身在阴间，也实在是悲伤怆然，愧对你的诚意，不因我成了鬼魂而背弃我，还时常思念我。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来和你互吐真情。”唐晅惊叹，流着泪呜咽地说：“在心底的事，终究难说清楚，我想能看一看你的容颜，就死也无憾了。”回答说：“阴间与世间道路相隔，相见极难，也怕你真看见我以后会增添疑虑，我并不是不想满足你的心愿。”唐晅言词更加诚恳，发誓没有疑心猜忌。不久听到张氏召唤罗敷让她拿来镜子，又听到暗中飒飒地有人走路的声音，罗敷先现形走出来上前拜见唐晅，说娘子想和你叙旧，正期望和你见面。唐晅问罗敷说：“我在开元八年，把你卖给了仙州康家，听说你已经在康家死了。现在怎么能在这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被娘子赎来的。现在我看护阿美。”阿美就是唐晅已经死去的女儿。唐

晁又悲伤，过了一会儿，张氏就命令点上蜡烛，放在台阶的北面，唐晁赶紧上前，哭泣下拜，妻子回拜，唐晁就握着她的手，叙说过去的事。妻子也流泪对唐晁说：“阴阳道路相隔，和你久别，虽然在阴间寂寞没有依靠，日夜思念，从来没有一天忘怀过你。今天正好是春秋相交的六合吉日，阴官被您的诚意所感动，放我暂时回来，这样的时辰千年才能遇见一次，真使我悲喜交加，再加上美娘又小，连照看她的人都没有，今天晚上能见到你使我能再次表明我的诚意。”唐晁就让家里的亲人列拜张氏，端起蜡烛进入厅堂，安排好床帐，妻子不肯先坐，就说：“阴阳尊卑，以活人为高贵，你应该先坐。”唐晁就听她的话坐下。张氏又笑着对唐晁说：“你对我的情意虽然和从前没什么两样，然而听说你已第二次结婚，新旧妻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”唐晁非常惭愧，妻子说：“照理说我已去世，你应该再次结婚，你的新妻子在河南，我知道她很朴实和善，这样看来，人生长短，是不是本来就有定数呢？”唐晁答道：“一定有。”又问：“佛家说的死生、因缘，是对的吗？”答道：“道理是正确的，这不已经验证出来了吗，有什么错？”又问：“佛和道哪个对哪个错？”答道：“同一源流不是一个派别罢了。另有太极仙品，是总管灵魂的官，有出则有入，造化是无穷无尽的，其中的道理很深奥啊！其余的全都象人间听说的一样。”张氏说：“现在你我的事却是阴阳阻隔，和因缘的说法不符，这不成了我拖累你了吗？”唐晁心里有些恐惧，不敢再问，于是问她想吃什么好饭菜。回答说：“阴间美味也全都有，只是没有浆水粥，因为浆水粥送不到阴间。”唐晁就命家人准备浆水粥。送到以后，张氏另外要了一份餐具，摆好了就吃，全都吃光了。等到撤下后，粥还象刚才

的样子一点也没动。唐晅全都给张氏带来的随从吃了。有位老太太,不肯一同坐下,妻子说:“她是老人,与那些晚辈不一样。”对唐晅说:“她是紫菊奶娘,你难道不认识吗?”唐晅这才想起来,就让那奶娘另设一桌吃饭。其余侍从,唐晅大多数不认识,听到召唤名字,竟是唐晅从京城回去奔丧的时候,用纸剪的那些奴婢。再问那些奴婢的名字,妻子说:“都是你当时给起的。”才知道祭悼时烧化的那些钱财奴婢,阴间没有收不到的。妻子又说:“往日我总是爱摆弄一个金刻的盒子,把它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拱里,那是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”唐晅去拿,果然找到了。又说:“难道你不想见到美娘吗?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。”唐晅说:“美娘死时还在襁褓中,地下怎么能增长岁数呢?”回答说:“阴间和阳间没什么不同。”过了一会儿,美娘到了,约五六岁,唐晅抚摸着她就哭了。妻子说:“不要抱,别吓着她。”罗敷就抱起来,忽然就不见了。唐晅就叫仆人放下帘帷,夫妻二人情意缠绵,就象张氏活着时一样,唐晅只是觉得张氏的手脚和呼吸都冰冷。又问张氏在阴间住什么地方,回答说:“在公婆旁边。”唐晅说:“娘子如此神灵,为什么不返还成活人呢?”回答说:“人死之后,魂魄都在别处,都有所记录。和形骸相离很远。就像你在梦中一样,哪能记下自己身处何地?人死了之后,谁都不会记得死时候的事,也不知道殡葬的地方。你烧了纸钱和纸作的奴婢,我就能收到,至于自己的形骸,确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”接着二人恩爱到深夜,唐晅说:“和你合葬同一墓穴的时刻并不遥远了。”妻子说:“曾经听到合葬的礼仪,只能把两人的尸体埋葬在一起,至于灵魂,其实都没看见,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?”唐晅说:“女人死了,在阴间也

能再婚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死生同样，贞节和淫邪每个人都不同，我死了以后，在阴间立刻有人强迫我改嫁，让我嫁给北庭都护郑乾观的侄子明远。我发誓不嫁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怜悯我，才得以解脱这事。”唐晅听到后就安慰她，并感怀这件事，赠诗道：“峯阳桐半死，延津剑一沉。如何宿昔内，空负百年心。”妻子说：“看见你情义如此深重，也想作一首诗来酬答，可以吗？”唐晅说：“从前你从不写文章，怎么现在能作诗了呢？”妻子说：“我一向喜欢诗文，怕你笑话才不作诗。诗是言志的，何况今晚心里又这么畅快！”于是撕下腰带在上面写诗道：“不分殊幽显，那堪异古今。阴阳途自隔，聚散两难心。”又写道：“兰阶兔月斜，银烛半含花。自怜长夜客。泉路以为家。”唐晅含泪和张氏叙说深情，悲喜之间，不觉天已亮了。不一会儿，听到敲门声，阴间的公婆让丹参传话催促新妇人，担心天亮阴间司督责怪。妻子哭泣着站起来，和唐晅诀别。唐晅写了送亡魂的文章交给妻子带在身上。张氏整理衣服时唐晅闻到一般香气，和世间不同。问这种香气从哪得到的，张氏回答说：“是韩寿剩下的。是我来之前，在阴司大堂上接受的赏赐。”唐晅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什么时候再能见面？”回答说：“四十年后吧。”妻子留下一件丝织品，给唐晅作为纪念，唐晅回赠一件金钿盒子。张氏说：“回去的日期有限制，不能久留了。四十年内自然是不会再相见了。就是在我墓地上祭祀，也没有用处。如果你要给我享受祭品，只在每月最后一天，黄昏的时候，在田野中，或在河畔，只要叫我的名字，我就全能得到，匆匆一面，不能和你再多说话了，希望你多多珍重。”说完，就上车离去，挥动着衣袖，很久才消逝。全家都看见了，此事见于唐晅手记。

萧正人

琅邪太守许诚言，尝言，幼时与中外兄弟，夜中言及鬼神。其中雄猛者，或言：“吾不信邪，何处有鬼？”言未终，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，胫甚壮大，黑毛且长，足履于地。言者走匿。内弟萧正人，沉静少言，独不惧，直抱鬼胫，以解衣束之甚急。鬼拳胫至檐，正人束之，不得升，复下，如此数四。既无救者，正人放之，鬼遂灭。而正人无他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琅邪太守许诚言，曾经说他小的时候，和家里外面的兄弟在一起，夜里说到鬼神。他们当中有些勇敢的人，就说：“我才不信呢，哪里有鬼？”没等说完，房檐头有个鬼忽然垂下两只腿，腿很粗大，黑毛也很长，脚踩在地上。刚才说话的人吓得逃掉躲藏起来。许诚言的内弟萧正人，沉静寡语，单单不怕鬼。径直抱住鬼的腿，然后脱下衣服急忙把鬼捆上。鬼想抬起腿到屋檐上，因为腿被萧正人捆住了，上不去。只好又下来，象这样折腾了几次，当时没有相救的人，萧正人只好放了，鬼就逃脱消失了。而萧正人也没有得到什么灾祸。

韦 镒

监察御史韦镒，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。镒与守有故，请开虢州西郭道。镒主之，凡开数里，平夷丘墓数百。既而守念镒，至湖按覆。有人至湖，告镒妻死。镒妻亡七日，召寺僧斋。镒神伤丧志，诸僧慰勉。斋罢，镒送僧出门，言未毕，若有所见，则揖僧退，且言曰：“弟子亡妻形见。”则若揖让酬答，至堂仆地，遂卒。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监察御史韦镒，自己要求降调，后来被任命为虢州任司户参军，韦镒和当地太守是老交情，请求太守修筑虢州西城的道路，由韦镒主持修道的事。刚刚修筑了几里路，就平坦几百处坟墓。不久太守想念韦镒，到湖边巡视。这时有人到湖边，报告说韦镒的妻子死了。韦妻死了七天以后，韦镒请来了寺庙的和尚作法事超度亡灵。韦镒心情十分悲伤，寺僧们都安慰劝勉他。斋戒结束，韦镒送僧人出门，话没说完，象看见了什么东西，就揖让寺僧回避，又说道：“弟子亡妻的身形出现了。”就象和亡妻相见叙谈一样。韦镒刚走近厅堂就倒在地上死了。人们认为他的猝死是因为他主持修路时夷平了坟墓的缘故。

赵夏日

宁王文学赵夏日，文章知名，以文学卒官。终后，每处理家事如平生，家内大小，不敢为非。常于灵帐中言，其声甚厉。第二子常见之，率常在宅。及三岁，令其子传语，遍别人，因绝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宁王的文学官赵夏日，文章很有名，后来死在任上。死后，他的魂魄继续处理家事，就象活着时一样。家里老老少少，不敢做任何错事。赵夏日常常在灵帐里说话，话语声很严厉，他家的二儿子经常看他，见他常在屋子里。过了三年，赵夏日让他儿子传话，告诉所有的家人，然后就再也没来。

茹子颜

吴人茹子颜，以明经为双流尉，颇有才识，善医方，由是朝贤多识之。子颜好京兆府博士，及选，请为之。既拜，常在朝贵家。及归学，车马不绝。子颜之娅张虚仪，选授梓州通泉尉。家贫，不能与其妻行。仍有债数万，请子颜保。虚仪去后两月余，

子颜夜坐，忽檐间语曰：“吾通泉尉张虚仪也，到县数日亡。今吾柩还，已发县矣。吾平生与君特善，赴任日，又债负累君。吾今亡，家又贫匮，进退相扰，深觉厚颜。”子颜问曰：“君何日当至京，吾使人迎候。”鬼乃具言发时日，且求食。子颜命食，于坐谈笑如故。至期，丧果至。子颜为之召债家，而归其负。鬼又旦夕来谢恩，其言甚恳，月余而绝。子颜亦不以介意。数旬，子颜亦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吴地人茹子颜，以“明经”的学历当上了双流县的县尉。他很有才学，善于治病，朝廷里贤能的人大多都认识他。子颜希望得到京兆府博士的职位，等到选官的时候，子颜请求做这个官职。授给他官职以后，他经常出入于朝廷中的显贵人家，每次他回学校，来拜见他的车马不断。子颜的连襟张虚仪，被选官授为梓州通泉尉。他家境贫寒，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，还有几万银两的外债，请求子颜替他偿还。虚仪离开后两个多月，子颜夜里正坐着，忽然屋檐下有说话声道：“我是通泉尉张虚仪，到县里几天就死了，现在我的灵柩回京，已经从县里出发了。我平生和您特别友好，我赴任的时候，又连累你替我还债务。我现在已经死了，家境又贫困，出入你那儿总是打扰你，很觉惭愧。”子颜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到京城，我派人迎候你。”鬼就说了出发的时间，又请求给些饭吃，子颜命令上饭，鬼就坐着谈笑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到了张虚仪说的期限，他的灵柩果然到了。子颜把张虚仪的债主们叫来，替他还了债，鬼又天天早晚来谢恩，说得很诚恳，一个多月后就不再来了，

子颜也并不介意。几十天后，子颜也就死了。

刘子贡

京北人刘子贡，五月二十二日，在病热卒。明日乃苏，自言被录至冥司，同过者十九人。官召二人出，木括其头，加钉鐐焉，命击之，曰：“此二人罪重，留，余者且释去。”又引子贡历观诸狱，但空墙垣为数十院，不见人。（“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”十七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子贡问曰：“此为何处？”人曰：“此皆地狱也。缘同光王生，故休罪人七日，此中受罪者暂停。若遇其鼓作，罪人受苦，可惊骇耳目。”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，见元宗于途，问之曰：“丈人在生好善，何得在此？”元宗曰：“吾前生有过，故留。然事已办，今将生天，不久矣。”又问：“二子先死者何在？”“长者愿而信，死便生天，少儿贼而杀，见在地狱。”又遇邻人季暉，暉曰：“君为传语吾儿，吾坐前坐罪，大被拘留。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，写《妙法莲花经》一部，则生天矣。”又遇其父慎，慎曰：“吾以同光王生，故得假在外。不然，每日受罪，苦不可言。坐吾弹杀鸟兽故，每日被牛头狱卒，烧铁弹数千，其色如火，破吾身皮数百道，纳热弹其中。痛苦不可忍。”又见身存者多为鬼。子贡以二十三日生，生七日，至二十九日又殂，遂不活矣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京兆人刘子贡，五月二十二日，得了伤寒病昏死过去。第二天，子贡就苏醒过来，自己说被录用到阴间做官，同去的人有十九个，冥司招呼其中的两个人出来，用木枷夹他们的头，先后用铁钉钉上。并把那两个人捆绑起来，说：“这两个人罪恶深重，留下来，其余的人放掉。”又领着子贡去看各个地狱。子贡只看见几十处空空的墙院，没看见人。子贡就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那人说：“这是地狱，由于他们和同光王生认识，所以让他们休息七天，罪人们暂停上刑，如果遇到他们再作恶，就让他们受苦，这可以使其其它的罪人害怕。”子贡曾娶了难江县令苏元宗的女儿，看见元宗在阴间道上，就问他说：“岳父在世时常爱做善事，怎么也在这里呢？”元宗说：“我生前有过失，所以留下来，但是事情已经处理完，现在将要升入天堂，没多久了。”子贡又问他已死的两个儿子在哪里，便告诉他说：“大儿子老实而又说真话，已经升天了。小儿子为盗好杀正在地狱里。”又遇到邻居季曄，季曄说：“你给我捎话给我的儿子，我犯了以前犯过的罪，将被拘押很久，让我儿子给我造一个观世音菩萨像，再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我就能升天了。”又遇到他的父亲刘慎，刘慎说：“我因为认识同光王生，所以能够假释在外面，不然的话，每天受刑，苦不可言。我犯了弹杀鸟兽的罪，每天遭受牛头狱卒的刑罚，他烧了几千个铁弹，颜色象火，把我身上的皮肉打烂了几百处，热弹陷进皮肉，痛苦得不堪忍受。”子贡又看见不少活着的人大多是鬼，子贡在二十三日复活了，活了七天，到二十九日又死了，从此没再复活。

刘平

唐咸通中，有五经博士庐翬，得神仙补养之道。自言生于隋代，宿旧朝士，皆云童幼时见，奕世奉之，不穷其寿。安史之乱，隐于终南山中。其后或出或处，令狐绀喻以柱下漆园之事。稍从宦于京师。常言与处士刘平善。天宝中，居于齐鲁。尤善吐纳之术，能夜中视物，不假灯烛。安禄山在范阳，厚弊致于门下。平见禄山左右，常有鬼物数十，殊形诡状，持炉执盖，以为导从。平心异之，谓禄山必为人杰。及禄山朝觐，与平俱至华阴县。值叶法善投龙西岳，平旋见二青衣童子，乘虚而至。所谓禄山鬼物，皆弃炉投盖，狼狈而走。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，必不以正道克终。及禄山归范阳，遂逃入华山而隐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唐代咸通年间，有个五经博士庐翬，得到神仙补养的方法。他自己说生在隋代，当朝元宿名士他小时都见过，几代人都供奉他，他的寿数可以永远不尽。安史之乱时，他隐居在终南山里，以后有时出仕有时隐居。令狐绀甚至把他比作曾为漆园小吏的旷达的庄子。他也曾在长安稍事宦游。他自言和隐士刘平友善。天宝年间，刘平住在齐鲁一代，尤其善于道家吐纳炼气的技巧，在夜里看东西，可以不凭借灯光。安禄山在范

阳，为把厚礼送到他门下，刘平看见安禄山左右的人，总有几十个鬼，奇形怪状，拿着暖炉举着华盖，给安禄山做向导。刘平当时认为很奇怪，说安禄山一定是豪杰，等到安禄山朝见皇上，就和刘平一起来到华阳县，正当名道士叶法善乘龙降落在西岳华山，刘平就看见两个青衣童子，乘云而下，安禄山手下的鬼怪，都放下暖炉华盖，狼狈而逃。刘平于是知道安禄山被妖邪鬼怪所辅佐，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。到安禄山回归范阳，刘平也逃到华山隐居起来，怕受到安禄山的牵连。

萧颖士

兰陵萧颖士，为扬州功曹，秩满南游。济瓜洲渡，船中有二少年，熟视颖，相顾曰：“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。”颖士即鄱阳曾孙。乃自款陈，二子曰：“吾识尔祖久矣。”颖士以广众中，未敢询访。俟及岸，方将问之，二子忽遽负担而去。颖士必谓非神即仙，虔心向嘱而已。明年，颖士比归，至于盱眙，方与邑长下帘昼坐，吏白云：“擒获发冢盗六人。”登令召入，束缚甚固，旅之于庭，二人者亦在其中，颖士大惊。（“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”十一字原作“颖士惊曰二人云非仙则神。据明钞本改。）因具述曩事。邑长即令先穷二子，须臾款伏，左验明著，皆云发墓有年。尝开鄱阳公塚，大获金玉。当门有贵人，颜色如生，年方五十许，须鬓斑白，僵卧于石榻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，无少差异。昔舟中相遇，又知萧氏，固是鄱阳裔也，岂有他术

哉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兰陵人萧颖士，做扬州功曹，任职期满南游，从瓜洲渡过江，在船中同见两个少年。他俩仔细打量着萧颖士，相互看了看说：“这个人很象鄱阳忠烈王。”萧颖士就是鄱阳忠烈王的曾孙，就告诉了他们实情。两个少年说：“我们认识你的祖先已经很久了。”因为萧颖士在众人面前，未敢详细询问，等到了岸上，才要问他们，两个少年立即挑着担子离去。萧颖士以为这两个人，肯定不是神就是仙，只是虔诚地希望他们能够关照罢了。第二年，待到萧颖士回家时，到了盱眙，白天正和邑长在帘下坐着，小吏来禀报说：“擒获挖掘坟盗墓的盗贼六名。”邑长命令立刻把他们带上来。他们捆绑得很坚固，放在庭院里，两个少年也在其中。萧颖士非常惊讶，于是把从前的事全都述说出来。邑长就让先追究两个少年，不一会儿他们就服罪招认，证据鲜明显著，都说他俩挖掘坟墓有几年了，曾经打开鄱阳公坟墓，获得很多金银玉器，对着门有位高贵的人，面容象活人，年龄刚刚五十岁多点，鬓发斑白，躺在石榻上不动，姿态正和萧颖士一样，没有一点差异。过去在船上遇见过，又知道姓萧氏，断定是鄱阳忠烈王的后裔，哪里有其他法术啊？

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 咸
季 攸 武德县田叟 裴 徽 李 陶
长洲陆氏女 刁 缅 王无有 王 升
高 生

黎阳客

开元中，有士人家贫，投丐河朔，所抵无应者。转至黎阳，日已暮，而前程尚遥。忽见路旁一门，宅宇甚壮，夜将投宿。乃前扣门，良久，奴方出。客曰：“日暮，前路不可及，辄寄外舍，可乎？”奴曰：“请白郎君。”乃入。须臾闻曳履声，及出，乃衣冠美丈夫，姿度闲远，昂然秀异。命延客，与相拜谒，曰：“行李得无苦辛，有弊庐，不足辱长者。”客窃怪其异，且欲审察之，乃俱就馆，颇能清论，说齐周已来，了了皆如目见。客问名，曰：“我颖

川荀季和，先人因官，遂居此焉。”命设酒肴，皆精洁，而不甚有味。有顷，命具榻舍中。邀客入，仍敕一婢侍宿。客候婢款狎，乃问曰：“郎君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见为河公主簿，慎勿说也。”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，乃窃于窗中窥之。见主人据胡床，列灯烛，前有一人，被发裸形，左右呼群鸟啄其目，流血至地。主人色甚怒曰：“更敢暴我乎？”客谓曰：“何人也？”曰：“何须强知他事。”固问之，曰：“黎阳令也，好射猎，数逐兽，犯吾垣墙，以此受治也。”客窃记之。明旦顾视，乃大冢也。前问，人云是荀使君墓。至黎阳，令果辞以目疾。客曰：“能疗之。”令喜，乃召入，具为说之。令曰：“信有之。”乃暗令乡正，具薪数万束，积于垣侧。一日，令率群吏，纵火焚之，遂易其墓，目即愈。厚以谢客而不告也。后客还至其处，见一人头面焦烂，身衣败絮，蹲于榛棘中，直前诣，客不识也。曰：“君颇忆前寄宿否？”客乃惊曰：“何至此耶？”曰：“前为令所苦，然亦知非君本意，吾自运穷耳。”客甚愧悔之，为设薄酌，焚其故衣以赠之。鬼忻受遂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开元年间，有一位读书人家境贫寒，投奔乞求到河北，所到的地方没有接应的。他又转奔到黎阳，天色已晚，可是前程还很遥远，忽然看见路旁有一个门，宅院房子很壮观。夜里他要投宿那里，就上前敲门。很久，奴仆才出来。客人说：“天晚了，前面的路远不能走到地方，就寄居在外面的房舍，可以吗？”奴仆说：“请问问郎君。”就进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听到走路声，等他出来一看，竟是衣冠楚楚的美男子，姿态闲适，潇洒秀

美，命令请客人进来，和客人相互拜见，说：“旅行能不辛苦吗；有个破屋子，不能够辱你来住。”黎阳客私下对这件事很奇怪，将要观察一下，于是和他一起到了馆舍。那男子很能高谈阔论，说齐国以来的事，清清楚楚都如亲眼所见。黎阳客问他的名字，他说：“我是颍川荀季和，父辈因做官到此，于是住在这里。”又命令摆设饭菜，都很精洁。可是不太有味。过了一会儿，让人准备下榻的屋子，邀请客人进来，仍旧让一个婢女侍候睡觉。客人等候婢女恳切亲近，就问说：“郎君现在做什么官？”婢女说：“做河公主簿，千万别和人说。”不久听到外面有人叫呼遭受痛苦的声音，就悄悄到窗户那偷看，看见主人坐在胡床上，摆着灯烛，前面有一个人，披发裸体，左右的人呼叫群鸟啄他的眼睛，流血到地上，主人很发火，说：“竟敢欺凌我吗？”客人问他：“是什么人？”说：“何必一定勉强知道别的事情？”客人坚持问他，主人说：“是黎阳令，喜好射猎，几次追赶野兽，冲撞了我的矮墙，因此受治裁。”客人偷偷记下了。第二天回去一看，竟是一座大坟墓。上前问，别人说是荀使君坟墓。到了黎阳，黎阳令果然因为眼病推辞不见。客人说：“能治好。”县令很高兴，就招呼客人进来。客人全都跟他说了。县令说：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就暗暗让乡正准备柴禾几万捆，堆在墙旁边。一天县令率领群吏放火烧了荀使君墓，还迁走了坟墓。县令眼睛就好了。县令用厚礼谢客人却不告诉他真相。后来客人回到他的住处，看见一个人头面焦烂，身穿破衣，蹲在荆棘中，一直上前，客人不认识他，他说：“你还记得以前寄宿的事吗？”客人就惊奇地说：“你怎么到这来了呢？”说：“以前因为你受苦，但是也知道不是你的本意，我自己运气不好。”客人很惭愧后悔，为

他摆设薄酒，烧了自己的衣服赠给他，鬼愉快地接受就离开了，

李迥秀

尚书李迥秀，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。迥秀卒数年，灵贞忽见两吏，赍符追之，遂逼促就路，奄然而卒。前至一处，若官曹中。须臾延谒，一人朱衣银章，灵贞自疑命当未死。朱衣曰：“弟子误相追，阁梨当还。”命敕前吏送去。欲取旧路，吏曰：“此乃不可往，当别取北路耳。”乃别北行，路甚荒塞，灵颇不怿。可行数十里，又至一府城，府甚丽。门吏前呵云：“可方便见将军。”即引入，见一人紫衣，据厅事，年貌与李公相类，谓曰：“贞公那得远来？”灵贞乃知正是。因延升阶，叙及平旧。临别握手曰：“欲与阁梨论及家事，所不忍言。”遂忽见泪下。灵贞固请之，乃曰：“弟子血祀将绝，无复奈何。可报季友等，四时享奠，勤致丰洁。兼为写《法华经》一部，是所望也。”即挥涕诀。灵贞遂苏，具以所见告。诸子及季友，素有至性焉，为设斋及写经。唯斋损独怒曰：“妖僧妄诞，欲诬玷先灵耳！”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，兄弟流窜，竟无种嗣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尚书李迥秀，一向和清禅寺灵贞很友好。迥秀死了几年，灵贞忽然看见两个小吏，持符追来，就逼迫他上路，灵贞奄奄

一息最后死去。到前面一个地方，很象官府，不一会儿有请灵贞进去拜见。他看见一个人穿着红衣服，上面有白色花纹。灵贞自己疑心命不该死，穿朱衣的人说：“弟子错追你，高僧该回去。”命令从前的小吏送他回去，想要寻找来时的路，小吏说：“这里不可以去，应当另找北路吧。”就另往北走，路很荒凉，灵贞很不高兴。大约走了几十里路，又到一个府城，府上很华丽，门吏上前大声说：“允许你们就便去见将军。”就领引灵贞进去，看见一个穿紫衣的人，在那里办公事，年龄相貌跟李公很相似，对灵贞说：“贞公从哪儿远来？”灵贞才知道正是李公。李公便请灵贞上来台阶，叙说平素旧事，临别握手说：“想要和高僧谈家事，又不忍说出。”说着就流下泪来。灵贞坚持请他说，李公就说：“弟子的儿孙，将要断绝了，不再有什么办法了，可告诉季友等人，四季享奠，尽力达到丰富清洁的程度，同时给我写一部法华经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”李迥秀就挥泪诀别，灵贞就苏醒了，把看见的事全都告诉了迥季的儿子们和季友，他们一向非常有人的本性，就给李迥秀摆设斋饭、写经书。只有斋损发怒说：“妖僧荒诞，想要诬玷我的祖先吧。”以后竟然和权梁山等人谋反被杀，他的兄弟也逃跑了，最终李迥秀没有后代了。

琅邪人

琅邪有人行过任城，暮宿郭外。主人相见甚欢，为设杂果。

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，将以割梨，主人色变，遂奄然而逝。所见乃冢中物也。客甚惧，然亦以此刀自护。且视冢旁有一穴，日照其中颇明，见棺梓已腐败，果盘乃树叶贮焉。客匍匐得出，问左右人，无识此冢者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琅邪有个人走过任城，夜晚住宿在城郭外。主人见着他很高兴，给他摆设杂果。客人取出怀中犀把小刀子，想要用刀割梨。主人色变，于是突然死去，客人所见的都是坟中的东西。客人很恐惧，同样也用这把刀自卫，并看到坟旁边有一个洞穴，太阳照着里面很明亮，又看见棺材已经腐烂，果盘里装的是树叶！客人爬出来，问附近的人，没有知道这座坟墓是谁的。

崔 咸

博陵崔咸，少习静，家于相州，居常葺理园林。独在斋中，夜雷雨后，忽有一女子，年十六七，逾垣而入。拥之入室，问其所从来，而终无言。咸疑其遁者，乃深藏之。将旦而毙，咸惊惧，未敢发。乃出于里内，占其失女家。须臾，有奴婢六七人，丧服行语，若有寻求者。相与语曰：“死尚逸，况生乎？”咸从而问之，对曰：“郎君何用问？”固问之，乃曰：“吾舍小娘子，亡来三日。昨夜方殓，被雷震，尸起出，忽不知所向。”咸问其形容衣服，皆是宵遁者，乃具昨夜之状。引至家验之，果是其尸，衣裳足履皆

泥污。其家大异之。归将葬，其尸重不可致，咸乃奠酒祝语之，乃去，时天宝元年六月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博陵崔咸，年少习惯清静。家住相州，住在那儿常常修理园林。这天独自在书斋中，夜里雷雨过后，忽然看见一个女子，年龄十六七岁，越墙而入，抱着崔咸进入屋内。崔咸问她从哪里来，可她最终没有说话。崔咸怀疑她是逃跑的人，就把她深藏起来，将要到天亮的她就死了。咸很恐惧，不敢取出她来，就走出家门来到街上，占卜那个死去的女人的家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六七个奴婢，穿着孝服边走边说，象有找人的意思，互相说着：“死人还能逃跑，何况活人呢！”崔咸跟着问她们，她们回答说：“郎君何必问这个！”崔咸坚持问她们。就说：“我们家的小娘子，死了已三天，昨夜才装殓。遭到雷震，尸体从棺中出来，不知到哪去了！”崔咸问她的容貌穿着是什么样子，都很象夜里跑来的那个人。就把昨夜的情况全都说了出来，领她们到家里验证，果然是那个人的尸体！衣裳鞋子都是污泥。那家的人非常奇怪，回去将要给她入葬，那尸体沉重得不能抬起。崔咸就祭酒祈祷，才抬回去了。当时是天宝元年六月。

季攸

天宝初，会稽主簿季攸，有女二人，及携外甥孤女之官。有

求之者，则嫁己女，己女尽而不及甥。甥恨之，因结怨而死，殡之东郊。经数月，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，大族子也，家甚富，貌且美。其家忽有失胥，推寻不得。意其为魅所惑也，则于废墟墓访之。时大雪，而女殡室有衣裾出。胥家人引之，则闻屋内胥叫声，而殡宫中甚完，不知从何人。遽告主簿，主簿发其棺，女在棺中，与胥同寝，女貌如生。其家乃出胥，复修殡屋。胥既出如愚，数日方愈。女则下言（下言原作不值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于主簿曰：“吾恨舅不嫁，惟怜己女，不知有吾，故气结死。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，故辄引与之同衾。既此邑已知，理须见嫁。后月一日，可合婚姻。惟舅不以胥吏见期，而违神道。请即知闻，受其所聘，仍待以女胥礼。至月一日，当具饮食，吾迎杨郎。望伏所请焉。”主簿惊叹，乃召胥一问。为杨胥，（明钞本为杨胥作谓之为胥。）于是纳钱数万，其父母皆会焉。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，至月一日，又造饌大会。杨氏鬼又言曰：“蒙恩许嫁，不胜其喜，今日故此亲迎杨郎。”言毕，胥暴卒，乃设宴婚礼，厚加棺殓，合葬于东郊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天宝初年。会稽主簿季攸，有两个女儿，等同时带外甥孤女来到官府。有来求婚的，就出嫁自己的女儿。自己的女儿都嫁出了却没嫁外甥女，外甥女很忌恨，由于结下怨恨而死。灵柩停放在东郊。经过几个月，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，是个大家族儿子，家里很富贵。相貌又美，他家忽然失去胥吏。推算寻找不到，料想他被鬼所迷惑，就在废墟坟墓中寻找。当时下大雪，而季攸外甥女的殡室内竟有衣裙出现。胥吏家人率领进

去,就听到棺内有胥吏的叫声,可是棺材很完好,不知道是从哪里进去的。家人立刻报告主簿,主簿让人打开那棺材。季攸外甥女在棺材里,和胥吏同睡在一起,外甥女的容貌象活时一样。他家就抬出胥吏,又修整殡室。胥吏出来以后象傻子,几天才缓过来。外甥女对主簿说:“我恨舅舅不嫁我,只怜爱自己的女儿,不知道有我,所以气绝而死。现在神道让我嫁给市吏,所以我就领引他,和他同床!既然这个城邑已经知道,按理应当被嫁!后月一日,可结为婚姻,只有舅舅不按胥吏的期望,而违背神道的话,请马上听着,接受他的聘礼,照旧以对待女婿的礼节对待胥吏,到了那月一日,应当准备饭菜,我迎接杨郎,希望按我所说的请他。”主簿惊叹,就召来胥吏一问,当作杨胥,因此收下几万钱,他的父母也都会见了。主簿季攸就给外甥女做衣裳帷帐,到了那月一日,又做好饭菜大会宾客。杨氏鬼又说:“蒙恩许嫁,不胜欣喜,今天因此亲自迎接杨郎。”说完,胥吏暴死,就摆设阴间婚礼,厚加棺殓,合葬在东郊。

武德县田叟

武德县酒封村田叟,日晚,将往河内府南,视女家礼事。出村,有二人随之。与叟言,谓叟曰:“吾往河南府北,喜翁相随。”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。叟视之非凡,乃下驴谓之曰:“吾与汝非旧相识,在途相逢,吾观汝指顾,非吉人也。汝姑行,吾从此南出。汝若随吾,吾有返而已,不能偕矣。”二人曰:“慕老父德,故

此陪随。如不愿俱，请从此逝，翁何怒也？”方酬答，适会田叟邻舍子，自东来，问叟何为，叟县以告。邻舍子告二人，老父不愿与君俱，可东去，从老父南行，君何须相绊也？”二人曰：“诺。”因东去，叟遂南。邻舍子亦西还，到家未几，闻父老惊家叫。邻舍子问之，叟男曰：“父往女家，计今适到。而所乘驴乃却来，何谓也？”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，因与叟男寻之。至与二人言处，叟死沟中，而衣服甚完，无损伤。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武德县酒封村田叟，天晚时，将要去河内府南面。看看女儿家礼的事。走出村子，有两个人跟着他，和田叟说话，对田叟说：“我们去河南府北面，很高兴一起去。”等到上大道时，那两个人不肯离去。田叟看他们不同寻常，就从驴上下来对他们说：“我和你们不是老相识，只在路上相遇，我看你们指点观望的样子，不是吉祥的人。你们姑且走吧，我从这南面走。你们如果跟着我，我只有返回罢了。不能一起走了。”那两个人说：“羡慕你的功德，所以这样陪伴着您。如果不愿意一起走，请从这里分离，您何必发怒呢！”当他们对话之时，正赶上田叟邻居的儿子，从东面来了，问田叟做什么，田叟把刚才的事全都告诉了他。邻居的儿子告诉那两个人：“老人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走，你们可以向东去，却跟着老人往南行，你们为啥偏要干扰他呢？”那两个人说：“行。”于是他们向东去，田叟就向南走，邻居的儿子也向西返回，他到家不久，就听到老人家里有惊叫声，邻居的儿子上前问，田叟的儿子说：“父亲去姐姐家，算计

现在正好在那儿，可是所骑的驴却回来了，为什么？”邻居的儿子就把田叟碰见两上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。于是就和田叟的儿子去找田叟。到了和那两个人说话的地方，看见田叟已经死在沟里，可是衣服很完好，没有损伤，就知道那两个人是要田叟命的鬼。

裴 徽

河东裴徽，河南令回之兄子也。天宝中，曾独步行庄侧，途中见一妇人，容色殊丽，瞻靓艳洸，久之。徽问：“何以独行？”答云：“适婢等有少交易，迟迟不来，故出伺之。”徽有才思，以艳词相调，妇人初不易色，齐献酬数四。前至其家，邀徽相过。室宇宏丽。入门后，闻老婢怒云：“女子何故令他人来？名教中宁有此事。”女辞门有贤客，家人问者甚众。有倾老婢出，见（见原作门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徽辞谢，举动深有士风。须臾，张灯施幕，邀徽入坐。侍数人，各美色，香气芳馥，进止甚闲。寻令小娘子出云：“裴郎何须相避？”妇人出，不复入。徽窃见室中甚器，设绮帐锦茵，如欲嫁者，独心喜欲留。会腹胀，起如（如原作湊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改。）厕，所持古剑，可以辟恶。厕毕。取剑坏（剑坏原作裹剑。据明钞本改。）纸，忽见剑光粲然，执之欲回，不复见室宇人物。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，因大号叫。家人识徽，持烛寻之。去庄百余步，瞪视不能言，久之方悟尔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东裴徽，是河南令回的兄长的儿子。天宝年间，曾独自步行在村庄边，路上看见一个妇人，容貌特别漂亮，光艳照人，过了一会儿，徽问她为什么一个人走。她回答说：“刚才婢女们有点东西要买，迟迟没来，所以出来等候她们。”徽很有才思，用艳词挑逗她。妇人开始不改变脸色，也应酬几句。往前走到了她的家，妇人请他探访。见那室宇宏伟壮丽，进了大门以后，听到老婢女发怒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让别人进来？名教坊中哪有这样的事情？”女子告诉她说门外有位贤能的客人，很多家人过来问。隔了一会儿老婢女出来，看见徽要告辞，他的一举一动很有士人风度。过一会儿，点灯拉幕邀请裴徽进来坐，几个侍女，各有美色，香气浓郁，举止很闲雅。不久让妇人出来，说：“裴郎何必躲避我？”妇人出来，不再进去。徽偷偷看见屋里很喧闹，摆设绮帐锦绣垫子，象要出嫁似的，他独自欣喜想要留下。正赶上他腹胀，起身到厕所。所拿的古剑，可以避邪。上完厕所，他拿剑削纸。忽然看见剑光璀璨，他拿剑要回去，却再看不见屋里的人和物。环顾周围发现自己在孤墓上的丛棘中，于是大声哭叫。家人听出是裴徽，拿蜡烛寻找他，离村庄一百多步，见他瞪眼看大家说不出话，很久才明白过来。

李 陶

天宝中，陇西李陶，寓居新郑。常寝其室，睡中有人摇之，陶惊起，见一婢袍裤，容色甚美。陶问：“那忽得至此？”婢云：

“郑女郎欲相诣。”顷之，异香芬馥，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，至床所再拜。陶知是鬼，初不交语，妇人惭怍却退。婢慢骂数四云：“田舍郎，待人故如是耶？令我女郎愧耻无量。”陶悦其美色，亦心讶之，因给云：“女郎何在？吾本未见，可更呼之。”婢云“来。”（明钞本云来作乃止。）又云：“女郎重君旧缘，且将复至，忽复如初，可以殷勤也。”及至，陶下床致敬，延止偶坐，须臾相近。女郎貌既绝代，陶深悦之，留连十余日。陶母躬自窥觐，累使左右呼陶，陶恐阻己志，亦终不出。妇云：“大家召君，何以不往？得无坐罪于我？”陶乃诣母，母流涕谓陶曰：“汝承人昭穆，乃有鬼妇乎？”陶云改之。自尔留连，半岁不去。其后陶参选，之上都，留妇在房。陶后遇疾笃，鬼妇在房，谓其婢云：“李郎今疾亟，为之奈何？当相与往省问。”至潼关，为鬼关司所遏，不得过者数日。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，鬼（关鬼原作鬼关，据明钞本、许本改。）得随过。其夕，至陶所，相见忻悦。陶问：“何得至此？”云：“见卿疾甚，故此相视。”素所持药，因和以饮陶，陶疾寻愈。其年选得临津尉，与妇同众至舍。数日，当之官。鬼辞不行，问其故，云：“相与缘尽，不得复去。”言别凄怆，自此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天宝年间，陇西李陶，住在新郑，常常睡在他的屋中。睡觉时有人摇晃他，陶惊惧地站起来，看见一个婢女穿着袍裤，容貌很美丽。李陶问她怎么忽然能够到这里？婢女说：“郑女郎想要到你这来。”顷刻之间，异香芬芳，有个美女从西北板壁里出来，到床那儿拜了又拜。李陶知道她是鬼。最初也不和她说

话。美女惭愧退去。婢女谩骂几次说：“田舍郎，能这样待人吗？让我们女郎羞愧得无地自容？”李陶喜欢她的美色，心里非常惊讶，于是哄骗说：“女郎在哪里？我本来没有看见，可以再招呼她。”婢女说来吧。又说：“女郎重视您的旧情，还将再来，不要再象当初那样，应该热情对待。”等她到了，李陶下床表示敬意，邀请她两人并坐，不一会儿又靠近点儿。女郎相貌已经是绝代佳人，李陶非常高兴，逗留了十多天。李陶母亲亲自窥视，多次让左右的人招呼李陶。李陶担心母亲阻碍自己的心愿，也始终不出来。妇人说：“大家招呼你，为什么不出来，该不会怪罪我吧？”李陶就到母亲那儿去，母亲流泪对李陶说：“你要承继李家宗嗣，该有鬼妇吗？”李陶说改正，从此在这留连，半年也不离去。以后李陶参加选职，到了上都，留妇人在房间。李陶后来得了重病。鬼妇在房里，对她的婢女说：“李郎现在病急，该怎么办？应当和我去探问！到了潼关，被鬼关司所阻拦，有几天也不能通过。正赶上李陶堂兄也去赴选，进潼关，鬼得以跟着过关。那天晚上，到了李陶住的地方，相见很高兴。李陶问她怎么能到这里，回答说：“看见你病得厉害，所以在这见面。”真情地拿着药，就调好给李陶喝了。李陶病不久就好了，那年当选成临津尉，和妇人一同回到住舍。过几天，李陶去上任，鬼告辞不去，问她原因，就说：“和你的缘份已尽，不能再去。”告别语言凄怆，从此就销声匿迹。

长洲陆氏女

长洲县丞陆某，家素贫。三月三日，家人悉游虎丘寺，女年十五六，以无衣不得往，独与一婢守舍。父母既行，慨叹投井而死。父母以是为感，悲泣数日，乃权殡长洲县。后一岁许，有陆某者，曾省其姑。姑家与女殡相近，（相近原作同出，据明钞本改。）经殡宫过，有小婢随后，云：“女郎欲暂相见。”某不得已，随至其家。家门卑小，女郎靓妆，容色婉丽。问云：“君得非长洲百姓耶？我是陆丞女，非人，鬼耳。欲请君传语与府。今临顿李十八求婚，吾是室女，义难自嫁。可与白大人，若许为婚，当传语至此，其人尚留殡宫中。”少时，当州坊正，从殡宫边过，见有衣带出外，视之，见妇人。以白丞。丞自往，使开壁取某，置之厅上，数日能言。问焉得至彼，某以女言对，丞叹息。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，果有之，而无恙自若。初不为信，后数日乃病，病数日卒。举家叹恨，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长洲县丞陆某，家境一向贫寒。三月三日，家人全去游览虎丘寺。女儿年龄十五六岁，因为没有衣服不能去，独自和一个婢女守着房舍。父母走了以后，她慨叹之余投井而死。父母因此很悲伤，悲泣了几天，就把尸体暂且停放在长洲县。以后

一年左右,有个姓陆的,曾经探望她的姑姑,姑姑家和那个女子殡葬的地方很近。经过殡宫,有个小婢女跟在后面,说:“女郎想要暂时相见。”陆某不得已,跟着到她的家。家门很窄小,女郎美丽端庄,容貌婉丽,问道:“你不是长洲百姓吗?我是陆丞的女儿,不是人,是鬼。想请你传话给我家,现在临顿李十八求婚,我是有家的女儿,从道义上说难以自己出嫁。可以告诉大人,如果答应成婚,应当传话到这里。”那人还留在殡宫里,不多会儿,当州坊正,从殡宫边经过,看见衣带露出来,仔细一看,见是妇人。把这事告诉陆丞,丞亲自去。让人打开殡宫墙壁取出陆某,放在厅里,几天才能说话。陆丞问陆某怎么能到那儿,陆某把女子的话告诉他。陆丞叹息,派人寻问临顿李十八。果然有这个人,却没有病很正常。最初不相信,过几天就病了,病几天就死了。全家叹息悔恨,最终让女儿和李十八结为阴间婚姻。

刁 缅

宣城太守刁缅,本以武进。初为玉门军使,有厕神形见外廐,形如大猪,遍体皆有眼,出入溷中,游行院内。缅时不在,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。如是数日。缅归,祭以祈福,厕神乃灭。缅旬迁伊州刺史,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,遂贵矣。(出《纪闻》)

宣城太守刁雍，本来凭武功进取，最初做玉门军使。有个厕神，在外面的马圈出现，形状象大猪，全身都有眼睛，出入在厕所里，游行在院内。刁雍当时不在家，官吏兵卒看见的有一千多人。象这样几天，刁雍回家了，祭祀来祈祷求福，厕神就消失了。刁雍十天后升到伊州做刺史，又调转做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，从此富贵了。

王无有

楚丘主簿王无有，新娶，妻美而妒。无有疾，将如厕，而难独行，欲与侍婢俱，妻不可。无有至厕，于垣穴中，见人背坐，色黑且壮。无有以为役夫，不之怪也。顷之，此人回顾，深目巨鼻，虎口乌爪。谓无有曰：“盍与子鞋。”无有惊，未及应，怪自穴引手，直取其鞋，口咀之。鞋中血见，如食肉状，遂尽之。无有恐，先告其妻，且尤之曰：“仆有疾如厕，虽一婢相送，君适固拒。果遇妖怪，奈何？”妇犹不信，乃同观之。无有坐厕，怪又见，夺余一鞋。妻恐，扶无有还。他日，无有至后院，怪又见，语无有曰：“吾归汝鞋。”因投其旁，鞋并无伤。无有请巫解奏，鬼复谓巫：“王主簿禄尽，余百日寿。不速归，死于此。”无有遂归乡，如期而卒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子，妻子漂亮却嫉妒。王无有病

了，要到厕所，却难以自己去，想和侍女一起去，妻子不答应。王无有到厕所，在墙洞里，看见有人背坐着，肤色黑又很健壮。王无有以为是役夫，没有感到奇怪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个人回头看，只见他深陷的眼睛，巨大的鼻子，虎口乌爪，对王无有说：“把你的鞋给我。”王无有惊恐，没等回答，妖怪从洞穴中伸出手，直来拿他的鞋，嘴里嚼着，鞋里出现血，象吃肉的样子，就吃光了。王无有惊恐，先告诉他的妻子，又责怪她说：“我有病到厕所仅仅让一个婢女送我，你就坚决阻拦。果真遇到妖怪，怎么办？”妇人还不信，就一同去看看。王无有到厕所，妖怪又出现了，夺他剩下的那只鞋，嚼着。妻子惊恐。搀扶王无有回屋。另一天，王无有到后院，妖怪又出现了，它告诉王无有说：“我还给你鞋。”于是将鞋扔在王无有旁边，鞋并没有损坏。王无有请巫婆解释这件事，鬼又对巫婆说：“王主簿官禄做到头了，还有一百多天活头，不快回家，就死在这。”王无有于是返回家乡，到预算的日子就死了。

王 升

吴郡陆望，寄居河内。表弟王升，与望居相近。晨谒望，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，忽见物（物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两手据厕，大耳深目，虎鼻猪牙，面色紫而黝烂，直视于升，惧而走。见望言之，望曰：“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，汝其勉之。”升意大恶，及还即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吴郡陆望，寄住河内，表弟王升，和陆望住得很近。早晨拜见陆望，走到村庄南边已经死去的村人杨侃宅院里，忽然看见个怪物，两手按着厕所，大耳朵、深陷的眼睛，虎鼻猪牙，面容呈紫色而且斑斑点点，直看着王升。王升惊恐而逃，看见陆望就说了这事。陆望说：“我听说看见厕神的没有不立刻死的，你要努力活呀。”王升料想要有极凶的事发生，等到回家就死了。

高 生

天宝中，有渤海高生者，亡其名。病热而瘠，其臆痛不可忍。召医视之，医曰：“有鬼在臆中，药可以及。”于是煮药而饮之，忽觉暗中动摇。有顷，吐涎斗余，其中凝固不可解，以刀剖之，有一人涎中起。初甚么麽，俄长数尺。高生欲苦之，其人趋出，降阶遽不见。自是疾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天宝年间，有个渤海的高生，忘了他的名字，病情严重而且身体瘦弱，胸中痛不可忍，招呼医生看病。医生说：“有鬼在你的胸中，药可以治到。”于是煮药喝了，忽觉暗中有人摇动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吐出口水有一斗多，其中有个不可解化的固体。用刀剖开它，有一个人从口水中站起，开始很小，很快长到几尺。高生想要让他吃点儿苦头，那个人赶紧出来，跑下台阶立刻不见了。从此以这种疾病闻名。

杨 准 王 乙 韦 栗 河间刘别驾
王玄之 郑德懋 朱 敖 裴 虬
赵 佐 岐州佐史

杨 准

唐杨准者，宋城人，士流名族。因出郊野，见一妇人。容色殊丽。准见挑之，与野合。经月余日，每来斋中，复求引准去。准不肯从，忽而心痛不可忍，乃云：“必不得已，当随君去，何至苦相料理。”其疾遂愈，更随妇人行十余里。至舍，院宇分明，而门户卑小。妇人为准设食，每一举尽椀。心怪之，然亦未知是鬼。其后方知。每准去之时，闭房门，尸卧床上，积六七日方活。如是经二三年。准兄渭准曰：“汝为人子，当应绍绩。奈何忽与鬼为匹乎？”准惭惧，出家被缁服，鬼遂不至。其后准反初服。选

为县尉，别婚家人子。一年后，在厅事理文案，忽见妇人从门而入，容色甚怒。准惶惧，下阶乞命，妇人云：“是度无放君理。”极辞搏之，准遇疾而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杨准，是宋城人，士流名族。因事到荒野郊外，看到一位妇人，容貌特别漂亮。杨准引诱她引诱，与她野合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每次来书斋中，妇人又总是恳求引领杨准离开那里，杨准不肯听从。忽然杨准心痛不能忍受，就说：“一定没办法了，该随你去，何至于麻烦你来照料我？”他的病马上就好了，又跟随妇人走十多里，到了一座房舍，院宇分明，可是门很窄小。妇人给杨准摆上饭菜，每当他一拿起碗，全都是空碗，心里感到奇怪，但是也不知道是鬼，以后才知道。每当杨准离去的时候，妇人都关闭房门，象尸体那样躺在床上，需六七天才能活，象这样两三年。杨准的哥哥对杨准说：“你是人的后代，应当传宗接代，怎么忽然和鬼结为配偶呢？”杨准惭愧惧怕，出家穿上黑衣服，鬼就不来了。以后杨准又穿上从前的衣服，被选为县尉，另取某人家的女儿，一年后，在厅堂办理文案，忽然看见妇人从前门进来，脸色很气恼。杨准恐惧，下了台阶乞求饶命。妇人说：“这次没有放你的道理。”妇人严斥扑打他，李准得病而死。

王 乙

临汝郡有官渠店，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，因赴集，从庄门过。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，相待欣悦，使侍婢传语。乙徘徊槐阴，便至日暮，因诣庄求宿。主人相见甚欢，供设亦厚。二更后，侍婢来云：“夜尚未深，宜留烛相待。”女不久至，便叙绸缪，事毕。女悄然忽患，乙云：“本不相识，幸相见招。今叙平生，义即至重。有何不畅耶？”女云：非不尽心，但适出门闭，逾垣而来。（逾字来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墙角下有铁爬，爬齿刺脚，贯彻心痛，痛不可忍。”便出足视之。言讫辞还，云：“已应必死。君若有情，回日过访，以慰幽魂耳。”后乙得官东归，涂次李氏庄所，闻其女已亡。私与侍婢持酒饌至殡宫外祭之，因而痛哭。须臾，见女从殡宫中出，乙乃伏地而卒，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，二家为冥婚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临汝郡有个官渠店，从店往北面走半里路左右李家庄有个王乙，因赶集从庄门经过。很远看见一个女子年龄约十五六岁，高兴地等他，并派侍女传话。王乙徘徊在槐荫下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就到庄上一家求宿。主人见着他很欢喜，饮食起居都很优厚。二更后，侍女来说：“夜还没深，应该留下蜡烛相陪。”女人不久到了，便陈述着缠绵的情意。事完，女人默默地忽然

忧虑起来。王乙说：“本来不相识，有幸蒙招相见，现在叙说平生事，情义已经这样深重，有什么不畅快的呢？”女人说：“不是没诚意，只是正赶上我出去时门关闭了，我是越墙而来，墙角有个铁箠，箠齿扎了脚，刺到心痛，不可忍受。”便伸出脚来让王乙看。说完告辞回去，说：“已应必死，您如果有情，过几天来看我，用来凭吊我的灵魂吧。”后来王乙做官东归，途经李家庄，听说那个女子已经死了，私下和侍女拿酒菜到殡宫外祭祀她，并且痛哭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看见那女子从殡宫里出来，王乙就趴在地上死了。侍女看见王乙魂魄和那女子一同进入殡宫，两个结成阴间婚姻。

韦 栗

韦栗者，天宝时为新淦丞，有少女十余岁。将之官，行上扬州，女向（向明钞本作白。）栗，欲市一漆背金花镜。栗曰：“我上官艰辛，焉得此物？待至官与汝求之。”岁余女死，栗亦不记宿事。秩满，载丧北归，至扬州，泊河次。女将一婢持钱市镜，行人见其色甚艳，状如贵人家子，争欲求卖。有一少年年二十余，白皙可喜，女以黄钱五千余之，少年与漆背金花镜，径尺余。另一人云：“有镜胜此，只取三千。”少年复减两千。女因留连。色授神与，（与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须臾辞去。少年有意淫之，令人随去，至其所居。须臾至铺，但得黄纸三贯，少年持至栗船所，云：“适有女郎持钱市镜，入此船中。今成纸钱。”栗云：“唯

有一女，死数年矣。君所见者，其状如何？”少年具言服色容貌，栗夫妻哭之。女正复如此。因领少年入船搜检，初无所得。其母剪黄纸九贯，置在椁边案上，检失（失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三贯，众颇异之，乃复开棺，见镜在焉，莫不悲叹。少年云：“钱已不论。”具言本意，复赠十千，为女设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韦栗，天宝年间做新淦丞。有个女儿十多岁，韦将要上任，走到扬州，女儿向父亲要求要买一面漆背金花镜。韦栗说：“我当官艰辛，哪能得到这样的东西？等到了官府给你寻求。”一年多，女儿就死了。韦栗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。俸禄已满，带丧回家。乘船到了扬州，停在河岸。有个女子让一个婢女拿钱买镜，旁边的人看她容貌很美丽，形状很象富贵人家的女儿，争着想求她买镜。有一个少年年龄二十多岁，皮肤白皙可爱，女子用铜钱五千多买他的镜子，少年给她漆背金花镜，直径一尺多。另一个人说：“有面镜子比这面镜子好，只要三千。”少年又减两千，女子于是留步，恋恋不舍，心领神会，过了一会儿才告辞离开。少年有意调戏她，派人跟去着。到她所住的地方。少年进了店铺，却只得到黄纸三贯。少年拿了它到了韦栗所乘的船上，说：“刚才有个女郎拿钱买镜，进入这只船中，现在变成纸钱了。”韦栗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死了几年了，你所看见的女子，相貌怎样？”少年把她的服饰容貌全说了。韦栗夫妇痛哭，女儿当初正是这个样子，于是领着少年进入船中搜寻。最初毫无所得。她的母亲剪了纸钱九贯，放到旁边的桌子上。再翻检查看时，少了三贯钱，大家很奇怪。就又打开那棺材，看见

镜子在那里，没有不悲叹的，少年说：“不谈论钱吧。”把他的本意全都说出来，又赠送钱十千，给那女子设斋。

河间刘别驾

河间刘别驾者，常云：“世间无妇人，何以适意？”后至西京通化门，见车中妇人有美色，心喜爱悦，因随至其舍，在资圣寺后曲。妇人留连数宵，彼此兼畅。刘侯不觉有异，但中宵寒甚，茵衾累重，然犹肉不煖。心窃怪之，后一日将曙，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，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，因此遇痼病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间刘别驾，常常说：“世间没有妇人，哪里能适合心愿？”后来到西京通化门，看见车里有位妇人很有美色，心里喜欢爱恋地，就跟随到了她的房舍。在资圣寺后曲折隐秘的地方，妇人逗留几夜，两个人都很欢畅。刘侯不觉有些奇怪，只是半夜特别寒冷，盖几重锦被，身体还是不暖和。刘侯暗自奇怪。后来有一天，天要亮时，妇人和所在的房舍忽然都不见了，他的身体躺在荒园中几重乱叶下，因此患了痼病。

王玄之

高密王玄之，少美风彩，为蕲春丞，秩满归乡里，家在郭西。尝日晚徙倚门外，见一妇人从西来，将入郭，姿色殊绝，可年十八九。明日出门又见，如此数四，日暮辄来。王戏问之曰：“家在何处？向暮来此？”女笑曰：“儿家近在南冈，有事须至郭耳。”王试挑之，女遂欣然，因留宿，甚相亲昵，明旦辞去。数夜辄一来，后乃夜夜来宿。王情爱甚至，试谓曰：“家既近，许相过否？”答曰：“家甚狭陋，不堪延客，且与亡兄遗女同居，不能无嫌疑耳。”王遂信之，宠念转密。于女工特妙，王之衣服，皆其裁制，见者莫不叹赏之。左右一婢，亦有美色，常随其后。虽在昼日，亦不复去。王问曰：“兄女得无相望乎？”答曰：“何须强预他家事？”如此积一年，后一夜忽来，色甚不悦，啼泣而已。王问之，曰：“过蒙爱接，乃复离去，奈何？”因呜咽不能止，王惊问故，女曰：“得无相难乎？儿本前高密令女，嫁为任氏妻，任无行见薄，父母怜念，呼令归。后乃遇疾卒，殡于此。今家迎丧，明日当去。”王既爱念，不复嫌忌。乃便悲惋。”问明日得至何时，曰：“日暮耳。”一夜叙别不眠，明日临别，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，王以繡衣答之，握手挥涕而别。明日至期，王于南冈视之，果有家人迎丧。发衬，女颜色不变，粉黛如故。见繡衣一箱在棺中，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。家人方觉有异。王乃前见陈之，兼示之玉杯与环，皆捧之而悲泣。因问曰：“兄女是谁？”

曰：“家中二郎女，十岁病死，亦殡其旁。”婢亦帐中木人也，其貌正与从者相似。王乃临枢悲泣而别，左右皆感伤。后念之，遂恍惚成病，数日方愈。然每思辄忘寝食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高密王玄之。年少俊美有风采。做蕲春丞，俸禄已满回到乡里。家在城西。曾经有一天黄昏时，从屋里出来斜靠着门外，看见一个妇人从西面来，将要进入城中。她的姿色艳丽绝世，年龄约十八九岁。第二天出门又看见她，象这样有数次，天色晚了就来。王玄之戏谑地问她：“家在哪里？一到天黑就来这里。”妇人笑着说：“我家很近在南冈，有事必须要到城里。”王玄之试着挑逗她。妇人就很快活，于是留下来住宿，两人很亲热。第二天妇人告辞离去，隔几夜就来一次，后来就夜夜来住。王玄之情爱至深，试着对她说：“家既然离这很近，答应我过去看看行不？”回答说：“家很狭窄简陋，不便请客人去，况且我和亡兄的女儿同住，不能没有嫌疑。”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话，宠爱惦念越加密切。因为她的针线活特别好，王玄之穿的衣服，都是她裁制的，看见的人没有不叹赏的。妇人身边有个婢女也很漂亮，总是跟在她后面，虽然在白天，也不离去。王玄之问道：“亡兄的女儿莫非是期望我什么吧？”妇人回答道：“何必强行干预别人家的事呢？”就这样过了一年。后来有一天夜晚她忽然来了，脸色很不高兴，啼哭完了，王玄之问她，她说：“过去蒙你爱怜接纳，竟要离去，怎么办？”于是呜咽不停。王玄之惊问缘故。妇人说：“能不难为我吗？我以前本是高密令的女儿，嫁给任氏为妻。任没有品德慢怠我，父母可怜我，召我回去。后

来就得病而死，殡葬在这里。现在家里办丧事，明天应该去。”王玄之既然已经爱恋她，不再猜忌她，就悲伤起来，问她明天能到什么时候。回答说：“日落时吧。”一夜叙别没有睡觉。第二天要分别时，女子用金镂玉杯和一双玉环留赠给王玄之，王玄之用绣衣赠答，握手挥泪而别。第二天到她们说的迎丧时刻，王玄之在南冈观望，果然有她家里的人前来迎丧。揭开衬帘，那女尸的容颜未变。妆束象原来的样子。看见一箱绣衣在棺材中，却丢失了所送的金杯和玉环！家人才察觉有些特别，王玄之就上前述说了这件事，同时给他们看玉杯和玉环，都捧着它悲伤哭泣，于是问她的家人：“兄弟的女儿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是家中二儿子的女儿，十岁就病死了，也殡葬在她旁边。”她的婢女就是殡帐中的木头人，它的容貌和那女子身边的侍女相似。王玄之到灵柩前悲泣而别，左右的人都很悲伤。王玄之后来常想念她，于是恍惚成病，几天才好，然而每每想起她就忘了吃饭睡觉。

郑德懋

荥阳郑德懋，常独乘马，逢一婢，姿色甚美，马前拜云：“崔夫人奉迎郑郎。”鄂然曰：“素不识崔夫人，我又未婚，何故相迎？”婢曰：“夫人小女，颇有容质，且以清门令族，宜相匹敌。”郑知非人，欲拒之，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：“夫人（曰夫人原作日未入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改。）趣郎进。”辄控马。其行甚

疾，耳中但闻风鸣。奄至一处，崇垣高门，外皆列植楸桐。郑立于门外，婢先白。须臾，命引郑郎入。进历数门，馆宇甚盛，夫人著梅绿罗裙，可年四十许，姿容可爱，立于东阶下。侍婢八九，皆鲜整。郑趋谒再拜。夫人曰：“无怪相屈耶？以郑郎清族美才，愿托姻好。小女无堪，幸能垂意。”郑见逼，不知所对，但唯而已。夫人乃堂上（堂上明钞本作上堂。）命引郑郎自西阶升。堂上悉以花罽荐地，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，门垂碧箔，银钩珠络。长筵列饌，皆极丰洁。乃命坐。夫人善清谈，叙置轻重，世难以比。食毕命酒，以银贮之，可三斗余，琥珀色，酌以镂杯。侍婢行酒，味极甘香。向暮，一婢前白：“女郎已严妆讫。”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，（间原作门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浴以百味香汤，左右进衣冠履珮。美婢十人扶入，恣为调谑。自堂及门，步致花烛，乃延就帐。女年十四五，姿色甚艳，目所未见。被服粲丽，冠绝当时，郑遂欣然，其后遂成礼。明日，夫人命女与就东堂，堂中置红罗繡帐，衾褥茵席，皆悉精绝。女善弹箜篌，曲词新异。郑问：“所迎婚前乘来马，今何在许？”（许原作诈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曰：“今已反矣。”如此百余日，郑虽情爱颇重，而心稍嫌忌。因谓女曰：“可得同归乎？”女惨然曰：“幸托契会，得侍中栢。然幽冥理隔，不遂如何？”因涕泣交下。郑审其怪异，乃白夫人曰：“家中相失，颇有疑怪，乞赐还也。”夫人曰：“适蒙见顾，良深感慕。然幽冥殊途，理当暂隔。分离之际，能不泫然。”郑亦泣下。乃大醺会，与别曰：“后三年，当相迎也。”郑因拜辞，妇出门，挥泪握手曰：“虽有后期，尚延年岁。欢会尚浅，乖离苦长。努力自爱。”郑亦悲惋。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，曰：“若未相忘，以此为念。”乃分袂而去。夫人敕送郑

郎，乃前青骢，被（被原作故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带甚精。郑乘马出门，倏忽复至其家，奴遂云：“家中失已一年矣。”视其所赠，皆真物也。其家语云：“郎君出行后，其马自归，不见有人送来。”郑始寻其故处，唯见大坟，旁有小塚，莹前列树，皆已枯矣。而前所见，悉华茂成阴。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。郑尤异之，自度三年之期，必当死矣。后至期，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。郑曰：“生死固有定命，苟得乐处，吾得何忧？”乃悉分判家事，预为终期，明日乃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荥阳郑德懋，曾经独自骑马，遇到一个婢女，容貌非常漂亮。婢女来到马前拜见说：“崔夫人奉迎郑郎。”郑郎惊讶地说：“从来不认识崔夫人，我又没结婚，什么缘故迎我？”婢女说：“夫人的小女儿很有姿色，况且都是清门令族，许配给你是很合适的。”郑郎知道她不是人，想要拒绝她，立即有穿黄衣服的十多个男仆到来，说：“夫人催郑郎进去。”上前就拉着他的马，跑得很快，耳边只听到风响。不久到一个地方，高墙高门，外面都栽植一排排的楸桐。郑郎站在门外，婢女先说话。不一会儿，命令领郑郎进去。经过几道门，馆楼很壮观。夫人穿着梅绿罗裙。年龄约四十左右，姿容可爱。站在东阶下，侍女八九个，都穿着鲜艳整齐。郑郎再次拜见，夫人说：“别怪我委屈你，因为郑郎出身名门望族才貌双全，愿意託付联姻为好。小女不能主动，希望您能对她表示爱意。”郑郎被她逼迫，不知道怎样答对，只好如此而已。夫人就在厅堂上让人领郑郎从西阶上来。堂上全都是花毯铺地，左右的人布置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，

门上垂有竹帘，银钩珠络，长筵列饌，都极其丰盛清洁。夫人就让郑郎坐下，夫人善于清谈，叙说布置的情况，世人难以相比。吃罢命令上酒，用银器盛着约三斗多，琥珀色，用镂杯斟酒。侍女行酒，味道非常甜香。到晚上，一个婢女上前说：“女郎已妆扮完了。”就让人带领郑郎来到外面的厅里，用百味香水沐浴。左右的人送来衣帽鞋珮，十个漂亮的婢女扶着他进花堂，尽情戏谑，从厅堂到门，走到花烛跟前，就请郑郎进入帐内。那女子年龄十四五岁，容貌非常漂亮，前所未见，穿着艳丽，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郑郎于是非常高兴，而后就拜完婚礼。第二天，夫人让女子与郑郎到东堂。堂中放着红罗帷帐，被褥、坐垫、席子，都极其精美。女子善弹箜篌，曲词新颖特别。郑郎问她，迎婚前我骑来的马，现在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现在已经返回去了。”这样度过了一百多天。郑郎虽然情爱很深，可心里却稍有怀疑，于是对女子说：“能够和你一起回去吗？”女子悲哀地说：“有幸托身投合在一起，能陪伴侍奉你，阴曹与世间本来是相隔的，不合你的心愿该怎么办？”于是声泪俱下。郑郎觉察到她的怪异，就告诉夫人说：“家里丢失了我，很有疑心，感觉奇怪，请求让我归还吧。”夫人说：“刚才蒙你看重，非常感激钦慕。然而阴间有特殊的道路，理当暂时分离，分离的时候，能不悲痛吗？”郑郎也流泪了，就安排盛大宴会，与女子告别说：“三年后，必当迎接你。”郑郎就拜谢告别。妇人出门，挥泪握着郑郎的手说：“虽然有后会的日子，还须延续年月，欢聚的日子还是太少了，分离的日子痛苦漫长，望你努力爱惜自己吧。”郑郎也很悲悽，妇人用贴身的红衬衫和一双金钗赠给郑郎作别，说：“你不要忘记我，用这些作为纪念。”于是分袖而去。夫人命

人送郑郎，郑郎就上前骑上青骢马，马的披带很精美。郑郎骑马出门，很快又到了自己的家。奴仆就说：“家里丢你已有一年了。”看他带回的东西都是真的，他家人告诉他说：“郎君出门后，你的马自己回来了，未见有人送来。”郑郎开始寻找他的住过的地方，只看见一座大坟墓，旁边有座小坟墓，坟前有一排树，都已经枯死了。可是以前所看见的，都是茂密成荫的树林，他附近的人告诉说这是崔夫人和他的孩子的坟墓。郑郎尤其奇怪，自己过了三年的期限，一定该死了。后来到了日期，果然看见从前所使的婢女骑马来迎接他。郑郎说：“生死本来自有定命，只要能够安乐，我又有何忧虑？”就全都吩咐了家事，预感到终期已到，第二天就死了。

朱 敖

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。天宝初，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，使骑招敖。乘马便骋，从者在后，稍行至少姨庙下，时盛暑，见绿袍女子，年十五六，姿色甚丽。敖意是人家臧获，亦讶其暑月挟纁。驰马问之，女子笑而不言，走入庙中。敖亦下马，不见有人。遂壁上观画，见绿袍女子，乃途中睹者也，叹息久之。至寺具说其事，舒等尤所叹异。尔夕既寐，梦女子至，把被欣悦，精气越洩，累夕如此。嵩岳道士吴筠书一符辟之，不可。又吴以道术制之，亦不可。他日，宿程道士房。程于法清净，神乃不至。敖后于河南府应举，与渭南令陈察微往诣道

士程谷神。为设薯药，不托莲花，（托莲花明钞本作施葷饌。）鲜胡麻饌。留连笑语，日暮方回。去少室五里所，忽嵩黑云腾踊，中掣火电。须臾晦昧，骤雨如泻。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枌林下，旁抵巨壑。久之，有异光，与日月殊状。忽于光中遍是松林，见天女数人，持一舞筵，周竟数里，施为松林上。有天女数十人，状如天仙，对舞筵上。兼有诸神若（神若原作若异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观世音。终其两舞，如半日许。曲终，有数人状如俳優，卷筵回去，便天地昧黑，复不见人。敖等夤缘夜半，方至舍耳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杭州别驾朱敖过去隐居在河南的少室山。天宝初年。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，派骑兵招敖来。朱敖便骑马驰骋而去，跟从的人在后面。刚走到少姨庙下，当时是盛夏，看见一个穿绿袍的女子，年龄十五六岁，容貌特别漂亮，朱敖料想是别人家的奴婢，也惊讶她暑天还穿着棉衣，就骑马上前问她，女子笑着却不说话。走进庙中，朱敖也下马，没看见有人，就欣赏壁画。看见绿袍女子，就是道上遇到的那个，叹息很久，到了寺庙，把刚才的事都说了。李舒等人尤其惊叹诧异。那天晚上已经睡了，梦见女子来到。他就抓着被子非常兴奋。精气越来越溢失，几天晚上都是这样。嵩岳道士吴筠给他写了一张符篆避邪，不行；吴筠又用道术控制，也不行。有一天，朱敖借宿在程道士房里，程对道术虔诚，神竟然没到。朱敖后来在河南府应举，与谓南县令陈察微到道士程谷神那儿去，程道士给他们配了薯药，不托莲花，鲜胡麻饌，留连笑语，日落才回去。离开少

室山五里左右，忽然嵩岳黑云腾涌，空中雷电闪闪，不久暗淡无光，骤雨如泻。朱敖微察随从的人趴在柞树林中，旁边邻着深沟。过了很久，有一种奇异的光，与日月特别象，忽然在光中内现出遍是松林的景象，看见几个天女，拿着一张舞席，方圆竟达数里，散放在松林上。有几十个天女，状如天仙，对舞在席上，同时有各种神象观世音，始终伴着那两个人舞蹈，好象半天左右，曲子结束，有几个人形态象歌舞艺人，卷起舞席回去，天地随之昏暗，又不见人。朱敖等人攀附向上到半夜，才到房舍。

裴 虬

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，即宋散骑戴颙宅也。天宝末，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，暴亡，久之方悟。说云：“初一人来云：‘戴君见召。’虬问戴为谁，人曰：‘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？’虬曰：‘知之。’曰：‘今呼君者，即是人也。’虬至见颙，颙求以己女妻虬，云：‘先以结婚，不当再娶。’颙曰：‘人神殊道，何若也？’虬言‘已适有禄位，不合为君女婿。’久之，言相往来。颙笑虬不可屈，乃释之，遂活也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苏州山人陆去奢房子，就是宋散骑戴颙的房子。天宝末年，河东裴虬常旅居此亭，突然死去，很久才醒悟过来，说：“刚

才一个人来说：‘戴君要召见。’我问戴君是谁，那人说：‘你知道宋散骑常侍戴颙吗？’我说：‘知道。’那人说：‘现在招呼你的就是这个人。’我到那看见戴颙。戴颙请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。我说：‘我已经结婚，不能再娶。’戴颙说：‘人与神道德不同，何必苦自己？’我说‘已经有适宜的禄位，不该做您的女婿。’这样言语问答了很久。戴颙明白我不能屈从，就放了我，于是我就活了。”

赵 佐

赵佐者，天宝末辅国子四门生。常寝疾，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，别有府署。吏引入，始见一人如王者。佐前拜谒，王谓佐曰：“君识我否？”佐辞不识。王曰：“君闻秦始皇乎？我即是也。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，每奏妓乐，备极奢侈，诚美王也。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。”因访问人间事甚众。又问佐曰：“人间不久大乱，宜自谋免难，无久住京城也。”言讫。使人送还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赵佐，天宝末年教国子监的四个学生，常常卧病，恍惚有两个穿黄衣服的小吏拘捕他走到温泉宫观风楼西面。旁边另有个官府，小吏领他进去，才看见一个人象皇帝一样。赵佐上前拜见，皇帝对赵佐说：“你认识我不？”赵佐说不认识，那人

说：“你听说过秦始皇吗？我就是。君主在我家旁边建造诸宫殿，每次弹奏妓乐，极尽奢侈，实在是美王。所以我也象这样建筑楼阁来观赏舞乐。问了许多人间的事之后，又告诉赵佐：“人世间不久要大乱，应该自己设法免除灾难，不要长久住在京城。”说完，派人送还他回去。

岐州佐史

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，停兴道里。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：“王令追己。”佐史知其鬼，因问：君在地下，并何职掌？”云：“是捉事。”佐史谓曰：“幸与诸君臭味颇同，能相救否？事了，当奉万张纸钱。”王人许诺：“期后五日，若不复来者，即是事了。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。”至五日不来，吏乃烧钱毕，因移居崇仁里。后京中事了，西还岐州，至杏树店，复逢二人，问：“何所来？”顷于旧处相访不是，所处分事已得免，劳致钱贱地，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。非大期至，更无疾病耳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岐州佐史曾经因事到京城，停留在兴道里，忽然看见两个人和一个无头人来说：“闫王命令追捕你。”佐史知道他们是鬼，就问他们在阴间一起做什么官。回答说：“是捉事。”佐史对他们说：“有幸和你们做同样的事，能救救我吗？事后，必当送给你们万张纸钱。”那二人答应了，约定五天后，如果不再来，

就是事成了,那纸钱可送到天门街烧掉。到了第五天没来,佐史就烧完纸钱,于是移居到崇仁里。后来京中事了,向西归还到岐州,到了杏树店,佐史又碰见那两个人,问他们从哪儿来。他们说刚才在老地方访问你们没遇到,所处罚的事已经免除,烦劳送钱到阴间,请求给以长寿优待的书简已写完,不是死期到临,再不会有疾病了。

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
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
梁守威

浚仪王氏

浚仪王氏，士人也。其母葬，女婿裴郎饮酒醉，入冢卧棺后，家人不知，遂掩圹。后经数日不见裴郎，家诬为王氏所杀，遂相讼。王氏实无此，举家思虑。葬日恐在圹中，遂开圹得之，气息奄奄，以粥灌之，数日平复。说云，初葬之夕，酒向醒，无由得出。举目窃视，见人无数，文柏为堂，宅宇甚丽。王氏先亡长幼皆集，众鬼见裴郎甚惊，其间一鬼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妻母云：“小女幼稚仰此，奈何欲杀？”苦争得免。既见长筵美饌，歌乐欢洽。俄闻云：“唤裴郎。”某惧不敢起。又闻群婢连臂踏歌，词曰：

“柏堂新成乐未央，回来回去绕裴郎。”有一婢名秣华，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，痛不可忍，遂起遍拜，诸鬼等频命裴郎歌舞。饥请食，妻母云：“鬼食不堪。”命取瓶中食与之，如此数夜。奴婢皆是明器，不复有本形象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浚仪王氏，是个读书人。他母亲下葬的时候，女婿裴郎喝醉了，进入坟墓躺在棺材后面，家里人不知道，就掩埋了坟墓。过了几天，不见裴郎。裴家诬告被王氏杀了，就打起官司。王氏实在没干这事。全家思索。下葬那天，裴郎可能在墓穴里。就打开坟墓找到裴郎。裴郎气息奄奄，用粥喂养他，几天后康复。他说刚埋上那晚，酒就醒了，没办法出来，抬起眼睛偷偷一看，见人无数。精心修饰的柏木殿堂，屋子都非常美丽。王家先死之人，老幼都聚集在一起。众鬼看见裴郎，非常吃惊。其中一个鬼说：“怎么不杀了他？”丈母娘说：“小女还小，要仰仗他，怎么能杀了他呢？”苦苦相争，得免一死。裴郎看见了隆重的筵席，美酒佳肴，歌舞欢乐，十分融洽。一会又听到有人招呼裴郎，他害怕不敢起身，又看见群婢连臂跳踏歌舞。歌词是：“柏堂新成乐未央，回来回去绕裴郎。”有一婢女名叫秣华，用纸烛烧他鼻子成了疮，痛不可忍，就起身一一揖拜。群鬼频频让裴郎歌舞。裴郎饿了，想吃东西。丈母娘说：“鬼的食物不能吃。”叫人拿瓶中的食物给裴郎，这样过了几天，奴婢们其实都是纸木所扎的随葬品，但现在已经不是本来形象了。

章仇兼琼

唐天宝中，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，数载入朝。蜀川有张夜叉者，状如狂人，而言事多中。兼琼将行，呼而问之，夜叉云：“大使若住蜀，有无涯之寿。若必入朝，不见其吉。”兼琼初甚惶惧，久之曰：“安有是耶？”遂行。至汉州，入驿，堕马身死，独心上微煖。彭州刺史李先，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。洛阳去汉州五十里，奉命便行。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，忽然颠倒而卒。后兼琼乃苏，云地下所由，以马尉见。马氏亦死，便至其家，家人惊异，云：“适尔奉命，还何处也？”不言，视天太息。其妻再问：“宾从何在？又不把笏，何也？”马殊不言。遽挥使去，因流涕言：“已代章仇大使死。适于地下苦论，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？自念到官日浅，远客孤弱，故还取别。”举言悲号，又谓其妻曰：“无苦，我代其死，彼亦当有深恤。无忧不得还乡。但便尔仓卒，死生永隔，以此为恨耳！”言讫不见。子等初犹恍然疑之，寻见床舁尸还。兼琼翌日还成都，赙马氏钱五百万，敕敕彭州赙五百万，兼还四年秩禄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天宝年中，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。几年后入朝。蜀川有个叫张夜叉的，形状象狂人，所言多中。兼琼将要起程，召来他卜问。夜叉说：“大人若住在蜀地，有无边的福寿。若一定入

朝,不见吉祥。”兼琼开始很害怕,时间长了就说:“怎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呢?”就出发了。到了汉州进入驿站,从马上掉下来死了,只是心口还有一点热气。彭州李刺史,让洛阳县尉马某送去药酒,兼管喂药和生活起居。洛阳离汉州五十里,马某接到命令就走。到了汉州驿站兼琼的房前,忽然倒地死了。后来,兼琼苏醒过来,述说了阴间的经历,因为马某才得免一死。马某已经死了,就回到他家。家人很惊奇。说刚才奉命而行,为什么回来了?马某不说话,仰天长叹。他妻子又问:“随从在哪儿?又不拿着笏版,为什么?”马某还是不说话,就挥手让他走。马某流着眼泪说,“我已经代替章仇节度使死了,刚才在阴间苦争了一番,我这一切经历,也都是为了章仇大使,没有什么办法啊!自己想到做官时间短,孤苦力弱,所以回来告别。”说完悲痛哭号。又对他妻子说:“不要愁苦。我代他死,他也能有丰厚的抚恤,不必忧虑不能还乡。我突然地死了。死人和活着的永远隔阂,这是遗憾的事。”话完不见。孩子们开始还恍然惊疑,过了一会就看见尸体始回来。兼琼第二天返回成都。给马家治丧费五百万,又下文让彭州给五百万。并且代给四年的俸禄。

李林甫

唐李林甫为相既久,自以为阴祸且多,天下颇怨望,有鬼灾,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。后得一术士曰:“相国豪贵久矣,积

怨者亦多矣。为祸之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虽然，庶可免者，朝夕之祸也。”林甫曰：“若之何？”术士曰：“可于长安市，求一善射者以备之。”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。自云尝厕军伍间，以善射称，近为病，他无所知。林甫即资其衣食，月计以给。后一夕，林甫会宴于庭，燕赵翼侍。度曲未终，忽然中绝。善射者异而听之，无闻矣。乃默筹曰：“夜未阑，忽如是，非有他耶？抑术士之言耶？”乃执弓矢，踰垣以入伺之。忽见垣之南，有一物堕而下，又一人逾来，善射者一发中之，乃惊去。因至林甫长乐之地，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噤其喉，屹而不得翻其袖，寂寂然若木偶状者。因视垣南堕下之物，即一囊而结者。解其中，有数百签，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。于是以名呼，一一而应。遂宴饮如初。其明日，术士来，且贺：“以赖此人，不然几为所祸。乃负冤而死者也。明公久专机要，积戾万状。自兹十稔，乃非吾之所知。”其后林甫籍没，果期十年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朝李林甫当宰相已经很久了，自己知道坏事太多，天下怨声载道，必有灾祸，就想找一个术士祈祷免除。后来找到一个术士。术士说：“相国身为豪贵这么久了，积怨的人很多，这是灾祸的原因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。虽然这样，也可以免除朝夕的灾祸。”李林甫说：“怎么办？”术士说：“可在长安城里找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准备着。”李林甫就从西市招募来一个。他说曾经当过兵，以善射著称。最近因为其他原因无所适从。李林甫就资助他吃穿，按月付给。后来有天晚上，李天甫在庭院宴请宾客，燕人赵翼做侍卫。一曲未了，忽然中途停止。善射

的人感觉异常就静听动静。没有人来，暗思道：“没到晚上，忽然这样，莫非有事？果然照术士说的那样吗？”就拿着弓箭，跳墙进来等待。忽然看见墙的南边有一个东西掉下来，又有一个人走来。善射的人一箭射中了他。他就惊慌地逃走了。善射的人回到李林甫玩乐的地方，见唱歌跳舞的都闭着嘴不能出声，站立着不能动弹，无声无息，象木偶似的。看南墙掉下来的东西，是个口袋，系的地方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有几百个竹签，都是李林甫和家僮的姓名。于是，他就按名呼叫，一一答应，就继续宴饮如初。第二天，术士来贺。说：“全仗善射的人，不然，几乎造成灾祸。自己含冤而死。明公长期主管机要大事，积累的罪过上万，此后十年，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。”后来李林甫死的时候，果然相隔十年。

陈希烈

陈希烈为相，家有鬼焉。或咏诗，或歌呼，声甚微细激切，而历历可听。家人问之曰：“汝何人而在此？”鬼曰：“吾此中戏游，游毕当去。”或索衣服，或求饮食，得之即去，不得即骂。如此数朝，后忽谈经史，鬼甚博览。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命与鬼谈，谓履济曰：“吾因行，固于此戏，闻君特谕，今日豁然。有事当去，君好住。”因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陈希烈是宰相。家里有鬼，有时吟诗，有时唱歌。声音非常细微、激切，但却清楚。家人问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在这里？”鬼说：“我在这里游玩，玩完就走。”有时索要衣服，有时索要饮食，得到就走，得不到就骂。如此几天。后来鬼忽然谈起经史，知识非常渊博。家人召出陈希烈的侄婿司直季履济，让他和鬼谈。鬼对履济说：“我因为出来行走到这儿游戏。听到您的教诲，今天豁然明白。有事该离开了，您保重。”就离开了。

杨国忠

唐天宝中，杨国忠，权势薰灼，朝廷无比。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，阍人拒之，妇人大叫曰：“我有大事，要见杨公，尔何阻我！若不见我，当令火发。尽焚杨公之宅！”阍人惧，告国忠。国忠见之，妇人谓国忠曰：“公为相国，何不知否泰之道？耻公位极人臣，又联国戚，名动区宇，亦已久矣。奢纵不节，德义不修，而壅塞贤路，谄媚君上，又亦久矣。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，不以社稷为意，贤与愚不能别。但纳贿于门者，爵而禄之。大才大德之士，伏于林泉，曾不一顾。以恩付兵柄，以爱使牧民。噫！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！”国忠大怒，问妇人曰：“自何来？何造次触犯宰相，不惧死罪也？”妇人曰：“公自不知死罪，翻以我为死罪。”国忠怒，命左右斩之。妇人忽不见。国忠惊未已，又复立于前。国忠乃问曰：“是何妖耶？”妇人曰：“我实

惜高祖太宗之社稷，被一匹夫倾覆。公不解为宰相，虽处佐辅之位，而无佐辅之功。公一死小事耳，可痛者，国朝自此弱。何不保其宗庙，胡怒之耶？我来白于公，胡多事也？今我却退，胡有功也？公胡死耶？民胡哭也？”言讫，笑而出，令人逐之，不见。后至禄山起兵，方悟“胡”字。

唐天宝年中，杨国忠权势薰天，朝中没人和他相比。有个妇人到杨宅请见杨国忠。门人拦住她。妇人大叫说：“我有大事，要见杨公。你为什么阻拦我，若阻拦我，就让起大火，烧掉杨公的住宅。”门人害怕，告诉了国忠。杨国忠会见了她。妇人对杨国忠说：“你是相国，不知否泰之道吗？你位极人臣，又联上了皇亲国戚。名震宇内，已经很久了；奢侈放纵不加节制，道德仁义不加修养，而堵塞纳贤的道路，谄媚皇上，也已经很久了。一点不能效仿前朝房、杜的踪迹，不以国家大事为重，贤和愚不能区别，只从门中收受贿赂，封官进爵。有才德的人被杀害在林泉，曾经不止一次。因为有恩惠就交给兵权，因为喜爱就让他役使百姓。噫！想要国家安定，想要保住你的家族。一定不能这样了！”杨国忠大怒，问妇人说：“你从哪儿来？为什么冒犯宰相？不怕死罪吗？”妇人说：“你自己不知死，反过来判我死罪。”国忠怒，命令卫兵杀她，妇人忽然不见了。国忠惊讶未已，妇人又站在他面前。国忠问道：“你是何方妖怪？”妇人说：“我实在珍惜高祖、太宗的江山，被一个匹夫葬送。你不懂怎样当宰相，虽然处在辅佐的位子上，却没有辅佐的功劳。你死是小事，可悲的是，国朝从此衰弱，几乎不能保住宗庙。胡讨厌

你。我来告诉你胡要闹事了。现在我退回去，是胡的功劳。你因胡而死，老百姓也因胡而哭。”说完笑着走了。杨国忠让人追她，没见着。后来安禄山起兵，才知道“胡”字的意思。

李叔霁

唐天宝末，禄山作乱。赵郡李叔霁，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，妻与二子死于路，叔霁游荆楚。久之，禄山既据东京。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，尚住城中，辛苦甚至。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，遥见犊走甚急，有紫衣人骑马在后。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，问：“识我否？”婢惊喜曰：“李郎何往？娘子乃尔独行。”妻乃悲泣云：“行至襄阳，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。我缘饥馁，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。”遂与洛女见姑。哭毕，问：“姊弟何在？”“姑言近在外。”曰：“此行忽速，不可复待。”留停半日许，时民饥，姑乃设食，粗粝无味。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，呼其夫与姑餐。餐毕便发。临别之际，谓曰：“此间辛苦，亦合少物相留，为囊赍已前行。今车中唯有一疋半绢，且留充衣服。深以少为恨也。”乾元中，肃宗克复二京，其姑与子同下扬州。月余，叔霁亦至，相见悲泣，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歿故，兼小儿女相次夭逝。言讫又悲泣。姑初惭忤，为其侄女为贼所掠。及见叔霁情至，因说其事。云所著裙，即此留绢也。叔霁咨嗟而已。吴郡朱敖，尝于陈留赋中识一军将，自言索得李霁妇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天宝末年，安禄山作乱。赵郡人李叔霁和他的妻子从武关南逃襄阳。妻子和二儿子死于途中，叔霁长期游历在荆楚一带。安禄山已经占据了东京洛阳。妻子的姑姑寡居在家不能逃难，还住在城里，非常辛苦，让婢女出城砍柴。婢女远远地看见一个牛犊走得很快。有个穿紫衣服的人骑马跟在后面。车中有个妇人连声招呼她。等婢女走近了，她问婢女：“认识我吗？”婢女惊喜地说：“李郎去哪儿了？娘子怎么独行？”妻子就悲痛地哭着说：“走到襄阳，叔霁和二儿子都死在贼兵手里。我因为饥饿，就带着孩子嫁给了车后面的人。”就和婢女一起去见姑姑。哭完问道：“兄弟姐妹们在哪儿？”姑姑说：“最近他们在外边。这次出来急，不能过多停留。”待了半天，妻子饿了。姑姑就准备了饭。粗米饭没有味道。妻子就从车中拿出稻米饭及其它好吃的东西。招呼她丈夫和姑姑来吃。吃完就走了。分别之际，对姑姑说：“这地方太辛苦。我只能以一点东西相赠。因为行李盘缠走在前面。现在车中只有一疋半绢，先留下来做点衣服。太少了，非常遗憾。”乾元年中，肃宗收复二京。她姑姑和儿子一起去扬州。一个月后，叔霁也来了。见面都很伤心。惋惜他妻子在途中因生产而死。小儿女也相继夭亡。说完又哭了。姑姑开始因侄女被贼兵掳掠失去贞节而惭愧，等见到叔霁情真意切，就说了那件事。说身上穿的裙子就是她留下的绢做的。叔霁叹息不已。吴郡人朱敖，曾在陈留城的贼兵中认识一个军将。他自己说过抢到了李叔霁的妻子的话。

新繁县令

新繁县令妻亡，命女工作凶服。中有妇人，婉丽殊绝，县命悦而留之，甚见宠爱。后数月，一旦惨悴，言辞顿咽。令怪而问之，曰：“本夫将至，身方远适，所以悲耳。”令曰：“我在此谁如我何？第自饮食，无苦也。”后数日求去，止之不可，留银酒杯一枚为别。谓令曰：“幸甚相思，以此为念。”命赠罗十疋。去后恒思之，持银杯不舍手，每至公衙，即放案上。县尉已罢职还乡里，其妻神枢尚在新繁，故远来移转。投刺谒命，令待甚厚。尉见银杯，数窃视之。令问其故，对云：“此是亡妻棺中物，不知何得至此？”令叹良久，因具言始末，兼论妇人形状音旨，及留杯赠罗之事。尉愤怒终日，后方开棺，见妇人抱罗而卧，尉怒甚，积薪焚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新繁县令的妻子死了，让女工做丧服。有个妇人，相貌极其美丽。县令喜欢就留下她。她很被宠爱。几个月之后，一天早晨，她脸色凄惨、悲伤、言语哽咽。县令感到奇怪就问她，她说：“我丈夫要来了。我将要远行，所以悲痛。”县令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谁奈我何。只管吃饭，不必苦恼。”过了几天，妇人请求离开。县令阻止不了，她留下一枚银酒杯作告别礼物，对县令说：“承蒙您很想念我，把这个当做纪念吧！”县命赠给她锦罗十

疋。她离开后。县令总是想念她，拿着银杯不离手。每到公衙，就放在桌案上。有个县尉已经停职回了家乡。他妻子的灵柩，还在新繁，所以远来移灵。投书拜见县令。县令待他非常热情。县尉看见银杯，几次偷偷地观看。县令问他原由。回答说：“这是我死去的妻子棺材中的东西。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这里？”县令叹息良久，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前后的事情，还描述了妇人的音容笑貌及留杯赠罗的事。县尉生了一天气。后来打开棺材，看见妇人怀抱锦罗躺着。县尉非常愤怒，堆些柴草烧掉了棺材。

姚肖品

姚肖品者，杭州钱塘人。其家会客，因在酒座死，经食顷乃活。云初见一人来唤，意是县家所由。出门看之，便被捉出。至北郭门，有数吏在船中。捉者令品牵船，品云：“忝是绪余，未尝引挽。”遂被捶击，辞不获已。力为牵之，至驿亭桥，已八九里所，鬼不复防御。因尔绝走得脱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姚肖品是杭州钱塘人。家里宴请客人，他就在座位上死了。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活过来。说开始有人来招呼他，好象是县衙的差人。出门一看，就被促去。到了北郭门，有几个衙役在船中。抓他的人让他拉纤。姚肖品说：“我是世家子弟，不

曾拉过纤。”就被捶打。坚辞不能脱身，就拼力为他们拉船。到了驿亭桥，走了大约八、九里路，鬼不加防备，他就快跑得以脱身。

梁守威

唐肃宗时，安史之党方乱。邢州正在贼境，刺史颇有安时之志。长安梁守威者，以文武才辨自负，自长安潜行，因往邢州，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，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，呵问守威曰：“是何人？”守威曰：“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，命立功报君。”少年曰：“我亦游说之士也。”守威喜而揖，共坐草中，论以世乱。少年曰：“君见邢牧，何辞以说？”守威曰：“方令天子承祧，上皇又存，佐国大臣，足得戮力同心，以尽灭丑类。故不假多辞，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，可谓乘势因时也。”少年曰：“君如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今太子传位，上皇犹在。君以为天下有主耶？有归耶？然太子至灵武，六军大臣推戴，欲以为天下主。其如自立不孝也，徒欲使天下怒，又焉得为天下主也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，而征兵四海，力剪群盗，收复京城，唯抚而辑之，爵赏军功，亦行后而闻之，则不期而大定也。今日之大事已失，卒不可平天下。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，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。欲安天下，宁群盗，必待仁主得位。君无说邢牧，我若可说，早已说之。”守威知少年有才略，因长叹曰：“我何之？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，我今遇天下乱而忧。”少年

乃命行，诣一大林，乃达曙，至林下。见百余人，皆擐甲执兵，乃少年之从者。少年索酒饌，同欢话而别。谓守威曰：“我授君之一言，君当听之。但回长安，必可取爵禄也。太子新授位，自贱而贵者多矣。关内乱之极也，人皆思治愿安，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，因依而进。何虑不自立功耶？”守威拜谢而回，才行十步已来，顾之不见。乃却诣林下访之，惟见坏墓甚多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唐肃宗时，安史结伙作乱。邢州正处在贼兵控制境内。州牧大有安于现状的心情。长安人梁守威，自负文武才辨过人，从长安偷偷出来去邢州，想游说州牧。到了邢州的西南部，这天晚上在路旁古墓间休息。忽然有个少年手提宝剑也来到这里，斥问守威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守威说：“我是游说之士，想去邢州游说州牧，让他立功报答皇上。”少年说：“我也是游说之士。”守威高兴地向他行礼。俩人一起坐在草中，谈论当世的乱事。少年说：“你见到州牧，用什么话来说服他呢？”守威说：“现今天子登基，太上皇还在。凡辅佐国家的大臣，完全应该戮力同心来消灭丑类。所以无须多说，邢州牧就能马上听从我的劝告，可以说是因势利导啊！”少年说：“您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现在太子登基，太上皇还在。您以为天下有主了吗？有归宿了吗？但太子登基灵武，六军和大臣都拥戴他，想把他当成天下之主。这如同自己树立了不孝的名声。只能激起天下的愤怒，又怎么成为天下之主呢？假如太子只尊奉太上皇，四海出兵，拚力剪除群匪，收复京城，安抚贼兵，犒赏军功人员。实施之后，

天下知晓,这样不久天下就安定了,现在大势已去。终不能平定天下了。我不曾听说谁身负不孝之名,却想杀不忠之辈。这样想安定天下,平息群盗。一定要等到仁主继位。你不必游说邢州牧,我若能说,早已经说服他了。”守威知道少年有雄才大略,就长叹一声,说:“我去哪儿呢?昔日刘琨听说天下大乱而高兴,我现在遇到天下大乱而忧虑。”少年请他到树林。到天亮时才走到林中。看见了一百多人,都身披战甲,手执兵器,是少年的随从。少年要来酒菜,和守威话别。对守威说:“我赠您一句话,您应该听从:回长安去,一定能得到官做。太子刚继位,从贫贱升到权贵的人多了。国内很乱,人们都希望得以治理,得到安宁,你只以整治平定天下的道理告诫国内诸侯,循序渐进,你何愁不能立功呢?”守威辞谢而返。才走十几步,回头一看不见了。就到刚才去的林中找他,只见很多毁坏的坟墓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

常 夷 张守一 郑 望 宇文覲
李 莹 裴 晔 李 氏

常 夷

唐建康常夷，字叔通，博览经典，雅有文艺。性耿正清直，以世业自尚。家近清溪，常昼日独坐。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：“朱秀才相闻。”夷未尝识也，甚怪之。始发其书，云：“吴郡秀才朱均，白常高士。”书中悉非生人语，大抵“家近在西岗，幸为善邻，思奉颜色。”末有一诗云：“具陈（明抄本“云”下空七字，疑原有五言二句，脱去八字）平生游城郭，殂没委荒榛。自我辞人世，不知秋与春，牛羊久来牧，松柏几成薪。分绝车马好，甘随狐兔群。何处清风至，君子幸为邻。烈烈盛名德，依依伫良宾。千年何旦暮，一室动人神。乔木如在望，通衢良易遵。高门倘无隔，向与折龙津。”其纸墨皆故弊。常夷以感契殊深，

叹异久之，乃为答书，殷勤切至。仍直克期，请与相见。既去，令随视之，至舍西一里许，入古坟中。至期，夷为具酒果。须臾，闻扣门，见前小儿云：“朱秀才来谒。”夷束带出迎。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，可年五十许，风度闲和。雅有清致。与相劳苦，秀才曰：“仆梁朝时，本州举秀才高第。属四方多难，遂无宦情，屏居求志。陈永定末终此地，久处泉壤，常钦风味，幽明路绝，遂废将迎。幸因良会，大君子不见嫌弃，得申郁积，何乐如之。”夷答曰：“仆以暗劣，不意冥灵所在咫尺，久阙承稟，幸蒙殊顾，欣感实多。”因就坐噉果饮酒，问其梁陈间事，历历分明。自云朱异从子。说异事武帝，恩幸无匹。帝有织成金缕屏风，珊瑚钿、玉柄麈尾，林邑所献七宝澡瓶、沉香镂枕，皆帝所秘惜。常于承云殿讲竟，悉将以赐异。昭明太子薨时，有白雾四塞。葬时玄鹄四双，翔绕陵上，徘徊悲鸣，葬毕乃去。元帝一目失明，深忌讳之。为湘东镇荆州，王尝使博士讲《论语》。至于见瞽者必变色，语不为隐，帝太怒，乃鸩杀之。又尝破北虏，手斩一裨将。于谨破江陵，帝见害，时行刀者乃其子也。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，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，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，就门拜贺，宋梁以来命妇未有其荣。庾肩吾少事陶先生，颇多艺术。尝盛夏会客，向空大嘘气，尽成雪，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。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，少刹柱木未至，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，正与诸柱相符。帝性至孝，居丁贵嫔柩，涕泣不绝，卧痛溃烂，面尽生疮。侯景陷台城，城中水米隔绝，武帝既敕进粥，官中无米，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，食尽遂绝，所求不给而崩。景所得梁人，为长枷，悉纳其头，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，虽衣冠贵人，亦无异也。陈武帝既杀王僧辩，天下大雨百余日。又

说陈武微时，家甚贫，为人庸保以自给。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，擒得以担竿击，甚困。即祚后，灭包氏。此皆史所脱遗。事类甚多，不可悉载。后数相来往，谈宴赋诗，才甚清举，甚成密交。夷家有吉凶，皆预报之。后夷病甚，秀才谓曰：“司命追君为长史，吾亦预巡察，此职甚重，尤难其选，冥中贵盛无比。生人会当有死，纵复强延数年，何似居此地。君当勿辞也。”夷遂欣然，不加药疗，数日而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建康人常夷，字叔通。博览经典，高雅善文，性情清正耿直。自我尊尚家业，居家靠近清溪，经常白日里独坐一天。有个穿黄衫的小孩，拿着书信直奔他家，说：“听说过朱秀才吗？”常夷不曾认识，就拆开书信。上面写着：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。信中都不是活人说的话。大致说他家在西冈附近，有幸成为邻居，想见上一面。最后有一首诗写道，“平生游城郭，殂没委荒榛。自我辞人世，不知秋与春。牛羊久来牧，松柏几成薪。分绝车马好，甘随狐兔群。何处清风至，君子幸为邻。烈烈盛名德，依依伫良宾。千年何旦暮，一室动人神。乔木如在望，通衢良易遵。高门尚无隔，向与折龙津。”书信的纸墨都很破旧，常夷感慨颇深、叹异良久，就写封回信，殷勤邀请，约定日期，和他见面。小孩走了，常夷让人跟随，到住宅西约一里路的地方，进入到古墓中。到了约会的时候，常夷为他准备了酒菜水果。一会儿听到敲门声，看见前次来的小孩说：“朱秀才来拜见！”常夷系上腰带出来迎接。秀才戴着角巾，穿着葛布单衣，拖拉着鞋。年纪约五十岁，风度闲和，雅有清致，俩人互相问

候。秀才说：“我在南朝梁时，考中了本州秀才。时值四方多难，我就没有做官的心情，隐居起来保持志气。南陈永定末年死在这里。长期处于黄泉，总是仰慕高士风范，阴府路绝，也就清除了相见的企望，幸亏有了这次很好的机会，您不嫌弃，得以倾诉心中的抑郁。有什么快乐能象这样呢？”常夷说：“我因为愚昧不留意冥灵近在眼前。故很长时间未到府上求见。幸蒙光顾，非常高兴。”就坐下吃水果饮酒。常夷问他陈梁间的事，他历历分明。自称是朱异的侄子。说朱异为武帝做事，受到的恩宠没人和他相比。武帝有织成金缕屏风。珊瑚钗，玉柄麈尾拂尘，林邑所献七宝澡瓶，沉香镂枕。都是武帝珍爱之物。常在承云殿从头到尾讲这些事，这些东西都赐给了朱异；昭明太子死的时候，有白雾四下涌来。下葬时有玄鹄四双，绕着陵墓飞翔，徘徊悲鸣。下葬完毕才飞走；元帝一只眼睛失明，非常忌讳。当湘东镇守荆州的主将时，曾让博士给他讲解《论语》讲到瞎眼人必定变色。博士言语不隐讳。元帝大怒，就毒死了他。又曾在攻破北虏时，亲手杀掉一名副将。于谨攻破江陵，元帝被害时，持刀的人是他儿子；沈约的母亲封为建昌太夫人，当时皇帝让散骑侍郎到其家宣读策书，授与她官印。从仆射何敬容以下几百人登门拜贺。宋梁以后，妇人没有象她这样的荣耀；庾肩吾小时师从陶先生。陶先生很会法术，曾经在盛夏时会宴宾客。向天空大口吹气，气尽成雪。又让各种器物全停留在空中；简文亲下诏在襄阳建造凤林寺庙宇。做柱子的木头没到，差吏在江中得到一根樟木，正好和那些柱子一样，简文帝性情孝顺，在丁贵妃的灵柩前，哭泣不绝。躺下感觉疼痛，身体溃烂，脸上都生了疮；侯景攻陷台城，城中断了水米。武帝同意

喝粥。宫中没米，在寺院中施得四升。吃完就没了，再要不给就死了；侯景捕获梁人，戴上长枷，要全砍下他们脑袋，让军士三次乱箭射之，虽是衣冠贵人，也不能幸免，陈武帝杀了王僧辩，天下起了大雨，一连一百多天；又传说陈武帝小时家里很穷，替别人当雇工生活。常偷长城富豪包氏池塘中的鱼，被抓获后用扁担打他。他当了皇帝后，就灭了包家。这都是史书中遗漏的事。故事很多，不能全都说完。以后多次来往，谈宴赋诗，才华坦露，成了密友。常夷家有吉凶之事，朱秀才都预报给他，后来常夷病得厉害，秀才对他说：“司命任命你为长史，我也是先来巡察，这个职务很重要，人选很困难。阴界中尊贵无比。活着的人都会死的，纵然勉强多活几年，与担当这个职务有什么两样呢？你不应该推辞。”常夷就欣然同意，不用药物治疗，几天就死了。

张守一

乾元有张守一，为大理少卿。性仁恕，以平反折狱，死囚出免者甚多。后当早朝，有白头老人，伛偻策杖，诣马前拜谢。守一问故，请避从者，曰：“非生人，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。幽明卑贱，无以报德。明公倘有助身之求，或能致耳。请受教。”守一曰：“贤子无罪，非我屈法伸恩，不敢当此。忝列九卿，颇得自给，幸无劳苦。”再三慰遣之，鬼曰：“当尔且去，倘有求不致者，幸相念。”遂不见。俄尔有诏赐酺，城中纵观，守一于会中窥见

士人家女，姿色艳绝，相悦之而防闲甚急，计无从出，试呼前鬼：“颇能为我致否？”言讫即至，曰：“此易事耳，然不得多时，才可七日。”曰：“足矣。得非变化相惑耶？”鬼曰：“明公何疑之深，仆以他物代取其身。”遂营寂静之处，设帷帐。有顷，奄然而至。良久寤惊曰：“此何处？”唯守一及鬼在傍，给云：“此是天上天使”因与款昵，情爱甚切。至七日，谓女曰：“天上人间当隔异，欢会尚浅，便尔乖离如何？”因流涕取别。鬼复掩其目送还。守一后私覩女家，云：“家女卒中恶，不识人，七日而醒。”后经十年，又逢此鬼曰：“天曹相召，便当承诀。今奉药一丸，此能点化杂骨，为骨骺刀把之良者。愿公宝之，有急当用。因歔歔而去。”药如鸡卵许大。至武太后时，守一以持法宽平，为酷吏所构。流徙岭表，资用窘竭，乃以药点骨，信然。因取给，药尽遂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乾元年中有个张守一是大理寺少卿。性情仁慈。平反狱中的死囚，死囚获免出狱的人很多。后来张守一想上早朝，有个白发老翁，伛偻身体，拄着拐杖到马前拜谢。守一问原因，他请求回避跟从的人，说：“我不是活人，是明公放出的死囚的父亲。在阴间身份卑微，没有机会报答恩德。明公倘若有求助的事，或许能用到我，请告诉我。”守一说：“贤子无罪，不是我枉法施恩，不敢接受你的谢意。我身为九卿，生活能得到保障，没有什么劳苦。”再三安慰送走他。鬼说：“暂且离开，如果有用到我而我不在的时候，就呼唤我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不久皇上下诏举行酒会，在城里尽情观赏。守一在酒会中，看见一个士人家

的女儿，姿色美丽绝伦。守一喜欢她但防范很严，没有办法，试着招呼以前那个鬼：“能为我把她弄来吗？”说完，鬼就到了。说：“这是容易的事，但时间不能长，只可七天。”守一说：“足矣。须得变化来迷惑她吗？”鬼说：“明公何必顾虑这么多，我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她的身体。”就在寂静的地方建了一个帷帐。一会儿，女子突然来了。老半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只有守一和鬼在旁边，骗她呢：“这是天上的天使，想同你亲近。”情爱非常真切。到了第七天，对女子说：“天上人间相隔不同，在一起的欢乐没有结束，只好强迫你离开了。怎么样？”就流泪告别。鬼又蒙住她的眼睛送回去了。后来守一私自去了女子家。她家人说女儿突然病了，不认识人了，七天才醒过来。后来经过十年，守一又遇到这个鬼。鬼说：“天曹召唤，就该永别，现在送你一丸药。这药能融化各种骨头，是蚀骨的好药。你应该珍惜它，有急事再用。”说完就叹息着走了。药象鸡蛋般大小。到武太后时，守一因执法公平，被酷吏拘禁。流放到岭外。费用没了。生活窘迫。就把药滴在骨头上，果然象鬼说的那样。靠着这药供给所用，药用尽就死了。

郑 望

乾元中，有郑望者，自都入京，夜投野狐泉店宿，未至五六里而昏黑。忽于道侧见人家，试问门者，云是王将军，与其亡父有旧，望甚喜。乃通名参承，将军出，与望相见。叙悲泣，人事

备之，因尔留宿，为设饌饮。中夜酒酣，令呼蘼蔭三娘唱歌送酒。少间，三娘至，容色甚丽，尤工唱《阿鵲监》，及晓别去。将军夫人传语，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。后数月东归，过送所求物。”将军相见欢洽，留宿如初。望问：“何以不见蘼蔭三娘？”将军云：“已随其夫还东京。”以明日辞去，出门不复见宅，但余丘陇。望恍然却回，至野狐泉，问居人，曰：“是王将军塚。塚边伶人至店，其妻暴疾亡，以苇席裹尸，葬将军坟侧。故呼曰‘蘼蔭三娘’云。旬日前，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。”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乾元年中有个叫郑望的人，自东都入京，晚上在野狐泉店投宿。未到五、六里路天就黑了。忽然在道旁看见一户人家，试问守门人。说是王将军家，和他死去的父亲有旧交。郑望非常高兴，就通报姓名参拜。将军出来与郑望相见，详细泣叙人事，就留他住了一宿，为他设置酒菜。半夜喝得兴起，让招呼蘼蔭来唱歌助酒兴。一会儿三娘到了，容貌非常美丽，尤其精于演唱《阿鵲监》。天快亮的时候告别。将军夫人传话说让买锦袴及头髻、花红、朱粉等东西。过了几个月，郑望回来，过来送夫人捐买的東西。将军见了非常高兴。和当初一样留住一宿。郑望问：“怎么不见蘼蔭三娘？”将军说她已经跟随她的丈夫回京城了。第二天郑望告辞，出门后没再看到房子，只剩下荒丘。郑望怅然而归。走到野狐泉，问当地的居民。居民说：“是王将军坟。坟旁边有个唱戏的住在客店，他的妻子暴病而死，苇席裹尸葬在将军坟侧。所以都说她是：‘蘼蔭三娘’。十天前唱戏

的已经迁移她的尸体归葬在长安了。”

宇文覿

韩彻者，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。素与进士宇文覿、辛稷等相善，并随彻至吴山读书，兼许秋赋之给。吴山县令号凶阹，前任多死。令厅有大槐树，覿、稷等意为精魅所凭，私与典正欲彻不在，砍伐去之。期有一日矣，更白彻。彻谓二子曰：“命在于天，责不在树，子等无然。”其谋遂止。后数日，覿、稷行树，得一孔，旁甚润泽，中有青气，上升为云。伺彻还寝，乃命县人掘之。深数尺，得一塚，塚中有棺木而已烂坏，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。遥望西北陬有一物，众谓是怪异，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。初缒，然昼烛一束，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，瓶中有水，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，泻出地上，悉如烟销。彻至，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。佐史偷钱，用小书函，折骨埋之。既至舍，仓卒欲死，家人白彻，彻命巫视之。巫于彻前灵语，云：“己是晋将军契苾鐸，身以战死，受葬于此县。立塚近马坊，恒苦糞秽，欲求迁改。前后累有所白，多遇合死人，遂令冥苦无可上达。今明府恩及幽壤，俸钱市椁，甚惠厚。胥吏酷恶，乃以书函见贮骨发，骨长函短，断我胯胫，不胜楚痛，故复仇之耳。”彻辞谢数四，自陈：“为主不明，令吏人等有此伪欺。当令市椁，以衣被相送。而可小赦其罪，诚幸也。”又灵语云：“寻当释之，然创造此谋，是宇文七及辛四。幽魂佩戴，岂敢忘之？辛候不久自当擢

禄，足光其身。但宇文生命薄无位，虽获一第，终不及禄，且多厄难。无当救其三死，若忽为官，虽我亦不能救。”言毕乃去。佐史见释，方获礼葬。覲家在岐山，久之，鶚忽空中语云：“七郎夫人在庄疾亟，适已往彼营救，令亦小痊。寻有庄人来报，无可惧也。若还，妻可之后，慎无食马肉。”须臾使至，具如所白。覲入门，其妻亦愈。会庄客马驹死，以熟肠及肉馈覲。覲忘其言而食之，遇乾霍乱，闷而气绝者数矣。忽闻鶚言云：“令君勿食马，何故违约？马是前世冤家，我若不在，君无活理；我在，亦无苦也。”遂令左右执笔疏方，药至服之，乃愈。后覲还吴山，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，署置百官，覲有名，被署中书舍人。贼寻被官兵所杀，覲等七十余人，系州狱待旨。鶚复至覲妻所语云：“七郎犯事，我在地中大为求请。然要三千贯钱。”妻辞贫家，实不能办。鶚曰：“地府所用，是人间纸钱。”妻云：“纸钱当力办之。”焚毕，复至狱中谓覲曰：“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，事亦解矣。有刘使君至者，即当得放，饱食无忧也。”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，辞日奏曰：“占污名贤，曾未相见，所由但以为逆所引，悉皆系狱。臣至州日，请一切释免。”上可其奏。晏至州，上毕，悉召狱囚宣出放之。覲既以为贼所署，耻而还家。半岁余，吕崇贲为河东节度，求书记之士。在朝多言覲者，崇贲奏覲左卫兵曹河东书记，敕赐衣一袭，崇贲送绢百疋。敕至，覲甚喜。受敕，衣绿裳西向拜蹈，奴忽倒地。鶚灵语叹息久之，谓覲：“勿令作官，何故受之？此度不能相救矣。”覲云：“令却还之，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已受官毕，何谓复还？千万珍重，不复来矣。”后四日，覲遇疾卒。初女巫见鶚衣冠甚伟，鬓发洞赤，状若今之库莫奚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韩彻这个人，乾元年中任陇州吴山县令。一向与进士宇文觊、辛稷友善。他们一起跟随韩彻到吴山读书。韩彻还付给他们秋天赶考的费用。吴山县令的宅子号称凶衙，前几任都死了。县令宅子的大厅内有棵槐树，宇文觊、辛稷等认为是精魅盘踞的地方，私下与典正商量想趁韩彻不在的时候，砍去这棵槐树。有一天就告诉了韩彻。韩彻对二位先生说：“命在于天，责任不在于树。先生们不必这样。”他们的计划就停止了。几天后，宇文觊、辛稷走到树前看到一个洞，旁边非常湿润，从中冒出青气，上升成了云彩。等韩彻回去休息了，就让吏人挖掘这个洞。几尺深的地方有一个坟，坟中有棺木已经腐烂了。有少许的牙齿和头发，胫骨、胯骨还在。远看西北角有个东西，大家说是鬼怪，就用五千钱雇二人抓获。开始用绳子送下去时那东西象一束烛光。二人背着刀顺着绳索下去看食瓶，瓶中有水，水上有林擒缢夹等物，倒在地上都象烟一样消散。韩彻来了。让佐史盛敛骨头和头发。用新棺材葬在野外。佐史贪污钱财，折断骨头用小书套装起来埋葬了。等回到家，突然快要死了。他家告诉韩彻。韩彻让巫师看看，巫师在韩彻面前“显灵”说：“我是晋代将军契苾钁。因为战斗而死，被葬在此县，坟墓靠近马厩。常常苦于臭粪的污秽，想请求迁坟，前后多次诉说，都遇上该当死亡之人。使我在阴间受的苦无处上达。现在明府恩泽涉及到我，拿钱买棺材恩惠极厚，酷吏可恶，用书套装我的骨头、头发。骨头长，书套短，折断我的胫骨和胯骨，痛楚难忍，所以我报复他。”韩彻拜谢四次，自称为官不明，让吏人有这样欺诈的事，应当派人买棺材，再送些衣被。如能赦免他的罪过，则是非常幸运的。巫师又传灵语说：“马上就放过

他。但促成这件事的，是宇文七和辛四。我虽为幽魂，怎么能忘记呢？辛侯不久就能升官，光照其身。宇文生命薄，虽然进士擢第，最终不能做官。而且多灾多难，我能救他三次死难。假如他做了官，虽然是我也不能救助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佐史被释，就以礼葬之。宇文觐家在岐山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契苾锬在空中对他说：“七郎夫人在庄中病得很厉害。刚才我已经去那里营救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一会儿由庄人来报告，可不必担心，若还家妻子病愈之后，千万不要吃马肉。”一会儿，庄人到了，说的都象契苾锬告诉的一样。宇文觐进了家门，他的妻子病也好了。正赶上庄客的马匹死了，把一些熟肠及马肉送给宇文觐。宇文觐忘了他的话就吃了，染上霍乱，呼吸困难。忽然听到契苾锬的话语：“让你不要吃马肉。为什么违背诺言呢？马是前世冤家。我若不在。你没有活的可能，我在，就没有苦恼了。”就让身边的人拿笔开药方，药服下就好了。后来宇文觐回吴山，碰上岐山土贼另立朝廷。设置百官。宇文觐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贼兵不久被官军击败，宇文觐等七十余人关在州中监狱等候发落。契苾锬又到宇文觐的妻子的住所说：“七郎犯事了。我在地下为他大力求情，但需要三千贯钱。”妻子推辞说贫穷之家，实在不能办到。契苾锬说：“地下所用的是人间的纸钱。”妻子说：“纸钱应该极力办到。”烧完纸钱，契苾锬又到狱中对宇文觐说：“我刚才从夫人那里拿了三千贯钱为你求情，事情也解决了。有个刘使君到来，你就能得以释放，饱食无忧。”不久刘晏传诏到了。刘晏是陇州刺史，他上书言道：“玷污名贤之士，不曾有根据，只是逆贼引诱，全都关押在牢狱。臣到州上的时候，请求一切赦免。”皇上准了他的奏章。刘晏到州上，召来

全部狱中囚犯。宣布释放宇文颢。宇文颢因为被贼兵封官。蒙耻还乡。半年以后,吕崇贲为河东节度使,想找一个担任书记的人。朝中有很多推荐宇文颢的人。吕崇贲上奏宇文颢为左卫兵曹河东书记,皇帝下诏赐衣一袭,崇贲送绢百疋。诏书到了。宇文颢非常高兴,接过官服向西拜谢,忽然倒在地上。契苾鐸叹息良久,说宇文颢不要做官,何必接受官服呢?这次不能救你了。宇文颢说:“现在拒绝回来怎么样?”回答说:“已经做上官了,怎么能说再退回去呢?千万珍重,我不再来了。”过了四天,宇文颢因病而死。开始女巫说契苾鐸衣帽非常高大,鬓发红赤,好象现在的库莫奚。

李 莹

寿昌令赵郡李莹,同堂妹第十三未嫁。至德初,随诸兄南渡,卒,葬于吴之海盐。其亲兄岷庄在济源,有妹寡居,去庄十余里。禄山之乱,不获南出。上元中,忽见妹还,问其由来,云为贼所掠,言对有理,家人不之诘。姊以乱故,恐不相全,仓卒将嫁近庄张氏。积四五年,有子一人,性甚明惠,靡所不了,恒于岷家独鑱一房,来去安堵。岷家田地,多为人所影占,皆公讼收复之。永泰中,国步既清,岷及诸弟,自江东入京参选。事毕还庄,欲至数百里。妹在庄忽谓婢云:“诸兄弟等,数日当至,我须暂住张家。”又过姊别,姊问其故,曰:“频梦云尔。”婢送至中路,遣婢还。行十余步,回顾不复见,婢颇怪之。后二日,张氏

报云已死，姨及外甥等，悲泣适已，而诸兄弟遂至。因发张氏妹丧。岷言：“渠上元中死，殡在海盐，何得至此？恐其鬼魅。”因往张家临视，举被不复见尸。验其衣镜，皆入棺时物。子亦寻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寿昌县令赵郡人李莹的堂妹，排行第十三，没有出嫁。至德初年，和她的哥哥一起南渡，死了葬在吴地的海盐。她亲哥哥岷庄在济源。妹妹寡居在外，离庄子有十几里路，安禄山作乱的时候，她不能南行。上元年中，哥哥忽然看见妹妹回来了，问她从那儿来？她说被贼兵掳掠，言辞答对有根有据，家人不再对她盘问。嫂子以动乱为原因，恐怕不能照顾她，很快将她嫁给了附近村子的张家。过了四、五年，有了一个儿子，性情非常聪明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常在岷家独占一个房间，来去在此休息。岷家田地，很多被别人侵占，都打官司收了回来。永泰年中，国家清靖，岷和各位兄弟从江东入京参加选官，完事返回庄子，还有几百里就要到了。妹妹在庄子忽然对婢女说：“各位兄弟们几天内就会回来，我须暂时住到张家。”又过去与嫂子告别，嫂子问她原因？她说：“总做梦。”婢女送到途中，她让婢女回去。婢女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，她不见了。婢女非常奇怪。二天后，张家来报她已经死了。姐妹和孩子刚刚哭完，各位兄弟就到了，发送妹妹的丧事。岷说她上元年间就死了，葬在海盐怎么能到这里？恐怕是她的鬼魅。就到张家看看。掀开被子不见尸体，验看她的衣物，都是当时入殓时的东西。儿子不久也死了。

裴 臧

河东裴臧，幼好弹箏。时有弹箏师，善为新曲，臧妹欲就学，难其亲受。于是臧就学，转受其妹，遂有能名。久之臧客江湘，卒于南楚。母妹在家，臧忽轻身独还，家惊喜，问其故，云：“囊赍并奴等在后，日暮方至。”欢庆之后，因求箏弹，复令其妹理曲。有所误错，悉皆正之。累正十余曲，因不复见。须臾丧舆乃至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东裴臧，小时爱好弹箏。当时有个弹箏的师傅，善于弹奏新曲。裴臧的妹妹想跟他学，难于亲自教授，于是裴臧就学完再转授给他妹妹。于是才名远扬。过了很长时间，裴臧客居江湘，死在南楚，母亲和妹妹在家。裴臧忽轻装独自还家，家人惊喜地问他原因？裴臧说：“行李和仆人在后面，晚上才能到。”欢庆之后，就要来箏弹，又让他妹妹弹奏曲子，有错误的地方，他都纠正过来，共纠正了十多支曲子，就不见了。一会儿，丧车就到了。

李 氏

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，昼坐家堂，忽见其夫亡娣，身衣白服，戴布幘巾，迳来逐己。李氏绕床避走，追逐不止，乃出门绝骋。崎岖之中，莫敢支吾救援之者。有北门万骑卒，以马鞭击之，随手而消，止有幘头布，奄然至地，其下得一髑髅骨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，白天坐在家中，忽然看见她丈夫死去的小妾，身穿白色衣服，戴着布头巾，迳直来追李氏。李氏绕床躲避着跑，她追逐不止。李氏就出门狂奔。道路崎岖，逃跑中不能呼喊救援之人，在北门遇见骑兵，用马鞭打她。她随手消失了，只有布头巾悄然坠地，在它下面看到一具骷髅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

韦 璜 薛万石 范 俶 李 浣
张 勅 牛 爽 李 咸 李 昼
元 载 萧 审

韦 璜

潞城县令周混妻者，姓韦名璜，容色妍丽，性多黠惠。恒与其嫂妹期曰：“若有（期曰若有四字原作若云若月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先死，幽冥之事，期以相报。”后适周氏，生二女，乾元中卒，月余，忽至其家，空闻灵语，谓家人曰：“本期相报，故以是来。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。”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，答云：“我是何人，得见是事？”后复附婢灵语云：“太山府君嫁女，知我能妆梳，所以见召。明日事了，当复来耳。”明日，婢又灵语云：“我至太山，府君嫁女，理极荣贵。令我为女作妆，今得胭脂及粉，来

与诸女。”因而开手，有胭脂极（极原作及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赤，与粉，并不异人间物。又云：“府君家撒帐钱甚大，四十鬼不能举一枚，我亦致之。”因空中落钱，钱大如盏。复谓：“府君知我善染红，乃令我染。我辞已虽染，亲不下手，平素是家婢所以，但承已指挥耳。府君令我取婢，今不得已，暂将婢去，明日当遣之还。”女云：“一家唯仰此婢，奈何夺之？”韦云：“但借两日耳。若过两日，汝宜击磬呼之。夫磬一振，鬼神毕闻。”婢忽气尽，经二日不返，女等鸣磬。少选，复空中语云：“我朝染毕，已遣婢还，何以不至？当是迷路耳。”须臾婢至，乃活，两手忽变作深红色。又制五言诗，与姊嫂夫数首，其寄诗云：“修短各有分，浮华亦非真。断肠泉壤下，幽忧难具陈。凄凄白杨风，日暮堪愁人。”又二章寄夫，题云泉台客人韦璜。诗云：“不得长相守，青春夭舜华。旧游今永已，泉路却为家。”其一：“早知别离切人心，悔作从来恩爱深。黄泉冥寞虽长逝，白日屏帷还重寻。”赠嫂一章，序云《阿嫂相疑留诗》，曰：“赤心用尽为相知，虑后防前只定疑。案牍可申生节目，桃符虽圣欲何为。”见其亲说云尔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潞城县令周混的妻子，姓韦名璜，容貌妍丽，性情聪明贤惠，常对她嫂妹定约说：“若有先死的，幽冥的事，定期相报。”后来嫁给周混，生了两个女儿，乾元年中死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忽然到了她家，在空中显灵传语，对家人说：“本来约好相报，所以就来了。我已见到阎罗王和亲人。”家人问她是否被下油锅和上剑树？她回答说：“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被这样处置！”后

来又附在婢女身上显灵说：“太山府君嫁女儿，知道我会梳妆，所以被召去，明天事一完，还会再来。”第二天，婢女又显灵说：“我到了太山，府君嫁女儿，极其豪华，让我为他女儿梳妆，现得到胭脂和粉，来送给各位女友。”就摊开手，有极红的胭脂和粉，并不异于人间的东西，又说：“府君家撒帐钱很大，四十个鬼不能举动一枚，我也到了，就向空中撒下钱，钱大得象小杯子。”又说：“府君知道我会染红，就让我染，我说自己虽然会染，不亲自动手，平时是家中的婢女所做，只是听从我的指挥罢了。府君让我来取婢女，现在不得已，暂将婢女借去，明天就能送她回来。”女人说：“一家人都只靠这个婢女，怎么能夺走她？”韦璜说：“只借两天，要是过了两天，你们就击磬石招呼她，磬石一响，鬼神都能听到。”婢女忽然气绝，过了两天没有回来，女人们敲响磬石。一会儿，韦璜又在空中语：“我已染完，已经让婢女回去，怎么没到？可能是迷路了。”一会儿，婢女到了，就活过来，两手忽然变成深红色。韦璜又写了五言诗，赠给姊妹、嫂子和丈夫几首，赠来的诗云：“修短各有分，浮华亦非真。断肠泉壤下，幽忧难具陈。凄凄白杨风，日暮堪愁人。”又有两首赠给丈夫，落款云“泉台客人韦璜”。诗云：“不得长相守，青春天舜华。旧游今永已，泉路却为家。”另一首是：“早知别离切人心，悔作从来恩爱深。黄泉冥寞虽长逝，白日屏帷还重寻。”赠嫂一首，序说，阿嫂相疑留诗，诗曰：“赤心用尽为相知，虑后防前只定疑。案牘可申生节目，桃符虽圣欲何为。”这事被她的亲属传开了。

薛万石

薛万石，河东人。广德初，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。数月，忽谓其妻曰：“后十日家内食尽，食尽时，我亦当死。米谷荒贵，为之奈何？”妇曰：“君身康强，何为自作不详之语？”万石云：“死甚可恶，有言者，不得已耳。”至期果暴卒，殓毕，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。既至，谓曰：“万石不幸身死，言之凄怆。然自此未尝扰君，今妻子饥穷，远归无路。所相召者，欲以亲爱累君。”尔时永嘉米贵，斗至万钱，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。吏人凶惧，罔不依送。迨至丞尉亦有赠。后数日，谓家人曰：“我暂往越州，谒见薛公。汝辈既有粮食，吾不忧矣。”自尔十余日无言，妇悲泣疲顿，昼寝，忽闻其语，惊起曰：“君何所求？”答云：“吾从越还，中丞已知吾亡，见令张卿来迎，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。兄弟之情，可为厚矣。宜速装饰，张卿到来，即可便发。不尔，当罹山贼之劫，第宜速去也。”家人因是装束。会卿至，即日首（日首原作日道，据明钞本改。）途，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。家人在道危急，即焚香谄白，必有所言。不问即否。亲见家人白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薛万石，河东人。广德初年，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启用薛万石为永嘉县令。几个月后，万石忽然对他妻子说：“十天后家中

吃的东西就没了，那时，我也就会死了。粮食稀少很贵，怎么办？”妇人说：“你的身体健康强壮，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呢？”万石说：“死很可恶，有话相告，不得已啊！”到时万石果然暴死，盛殓完毕，棺中忽然命令招呼录事，佐史等人，他们就都到了，万石对他们说：“万石不幸身死，说起来凄怆，但从前不曾打扰过你们，现在妻子孩子贫穷饥饿，无路可走，所以招呼你们的事，就是想把亲人托付给你们。”那时永嘉年米贵，一斗达到一万钱。万石已经求录事供给他家粮食，差吏凶狠，但也无不依言相送，就连县丞、县尉也都有所赠送。几天后，万石就对家人说：“我暂时去越州，拜见薛兼训公，你们既然有了粮食，我就无忧虑了。”从此十多天没有消息，妇人悲泣疲困，白天睡觉，忽然听到他说话，惊讶起身说：“您从什么地方来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从越州回来，中丞已经知道我死了，让张卿来迎接，又为两个女儿选择了两个女婿。兄弟之情，可谓深厚，快些整治行装，张卿到来，就立即出发，不然就会遇到山贼的打劫，所以快点离开。”家人于是收拾行装，等张卿到时，当天就出发了。离永嘉二百里的温州被贼掳掠，家人在途中危急，就焚香告诉他，必有话说，不论怎样，万石亲自看见他家人说这件事了。

范 俶

范俶者，广德初，于苏州开酒肆。日晚，有妇人从门过，色态甚异。俶留宿，妇人初不辞让。乃秉烛，以发覆面，向暗而坐。

其夜与申宴私之好，未明求去，云失梳子。觅不得，临别之际，啮俶臂而去。及晓，于床前得一纸梳，心甚恶之。因而体痛红肿，六七日死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范俶这个人，广德初年，在苏州开酒馆。有天晚上，有个妇人从门口经过，面色神态非常奇怪，范俶留她住宿，妇人开始没有推辞，就手拿蜡烛，用头发盖住脸面，对着暗处坐着。这天晚上和范俶偷偷交好，天不亮请求离开，说丢失了梳子，找不到。临别之际，咬了范俶臂膀而去，待到天亮，范俶在床前找到了一个纸梳子，心里很讨厌它，于是身体红肿疼痛，过了六七天死了。

李 浣

河中少尹李浣，以广德二年薨。初七日，家人设斋毕，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。奴等再拜，持浣下马，入座于西廊。诸子拜谒泣，浣云：“生死是命，何用悲耶？只搅亡者心耳。”判嘱家事久之。浣先娶项妃（明钞本、陈校本妃作玘）妹，生子四人。项卒，再娶河东窦滔女，有美色，特为浣所爱。尔窦惧不出，浣使呼之。逆谓之曰：“生死虽殊，至于恩情，所未尝替，何惧而不出耶？每在地下，闻君哭声，辄令凄断。悲卿亦寿命不永，于我相去不出二年。夫妻义重，如今同行，岂不乐乎？人生会当

有死，不必一二年在于人间为胜。卿意如何？”窦初不言，浣云：“卿欲不从，亦不及矣。后日，当使车骑至此相迎，幸无辞也。”遂呼诸婢，谓四人曰：“汝等素事娘子，亦宜从行。”复取其妻衣服，手自别之，分为数袋，以付四婢，曰：“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。”又谓诸子曰：“吾虽先婚汝母，然在地下殊不相见，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，可以窦氏同穴。若违吾言，神道是殛。”言毕便出。奴等送至门外，见浣驶骑走，而从东转西不复见。后日车骑至门，他人不之见，唯四婢者见之。便装束窦，取所选衣服，与家人诀，遂各倒地死亡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中少尹李浣，在广德二年死了，初七日，家人设祭完毕，忽然在门中看见李浣独自骑马从门外进来，仆人等一再行礼，扶李浣下马，入座在西廊，孩子们哭着拜见他，李浣说：“生死是命，何必悲伤，只能搅扰死者的心。”教诲嘱咐家事很长时间。李浣先娶项妃的妹妹，生了四个孩子，项氏死后，又娶河南窦滔的女儿，有美色，特别被李浣宠爱。窦氏害怕不敢出来，李浣让人招呼她，迎着她对她说：“生死虽然不一样，至于恩情，不能替换，何必害怕不出来？我每在地下听到你的哭声，就让我凄然，伤心你也寿命不长，和我相隔不过二年，夫妻情义深重，如今同行，岂不快乐吗？人生都会有死，不必在乎一、二年在人间的乐趣，你意如何？”窦氏开始没有说话。李浣说：“你若不听从，也不能等你了，后天让车马到这相迎，不要推辞。”就召唤几个婢女，对他们四个人说：“你们一向侍奉娘子，也应跟着一块走。”又拿来妻子的衣服，亲自分开，分为几袋，把它交

给四个婢女，说：“后天可拿这东西跟随娘子来。”又对几个孩子说：“我虽然先和你们母亲结婚，但在地下不能相见，不能把你们母亲和我合葬，可以把窦氏与我合葬，如果背叛了我的话，神通就杀掉了你们。”说完就出来，仆人们送到门外，看见李浣骑马跑了，从东转西不再看到。后天车马到了门口，其他的人都没看见，只有四个婢女看见车马，就为窦氏准备，拿着所选的衣服，同家人告别，就各自倒地死了。

张 勍

代宗时，河朔未宁，寇贼劫掠。张勍者，恒阳人也，因出游被掠。其后亦自聚众，因杀害行旅，而誓不伤恒阳人。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，夜半月明，方息大林下，忽逢百余人，列花烛，奏歌乐，与数妇人同行。见勍，遥叱之曰：“官军耶？贼党耶？”勍左右曰：“张将军也。”行人曰：“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？又何军容之整，士卒之整也？”左右怒，白勍，请杀之，因领小将百人与战。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，合战多伤士卒。勍怒，自领兵直前，又数战不利。内一人自称幽地王，“得恒阳王女为妻，今来新迎。此夜静月下涉原野，欲避繁杂，不谓偶逢将军。候从无礼，方叱止之。因不（明钞本“因不”作“而致）犯将军之怒。然素闻将军誓言，不害恒阳人。将军幸不违言。”以恒阳之故，勍许舍之，乃曰：“君辈皆舍，妇人即留。”对曰：“留妇人即不可，欲斗即可。”勍又入战，复不利，勍欲退。左右皆愤怒，愿

死格。遂尽出其兵，分三队更斗，又数战不利。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，勍惧，乃力止左右。勍独退而问曰：“君兵士是人也？非人也？何不见伤？”幽地王笑言曰：“君为短贼（明钞本短贼”作“群盗。”）之长，行不平之事，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。”勍方下马再拜。又谓勍曰：“安禄山父子死，史氏僭命，君为盗，奚不以众归之，自当富贵。”勍又拜曰：“我无战术，偶然贼众推我为长，我何可佐人？”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，以授之而去。勍得此书，颇达兵术。寻以兵归史思明，果用之为将。数年而卒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代宗时，河朔一带不得安宁，寇贼劫掠。张勍是恒阳人，曾经因出游被掳掠，后来张勍自己也聚众抢劫，因而杀害行旅之人，但发誓不伤害恒阳人。一天，张勍率一千人到了恒阳东部，夜半月明，才歇息在林中，忽然遇到一百多人，列举花烛，高奏歌乐，和几个妇人一齐走，看到张勍，远远地喝问：“是官军？还是贼寇？”张勍左右的人说：“是张将军。”行人说：“张将军不过是绿林将军，又怎能军容整齐，士卒整齐呢？”张勍左右的人很生气，就报告了张勍，请战杀他们，就率领士卒百余人出战。那一队人拿兵器的不过二三十人，交战起来士卒却多有损伤。张勍大怒，亲自领兵上前，再数战也未能取胜。行人中有一个自称幽地王，说他娶恒阳王的女儿做妻子，现在亲自来迎娶，趁着寂静的月色走过原野，想要躲避麻烦，不料偶然遇到张将军，随从无礼，正要训斥制止他们，别引起将军的愤怒，但一向听说将军发誓不伤害恒阳人，便上前请求，将军不要违背誓

言。因恒阳人的原因，张勍便准许放他们走，就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可以走了，妇人要留下。”对方回答说：“留下妇人不行，想再打还可以。”张勍再次进行战斗，又未取胜，张勍想退却，左右的人都很生气，愿意以死相拼，就出动了全部兵力，分三队大战。又数战不利，只见幽地王挥剑象风一样出入战阵，张勍害怕了，就尽力制止了左右的人，独自退却问道：“你的兵士是人？还是非人？怎么不受伤？”幽地王笑着说：“你是毛贼的首领，干不正当的事，还想和我们阴曹地府的士兵较量吗？”张勍才下马一拜再拜，幽地王又对张勍说：“安禄山父子已经死了，现在史思明发号施命，你是盗贼，怎么不率众归顺他？自然就富贵了。”张勍又拜谢说：“我不懂兵法，偶然贼众推我为首领，我怎么能指挥人呢？”幽地王就拿出一卷兵书，给了他之后就走了。张勍得到了这部书，很精通兵法，不久率部归顺史思明，史思明果然启用他当将军，几年后死了。

牛 爽

永泰中，牛爽授庐州别驾。将之任，有乳母乘驴，为镫研破股，岁余，疮不差。一旦苦疮痒，抑搔之，若虫行状。忽有数蝉，从疮中飞出，集庭树，悲鸣竟夕。家人命巫卜之，有女巫颇通神鬼，巫至。向树呵之，咄咄语。（“语”原作“人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诘之，答：见一鬼黑衣冠，据枝间，以手指蝉以导，其词曰：“东堂下，余所处。享我致福，欺我致祸及三女。”巫又言，黑衣者灶

神耳。爽不信之，网蝉杀之，逐巫者。后岁余，无异变。爽有三女，在闺房。夏月夜褰闼，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，白衾覆而僵卧。爽大怖，私语其妻，妻见甚惧。爽尝畜宝剑，潜取击之，划然而内惊叫。及烛，失其鬼，而闺中长女腰断矣，流血满地，爽惊恸失据。大小乱哭，莫知其由。既后半年，夜晦冥，爽列灯于奥，方寝心动，惊觉。又见前鬼在床，爽神迷，仓卒复刎之，断去。闺中乱喧，次女又断腰矣。举家惶振，议者令爽徙居，明鬼神不可与竞，爽终不改。明年又见，卒杀三女。而亲友强徙之他第，爽抱疾亦卒，果如蝉言。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，善驱除，素与爽善，闻之而来。郡以是宅凶，废之。霞至独入，结坛守。其日暮，内闻雷霆，搜索及明，发屋拔木。道士告郡，命锹锬，发堂下丈余，得古坟，铭曰“卓女坟”。道士说，宵中，初有甲兵与霞战，鬼败而溃散。须臾，有一女子，年二十许，叩头谢，言是卓女郎。霞让之，答曰：“非某过也，宿命有素。值爽及女命尽，且不修德，而强梁诬欺，自当尔。”乘霞遂徙其坟，宅后不复凶矣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永泰年中。牛爽被任命为庐州别驾，将要去上任。他有个乳母骑驴磨破了大腿。一年多了生了疮也没好。一天早上，苦于腿疮的搔痒，就抓挠几下，疮象个虫子的形状，忽然有几只蝉从疮中飞出来，停在庭院中的树上哀叫到夜晚。家中让巫师卜算这事。有个女巫，很精通神鬼之道，巫师对着树咄咄训斥，人们问她，她回答说：“看见一个鬼，穿戴着黑色衣帽，站在树枝上。用手指着蝉传过话来：‘东堂下面，是我居住的地方，供

奉我就能得到福，欺负我就会有祸降临到三个女儿身上。’女巫又说：“黑衣人是灶神。”牛爽不信，用网捉住蝉杀死了它，赶走了巫师。后来一年多没有变故。牛爽有三个女儿在闺房中，夏天月夜关门在家，牛爽忽然发觉前床有一具很大的尸体，白衣覆盖僵卧在床。牛爽非常害怕，偷偷告诉了他的妻子。妻子见了也很害怕。牛爽曾保存一把宝剑，偷偷拿出来刺杀鬼。划地一下被里发出大声惊叫，等点亮灯火鬼就消失了。可是闺中长女的腰已经断了，血流满地，牛爽惊讶悲痛，举足失措。一家大小乱哭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以后半年，夜里昏暗，牛爽掌灯在屋子的西南角，刚刚就寝，心中一动有了警觉，看见以前的鬼又在床上。牛爽神迷不清，又挥剑刺杀。闺阁中混乱喧哗，次女又腰断了。全家惊惶失措，议论的人让牛爽搬家。鬼神不能跟它争胜，牛爽始终不变。第二年鬼又出现了，杀死了三女儿。亲友们强行他搬了家。牛爽也染病死了，果然象蝉说的那样。后来有个华山道士褚乘霞善于驱除鬼，一向同牛爽友善，听说了这事就来到了这个州郡，这个郡的人以为这个宅子不吉利。要废掉它。褚乘霞到了这里单独进去，设坛守护。那天晚上，听到里边雷霆大作，搜索交战。等到天亮，废掉屋子，拔掉树木。道士告诉州郡，让用铁锹挖开堂下一丈多深，找到一座古坟，墓铭写道：“卓女墓。”道士说，刚到半夜有甲兵和他战斗，鬼败而溃散。一会儿有个女子，年龄约二十左右，叩谢说她是卓女。乘霞责怪她，她回答说：“不是我的过错，命运如此，恰好该牛爽和女儿命到头了，并且不修德行而蛮横欺诈，自然该这样。”乘霞就迁走了她的坟，宅子后来就不再凶了。

李 咸

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，居相卫间。永泰中，有故之荆襄，假公行乘传。次邓州，夜宿邮之厅。时夏月，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，仆隶息外舍。二人相与言论，将夕各罢息，而王生窃不得寐。三更后，云月朦胧，而王卧视庭木。荫宇萧萧然，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，去而复还者再三。须臾出半身，绿裙红衫，素颜夺目。时又窃见李生起坐，招手以挑之。王生谓李昔日有契，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，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。俄而李子起就妇人，相执于屏间，语切切然。久之，遂携手大门外。王生潜行阴处，遥覩之。二人俱坐，言笑殊狎。须臾，见李独归，行甚急，妇人在外屏立以待。李入厨取烛，开出书笥，颜色惨凄。取纸笔作书，又取衣物等，皆缄题之。王生窃见之，直谓封衣以遗妇人，辄不忍惊，伺其睡，乃拟掩执。封衣毕，置床上却出。顾王生且睡，遂出屏，与妇人语。久之，把被俱入下厅偏院。院中有堂，堂有床帐，供树森森然。既入食顷，王生自度曰：“我往袭之，必同私狎。”乃持所卧枕往，潜欲惊之。比至入帘，正见李生卧于床，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，咯咯然垂死。妇人白面，长三尺余，不见面目，下按悉力以勒之。王生仓卒惊叫，因以枕投之，不中，妇人遂走。王生乘势奔逐，直入西北隅厨屋中。据床坐，头及屋梁，久之方灭。童隶闻呼声悉起，见李生毙，七窍流血，犹心稍煖耳。方为招魂将养，及明而苏。王生取所封书

开视之，乃是寄书与家人，叙以辞诀，衣物为信念。不陈所往。但词句郑重，读书恻怆。及李生能言，问之，都不省记。但言仿佛梦一丽人，相诱去耳，诸不记焉。驿之故吏云，旧传厕有神，失天中，已曾杀一客使。此事王容逢人则说，劝人夜不令独寐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太原王容和表弟赵郡的李咸，居住在相州卫州一带。永泰中，有事去荆襄，利用公差去乘坐驿车，次日到了邓州，晚上住在邮驿的大厅。当时是夏夜，两人各占用一张床在东西间，仆隶在外屋休息。两人互相说话，快到晚上各自休息。王容睡不着觉，三更后，云月朦胧，王容躺着看庭院中的树，荫宇萧萧，忽然看见厨屏间有一妇人偷看，去而往返三次。过了一会儿，现出半身，绿裙红衫，白脸夺目，又看见李咸起身坐起来，抬手来挑逗她。王容以为李咸以前和她有约。又以为妇人一定是驿站差吏的妻子，王容就假装睡觉来静观其变。一会儿李咸起身走近妇人，手挽手在屏间，言语切切的样子，过了很久，就携手出了大门外。王容偷偷地走到暗处，远远地偷看，两人都坐看，说笑着互相调情。一会儿，看见李咸独自回来，走得很快，妇人在外面站着等待。李咸到厨房取出蜡烛，打开书囊，面色凄惨，拿出纸笔写字，又拿出衣物，都署上名字。王容偷偷看到，只以为把衣服送给妇人，就不忍心惊动他，想等他睡，就偷偷抓住。李咸安排完衣服，放在床上就出去了，看见王容已经睡了，就出屏和妇人说话。过了很久，拿着被去了，来至偏院，院中有堂屋，堂屋有床帐，树木森森的样子，已经进去一顿饭

的功夫。王容想到：“我去偷袭他们，他们一定睡在一起。”就拿着枕头去了，偷偷地走想去惊吓他们，等到了帘内，正看见李咸躺在床上，妇人用衣带绞了李咸的脖子，李咸的样子快要死了。妇人白脸，三尺多长，不见面目，下边按住李咸用尽力气来勒他。王容突然惊叫起来，就用枕头打她。没打着，妇人就跑了。王容趁势追逐，妇人径直进入西北角的厨房中，在床上坐着，脑袋触到了房梁，很久才消失。仆童听到叫声都起来了，看见李咸死了，七窍流血，只是心口还热。就为他招魂抢救，到天亮才苏醒过来。王容拿来他写的书信打开一看，竟是寄信给家人，叙述告别，衣物为想念之物，没说去什么地方，但词句郑重。读信读来恻隐怆然。等到李咸能说话了，问他，他都不能记得，只说仿佛梦见一个丽人，引诱他离开，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。驿站的老吏说：“以前传说厕所有鬼神，先天年间，曾经杀死一个客使。”此事王容逢人就说，告诫别人夜晚不能独自睡觉。

李 昼

李昼为许州吏，庄在扶沟。永泰二年春，因清明归，欲至泊梁河。先是路旁有冢，去路约二十步，其上无草，牧童所戏。其夜，李昼忽见冢上有穴，大如盘，兼有火光。昼异之，下马跻冢焉。见五女子，衣华服，依五方，坐而纫针。俱低头就烛，矻矻不歇。昼叱之一声，五烛皆灭，五女亦失所在。昼恐，上马而走。

未上大路，五炬火从冢出，逐昼。昼走不能脱，以鞭挥拂，为火所爇。近行十里。方达伯梁河，有犬至，方灭。明日，看马尾被烧尽，及股胫亦烧损。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，今存焉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李昼是许州官吏，庄子在扶沟。永泰二年的春天，清明回家，将到伯梁河，路旁有座坟墓，离大道约二十步。那上面没草，是牧童游戏的场所。这天晚上，李昼忽然看见坟上有洞穴，大小象盘石，还有火光。李昼诧异，下马登上坟墓，看见五个女子身穿华丽的衣服，按五个方位坐着缝补，低着头凑近灯光，孜孜不停。李昼呵叱了一声，五个烛光都灭了，五个女子也消失了。李昼害怕，上马而逃。没走上大道，五炬火光从坟里出来追赶李昼。李昼跑不掉，用马鞭挥打，被火烧着了，走了十里，才到伯梁河。有人来了，灯火才灭。第二天看马尾巴被烧没了，大腿和小腿也烧伤了。从此后就把这个坟看成五女坟，现在还保存在那里。

元 载

大历九年春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，早入朝，有献文章者，令左右收之。此人若欲载读，载云：“侯至中书，当为看。”人言：“若不能读，请自诵一首。”诵毕不见，方知非人耳。诗曰：“城东

城西旧居处，城里飞花乱如絮。海燕啣泥欲下来，屋里无人却飞去。”载后竟破家，妻子被杀云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大历九年春天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起上朝，有个献文章的人，元载让随从收下来。这人想让元载读，元载说：“等回到中书省，再为你看。”那人说：“若不能读，让我自诵一首。”诵完就不见了，诗曰：“城东城西旧居处，城里飞花乱如絮。海燕衔泥欲下来，屋里无人却飞去。”元载后来竟然家道败落，妻子和孩子都被杀了！

萧 审

萧审者，工部尚书旻之子，永泰中，为长洲令，性贪暴，然有理迹，邑人惧惮焉。审居长洲三年，前后取受无纪极。四年五月，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，从外入门。迎问所以，骑初不言，直至堂院。厅内治书者皆见。门者走入，白审曰：“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，不待通。”审问：“其人安在？焉得不见？”门者出至厅，须臾，见骑从内出，以白衫蒙审。步行。门者又白奇事，审顾不言。诸吏送至门，不复见。俄闻内哭，方委审卒。后七日，其弟宇复墓，忽倒地作审灵语，责宇不了家事，数十百言。又云：“安胡者，将吾米二百石，绢八十匹，经纪求利。今幸我死，此胡辜恩，已走矣。明日食时，为物色捉之。”宇还至舍，

记事白嫂，嫂尔日亦灵语云然。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，元甫令押衙候捉，果得安胡。米绢具在，初又云：“米是己钱，绢是枉法物，可施之。”宇竟施绢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萧审是工部尚书萧旻的儿子。永泰年中为长洲令，性情贪婪暴戾，但有规律可循。邑人非常惧怕他，萧审在长洲三年，前前后后收取贿赂，无法无纪已到极点。永泰四年五月，守门人看见身穿紫衣人三十多骑马的人从外边进入门内。门人迎上去问干什么？骑马的人开始不说话，径直到堂院厅内，管书的人都看见了。门人走进去告诉萧审，说：“刚才有紫衣将军三十个，直扑进来，来不及通报。”萧审问：“那些人在哪儿？怎么不见？”门人出来到厅堂，一会儿，看见骑马的人从里边出来，用白衣服蒙住萧审步行出来。门人又说：“奇事。”萧审看着不能说话，几位官吏送到门口，不再见到他们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里面哭声，才知道萧审死了。七天后，他弟弟萧宇去扫墓，忽然倒地成了萧审“显灵”传语，责怪萧宇不管家事，说了几百句话，又说：“安胡这个人，将我的米二百石，绢八十匹，拿去经营挣钱，现在安胡庆幸我死了，他辜负我的恩情也跑了，明天吃饭的时候，准备抓他。”萧宇回家，将他所记得的这些事情说给嫂子听，嫂女也传灵语这样说。萧宇就详细地告诉了刺史常元甫。元甫命令衙役等候捉他，果然捉住了安胡。米、绢都在，萧审又说：“米是自己的钱买的，绢是贪赃枉法之物，可以施舍给别人。”萧宇就全部施舍了绢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

卢仲海 王 垂 武丘寺 李佐公
奚 裕 商 顺 李 载 高 励
萧 遇 朱自劝

卢仲海

大历四年，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纘客于吴。夜就主人饮，欢甚，大醉。郡属皆散，而纘大吐，甚困。更深无救者，独仲海侍之。仲海性孝友，悉筐中之物药以护之。半夜纘亡，仲海悲惶，伺其心尚煖，计无所出。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，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，乃大呼纘名，连声不息，数万计。忽苏而能言曰：“赖尔呼（“呼”原在“赖”字上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救我。”即问其状，答曰：“我向被数吏引，言郎中命邀迎。问其名，乃称尹。（明抄本“尹”下有“沔”字）逡巡至宅，门阙甚峻，车马极盛，引

入。尹迎劳曰：‘饮道如何，常思曩日破酒纵思，忽承戾止。浣濯难申，故奉迎耳。’乃遥入，诣竹亭坐。客人皆朱紫，相揖而坐。左右进酒，杯盘炳曜，妓乐云集，吾意且洽，都亡行李之事。中宴之际，忽闻尔唤声。众乐齐奏，心神已眩，爵行无数，吾始忘之。俄顷，又闻尔唤声且悲，我心惻然。如是数四，且心不便，请辞，主人苦留，吾告以家中有急，主人暂放我来，当或继请。授吾职事，吾向以虚诺。及到此，方知是死，若不呼我，都忘身在此。吾始去也，宛然如梦。今但畏再命，为之奈何？”仲海曰：“情之至隐，复无可行。（明抄本“行”作“言”）前事既验，当复执用耳。”因焚香诵咒以备之。言语之际，忽然又没，仲海又呼之，声且哀厉激切，直至欲明方苏。曰：“还赖尔呼我，我向复饮，至于酣畅。坐寮径醉，主人方敕文牒，授（“授”原作“管”。据明抄本改）我职。闻尔唤声哀厉，依前惻怛。主人讶我不始，又暂乞放归（“放归”原作“犯贵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再三。主人笑曰：‘大奇’。遂放我来。今去留未决。鸡鸣兴，阴物向息，又闻鬼神不越疆。吾与尔逃之，可乎？”仲海曰：“上计也。”即具舟，倍道并行而愈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大历四年，处士卢仲海和堂叔纘客居在吴地。晚上和主人喝酒非常高兴，大醉。其他人都走了，而纘大吐，很困，没有服侍的人，只有卢仲海服侍他。仲海心性孝敬长者，拿出盒中的所有药品来救护他。半夜纘死了。仲海非常悲痛，没有主意，一看他心口还热，忽然想到礼书上有招魂离返冥界的说法，以前又有术士说过招魂的事例，就大呼喊纘的名字，连声不停，

有几万次。缢忽然苏醒而说：“全靠你呼喊救我。”随即问他情况。回答说：“我被几名差吏引导，说郎中让他们请我。问他主人的名字，说是姓尹。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前，大门非常高大，车马很多。进去后，尹迎接出来说：‘酒量如何？我常想好久没有尽情喝酒了，忽然承蒙您到来，郁闷难以洗涤，所以非常欢迎您。’就转弯到了竹亭坐下。客人都穿官服，互相行礼坐下。左右侍酒斟酒，杯盘闪耀，妓乐云集。我的情绪非常融洽，都忘了咱们出来行走的事了。宴会中途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。各种乐器一齐演奏，我的心神已经迷乱，饮酒无数，我就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，非常悲痛，我的心情也很悲痛。就这样一连四次，我的心中不得安宁，请求告辞，主人苦苦挽留。我告诉他因为家中有急事，主人暂时放我回来。还要再次邀请我，授予我官职，我对他假意答应。等到了这里，才知道是死了。若不召唤我，我都忘掉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了，宛然如梦。现在只是害怕再来请我，这事怎么办？”仲海说：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再没有别的办法可行。前面那件事既然应验了，就应该再使用。”缢就焚香吟诵咒语以防不测。言语之中，忽然又死了，仲海又呼唤他。声音哀厉激切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缢才苏醒过来，说：“还是靠你呼唤我，我又去饮酒，到了酣畅时，坐在小路上醉了。主人下了文书，授我官职。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哀厉，象先前那样悲痛。主人惊奇我心情不悦，我又再三请求他暂时放我回去。主人笑着说：‘太奇怪了’。就放我回来了。现在去留没有告别，鸡叫起来，阴间的东西一向休息，又听说鬼神不越过这个界线。我和你逃走，行吗？”仲海说：“这是上策。”就准备了船，加快速度走了。

王 垂

太原王垂，与范阳卢收友善，唐大历初，尝乘舟于淮浙往来。至石门驿旁，见一妇人於树下，容色殊丽，衣服甚华，负一锦囊。王卢相谓曰：“妇人独息，妇囊可图耳。”乃弥棹伺之，妇人果问曰：“船何适？可容寄载否？妾夫病在嘉兴，今欲省之，足痛不能去。”二人曰：“虚舟且便可寄尔。”妇人携囊而上，居船之首。又徐挑之，妇人正容曰：“暂附何得不正耶？”二人色炸。垂善鼓琴，以琴悦之。妇人美艳粲然，二人振荡，乃曰：“娘子固善琴耶？”妇人曰：“少所习。”王生拱琴以授，乃抚《軫泛弄》泠然。王生曰：“未尝闻之，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。”妇人笑曰：“委相如之深也。”遂稍亲合，其诙谐慧辨不可言，相视感悦，是夕与垂偶会船前。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。夜深，收窃探囊中物，视之，满囊骷髅耳。收大骇，知是鬼矣，而无因达于垂。听其私狎甚缱绻。既而天明，妇人有故暂下，收告垂，垂大惧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收曰：“宜伏簷下。”如其言。须臾妇人来问：“王生安在？”收拾之曰：“适上岸矣。”妇人甚剧，委收而迫垂，望之稍远，乃弃于岸。併棹倍行数十里外，不见来，夜藏船处闹。半夜后，妇人至，直入船，拽垂头。妇人四面有眼，腥秽甚，齿咬垂，垂困。二人大呼，众船皆助，遂失妇人。明日，得纸梳于席上，垂数月而卒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太原人王垂和范阳人卢收是好朋友。唐大历初年，他们曾乘船在淮、浙间行走，到石门驿旁，看见一个妇人在树下，容貌非常美丽，衣服非常华美，背着一个锦囊。三垂、卢收互相说：“妇人独自休息，妇人的包裹可以图谋。”就停桨等她。妇人果然问：“船往什么地方去？能否捎上我？我丈夫生病在嘉兴，现在想去探望他，脚疼不能走。”二人说：“空船方便，可以捎上你。”妇人带着包裹上船，坐在船头。二人慢慢挑逗她，妇人正色道：“暂时求助你们，怎么能不正经呢？”二人脸色惭愧。王垂善于弹琴，用琴声取悦她。妇人美艳灿然。二人极其振奋，就说：“娘子本来也会弹琴吗？”妇人说：“小时学过。”王垂拱手把琴给她，妇人抚弄一曲《轸泛弄》。王垂说：“不曾听到过，好象见到了卓文君的真情。”妇人笑着说：“凝聚着司马相如的深情。”于是就稍稍亲热一点，谈吐和谐，聪慧、雄辨不可言表，互相感到高兴，这天晚上就和王垂苟合在船前。卢收稍被隔开，非常羡慕。夜深时，卢收偷偷拿妇人包裹中的东西看，满包全是骷髅，卢收非常害怕，知道妇人是鬼，但没有机会告诉王垂。听他的调情，非常缠绵。到了天亮，妇人因故暂时下船，卢收告诉了王垂。王垂非常恐怖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卢收说：“你藏在床下。”王垂照他的话做了。一会儿，妇人回来了，问王垂在哪儿？卢收骗她说：“刚才上岸去了。”妇人反应很快，抛开卢收去追王垂。看她走得远一点，就把她丢到岸上，加快速度行船。走到几十里开外，不见妇人来。晚上停船在船多的地方。半夜后，妇人来了，直奔船上，拽王垂的头。妇人四面都有眼睛，腥秽之气强烈，咬着王垂。王垂被困，二人大声呼救，大家都过来帮助，妇人就逃走了。第二天，得到一个纸梳子在席上，王垂几个

月后死了。

武丘寺

苏州武丘寺，山嵌崟，石林玲珑，楼雉叠起，绿云窈窕，入者忘归。大历初，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，竟不下，寻之无所见。明日，峻高上见题三首，信鬼语也。其词曰：“幽明虽异路，平昔添工文。欲知潜寐处，山北两孤坟。”（其二示幽独居）。“高松多悲风，萧萧清且哀。南山接幽陇，幽陇空崔嵬。白日徒煦煦，不照长夜台。谁知生者乐，魂魄安能回。况复念所亲，恸哭心肝摧。恸器更何言，哀哉复哀哉。”（其三答处幽子）“神仙不可学，形化空游魂。白日非我朝，青松围我门。虽复隔生死，犹知念子孙。何以遣悲惋，万物归其根。寄语世上人，莫厌临芳樽。”庄上有墓林，古冢累累，其文尚存焉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苏州武丘寺，在山间高耸着。石林精巧，楼台和城墙叠起，绿云环绕，进来的人都忘了回去。大历初年，寺里的僧人夜里见二个穿白衣服的人上楼，竟然没有下来，找他们没找到。第二天，高山上有题诗三首，都是鬼的语言。其词曰：“幽明虽异路，平昔添工文。欲知潜寐处。山北两孤坟。”（其二示幽独居）“高松多悲风，萧萧清且哀。南山接幽陇，幽陇空崔嵬。白日徒煦煦，不照长夜台。谁知生者乐，魂魄安能回。况复念所

亲，恸哭心肝摧。恸器更何言，哀哉复哀哉。”（其三答处幽子）“神仙不可学，形化空游魂。白日非我朝，青松围我门。虽复隔生死，犹知念子孙。何以遣悲惋，万物归其根。寄语世上人，莫厌临芳罇。”庄上有个墓地，古墓累累，那几首诗还在那里。

李佐公

李佐公，大历中在卢州。有书吏王庾请假归。夜行郭外，忽值引驺呵避，书吏映大树窥之，且怪此无尊官也。导骑后一人紫衣，仪卫如大使。后有车一乘，方渡水，御者前曰：“车鞵索断。”紫衣曰：“检簿。”遂见数吏检之曰：“合取卢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。”乃书吏之姨也。顷刻吏回，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，乃渡水而去。至姨家，尚无恙。经宿患背痛，半日而卒。

李佐公，大历年中在卢州。有个书吏叫王庾，请假回家，晚上在郊外行走，忽然遇到某个骑马的侍从大声呵避。书吏躲在枝后偷看，并且责怪这人不尊重官吏。见前导的后面，有一个身穿紫衣的人，仪仗排场好象节度使，后面有一辆车，正在渡河。驾车的人上前报告说：“拉车的绳子断了。”紫衣人说：“查看簿子。”就看见几名差吏查看簿子，说“应该取来卢州某里张道的妻子脊背上的筋修理。”那人是书吏的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差吏回来了，手拿两条白色的东西，各长几尺，就渡水走了。书

吏到他姨家，姨还没有病。过了一宿，发觉背痛。半天就死了。

窦裕

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，家寄淮海。下第将之成都，至洋州无疾卒。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，别有年矣。声尘两绝，莫知其适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，至洋州舍于馆亭中。是夕，风月晴朗，夜将半。生独若有所亡，而不得其寝。俄见一白衣丈夫，自门步来，且吟且嗟，似有恨而不舒者。久之，今日：“家依楚水岸，身寄洋州馆。望月独相思，尘襟泪痕满。”生见之，甚觉类窦裕，特起与语，未及，遂无见矣。乃叹曰：“吾与窦君别久矣，定为鬼耶？”明日驾而去，行未数里，有殡在路前。有识者曰：“进士窦裕殡宫。”生惊，即驰至馆，问馆吏，曰：“有进士窦裕，自京游蜀，至此暴亡。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，道左殡宫是也。”即至奠拜泣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大历年中，有个进士叫窦裕，寄居淮海，落榜后将去成都，走到洋州无疾而卒。窦裕常与淮阴县令吴兴人沈生友善，分别有一年了，互相断绝了消息，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。沈生从淮海调补为金堂县令，到了洋州，住在馆亭中。这天晚上，风清月朗，快到半夜，沈生独坐若有所失，不能睡觉。一会儿见一穿白衣男子，从门外走进来，一边吟诵一边叹息，似有遗憾不能舒

张的样子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吟诵着：“家依楚水岸，身寄洋州馆。望月独相思，尘襟泪痕满。”沈生看见他，觉得很象窦裕，特意起来和他交谈，没等起身，他就不见了。沈生就叹息着说：“我和窦君分别很久了，难道碰见鬼了？”第二天，驾车而去。没走几里路，有个灵柩停在前路。有认识的说：“这是进士窦裕下葬之处。”沈生大惊，就奔回馆亭问馆吏。馆吏说：“有个进士窦裕，从京城到蜀地，走到这暴死。太守命令葬在馆南边二里之外，大道左边下葬的地方就是。”沈生就到坟前哭祭一番而去。

商 顺

丹阳商顺，娶吴郡张昶女。昶为京兆少尹，卒葬浐水东，去其别业十里。顺选集在长安，久之，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。顺日暮与俱往，奴盗饮极醉，与顺相失。不觉其城门已闭，无如之何，乃独前行。天渐昏黑，雨雪交下，且所（“且所”原作“郎来”，据明抄本改）驴甚蹇，迷路不知所之，但信驴所诣。计行十数里，而不得见村墅，转入深草，苦寒甚战。少顷，至一涧，涧南望见灯火。顺甚喜，行至，乃紫篱茅屋数间，扣门数百下方应，顺问曰：“远客迷路，苦寒，暂欲寄宿。”应曰：“夜暗，雨雪如此，知君是何人。且所居狭隘，不堪止宿。”固拒之，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，曰：“近西南四五里，顺以路近可到。”乃出涧，西南行十余里，不至庄。雨雪转甚，顺自审必死，既不可，行欲何之，乃系驴于桑下，倚树而坐。须臾，见一物，状若烛笼，光照数丈，

直诣顺前，尺余而止。顺初甚惧，寻而问曰：“得非张公神灵引导余乎？”乃前拜曰：“若是丈人，当示归路。”视光中有小道，顺乃乘驴随之，稍近火移，恒在前尺余。行六七里，望见持火来迎，笼光遂灭。及火至，乃张氏守茔奴也。顺问何以知己来，奴云：“适闻郎君大呼某，言商郎从东来，急往迎。如此再三，是以知之。”遂宿奴庐中，明旦方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丹阳人商顺，娶了吴郡张昶的女儿。张昶是京兆少尹，死后葬在浐水之东，离他家十里。商顺因选官而赴长安，时间长了，张氏让仆人进城迎接商郎。商顺在傍晚和仆人一起回来。仆人偷偷喝酒，醉了，和商顺失散了。不知不觉城门已经关闭，商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，就独自前行。天渐渐黑了，雨雪交加，并且所骑之驴行动非常迟缓，又迷了路不知去哪儿，只是任驴走着。大约走了十几里，看不到村庄。辗转走到深草之处，苦寒更加剧烈。一会儿，到了一个山涧，看见涧南有灯火。商顺非常高兴，走到那里，有几间茅草屋。敲门几百下才有人答应。商顺说：“我是远道来的客人，迷了路，非常冷，想暂时借住一宿。”回答说：“夜深了，雨雪这么大，谁知你是什么人？而且居处狭小简陋，不能借宿。”拒绝商顺。商顺就问张尹庄离这多远？对方说：“在靠近西南方四、五里。”商顺以为路近可以赶到，就出了山涧，往西南方走了十几里，也没到庄子。雨雪转大，商顺自认为必死无疑，既然不能这样，走又能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把驴拴在桑树下，倚树而坐。一会儿看见一个东西，形状象灯笼，光照几丈远，直接走到商顺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停

住了。商顺最初非常害怕，过了一会儿才问：“莫非是张公神灵来引导我吗？”就上前拜谢说：“若是丈人，请指示回家的路。”见灯光下有条小道，商顺就骑驴跟随。稍稍靠近，灯光就移开，总在他前面一尺多远。走了六、七里，看见有人拿着灯光来迎接，灯光就灭了。等灯光到了一看，是张家看坟的仆人。商顺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来？仆人说：“刚才听见张公大声招呼我，说商郎从东边来、快去迎接，如此二三次，这样就知道了。”商顺就住在仆人的草房中，第二天早晨才离开。

李 载

大历七年，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，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，知福建留后。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，浦城至建州七百里，犹为清凉。载心惧瘴疠，不乐职事，经半载卒。后一日，复生如故。家人进食，载如平常食之。谓家人曰：“已死，今暂还者，了使事耳。”乃追其下未了者，使知一切，交割付之。后修状与尚书别，兼作遗书，处分家事。妻崔氏先亡，左右唯一小妻，（“妻”原作“女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因谓之曰：“（“谓之曰”原作“为小妻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“地下见先妻，（“先妻”原作“舅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我言有汝，其人甚怒，将欲有所不相利益，为之奈何？今日欲至，不宜久留也。”言讫，分财与之，使行官送还北。小妻便尔下船，行官少事（“官少事”原作“时尚关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未即就路。载亦知之，召行官至，杖五下，使骤去。事毕食

讫，遂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大历七年，转运使吏部刘晏在吏部任尚书。大理评事李载兼任监察御史，主管福建事宜。李载在建州浦城设置使衙。浦城到建州七百里，非常荒凉。李载心里害怕瘴疫，不愿意任职，过半年死了，过了一天，又活了，同往常一样。家人端饭，李载象平常一样吃饭，对家人说：“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暂时回来的原因，是了结公事。”就追问属下没办完的事。他主办了一切，分别交付给人。后来又写了封信与尚书告别，同时算作遗书，处理家事。他的妻子崔氏先死了，身边只有一个小妾，就对她说：“我已经死了，在地下见到了先前的妻子。我说有了你，她非常生气，将要有不利你的事，怎么办？今天她快来了，不宜久留。”说完，分了一些财物给她，让行官送她回北边。小妾马上到了船上，行官有点小事，未能上路。李载也知道了，召来行官，打了五杖，让他快去。事情处理完，吃完饭，他就死了。

高 励

高励者，崔士光之丈人。夏日，在其庄前桑下，看人家打麦。见一人从东走马来，至励再拜，云：“请治马足。”励云：“我非马医，焉得疗马？”其人笑云：“但为胶粘即得。”励初不解其言，其人乃告曰：“我非人，是鬼耳。此马是木马，君但洋胶粘

之，便济行程。”励乃取胶煮烂，出至马所，以见变是木马。病在前足，因为粘之。送胶还舍，及出，见人已在马边。马其骏，还谢励讫。便上马而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高励是崔士光的丈人。夏天，在他庄子前面的桑树下，看人家打麦。见一个人从东边骑马过来，到高励面前拜了又拜，说：“请治疗马脚。”高励说：“我不是马医，怎么能治马？”那人笑着说：“只用胶粘上就行了。”高励开始不明白他的话，那人就告诉他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鬼。这匹马是木马，您只多用胶粘上它，便可以帮它行走了。”高励就取出胶煮烂，出来到马厩，看见那匹马已经变成了木马。病在前脚，就给它粘上。送胶回屋，等到出来，看见那人已在马旁边，马非常骏伟。那人谢过高励，就上马而去。

萧 遇

信州刺史萧遇少孤，不知母墓。数十年，将改葬。旧茔在都，既至，启，乃误开卢会昌墓。既而知其非，号恸而归。闻河阳方士道华者，善召鬼，乃厚弊以迎。既至，具以情诉，华曰：“试可耳。”乃置坛洁诚，立召卢会昌至，一丈夫也，衣冠甚伟，呵之曰：“萧郎中太夫人茔，被尔墓侵杂，使其迷误。忽急寻求，不尔，当旦夕加罪。”会昌再拜曰：“某贱役者，所管地累土三

尺，方十里，力可及。周外则不知矣。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，当为索之。以旦日为期。”及朝，华与遇俱往。行里余，遥见会昌奔来曰：“吾缘寻索，颇扰鬼神，今使按责甚急，二人可疾去。”言讫而灭，二人去之数百步，（“百步”原作“日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顾视，见青黑气覆地，竟日乃散。既而会昌来曰：“吾为君寻求，大受阴司谴罚，今计穷矣。”请辞去。华（“华”原作“罢”。据明钞本改。）归河阳，遇号哭。自是端居一室。夜忽如梦中，闻户外有声，呼遇小名曰：“吾是尔母。”遇惊走，出户拜迎。见其母，母从暗中出。遇与相见如平生，谓遇曰：“汝至孝动天，诚达星神，祇灵降鉴，今我与汝相见，悲怆盈怀。”遇号恸久之，又叹曰：“吾家孝子，有闻于天，虽在泉壤，其为众流所仰。然孝子之感天达神，非惟毁形灭性，所尚由哀耳。”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，性命变通之道。乃曰：“祸福由人，但可累德。上天下临，实如影响。其有树善不感者，皆是心不同耳。”言叙久之，遇悲慰感激曰：“不意更闻过奖之言，庶万分不恨矣。”乃述迷误茆域之恨，乃曰：“吾来亦为此。年岁寝远，汝小，何由而知？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，亦已平坦，何可辨也？汝明日，但见乌鹄群集，其下是也。”又曰：“若护我西行，当以二魂舆入关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为叔母在此，亦须归乡。”遇曰：“叔母为谁耶？”母曰：“叔母则是汝外婆，吾亦自呼作叔母，怜吾孤独，尝从咸阳来此伴吾。后因神祇隔绝，不得去，故要二魂舆耳。”言讫而去，倏忽不见。遇哀号待晓，即于乌鹄所集平地，掘之。信是李五娘墓，更于下得母墓，方得合葬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信州刺史萧遇小时候是孤儿，不知道母亲的墓。几十年后，准备改葬，旧墓地在京都，就到了那儿。打开坟墓，是错开了卢会昌的墓，才知道不是母亲的坟墓，就伤心地回去了。听说河阳有个方士叫道华，善于召鬼，就重金聘来，详细地把事情告诉了他。道华说：“可以试一下。”就洁净设坛，马上招呼卢会昌到。见是一个男子，衣冠非常气派。道华呵叱他说：“萧郎中太夫人的墓，被你的墓侵犯，使萧郎中迷惑搞错，赶快寻找，不然就天天加大你的罪过。卢会昌拜了又拜，说：“我是卑贱的仆役，所管地盘共深三尺，方圆十里，我的能力只可涉及这些，这个范围外的就知道了。只是我的管辖之内没有萧郎中太夫人墓，我应为他寻找，以明天早晨为期限。”到了早晨，道华和萧遇都去了，走了一里多地，远远地看见卢会昌奔跑过来说：“我因为寻找，颇多打扰鬼神，现在派人责罚很紧急，你们两个应该快点离开。”说完就没了。两人走了几百步，四下一看，见黑气盖地，一天才散。不久卢会昌来说：“我给您寻找，大受阴司责罚，现在办法用尽了，请让我告辞离去。”道华回到河阳，萧遇号哭，从此住最边上的一个屋子。夜晚忽然象在梦中，听到门外有声音，招呼萧遇的小名说：“我是你的母亲。”萧遇惊讶地跑出，到门外拜见迎接他的母亲。母亲从黑暗中走出，萧遇和她相见象母亲在世一样。母亲对萧遇说：“你极其孝顺感动了上天，精诚传达到星神，地神引以为鉴，现在我和你相见。”母亲悲怆满怀，萧遇号哭悲恸很久。母亲又说：“我家的孝子，闻名于天，我虽在黄泉，很被众人仰慕，但孝子感动天地之神，不只是损害身体，这都是由于悲哀。”就和萧遇谈论幽冥中报应的情况，性命变通的道理，说：“祸福由人，但可积德，上天

的报应，其实象事物的回声，也有做了善事没有报答的，都是心不诚。”言谈很久，萧遇悲痛得以安慰，十分感激地说：“不在意听过奖的话，小子实在没有遗憾了。”就说了迷误墓地的遗憾。母亲说：“我来也是为了这事，年代久远，你那时还小，怎么能知道呢？我的坟上已经有了李五娘墓，也已经平坦了，怎么能辨别呢？你明天只要看见乌鹊聚集，那下面就是。”又说：“若送我西行，应该用两个灵车进关。”问她原因，回答说：“因为叔母在这，也要还乡。”萧遇说：“叔母是谁？”母亲说：“叔母就是你的外婆，我也自称她为‘叔母’，她可怜我孤独，曾想从咸阳到这陪伴我，后因地神隔绝，不能离开那里，所以要两个灵车。”说完就离去，很快不见了。萧遇悲伤地哭到天亮，就在乌鹊聚集的平地挖掘，果真是李五娘的墓，再在下面挖到母亲的墓，才得以合葬。

朱自劝

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。大历三年，其女寺尼某乙，令往市买胡饼，充斋馔物。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，状如为官。见婢歔歔，问：“汝和尚好在，将安之。”婢云：“命市胡饼作斋。”劝云：“吾此正复有饼。”回命从者，以三十饼遗之，（“遗之”二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兼传问讯。婢至寺白尼，尼悲涕不食，饼为众人所食。后十余日，婢往市，路又见自劝，慰问如初。复谓婢曰：“汝和尚不了，死生常理，何可悲涕，故寄饼亦复不

食。今可将三十饼往，宜令食也。”婢还，终不食。后十日，婢于市，复见自劝。问讯毕，谓婢曰：“方冬严寒，闻汝和尚未挟纩。今附绢二匹，与和尚作寒具。”婢承命持还，以绢授尼。尼以一匹制裤，一留贮之。后十余日，婢复遇自劝，谓曰：“有客数十人，可持二绢。令和尚于房中作馔，为午食。明日午时，吾当来彼。”婢还，尼卖绢，市诸珍膳。翌日待之，至午，婢忽冥昧久之，灵语因言客至。婢起只供食，食方毕，又言曰：“和尚好住，吾与诸客饮食致饱，今往已。”婢送自劝出门，久之方悟，自尔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吴县朱自劝在宝应年中死亡，大历三年，他的女儿在寺里当一名尼姑，让婢女去买胡饼，充当斋饭。婢女在河西看见朱自劝和几个骑马的随从二十人，形状好象做官的样子，看见婢女就叹息起来，问：“你家和和尚好吗？你要去哪儿？”婢女说：“让我买胡饼当斋饭。”朱自劝说：“我这正好还有饼。”回头命令跟从的人：“把三十个饼给她，并代为问候。”婢女回到寺院向尼姑说了这件事，尼姑悲泣不吃，饼被众人吃了。过了十几天，婢女去买东西，路上又见到了朱自劝，慰问和第一次一样，朱自劝又对婢女说：“你家和和尚不明事理，死生是正常的道理，怎么可以悲伤落泪呢？以前给她的饼也不吃，现在可把三十个饼带去，应该让她吃。”婢女回来，尼姑始终不吃。又过了十天，婢女在市上，又看到朱自劝，问候完毕，对婢女说：“正是冬天严寒，听说你家和和尚没有棉衣，现在给你两匹绢，给和尚做御寒的衣服。”婢女奉命拿回来，把绢给了尼姑。尼姑用一匹绢做了裤

子，一匹绢留下存放起来。十多天后，婢女又遇到朱自劝，朱自劝对她说：“有几十个客人，可以拿两匹绢，让和尚在房中做饭，当午餐。明天午时，我当去那里。”婢女回去，尼姑卖绢，买了各种珍奇美食。第二天等待他们，到了午时，婢女忽然很久不省人事，显灵传语说客人到了。婢女立起地供神食，刚吃完，又说道：“和尚安好，我和各位客人饮食很饱，现在走了。”婢女送朱自劝出门，很久才醒过来，从此再没看见朱自劝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

罗元则 李元平 刘 参 闫敬立
崔书生 李 则 陆 凭 浚阳李生

罗元则

历阳罗元则，尝乘舟往广陵，道遇雨，有一人求寄载，元则引船载之。察其似长者，供待甚厚。无他装囊，但有书函一枚，元则窃异之。夜与同卧，旦至一村，乃求“暂下岸，少顷当还。君可驻船见待，慎无发我函中书也。”许之乃下去。须臾，闻村中哭声，则知有异。乃窃其书视之，曰：“某日至某村，当取其乙，某村名良是。”元则名次在某下，元则甚惧而鬼还。责曰：“君何视我书函？”元则乃前自陈伏，因乞哀甚苦。鬼愍然，谓：“君尝负人否？”元则熟思之曰：“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道十亩田，遂至失业，其人身已死矣。”鬼曰：“此人诉君耳。”元则泣曰：“父母年老，惟恃元则一身，幸见恩贷。”良久曰：“念君厚恩相载，

今舍去，君当趋归。三年无出门，此后可延十年耳。”即下船去。元则归家中，岁余，其父使至田中收稻，即固辞之。父怒曰：“田家当自力，乃欲偷安甘寝，妄为妖辞耶？”将杖之，元则不得已。乃出门，即见前鬼，髡头裸体，背尽疮烂，前持曰：“吾为君至此，又不能自保惜。今即相逢，不能相置。”元则曰：“舍我辞二亲。”鬼许，具以白父。言讫，奄然遂绝。其父方痛恨之，月余亦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历阳的罗元则，曾经乘船到广陵去，途中遇雨。有一人要求搭乘，罗元则将船靠岸让他上船，看他象个长者，供奉对待他特别好。他没有什么行装，只有书套一个，元则暗自惊异。夜间与他一起睡觉。第二天早晨到达一个村庄，那人要求暂时下船上岸，说：“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可停船等一下，小心不要打开我封套中的信。”元则答应，那人就下船离去。一会儿，听到村中有哭声，元则明白有异常情况，就私自打开他的信看，上面写道：某日到某村，应该取某人，那村名正是这个村。元则的名字排在某人的下面。元则非常恐惧那鬼就回来了。责备道：“你为什么看我的书信？”元则上前陈诉认错，苦苦哀求。鬼露出怜悯的样子，问他曾经有过违背人意否。元则细细想后说：“一生只有抢夺过同县张明通十亩田地，于是造成他失去生计，那人已经死了。”鬼说：“那人告你了。”元则哭着说：“父母年老，只靠我一人，希望你发发慈悲。”过了很久才说：“念你厚恩让我乘船，现在放你离去，你赶紧回家，三年内不要出家门，此后可延长十年寿命。”鬼就下船离去。元则回到家中，过了一

年多，他的父亲让他到田里去收割稻谷。元则坚决推辞。父愤怒道：“种田人家应当出力，你只想偷安做美梦，不要听信鬼话！”要用杖打他。元则没有办法，才出门，就看见了以前的那个鬼，光头裸体，背上都是烂疮。上前抓住说：“我为你达到这种程度，又不能保护自己，今即相遇，不能放过。”元则说：“放我辞别二老双亲”。鬼答应。把全部情况告诉父亲。说完，气息奄奄接着就断了气。他的父亲才痛苦悔恨，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。

李元平

李元平者，睦州刺史伯成之子，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。岁余暮际，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，容色甚丽，有青衣婢随来。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，平悦而趋之，问以所适，及其姓氏。青衣怒云：“素未相识，遽尔见逼，非所望王孙也。”元平初不酬对，但求拜见。须臾，女从中出，相见忻悦，有如旧识，欢言者久之，谓元平曰：“所以来者，亦欲见君，论宿昔事，我已非人，君无惧乎？”元平心既相悦，略无疑阻，谓女曰：“任当言之，仆亦何惧？”女云：“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，君前生是江州门夫，恒在君家长直，虽生于贫贱，而容止可悦。我以因缘之故，私与交，通君才百日，患霍乱没。故我不敢哭，哀倍常情。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，所愿后身各生贵家，重为婚姻。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，君试看之。若有朱者，我言验矣。”元平自视如其言，益

信，因留之宿。久之，情契既洽，欢惬亦甚。欲曙，忽谓元平曰：“谗生时至，不得久留，意甚恨恨。”言讫悲涕，云：“后身父为今县令，及我年十六，当得方伯。此时方合为婚姻，未间。幸无婚也。然天命已定，君虽欲婚，亦不可得。”言讫诀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李元平是睦州刺史伯成的儿子。于大历五年客居在东阳精舍读书。一年后的一个傍晚，忽然有一个美女穿着红罗衣裙，容貌姿色甚美，有青衣女婢跟随而来，进入元平所住院子其他僧房中。元平高兴而奔去。问她们要到哪里去和她的姓名。青衣女婢怒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就来逼问，真不是所盼望的贵家子弟啊。元平开始不答对，只求拜见。一会儿，那女人从屋里出来，相见很高兴，好象是旧相识，欢快地谈了好久。她对元平说：“我来的原因，就是要见你，谈谈往昔的事，我已经不是人，你不害怕吗？”元平内心喜悦，没有一点凝虑。对女人说：“任凭你说，我有什么害怕的。”女人说：“我父亲从前做江州刺史，你前生是江州门夫。我长期在刺史家培育长大，你虽然生长在贫贱人家，可是容貌举止令人喜欢。我因为这个缘故，私自与你交往。你仅仅百日，你就患霍乱死亡。但我不敢哭，倍感哀伤。经常拿着千手千眼菩萨祷告，但愿来世各自投生到高贵人家，重新结为婚姻。我用红笔涂你左大腿做为记号。你看着，如有红的，我说的就验证了。”元平自己看后背象她说的，更加相信。于是留她住下，过了很久，情投意合，非常欢愉。天将亮，她忽然对元平说：“投生时辰已到，不能久留，感到非常遗

憾。”说完悲伤痛哭。又说：“投生后的父亲现在做县令，到我十六岁时，你能做地方长官，那时才能完婚，不到时候，希望你不要结婚。天命已定，你虽然想结婚，也是办不到的。”说完告别离去。

刘 参

唐建中二年，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，或曰毛鬼，或曰毛人，或曰柰，（“或曰柰”原作“报”，据明抄本改）不恒其称。而鬼变化无方。人言鬼好食人心，少女稚男，全取之。民恐惧，多聚居，夜烈火不敢寐，持弓刀以备。每鬼入一家，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，声振天地。人有狂惧而死者。所在如此，官禁不能息。前兖州功曹刘参者，旧业淮泗，因家广陵。有男六人，皆好勇，刘氏率其子，操弓矢夜守。有数女闭堂内，诸郎巡外。夜半后，天色暝晦，忽闻堂中惊叫，言鬼已在堂中，诸郎骇。既闭户，无因入就，乃守窥之。见一物方如床，毛鬣如蝟，高三四尺，四面有足，（明抄本“足”作“眼”。）转走堂内。旁又有鬼，玄毛披体，爪牙如剑，把小女置床上，更擒次女。事且迫矣，诸郎坏壁面而入，以射毛床，毛床走，其鬼亦走。须臾，失鬼所在，而毛床东奔，中镞百数，且不能走。一人擒得，抱其毛，力扞之。食顷，俱堕河梁，大呼曰：“我今抱得鬼。”鬼困。急以火相救，及以火照之，但见抱桥柱耳。刘子尽爪损，小女遗于路。居数日，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，射之不可，叫呼颇动众，明日伏罪。以令

百姓，因而有盗，窃托以妖妄。既而自弥。亦不知其然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唐朝建中二年，江淮一带谣传有厉鬼从湖南来。有的说是毛鬼，有的说是毛人，有的说象木柱子。说法不一，鬼变化无常。人传鬼喜欢吃人心，少女少男，全都抓取。老百姓害怕，大多数都聚集起来居住，夜间点燃烈火不敢睡觉，拿着弓箭大刀以备不测。每当鬼进入一家，各家都击打木板和铜器制造声响，响声震天动地。有人狂吓而死的。到处都是如此，官府禁止也不能平息。前兖州功曹刘参，原先在淮泗，家迁广陵，有六个儿子，都好斗。刘氏率领他的儿子，操持弓箭守夜。有几个女的关在屋内。各儿郎在外巡视。半夜后，天色昏暗，忽然听到屋内惊叫，说鬼已在屋里，各儿郎惊惧。门已关闭，无法进入救人，就守在外面往里看，看见一物方形象床，刚毛象刺猬，高有三四尺，四面有脚，在屋内转跑。旁边有一鬼，赤黑的毛披散在身体上，爪和牙象利剑。把小女儿放在毛床上，接着去抓次女。情况紧急，各儿郎破墙而入，用箭射毛床。毛床跑，那鬼也跑。一会儿，失去鬼的踪影，毛床向东奔跑，中箭数百，不能跑。一个人捉到，抱住他的毛，用力拽他。一顿饭的工夫，一起掉到河里，大叫道：“我现在抱住鬼了！鬼已困乏，赶紧用火援助我。”等到用火照时，只见他抱着桥柱而已。刘参的儿子都被抓坏了，小女儿被扔在路上。过了几天，军营中有一士兵，夜间看见一个毛鬼飞奔到屋上，射它没有射着，叫喊惊动了很多人，第二天受到惩处，用以使百姓明白，由于有盗贼盗窃，借故推

托是妖怪。以后自行消失,也不知那是怎么回事。

闫敬立

兴元元年,朱泚乱长安。有闫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,潜途出凤翔山,夜欲抵太平馆。其馆移十里,旧馆无人已久,敬立误入之,但讶莱芜鳃涩。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,控辔至厅。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,皂衫人对曰:“亦可住。”既坐,亦如当馆驿之礼。须臾,皂衫人通曰:“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。”敬立见之,问曰:“此馆甚荒芜,何也?”对曰:“今天下榛莽,非独此馆,宫阙尚生荆棘矣。”敬立奇其言,语论皆出人右。俶乃云:“此馆所由(“由”原作“用”,据明抄本改。)并散逃。”因指二皂衫人曰:“此皆某家昆仑奴,一名道奴,一名知远,权且应奉尔。”敬立因于烛下,细目其奴。皂衫下皆衣紫白衣,面皆昆仑,兼以白字印面分明,信是俶家人也。令覘厨中,有三数婢供饌具,甚忙,信是无所由。(“由”原作“用”,据明抄本改。)良久,盘筵至。食精。敬立与俶同食,甚饱。畜仆等皆如法,乃寝。敬立问俶曰:“缘倍程行,马瘦甚,可别假一马耶?”答曰:“小事耳。”至四更,敬立命驾欲发,俶又具饌,亦如法。俶处分知远,以西槽马,送大使至前馆。兼令道奴被东槽马:“我钱送大使至上路。”须臾马至,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,俶亦行。可二里,俶即却回执别,异于常馆官。别后数里,敬立觉所借马,有人粪之秽,俄而渐盛,乃换己马被驮。(“被驮”明抄本作“乘之。”)而行

四五里，东方似明。前馆方有吏迎拜，敬立惊曰：“吾才发馆耳。”曰：“前馆无人。”大使何以宿，大讶。及问所送仆马，俱已不见，其所驮輜重，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。至前馆，馆吏曰：“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，在彼馆后园，久已颓毁。”敬立却回验之，废馆更无物，唯墙后有古殡宫。东厂前有搭鞍木马，西侧中有高脚木马，门前废堠子二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。渐觉喉中有生食气，须臾吐昨夜所食，皆作朽烂气。如黄衣曲尘之色。斯乃棗中送亡人之食也。童仆皆大吐，三日方复旧。（出《博异记》）

兴元元年，朱泚作乱长安。闫敬立作段秀实的告密使，秘密离开凤翔山，夜晚要到达太平馆。那馆已迁移了十里，旧馆无人已很久。敬立误入旧馆，只是惊奇荒芜枯涩。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迎门行拜，控制马辔到大厅，就问此馆因为什么寂寞到如此地步。穿黑衣人回答说：“也可以住。”坐后，一切都遵照馆驿的礼数进行着。过了一会儿，黑衣人通报说：“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到。”敬立接见他。问道：“这馆很荒芜，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现在天下草木丛杂，不单单这个驿馆，宫殿还生荆棘呢。”敬立认为他的话奇特，谈论在一般人之上。叔说“此馆所用的人都已逃走。”指着两个穿黑衣人说：“这都是我家的昆仑奴，一个叫道奴，一个叫知远，暂且来侍奉你。”敬立于是在灯烛下，细看那奴仆，黑衫下都穿着紫白衣服，面上都有昆仑，再加上用白字印面上很分明，确实是刘俶家的人。让看厨房，有几个女仆陈设食具，很忙，确实没有其他的人。过了很

久，筵席摆上，食物精美。敬立和刘俶一起进餐，很饱。仆人等也都如此，才睡觉。敬立问俶道：“由于加倍兼程，马累得很瘦，能另外借一匹马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小事罢了。”到了四更天，敬立命令整理车马准备出发。刘俶又准备了饭菜，也象那种方法。刘俶安排知远，取西槽的马，送大使到前边的驿馆，并让道奴备好东槽的马，亲自送大使上路。一会儿马到，敬立骑西槽的马而行。刘俶也跟着走。走了二里地，刘俶就执手告别返回，和平常的馆官不同。分别后走了几里，敬立感觉所借的马，有人粪的秽气，一会儿渐渐味大，于是换自己的马骑。走了四五里，东方像要亮了，前边驿馆正好有官吏迎拜。敬立吃惊的说：“我才出驿馆呀。”说：“前馆没有人，大使凭什么住宿？”大惊。到问所送的马匹，全都不见了，那所驮的輶重，已退回百余步放到路边。到了前馆，馆吏说：“从前有原做凤州河池县尉的刘少府的殡宫，在那驿馆的后园，早已废毁。”敬立回去验证它，废馆再无什么东西，只是墙后有个古殡宫，东厂前有个搭鞍的木马，西侧中有个高脚木马，门前有废土堡两座，殡宫前有殉葬品数人。敬立渐渐感觉嗓子眼有生食味，一会儿，吐出昨夜所吃的食物，都是腐烂味，象黄衣曲尘的颜色，这是棺材里送给死人的食物，童仆等人都大吐，三日后才复旧。

崔书生

博陵崔书生，往长安永乐里。先有旧业在渭南。贞元中，

尝因清明节归渭南，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，日已晚，歇马于古道左。比百余步，见一女人，靓粧华服，穿越榛莽，似失路于松柏间。崔闲步𪘇（明抄本“闲”作“踵”，“𪘇”作“𪘇”）逼渐近，乃以袂掩面，而足趾跌蹶，屡欲仆地。崔使小童逼而覘之，乃二八绝代之姝也。遂令小童诘之曰：“日暮何无俦侣，而怵惶於墟间耶？”默不对。又令一童，将所乘马逐之，更以仆马奉送。美人回顾，意似微纳，崔乃倮而缓逐之，以观其近远耳。美人上马，一仆控之而前。才数百步，忽见女奴三数人。哆口坌息，踉跄而谓女郎曰：“何处来？数处求之不得。”拥马行十余步，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。崔渐近，乃拜谢崔曰：“郎君悯小娘失路，脱骖仆以济之，今日色已暮，邀郎君至庄可矣？”崔曰：“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？”青衣曰：“因被酒兴酣至此。”取北行一二里，复到一树林，室屋甚盛，桃李甚芳。又有青衣七八人，迎女郎而入。少顷，一青衣出，传主母命曰：“小外生因避醉，逃席失路，赖遇君子，卹以仆马。不然日暮，或值恶狼狐媚，何所不加。阖室戴佩。且憩，即当奉邀。”青衣数人更出候问，如亲戚之密。顷之，邀崔入宅。既见，乃命食。食毕（毕原作果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酒至，从容叙言：“某王氏外生女，丽艳精巧，人间无双，欲待君子巾栉，何如？”崔放（“放”原作“逐”，据明抄本改）逸者，因酒拜谢于座侧。俄命生出，实神仙也。一住三日，宴游欢洽，无不酣畅。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。玉姨好与崔生长行，爱崔口脂合子。玉姨输，则有玉环相酬。崔输且多，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，半已输玉姨，崔亦赢玉指环二枚。忽一日，一家大惊曰：“有贼至。”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。才出，妻已不见，但自于一穴中。唯见芜花半落，松风晚清，黄萼紫英，草露沾衣而已。其赢

玉指环犹在衣带。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，见童仆以锹锒发掘一塞穴，已至椁中，见铭记曰：“原周赵王女玉姨之墓。平生怜重王氏外生，外生先歿，后令与生同葬。棺柩俨然，开椁，中有一合，合内有玉环六七枚。崔比其睹者，略无异矣。又一合，中有口脂合子数枚，乃崔生输者也。崔生问仆人，“但见郎君入柏林，寻觅不得，方寻掘此穴，果不误也。”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。崔生感之，急为掩瘞仍旧矣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博陵姓崔的书生，到长安永乐里。祖先有旧业在渭南。贞元年间，曾经在清明节回渭南，走到昭应北，荒坟之间，天已晚，在古道旁歇马。百余步外，看见一女子，浓妆华服，穿越在芜杂丛生的草木中，好象在松柏间迷失了路。崔漫步前行渐渐走近，那女子用衣袖遮脸。而脚跟不稳要跌倒，多次要倒地。崔让小童走近看她，是个年方二八的绝代美人。于是让小童问她：“天已晚为什么没有伴侣，凄怆惊慌地在荒坟之中行走呢？”默默地不回答。又让另一童，骑马追她，又把仆人和马匹送她使用，美人回头看看，意思是象同意接受。崔就曲背而慢慢地追她，看她到何处去。美人上马，一仆人牵马在前。才走了几百步，忽然看见个女奴，张口喘息，踉跄而来对女郎说：“从何处来？多处找你找不到。”簇拥着马走了十余步，看见一年长的婢女站立等待。崔渐渐走近，青衣拜谢崔说：“你怜悯小娘子失路，让出马匹和仆人帮助她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邀请你到庄上可以吗？”崔曰：“小娘子为什么独自行走凄怆惊慌到如此程度？”青衣说：“因喝酒尽兴过量达到如此地步。”取道向北走

了一二里，又到一树林，房屋很美，桃李香气很浓。又有青衣七八个人，迎接女郎进去。片刻，一青衣出来，传女主人命令说：“小外甥女因逃避酒醉，逃离宴席迷失了路，全靠遇着你，周济了仆人和马匹，不这样的话，天晚如果遇上恶狼狐狸精，怎么能不遇害。现关在屋里穿戴打扮，你暂且休息，马上邀你进入。”青衣多人连续出来问候，象亲戚那样亲密。一会儿，邀请崔生进屋。进见后，命令上食品，吃完又上酒宴。青衣舒缓地说：“王氏是我的外甥女，姿色艳丽，性情精巧，人间无二，想要侍候你，怎么样？”崔生是个豪放的人，靠着酒兴在座侧拜谢。一会儿命外甥女出来，确实是神仙。一住就是三天，饮宴游玩欢乐融洽，无比的畅快。王氏常叫她姨为玉姨。玉姨喜欢与崔生赌长行。喜爱崔生的口脂合子，玉姨输了，就给玉环酬对。崔生输的多，先前在长安买的合子六七个，一半已输给玉姨，崔生也赢了玉环二个。忽然一天，全家大惊说，来贼了，他的妻子推崔生从后门出去。才出去，妻子已经不见了，只是自己在—个洞穴中。只见荒花半落，松间夜晚的清风，黄萼紫英，草上的露水沾湿了衣服罢了。那赢的玉指环还在衣带上。沿着当初见美人的路而去。看见童仆用锹挖掘一个墓穴，已挖到棺材，发现那上面刻记着，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。平生爱怜王氏这个外甥女，外甥女先死，后让与外甥女同葬，棺柩整齐完好。打开棺材，里面有一个合子，合子里有玉环六七个。崔生和他赌赢的比较，没有一点差异。另一合，里面有口脂合子数个，是崔生输的。崔生问仆人，仆人说只见你进入柏林，寻找不着，才追寻挖掘这个墓穴，果然不错。玉姨叫崔生的奴仆是个贼，崔生感谢她，立刻掩埋如旧。

李 则

贞元初，河南少尹李则卒，未敛，有一朱衣人来，投刺申吊，自称苏郎中。既入，哀恸尤甚。俄顷尸起，与之相搏。家人子惊走出堂，二人闭门殴击，及暮方息，孝子乃敢入。见二尸共卧在床，长短形状，姿貌须髯衣服，一无差异。於是聚族不能识，遂同棺葬之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贞元年初，河南少尹李则死，未下葬。有一个穿红衣的人来，投上名片进行吊唁。自称是苏郎中。进去后，哀伤恸哭特别厉害。一会儿尸体起来，与他搏斗。全家人吓跑出屋。二人关门殴打，到晚上才平息。戴孝的儿子才敢进去，见两具尸体一起躺在床上，长短形状，姿态容貌胡须衣服，没有一点差别。于是聚集全族的人都不能辨别，就同棺埋葬了他们。

陆 凭

吴郡陆凭少有志行，神彩秀澈，笃信谦让。家于湖州长城，性悦山水，一闻奇丽，千里而往，其纵逸未尝宁居。贞元乙丑三

月，游永嘉，遽疾而歿。凭素与吴兴沈苕友善，苕梦凭颜色憔悴，曰：“我游至永嘉，苦疾将困。君为知我者，愿托家事。”苕悲之。又叙旧欢，宴语久之。因述文章，话虚无之事，乃谓苕曰：赠君《浮云诗》一篇，以寄其怀。诗曰：‘虚虚复空空，瞬息天地中。假合成此像，吾亦非吾躬，’悲吟数四。临去曰：“凭船已发来，明日午时到此。”执手而去。及觉，所记甚分明，乃书而录之。如期而凭丧船至。苕抚孤而恻，赙助倍礼。词人杨丹为之誌，具旌神感，铭曰：“笃生府君，美秀而文。没而不起，寄音浮云。”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吴郡的陆凭年少就有志向和品行，神彩秀美，忠实谦让，家在湖州长城。天性喜欢山水，一听到有奇丽的景观，不远千里而往，他恣纵豪放未曾安稳住过。贞元乙丑年三月，游览永嘉，得病而死。凭平时与吴兴的沈苕友好。苕梦见凭脸色憔悴，说：“我游览到永嘉，苦于疾病将睡去，你是我的知己，愿把家事托付于你。”苕很悲痛。又叙说过去的欢乐，平静地说了很久，于是谈论文章，说些虚无的事，对苕说：“赠送你浮云诗一篇，用来寄托我的情怀。”诗写道：“虚虚复空空，瞬息天地中。假合成此象，吾亦非吾躬。”悲吟多遍。临去时说：“我的船已开来，明天午时到这里。”招手离去，到醒觉，记忆特别清楚，就写下记录它。按期凭的丧船到。苕抚摸着遗孤而痛哭。加倍拿礼物资助办丧事。词人杨丹为他写墓志，备办表彰让神感知。墓志铭写道：“笃生府君，美秀而文。没而不起，寄音浮云。”

浔阳李生

李生者，贞元中，举进士，下第归浔阳，途次商洛。会汉南节使入觐，为道骑所迫。四顾唯苍山万重，不知所适。时日暮马劣，无仆徒。见荆棘之深，有殡宫在焉，生遂投匿其中。使既过，方将前去，又不知道途之几何，乃叹曰：“吾之寄是，岂非命哉？”于是止于殡宫中，先拜而祝曰：“某家庐山，下第南归，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，既不得进，又不得退，是以来。魂如有知，愿容一夕之安。”既而闲望，时风月澄霁。虽郊原数里，皆可洞见。又有殡宫，在百步外，仿佛见一人，渐近，乃一女子，妆饰严丽，短不尽尺，至殡宫南，入穴中。生且听之，闻其言曰：“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，今夕风月好，可以肆目，时难再得，愿稍留念。”穴中应曰：“属有贵客，寄吾之舍，吾不忍去，乖一夕之欢，不足甚矣。”其人乃去，归殡宫下。生明日至逆族问之，有知者，是博陵崔氏女也，随父为尉江南，至此而歿，遂藁葬焉。生感之，乃以酒膳致奠而去。（出宣室志）

李生，贞元年间，考举进士，落榜回浔阳，途经商洛，适逢汉南节使入京会见天子，被道骑所逼迫，四外望去只有苍山万重，不知道应到哪里去。当时天晚马累，没有仆人，只见深深的荆棘，有殡宫在那里。李生于是藏匿在那里，节使已经过去，才

向前去。又不知道路途多少,就叹息说:“我就住在这里,难道不是命吗?”于是停止在殡宫中。先拜谢而祷告说:“我家住在庐山,落第向南回家,到这被府公前驱所逼迫,既不能前进,又不能后退,这才来到这里,鬼魂如果有知,希望能容纳一个夜晚的安歇。”接着四下闲看,当时风清月朗,即使郊野几里,都可以看见。另有殡宫,在百步以外,仿佛看见一人,渐渐走近。是一个女子,妆饰端整美丽,身高不足一尺,到殡宫南面,进入墓穴中。李生听之,听到她说:“金华夫人奉告崔女郎,今晚风月美好,可以观望,时机再难得到,希望稍微留作纪念。”穴中应答说:“适值有贵客,住在我的馆舍,我不忍心离去,违背一夕的欢乐,不是特别可惜的。”那人才离去。李生第二天到客舍打听,有了解的,这是博陵崔氏女儿,跟随父亲做江南尉,到这而死,于是埋葬在那里,李生感激她,用酒食祭奠后而离去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

鬼二十五

韩 弇 卢 頊 李章武

韩 弇

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，蕃戎背（“背”原作“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信，掌书记韩弇遇害。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，因昼寝，忽梦弇被发披衣，面目尽血。绩初不识，乃称姓名，相劳勉如平生。谓绩曰：“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，憔悴困苦不可言，间来奉诣耳。别后有一诗奉呈。”悲吟曰：“我有敌国仇，无人可为雪。每至秦陇头，游魂自呜咽。”临别，谓绩曰：“吾久饥渴，君至明日午时，于宅西南，为置酒饌钱物，亦平生之分尽矣。”绩许之，及觉。（“觉”字据明抄本补。）悲怆待旦。至午时，如言祭之。忽有黑风自西来，旋转筵上，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。举邑人观之，时贞元四年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同西蕃结盟。西蕃背信弃义，掌书记韩弇被害。韩弇平素同栢阳尉李绩友好，在白天睡觉，忽然梦见韩弇头发散乱披着衣服，脸面都是血。李绩开始没认出来，于是自报姓名，烦劳尽力象平生一样。现在跟随秃发大使镇守漳河，憔悴窘困受辱不可言状，秘密地来到你这里。分别后有一诗相赠，他悲伤地吟道：“我有敌国仇，无人可为雪。每至秦陇头，游魂自呜咽。”临别时，对李绩说：“我已很久又饿又渴，你到明天午时，在屋子的西南方，给置办酒食钱物，也尽了我们平生的情分。”李绩答应了，到睡醒，悲伤凄怆直到早晨，到了午时，象说的那样祭奠。忽然有黑风从西边来，旋转在宴席上。纸钱和酒食都被风卷走飞去。全城的人都看见了，时间是贞元四年。

卢 瑱

贞元六年十月，范阳卢瑱家於钱塘，妻弘农杨氏。其姑王氏，早岁出家，隶邑之安养寺。瑱宅於寺之北里，有家婢曰小金，年可十五六。瑱家贫，假食於郡内郭西堰。堰去其宅数十步，每令小金于堰主事。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，年可四十余，著瑟瑟裙，蓬发曳漆履，直诣小金坐。自言姓朱，第十二，久之而去。如是数日。时天寒，小金爇火以燎。须臾，妇人至，顾见床下炭，怒谓小金曰：“有炭而焚烟熏我，何也？”举足踏火，火即灭。以手批小金，小金绝倒于地。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，在旁

大骇，驰报于家。家人至，已失妇人，而小金瞑然如睡，其身僵强如束。命巫人祀之，释然。如是具陈其事。居数日，妇人至，抱一物如狸状，尖嘴捲尾，尾类犬，身斑似虎。谓小金曰：“何不食我猫儿？”小金曰：“素无为之，奈何？”复批之，小金又倒，火亦扑灭。童子奔归以报，家人至，小金复瞑然。又祝之，随而愈。自此不令之堰。后数日，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。船至寺门外，寺殿后有一塔，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，朱紫甚盛。伫立而观之，即觉身不自制。须臾，车马出，左右辟易，小金遂倒。见一紫衣人策马，问小金是何人，旁有一人对答。二人举扶阶上，不令损。紫衣者驻马，促后骑曰：“可速行，冷落他（“落”字原空缺，“他”原作“地”，据明抄本补改）筵饌。”小金问傍人曰：“行何适？”人曰：“过大云寺主家耳。”须臾，车马过尽。其院中人来，方见小金倒于阶上，复惊异载归，祀酹之而醒。是夕冬至除夜，卢家方备粢盛之具，其妇人鬼倏闪於牖户之间。以其闹，不得入。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。夜久，家人怠寝，妇人忽曳，小金惊叫，妇人怒曰：“作饼子，何不啖我？”家人惊起，小金乃醒，而左臂失一虎目。忽窗外即言“还你”，遂掷窗有声，烛之果得。后数日视之，帛裹干茄子，不复虎目矣。冬至方旦，有女巫来坐，话其事未毕，而妇人来，小金即瞑然。其女巫甚惧，方食，遂夹一枚馄饨，置户限上，祝之。於时小金笑曰：“笑朱十二喫餠饨，以两手拒地，合面于餠饨上吸之。”卢生以古镜照之，小金遂泣。言：“朱十二母在盐官县，若得一顿餠饨，及顾船钱，则不来。”卢生如言，遂诀别而去。方欲焚钱财之时，已见妇人背上负钱。焚毕而去，小金遂释然。居间者，小金母先患风疾，不能言，忽于厨中应诺，便入房，切切然语。出大门，良久，抠衣阔

步而入，若人骑马状，直至堂而拜曰：“花容起居。”其家大惊，花容即杨氏家旧婢，死来十余年，语声行动酷似之，乃问花容：“何得来？”答曰：“杨郎遣来，传语娘子，别久好在。杨郎，卢生舅也，要小金母子，故遣取来。”卢生具传，恳辞以留，受语而出门。久之，复命曰：“杨郎见传语，切令不用也，急作纸人代之。”依言剪人，题其名字，焚之。又言：“杨郎在养安寺塔上，与杨二郎双陆。”又问：“杨二郎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神人耳。又有木下三郎，亦在其中。”又问：“小金前见车马何人？”曰：“此是精魅耳。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，平生苦毒，罚作蛇身。今在天竺寺褚树中有穴，久而能变化通灵，故化作妇人。”又问：“既是蛇身，如何得衣裳著？”答曰：“向某家塚中偷来。”又问：“前抱来者何物？”言“野狸”。遂辞去。即酌一杯令饮，饮讫，更请一杯与门前钁八。问：“钁八是何人？”云：“是杨二郎下行官。”又问：“杨二郎出入如此，人遇之皆祸否？”答曰：“如他杨二郎等神物，出入如风如雨。在虚中，下视人如蝼蚁然，命衰者则自祸耳，他亦无意焉。”言讫而去。至门方醒，醒后问之，皆不知也。后小金夜梦一老人，骑大狮子。狮子如文殊所乘，毛彩奋迅，不可视。旁有二昆仑奴操辔。老人谓小金曰：“吾闻尔被鬼物缠绕，故万里来救。汝是衰厄之年，故鬼点尔作客。”云：“以取钱应点而已，渠亦自得钱。汝若不值我来，至四月，当被作土户，汝则不免死矣。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？”小金曰：“然。”“汝看此样，绣取七躯佛子，七口幡子。”言讫，又曰：“作八口，吾误言耳。八口，一伴四口，又截头发少许，赎香以供养之，其厄侧除矣。”小金曰：“受教矣。今苦腰背痛，不可忍，慈悲为除之。”老人曰：“易耳。”即令昆仑奴向前，令展手，便於手掌摩指，则如黑漆，

染指上。便背上点二灸处。小金方醒，具说其事，即造佛及幡。视背上，信有二点处，遂灸之，背痛立愈。卢頊秉志刚直，不信其事，又骂之曰：“焉有圣贤，来救一婢？此必是鬼耳。”其夜又梦老人曰：“吾哀尔疾危，是以来救。汝愚郎主，却唤我作鬼魅也，吾亦不计此事。汝至四月，必作土户。然至三月末，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。夫鬼神所部，州县各异，亦犹人有逃户。”小金曰：“於余杭可乎？”老人曰：“余杭亦杭州耳，何益也？”又曰：“嘉兴可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老人曰：“汝於嘉兴投谁家？”答曰：“某家有亲，欲投之。”老人曰：“某家是孝，汝今避鬼，还投鬼家，何益也？”凡孝有灵筵，神道交通，他则知汝所在。汝投吉人家，则可矣。又临发时，脱汝所爱惜衣一事，剪去身，留领缝襟带，余处尽去之。缚一草人衣之，著宅之阴暗处，汝则易衣而潜去也。”小金曰：“诺。圣贤前度灸背，当时获愈，今尚苦腰痛。”老人曰：“吾前不除尔腰者，令尔知有我耳。汝今欲除之耶？”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，点腰间一处而去。悟而验之，信有点迹，便灸之，又差。其后妇人亦不来矣，至三月尽。如言潜之嘉兴，自后无事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贞元六年十月。范阳卢頊家住在钱塘，妻子是弘农的杨氏。她的婆婆王氏，早年出家，住在县城的安养寺。頊的住宅在寺庙的北边的乡里。有个家奴叫小金，年龄十五六岁。頊家境贫寒，在郡内部西堰酬借食物。堰距离他的住宅几十步远。每次让小金在堰主持事情，常常有一个妇人不知从何处而来，年龄有四十多岁，穿着青绿色的衣裙，蓬松头发拖着黑鞋，直

到小金前坐下，自称姓朱，排行十二，很久才离去。如此多日。当时天气寒冷，小金点火取暖。一会儿，妇人到，看见床下木炭，怒对小金说：“有木炭烧烟薰我，为什么？”抬脚踏火，火就灭了；用手打小金，小金绝气倒在地上。小金有个弟弟年仅四五岁，在旁大惊，跑回家报信。家人到，妇人已失去踪影。小金闭上眼睛的样子象睡觉，身体僵硬象被捆住。让巫人祭祀祷告，才恢复原样，如此这般述说那些事情。过了几天，妇人来，抱着一物象狸的样子，可是尖嘴卷尾巴，尾巴象狗，身上的斑纹象虎。对小金说：“为啥不喂我猫？”小金说：“从来没有做过，怎么办？”又用手打她，小金又倒地，火也扑灭了。童子跑回家报信。家人来到。小金又闭眼象睡着的样子，又祷告，随后又复原。从此不让她到堰上去。以后过了几天，让小金带领船到寺庙迎接外婆。船到了寺门外边，寺殿后有座塔，小金忽然看见塔下有车马，朱紫颜色非常盛美。站立观看，就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。一会儿，车马出来，左右惊退，小金于是倒在地上。看见一穿紫衣人策马，问小金是什么人，旁边有一人回答。二人抬扶到台阶上，不让损害。紫衣人停马，督促后边骑马的人说：“快点走，别管她（筵饌）。”小金问旁边的说：“到哪里去？”那人说：“到大云寺寺主家。”一会儿，车马过完。那院中人过来，才看见小金倒在台阶上。又很惊异用车拉回家，祭奠后才苏醒。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，卢家正准备盛大祭祀供品的器具。那妇人象鬼似的突然闪到门窗之间，凭着吵闹，也不能进去。卢生把二虎目系在小金左右臂。夜深，家人疲乏睡觉。妇人忽又飘然而来，小金惊叫。妇人怒道：“做饼子，为什么不让我吃？”家人惊起，小金才醒，而左臂失去一虎目。忽然窗外就

说还你，接着有掷到窗上的声音，用烛照果然得到，过后几天看它，用帛裹个干茄子，不是虎目。冬至才亮天，有个女巫来坐，说那事未完。妇人又来，小金又昏睡过去。那女巫非常害怕。才吃，于是夹起一个馄饨，放到门槛上祷祝。在这时小金笑道，笑朱十二吃馄饨，用两手抓地，脸对着馄饨用嘴吸它。卢生用古镜照她，小金于是哭泣。说朱十二母在盐官县，要得到一顿馄饨，又想到船钱，就不能再来。卢生遵从她的话，于是告别而离去。正要烧钱财之时，已看见妇人背上背着钱，焚化完而离去。小金于是恢复原样。住在这里，小金母亲从前患中风病，不能说话，忽然在厨房中应答。就入屋，情意恳切地说话。出了大门，过了很久，提起衣襟大步而进，象人骑马的样子，直到堂前而拜说：“花容请安。”全家大惊。花容是杨家的旧婢女，死了十多年，话语行动很象她，于是问花容：“从哪里来？”答道：“杨郎派来，传话给娘子，久别安在，杨郎是卢生的舅舅，要小金母子，所以派我来取人。”卢生备好传语，恳切要求留下。接受传语而出门，过了许久，回复命令说：“杨郎见到传语，就令不用了，赶紧做纸人代替她们。”按着说的剪纸人，写上她们的名字，焚烧。又说杨郎在养安寺塔上，与杨二郎平起平坐。又问杨二郎是什么人，回答说，是神人。还有木下三郎，也在那里。又问小金看见的车马里是什么人，回答说，是精灵，原来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，平生狠毒，被罚作蛇身，现在在天竺寺楮树中有洞穴，时间久了能变化通灵气，所以能变作妇人。又问既然是蛇身，怎么能有衣裳穿？回答说，从某家坟里偷来。又问先前抱来的是什么东西，说是野狸。要告辞离去，酌了一杯酒让他喝，喝完，又要一杯给门前的钁八。问钁八是什么人，说

是杨二郎的下行官。又问出入如此，人遇上他都是祸患吧？答曰：“象他杨二郎等神物，出入象风象雨，在虚幻中，向下看人象蝼蚁的样了，生命力衰弱的则自有祸呀，他也无意这样。”说完离去，到门口才醒。醒后问她，全不知道。后来小金夜间梦见一位老人，骑着大狮子，狮子象文殊天尊的坐骑，毛色光彩夺目精神振奋行动迅速，不可直视。旁边有两个家奴拿着缰绳。老人对小金说：“我听说你被鬼缠绕，特意不远万里来救你。你现在是衰弱苦难之年，所以鬼点你作客，说是以取钱应付罢了。你如果不遇上我来，到四月份，将被埋在地下，你就避免不了死去。你在某天拾到绣佛子了吗？”小金曰：“是的。”“你照这个样子，绣七个佛子，七口幡子。”说完，又说：“作八口，我说错了，八口，一半四口，再剪下头发少许，烧香供奉它，那苦难就解除了。”小金说：“接受教诲了。现在苦于腰背疼痛，不可忍受，你发发慈悲给除掉。”老人说：“容易呀。”就让家奴上前，让展开手，在手掌磨手指，就象黑漆，站在指上，在背上点了两穴位。小金才醒，全部述说那些事情，马上制作佛与幡。看背上，确实有两个点处，于是针灸，背痛立刻消失，卢项秉性刚直，不信那事。又骂道：“那有圣贤，来救一个婢女，这一定是鬼。”那夜又梦见老人说：“我可怜你疾病危险，这才来救你，你那愚蠢的主人，却说我是鬼魅，我也不计较这事。你到四月，必死，然而到三月末，应离开杭州地界而逃避。那鬼神所管辖的，州县各不相同，就好象人有逃户的。”小金说：“到余杭可以吗？”老人说：“余杭也属杭州呵，有什么益处？”又说：“嘉兴可以吗？”说：“可以。”老人问：“你到嘉兴投奔谁家？”回答说：“某家有亲属关系，想投奔他。”老人说：“某家有孝，你现在避鬼，

还投奔有鬼人家，有什么好处？凡是守孝的有灵筵，神道交往，他就知道你的所在。你投奔吉祥人家，才可以。关于脱掉你所爱惜的衣服一事，剪去衣身，留着领缝襟带，其余部分都去掉，扎一个草人让它穿上，放到屋子的阴暗处。你换上衣服偷偷地离去。”小金说：“是，圣贤前次针灸背部，当时病好，现在还苦于腰痛。”老人说：“我以前不根除你的腰痛病，让你知道有我，你现在要根除吗？”又在家奴手掌中研出黑色，点腰一处而离去。醒后验证，确实有点的痕迹。又病愈。那以后妇人也不来了。到了三月末，按照说的偷偷地到了嘉兴，从那以后无事。

李章武

李章武，字飞卿，（“卿”字原阙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其先中山人。生而敏博，遇事便了。工文学，皆得极至。虽弘道自高，恶为洁饰，而容貌闲美，即之温然。与清河崔信友善，信亦雅士，多聚古物，以章武精敏，每访辨论，皆洞达玄微，研究原本。时人比之张华。贞元三年，崔信任华州别驾，章武自长安诣之。数日，出行，於市北街见一妇女甚美，因给信云：“须州外与亲故知闻。”遂赁舍于美人之家。主人姓王，此则其子妇也，乃悦而私焉。居月余日，所计用直三万余，子妇所供费倍之。即而两心克谐，情好弥切。无何，章武系事，先归长安，殷勤叙别。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，仍赠诗曰：“鸳鸯绮，知结几千丝。别后寻交颈，应伤未别时。”子妇答白玉指环一，又赠诗曰：“捻指环

相思，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玩，循环无终极。”章有仆杨果者，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。既别，积八九年。章武家长安，亦无从与之相闻。至贞元十一年，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，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。忽思曩好，乃回车涉渭而访之。日暝达华州，将舍于王氏之室，至其门，则阒无行迹，但外有宾榻而已。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，暂居郊野，或亲宾邀集，未始归复。但休止其门，将别适他舍。见东邻之妇，就而访之，乃云：“王氏之长老，皆捨业而出游，其子妇歿已再周矣。”又详与之谈，即云：“某姓杨，第六，为东邻妻，复访郎何姓？”章武具语之。又云：“曩曾有僭姓杨名果乎？”曰：“有之”。因泣告曰：“某为里中妇五年，与王氏相善。尝云：‘我夫室犹如传舍，阅人多矣。其于往来见调者，皆殫财穷产，甘辞厚誓，未尝动心。顷岁有李十八郎，曾舍于我家。我初见之，不觉自失，后遂私侍枕席。实蒙欢爱，今与之别累年矣。思慕之心，或竟日不食，终夜无寝。我家人故不可託，复被彼夫东西，不时会遇。脱有至者，愿以物色名氏求之。如不参差，相託祇奉，并语深意。但有仆夫杨果即是。’不二三年，子妇寢疾。临死，复见託曰：‘我本寒微，曾辱君子厚顾。心常感念，久以成疾，自料不治。曩所奉託，万一到此，愿申九泉啣恨，千古睽离之叹。仍乞留止此，冀神会于仿佛之中。’”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，命从者市薪刍食物。方将具綰席，忽有一妇人持帚扫地，邻妇亦不之识。章武因访所从者，云是舍中人。又逼而诘之，即徐曰：“王家亡妇，感郎恩情深，将见会。恐生怪怖，致使相闻。”章武许诺，云：“章武所由来者，正为此也。虽显晦殊途，人皆忌惮，而思念情至，实所不疑。”言毕，执帚人欣然而去。逡巡映门，即不复见。乃具饮饌，

呼祭。自食饮毕，安寝。至二更许，灯在床之东南，忽尔稍暗，如此再三。章武心知有变，因命移烛背墙，置室东南（“南”原作“西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隅。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，如有人形，冉冉而至。五六岁，即可辨其状。视衣服，乃主人子妇也。与昔见不异，但举止浮急，音调轻清耳。章武下床，迎拥携手，款若平生之欢。自云：“在冥录以来，都忘亲戚，但思君子之心，如平昔耳。”章武倍与狎昵，亦无他异，但数请令人视明星，若出，当须还，不可久住。每交欢之暇，即恳托在邻妇杨氏，云：“非此人，谁达幽恨。”至五更，有人告可还，子妇泣下床，与章武连臂出门。仰望天汉，遂呜咽悲怨。却入室，自於裙带解锦囊，囊中取一物以赠之。其色绀碧，质又坚密，似玉而冷，状如小叶，章武不之识也。子妇曰：“此所谓鞞鞞宝，出昆仑玄圃中，彼亦不可得。妾近於西岳与玉京夫人戏，见此物在众宝瑯上，爱而访之，夫人遂假以相授，云：‘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，皆为光荣。’以郎奉玄道，有精识，故以投献，常愿宝之，此非人间之有。”遂赠诗曰：“河汉已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愿郎更回抱，终无从此诀。”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，并答诗曰：“分从幽显隔，岂谓有佳期。宁辞重重别，所叹去何之。”因相持泣。良久，子妇又赠诗曰：“昔辞怀后会，今别便终天。新悲与旧恨，千古闲穷泉。”章武答曰：“后期杳无约，前恨已相寻。别路无行信，何因得寄心？”款曲叙别讫，遂却赴西北隅。行数步，犹回顾拭泪，云：“李郎无捨，念此泉下人。”复哽咽伫立，视天欲明，急趋至角，即不复见。但空室窅然，寒灯半灭而已。章武乃促装，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。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。既酣，章武怀念，因即事赋诗曰：“水不西归月暂圆，令人惆怅古城边。萧条明早

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岁年？”吟毕，与郡官别。独行数里，又自吟诵。忽闻空中有叹赏，音调凄恻，更审听之，乃王氏子妇也。自云：“冥中各有地分，今于此别，无日交会。知郎思眷，故冒阴司之责，远来奉送。千万自爱。”章武愈惑之。及至长安，与道友陇西李助话，亦感其诚而赋曰：“石沉辽海阔，剑别楚天长。会合知无日，离心满夕阳。”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，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鞞鞫宝。工不（“不”原作“亦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知，不敢雕刻。后奉使大梁，又召玉工，粗能辨。乃因其形，雕作櫨叶象。奉使上京，每以此物贮怀中。至市东街，偶见一胡僧，忽近马叩头云：“君有宝玉在怀，乞一见耳。”乃引于静处开视。僧捧玩移时，云：“此天上之物，非人间有也。”章武后往来华州，访遗杨六娘，至今不绝。（出李景亮为作传）

李章武，字飞卿，他的祖先是中山人。生来敏捷博学，遇事就弄明白，工于文章学问，都达到极高程度。虽然志大清高，可是不愿整洁修饰，而容貌文雅俊美，又很温和。与清河的崔信友好，崔信也是个高雅的人，聚集了很多古物，因为章武精明敏慧，每当拜访辨别谈论，都能透彻地说明其玄妙，研究其根本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华。贞元三年，崔信担任华州别驾。章武从长安来到这里，住了几天，外出旅游，在市北街上看见一妇人很美，于是欺骗崔信说，需要在城外与亲朋故友在一起。于是在美人家租了房子，主人姓王，那美人是他儿媳妇。喜欢并和她私通。住了一个多月，所花费的价值计有三万多，而为他儿媳妇所花费的还要加倍。不久两人心意和谐，感情好到

密不可分。不久，章武涉及一事情，告别回长安。情意恳切深厚的话别，章武留给她交颈鸳鸯绮一匹，又赠诗道：“鸳鸯绮，知结几千丝，别后寻交颈，应伤未别时。”妇人答谢白玉环一个，又赠诗道：“捻指环相思，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玩，循环无终极。”章武有个仆人叫杨果，妇人给他钱一千用来奖励他做事勤奋。分别后，已经八九年，也没有与她通信息。到了贞元十一年，因为友人张元宋住在下邳县，章武又从京城去与元会面。忽然想起从前相好的，就回转车渡过渭水去拜访。天黑到华州，要住在王氏家。到她家门，寂静没有行迹，只是在外有遗弃的床罢了。章武以为下到乡里或者停业务农，暂时住在郊外，或者亲朋好友邀请聚会，还没回来，只停在她门前。将要离别到其它房舍，看见东邻的妇人，走近询问她。说：“王氏的长者，抛弃全部家业而外出游览，他的儿媳妇死去已两年了。”又详细和她谈，她说：“我姓杨，排行第六，是东岭的妻子。”又问他姓啥，章武完全告诉她。又说：“从前曾有仆人杨名果的吗？”答：“有。”于是哭诉道：“我做里中的媳妇五年，与王氏友好，她曾说：‘我家犹如旅舍，看到的人很多，其中来往调戏的人，都用尽了钱财，甜言海誓，未曾动心。不久，有个李十八郎，曾经住在我家，我初见他，不觉自失于他，以后于是与他私通，确实蒙受他的欢心喜爱，现在和他分别多年了，想念他的心，有时全天不吃饭，整夜睡不着。我家人本不可托附，又苦于李郎非东即西地四处奔波，也就无相见之望了。倘或有来到的，希望靠形貌姓名探求他，如无差错，拜托进献，并说明深意，只要有仆夫杨果的就是。’不过二三年，妇人患病，临死，又拜托说：‘我本出身寒微，曾蒙君子厚爱，心常感激想念，久而成疾，

自己料想不能活好。从前所托咐的，万一到这，请申明九泉含恨，千古离别的嗟叹。仍然要求留在这里，希望在仿佛之中神会。”章武要求邻妇给开门。让跟从的人买柴草食品，正要整理床席，忽然有一个妇人拿着笤帚出房扫地，邻妇也不认识她。章武于是问跟从的人，说是屋里的人。又走近问她，就慢慢地说：“王家死亡的媳妇，感谢你的恩重情深，才来与你相会，恐怕你怪异害怕，特意让你知道。”章武答应说：“章武来此的原因，正是为此。虽然是阴阳殊途，人都顾忌和畏惧，可是思念情深，确实不能怀疑。”说完，拿笤帚人高兴而去，徘徊门前，立即不见了。就准备了酒食，呼唤祭祀。自己吃喝完，安息就寝。到二更左右，灯在床的东南处，忽然稍暗，如此多次。章武心知有变故，于是让挪移灯烛背墙，放到屋子的东南角。很快就听到屋子的北角有窸窣的声响。好象有人影，慢慢地来到。距五六步远，就可分辨清她的形状，看她衣服，是主人的儿媳，与从前相见没有两样。只是举止浮躁，音调轻清罢了。章武下床，迎接拥抱拉手，恳切尽象平生的欢乐。自说道：“在冥府以来，都忘掉了亲戚，只是相念你的心，象从前平常一样。”章武加倍与她亲热，她也没有其它两样。只是多次让人看启明星，如果出来，就必须回去，不可久住。每次交欢的空闲，就恳切拜托在邻妇杨氏上，说：“不是这个人，谁能明白幽深的遗憾。”到了五更，有人告诉应该回去了。妇人哭泣下床，与章武挽臂出门，仰望天空，于是呜咽悲怨。退回屋，自在裙带上解下锦囊，从囊中取出一物赠给他。那颜色绀碧，质坚紧密，象玉而且凉，状如小叶。章武不认识它。妇人说：“这就是所说的鞞鞞宝，出自昆仑玄圃中，那也不易得。我最近在西岳与玉京夫人玩，看

见此物在众宝瑯上，喜爱问她。夫人于是把它送给我。说：‘洞天群仙得到这个宝贝，都是光荣。’因为你信奉玄道，有精深知识，所以把它献给你，经常希望你把它当成宝贝，这不是人间有的。于是赠诗道：“河汉已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愿郎更回报，终无从此诀。”章武取出白玉宝簪一个用来酬谢她，并答诗道：“分从幽显隔，岂谓有佳期。宁辞重重别，所叹去何之”于是相持哭泣。过了好久，妇人又赠诗道：“昔辞怀后会，今别便终天。新悲与旧恨，千古闲穷泉。”章武答道：“后期杳无约，前恨已相寻。别路无行信，何因得寄心。”衷情地话别完，她就向西北角走去。走了几步，还回头看看擦拭眼泪，说：“李郎不要舍弃我，想到我这泉下人。”又哽咽伫立，看天要亮了，急忙奔到角落，便不见了。只有深远的空屋，寒灯半灭罢了。章武整顿行装，将要从邽回归长安武定堡。下邽郡官和张元宗携酒设宴。已酬，章武怀念，于是即事赋诗道：“水不西归月暂圆，令人惆怅古城边。萧条明早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岁年。”吟罢，与郡官告别，独自行走几里，又自己吟诵。忽然听到空中有人赞赏，音调凄恻。再仔细听，是王氏儿媳。自己说道：“冥府中各有地界，现在在此分别，没有再相会的日子，知道你思念我，因此冒着阴司责罚的危险，远道而来送行，你千万要自爱。”章武越加困惑。等到了长安，与道友陇西李助谈话，也感激她的诚意而赋道：“石沉辽海阔，剑别楚无长。会合知无日，离心满夕阳。”章武后来在东平丞相府做事，空闲时召令玉工看他所得的鞞鞫宝。玉工不懂，不敢雕刻。后来奉命到大梁去，又召令玉工，粗略能辨识，于是根据它的形状，雕成櫨叶象。奉命到京城去，每每把这一宝物放在怀里。到了市东街上，侧然看见一个胡僧，

忽然靠近马叩头说：“你有宝玉在怀里，请求看一看。”就领他到安静的地方拿出让他看。僧捧着欣赏时，说：“这是天上极好的宝物，不是人间有的。”章武后来到华州，探望赠送给杨六娘，至今没有绝断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

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
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

李俊

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，连不中第。贞元二年，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，通于主司，援成之。榜前一日，当以名闻执政。初五更，俊将候佶，里门未开，立马门侧。旁有卖糕者，其气烛烛。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，小囊毡帽，坐于其侧，颇有欲糕之色。俊为买而食之，客甚喜，啗数片。俄而里门开，众竞出，客独附俊马曰：“愿请问。”俊下听之。“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。君非其徒耶？”俊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送堂之榜在此，可自寻之。”因出视。俊无名，垂泣曰：“苦心笔砚，二十余年，偕计者亦十年。今复无名，岂终无成乎？”曰：“君之成名，在十年之外，禄位甚盛。今欲求之，亦非难。但于本录耗半，且多屯剥，才获一郡，如何？”俊

曰：“所求者名，名得足矣。”客曰：“能行少赂于冥吏，即于此，取其同姓者易其名，可乎？”俊问：“几何可？”曰：“阴钱三万贯。某感恩而以诚告，其钱非某敢取，将遗牒吏。来日午时送可也。”复授笔，使俊自注。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，俊欲揩（“揩”原作“指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之，客遽曰：“不可，此人禄重，未易动也。”又其下有李温名，客曰：“可矣。”乃揩去“温”字，注“俊”字。客遽卷而行曰：“无违约。”即而俊诣佶，佶未冠，闻俊（“俊”原作“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来怒，出曰：“吾与主司分深，一言状头可致。公何躁甚？”频见问：“吾其轻言者耶？”俊再拜对曰：“俊愚于名者，若（明抄本“若”作“受”）恩决此一朝。今当呈榜之晨，冒责奉谒。”佶唯唯，色犹不平。俊愈忧之。乃变服伺佶出随之，经皇城东此隅，逢春官怀其榜，将赴中书。佶揖问曰：“前言遂否。”春官曰：“诚知获罪，负荆不足以谢。然迫于大权，难副高命。”佶自以交分之深，意谓无阻，闻之怒曰：“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，能立然诺。今君移妄于某，盖以某官闲也。平生交契，今日绝矣！”不揖而行，春官遂追之曰：“迫于豪权，留之不得。窃恃深顾，处于形骸，见责如此。宁得罪于权右耳。”请同寻榜，揩名填之。祭酒开榜，见李公夷简，欲揩，春官急曰：“此人宰相处分，不可去。”指其下李温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揩去“温”字，注“俊”字。及榜出，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。其日午时，随众参谢，不及赴糕客之约。追暮将归，道逢糕客，泣示之背曰：“为君所误，得杖矣。牒吏将举勘，某更他祈。”其止之，某背实有重杖者。俊惊谢之，且曰：“当如何？”客曰：“来日午时，送五万缗，亦可无追勘之厄。”俊曰：“诺。”及到时焚之，遂不复见。然后筮仕之后，追勘贬降，不绝于道。才得岳州刺史，未几而终。（出

《续玄怪录》)

岳州刺史李俊当年考进士，连续多次没有考中。贞元二年，有个旧友是国子监祭酒包佶，通报给主事，帮助成就功名。发榜前一天，应当把名字通报给执政。刚五更，李俊就等候包佶。里门没开，停马在门旁。旁边有个卖糕的，那糕热气腾腾。有一个小吏好象外地来投递文书的，拿着小袋，头戴毡帽，坐在他的旁边，很有要吃糕的神色。李俊买糕让他吃，客人很高兴，吃了几片。一会儿里门打开，众人都走出来。客人独自靠着李俊的马说：“请让我悄悄地告诉你。”俊低下听他说：“我是冥府送进士榜的小吏，你不是那伙人。”俊说：“是的”。说：“送堂上的榜在这里，你可自己寻找。”于是拿出来让他看。没有李俊的名，低头哭泣道：“苦心读书作文章，二十多年，一同计谋的也十年了。今又没名，难道终身也不能成名吗？”客说：“你成名，在十年之后，官位很高，现在要得到它，也并不难，只是在本册没有多大希望，而且多遭遇不幸，才能获得一郡，怎么样？”俊说：“所要追求的是功名，功名得到就满足了。”客说：“可以向冥吏稍微贿赂一下，就在这上面，找同姓换掉他的名字，可以吗？”俊问多少钱可以。说：“阴间的钱三万贯，我感谢你的恩惠而诚心告诉你，那钱不是我敢要的，将给牒吏，明天午时送钱就可以。”又给他笔，让俊自己看。上边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的名字，俊要擦去。客急忙说：“不可以，这个人奉禄重，不能轻易改动。”又在他的下面有李温的名字。客说：“可以。”便擦去温字，写上俊字。客就急忙卷起而走说：“不要失约。”不

久之后李俊到包佶处。佶没戴帽子，听说俊来而恼怒，出来说：“我和主词交情深，一句话状元就可得到，你为什么特别急躁，频频来问，我是轻易说话的人吗？”。俊再拜回答说：“俊对功名恳切，你的恩德决定在此一朝，现在是呈送榜文的早晨，冒着责怪来拜见。”佶答应了，怒声还没平息，俊更加担心，就灵活服侍等佶出跟随着。经过皇城东北角，遇着一个礼部官吏怀揣那榜文，将要到中出，佶打揖问道：“以前和你说的办没办？”礼部官说：“本来知道得罪，负荆也不足谢罪。可是迫于超过我的权限，难于符号应你的要求。”佶自以为交情深厚，心想不会有阻挡。听了愤怒说道：“季布所以在天下闻名，是因为能够说话算数，现在你说话不算数按到我身上，大概是认为我没用了，平生的交情，今天断绝！”不打揖而走。礼部官忙追他说：“迫于豪门权贵，留不得，我凭着长远的考虑，在形体之外，被责怪如此，宁可得罪于权右了，请共同寻找榜，擦名填上他。”祭酒打开榜，看见李夷简，要擦。礼部官急忙说：“此人是宰相安排的，不能擦去。”指那下边的李温说：“可以。”遂擦温字，写上俊字。等到榜发出，俊名果然在以前所指的地方。那天午时，随着大家参拜谢恩，没能按照糕客的要求去办。天将晚才回去，在路上遇见糕客，哭泣着让看他的背并说道：“被你耽误，挨杖打了。牒吏将要进行调查，我再没有其它的要求，让我们共同制止他。”糕客的背确实在重重杖打的痕迹。俊惊恐谢罪，并且说：“该怎么办呢？”客说：“明天午时，送五万缗钱，亦可无追查的灾难。”俊说：“是。”等到时焚化了，就再没看见。可是李俊初次做官以后，追查贬谪降职，不断发生，才得到岳州刺史，不久就死了。

李 赤

贞元中，吴郡进士李赤者，与赵敏之相同游闽。行及衢之信安，去县三十里，宿于馆厅。宵分，忽有一妇人入庭中。赤于睡中蹶起下阶，与之揖让。良久既上厅，开篋取纸笔，作一书与其亲，云：“某为郭氏所选为婿。”词旨重叠，讫，乃封于篋中。复下庭，妇人抽其巾缙之，敏之走出大叫，妇人乃收巾而走。乃视其书，赤如梦中所为。明日，又偕行，南次建中驿，白昼又失赤。敏之即遽往厕，见赤坐于床，大怒敏之曰：“方当礼谢，为尔所惊。”浹日至闽，属寮有与赤游旧者，设燕饮次，又失赤。敏之疾于厕，见赤僵仆于地，气已绝矣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贞元年间，吴郡进士李赤，与赵敏之到闽游览。走到衢州的信安，距离县城三十里，住在馆驿里。夜半，忽然有一个妇人进到院中，赤在睡梦中急忙起来走下台阶，与她行揖让礼节。过了很久才进屋，打开书箱，拿出纸笔，写了一封信给他父母，说：“我被郭氏选作女婿。”词意重迭，写完，就把信封在书篋中，又下到庭院。妇人抽出巾带勒他。敏之跑出大叫，妇人就收起巾带跑了。等到看那书信，赤象梦中所做的。第二天，又一起出游，向南住在建中驿。白天赤又失踪，敏之就急忙到茅房，看见赤坐在床上，非常生气地说道：“正要以礼相谢，被你

惊醒了。”十天后到达闽，属下有和赤交游的旧友，设宴饮酒的地方，又失去了赤。敏之又急忙到茅房去找，看见赤僵硬地倒在地上，气已经断了。

韦 浦

韦浦者，自寿州士曹赴选，至闽乡逆旅，方就食，忽有一人前拜曰：“客归元昶，常力鞭策之任，愿备门下厮养卒。”浦视之，衣甚垢而神彩爽迈，因谓曰：“尔何从而至？”对曰：“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，岁月颇多，给事亦勤，甚见亲任。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，求卜判官买腰带。某于其下丐茶酒直，遂有言语相及。六郎谓某有所欺，斥留于此。某佣贱，复鲜资用，非有符牒，不能越关禁。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，偿因而获归，为愿足矣。或不弃顽下，终赐鞭驱，小人之分，又何幸焉？”浦许之。食毕，乃行十数里，承顺指顾，无不先意，浦极谓得人。俄而憩于茶肆，有扁乘数十适至，方解轭纵牛，斲草路边。归趋过牛群，以手批一牛足，牛即鸣痛不能前。主初不之见，遽将求医，归谓曰：“吾常为兽医，为尔疗此牛。”即於墙下捻碎少许土，傅牛脚上，因疾驱数十步，牛遂如故。众皆兴叹。其主乃赏（“赏”原作“买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茶二斤，即进於浦曰：“庸奴幸蒙见诺，思以薄伎所获，傲献芹者。”浦益怜之。次於潼关，主人有稚儿戏於门下，乃见归以手捏其背，稚儿即惊闷绝，食顷不寤。主人曰：“是状为中恶。”疾呼二娘，久方至。二娘巫者也，

至则以琵琶迎神，欠嚏良久，曰：“三郎至矣。传语主人，此客鬼为祟，吾且录之矣。”言其状与服色，真归也。又曰：“若以兰汤浴之，此患除矣。”如言而稚儿立愈。浦见归所为，已恶之。及巫者有说，呼则不至矣。明日又行，次赤水西。路旁忽见元昶，破弊紫衫，有若负而顾步甚重，曰：“某不敢以为羞耻，便不见二十二郎。某客鬼也，昨日之事，不敢复言，已见责於华岳神君。巫者所云三郎，即金天也。某为此界，不果闲行，受笞至重。方见二十二郎，到京当得本处县令，无足忧也。他日亦此伧还车耳。”浦云：“尔前所说冯六郎等，岂皆人也？”归曰：“冯六郎名夷，即河伯，轩辕天子之爱子也。卞判官名和，即昔刖足者也。善别宝，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，轩辕家奴客，小事不相容忍。遽令某失冯六郎意。今日违蹶，实此之由。”浦曰：“冯何得第六？”曰：“冯水官也，水成数六耳。故黄帝四子，轩辕四郎，即其最小者也。”浦其年选授霍丘令，如其言。及赴官至此，虽无所覩，胖飧如有物焉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韦浦，从寿州土曹去候选。到达阆乡旅馆里，正要吃饭，忽有一人上前拜见说：“我是归元昶，平常做马夫工作，希望在你门下做个马夫。”浦看他衣服很脏，可是精神豪爽超逸。于是对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以前在冯六郎处任职在河中，时间很长了，办事也勤快，很被信任。昨天六郎和绛辕四郎一同到这里，求卞判官买腰带，我在他下边要茶酒钱，就有言语相撞。六郎认为我有所欺骗他，驱逐我留在这里。我平庸低贱，又少钱物，没有符牒，不能过关禁。我知二十二郎将向西

去,能够得到归,做为愿望就满足了,如不嫌弃我,让我为你扬鞭策马,对我这样的人来说,就是十分荣幸了!”浦答应了他。吃完饭,才走了十几里,按照指点,没有不如意的,浦认为真正得到了人才。不久在茶馆里休息。有扁乘几十辆来到这里,才解开车辕放牛,在路边吃草。归快步走过牛群,用手打一牛足。牛就鸣叫疼痛不能前行。主人开始没看见他,就要找兽医。归对他说:“我曾经当过兽医,给你治疗这头牛。”就在墙下捻碎少量土,敷在牛脚上。又让快跑几十步,牛便如从前一样,大家都赞叹不已。那主人就赏了二斤茶叶。归走到浦前说:“平凡的奴才幸蒙你允许同行,想用小小的伎俩所获得的,敬献给你。”浦更加喜欢他。住在潼关,主人有个小儿子在门前玩,就见归用手撞他心背,小儿就惊吓没气,一顿饭的时间没醒。主人说,这状态是中邪,赶紧叫二娘,很久才到。二娘是巫婆,到了就用琵琶迎神,呵欠喷嚏了好久,曰:“三郎到了,传告主人,这是外鬼作祟。我记录他了。”说他的形状和衣服颜色,真是归。又说:“如果用兰汤给他洗澡,这病患就消除了。”按照说的去做,小儿立刻就好了。浦看归所做的事情,已经厌恶了。想告诉巫婆,呼叫她却已经晚了。第二天又走,停留在赤水西。路旁忽然看见归之昶,破料的紫衫,好象背负东西脚步沉重,说:“我不敢因为羞耻,便不见二十二郎,我是鬼。昨天的事,不敢再说,已被华岳神君责罚了。巫者所说的三郎,就是金天,我是此地界的,不敢果决闲走,受笞打到这么重,才见二十二郎。你到京能得到担任本处县令,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,他日还在这伫立等你回还的车骑。”浦说:“你以前所说的冯六郎等,难道都是人吗?”归说:“冯六郎名叫夷,就是阿神,是轩辕天子的受

子；卞判官名叫和，就是从前刖足的，善于区分宝贝，地府让他做荆山玉使判官。轩辕家奴客，小事不能互相容忍，就命令我让冯六郎失意。今天艰难不利，实在是这缘由。”浦说：“冯为什么得第六？”说：“冯是水官，水成数是六。故黄帝有四个儿子，轩辕是四子，就他是最小的。”浦那年被选作霍丘县令，与他所言相合。上任途中来到这里，虽然什么也没看，大的宴会好象有鬼在那里。

郑 驯

郑驯，贞元中进士擢第，调补门下典仪，第三十五。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，为一县之胜。驯兄弟四人，曰駟，曰驥，曰駒。駒与驯，有科名时誉，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。驯与渭桥给纳（“纳”原作“给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，时往求丐。高为设饔食，其夜，暴病霍乱而卒。时方暑，不及候其家人，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，冥器奴马，无不精备。题冥器童背，一曰鹰儿，一曰鸽子。马有青色者，题云撒豆骢。十数日，柩归华阴别墅。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，未知驯之死也。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，忽逢驯自北来。车仆甚盛，李曰：“别来旬日，行李何盛耶？”色气忻然谓李曰：“多荷渭桥老高所致。”即呼二童鹰儿、鸽子参李大郎。戏谓曰：“明时文士，乃蓄鹰鸽耶？”驯又指所乘马曰：“兼请看仆撒豆骢。”李曰：“仆颇有羨色如何？”驯曰：“但勤修令德，致之何难。”乃相与并辔，至野狐泉，李欲

留食，驯以马策过曰：“去家咫尺，何必食为。”有顷，到华阴岳庙东。驯揖李曰：“自此迳路归矣。”李曰：“且相随至县，幸不回路。”驯曰：“仆离家半月，还要早归。”固不肯过岳庙。须臾，李至县，问吏曰：“令与诸官何在？”曰：“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。”李曰：“慰何事？”吏曰：“郑三十五郎，今月初向渭桥亡，神枢昨夜归庄耳。”李輶然曰：“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。”一县人吏皆曰不虚，李愕然，犹未之信，即策马疾驰，往郑庄。中路逢县吏崔频、县丞裴悬、主簿卢士琼、县尉庄儒，及其弟庄古、邑客韦纳、郭存中，并自郑庄回。立马叙言，李乃大惊，良久方能言，且忧身之及祸。后往来者，往往於京城中闹处相逢，行李仆马，不异李之所见，而不复有言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郑驯，贞元年间考中进士，调补门下典仪，排行第三十五。庄园在华阴县南五六里处，是一县的胜地。驯有兄弟四人，叫駟、叫驥、叫騊。騊和驯，有科名和名望。县大夫到邑客没有不佩服他的。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交情深厚，时常去求助。高给他做鲙鱼吃。那夜，突然得霍乱病而死。当时正是暑天，来不及等他家人，就给他备齐了棺槨衣被后入殓，冥器奴马无不精心准备。在冥器童子心背上题字，一个叫“鹰儿”，一个叫“鸽子”，马是青色的，题名“撒豆骢”。十多天，灵枢运回华阴别墅。当时邑客李道古游览虢川半月了，不知道驯死。回到潼关西永丰仓。路上，忽然遇到郑驯从北边过来，车马仆从很盛大。李说：“分别十来天，行李为什么这么盛大呢？”声色很高兴的样子对李说：“多蒙（谢）渭桥老高给操办的。”就叫二童子

鹰儿、鹞子参拜李大郎。开玩笑说：“盛明之时的文人学士，也养鹰和鹞呀？”驯又指所乘的马说：“请看看我的撒豆骢马。”李曰：“我很羡慕你怎么办？”驯曰：“只要努力修炼美德，得到还有什么困难？”就共同并排骑马，到了野狐泉。李想留驯吃饭，驯把马鞭打过去，说：“距离家只有咫尺，何必吃饭呢。”一会儿，到了华阴岳庙东边，驯向李作揖说：“从小路回去了。”李说：“暂且跟随到县里，正好不绕道。”驯说：“我离家已半月，还要早点回去。”坚持不肯过岳庙。一会儿，李到了县里，问官吏说：“县令和各位官吏在哪里？”说：“到县南慰问郑三十四郎去了。”李说：“因何事慰问？”吏说：“郑三十五郎，今月初去渭桥死了，灵柩昨夜回庄。”李笑着说：“我刚才和郑驯一同从潼关来。”一县人都说这可不能虚言。李很惊愕，还不信他们。就策马疾驰，前往郑庄。中途遇见县吏崔频、县丞裴悬、主簿卢士琼、县尉庄儒、及其弟庄古、邑客韦纳、郭存中，一起从郑庄回来，停马叙说，李才大惊，很久才能说出话，担忧自己将遭灾祸。以后来往的人，常常在京城里热闹地方就遇见他，行李仆从马匹，与李所看见的没有差异，只是不再说话。

魏 朋

建州刺史魏朋，辞满后，客居南昌。素无诗思，后遇病，迷惑失心，如有人相引接，勿索笔抄诗言：“孤愤临清江，每睹向日晚。松影摇长风，蟾光落岩甸。故乡千里余，亲戚罕相见。望

望空云山，哀哀泪如霰。恨为泉台客，复此异乡县。愿言敦畴昔，忽以弃疵贱。”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。后十余日，朋卒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建州刺史魏朋，辞官期满后，客居在南昌。平素没有写诗的心意，后来得病，精神失常，好象有人牵引他，忽然要笔抄写诗句：“孤坟临清江，每睹向日晚。松影摇长风，蟾光落岩甸。故乡千里余，亲戚罕相见。望望空云山，哀哀泪如霰。恨为泉台路，复此异乡县。愿言敦畴昔，勿以弃疵贱。”诗的意思好象是他的亡妻用来赠送给郑朋的。后来十多天，郑朋死了。

道政坊宅

道政里十字街东，贞元中，有小宅，怪异日见，人居者必大遭凶祸。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，累月无患，乃众夸之云：“仆前程事，可以自得矣。咸谓此宅凶，於次卿无何有。”李直方闻而答曰：“是先辈凶於宅。”人皆大笑。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。是时东平军（“军”原作“君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，鹰犬随之，武将军吏，烹炰屠宰，悉以为常。进士李章武初及第，亦负壮气，诘朝，访太史丞徐泽。遇早出，遂憩马於其院。此日东平军士悉归，忽见堂上有伛背衣赭绯老人，目且赤而有泪，临街曝阳。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搭裆老母，

荷担二笼，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，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为钗，似欲移徙。老人呼曰：“四娘子何为至此？”老母应曰：“高八丈万福。”遽云：“且辟八丈移去，近来此宅大蹀聒，求住不得也。”章武知音亲说，此宅本凶。或云，章武因此玥粉黛（明抄本“玥”作“而”。“黛”作“饰”。）耳。（出《乾膺子》）

道政里十字街东边，贞元年间，有一小宅院，奇异现象每天都可看见：人住在那里必然遭到大的灾祸。当时进士房次卿租借西院住，一个多月也没遭祸患。于是大家夸奖说：“他的前程，可以顺利得到。都说这个宅院凶恶，对于次卿却没有什麼。”李直方听说而答道：“这是他比宅院还凶。”众人大笑。后来被东平节度李师古买做进奏院。这时东平军每当庆贺冬正常常有五六十人，鹰犬跟随着，武将军吏，烹煮屠宰，悉以为常。进士李章武刚刚及第，凭着年轻力壮，早晨，拜访太史丞徐泽，正巧他清早外出。于是在那宅院停马休息。这天东平军士都回家了，忽然看见堂上有一个曲背穿着褐红色衣的老人，眼睛发红而且有泪，靠着台阶晒太阳；西轩有一个穿着暗黄色裙白褙褙的老太婆，肩上担着两个笼子，都盛着死人的碎骨和驴马等骨，又在她的发髻上插着六七个人肋骨当做发钗，好象挪动要走。老人叫道：“四娘子为啥到这？”老太婆应道：“给高八丈行礼致意”。急忙说：“暂且辞别八丈离去，近来这个宅院杂乱吵闹，不能住下去了。”章武的知心朋友亲戚说，这个宅院本来凶恶。有的说：章武因此得到神珠美女。

郑琼罗

段文昌从弟某者，贞元末，自信安还洛，暮达瓜洲，宿於舟中。夜久弹琴，忽外有嗟叹声，止息即无。如此数四，乃缓轸还寝。梦一女年二十余，形悴衣败，前拜曰：“妾姓郑名琼罗，本居丹徒。父母早亡，依於孀嫂。嫂不幸又没，遂来杨子寻姨。夜至逆旅，市吏子王惟举乘醉逼辱，妾知不免，因以领巾绞颈自杀。市吏子乃潜埋於鱼行西渠中。其夕，再见梦於杨子令石义，竟不为理。复见冤气於江，石尚谓非烟之祥，图而表奏。抱恨四十年，无人为雪。妾父母俱善琴，适听君琴声，奇弄翕响，不觉来此。”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，访内弟樊元则，少有异术。居数日，忽曰：“兄安得一女鬼相随？请言遣之。”乃张灯焚香作法，顷之，灯后窸窣有声，元则曰：“是请纸笔也，好投纸笔于灯影中。”少顷，满（“满”原作“旅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纸疾落，灯前视之，书盈於幅。书若杂言七字，辞甚凄恨。元则遽令录之，言鬼书不久辄漫灭。及晓，纸上若煤污，无复字也。元刚复令具酒脯纸钱，乘昏焚於道。有风旋灰，直上数尺，及闻悲泣声。诗凡二百六十二字，率叙幽冤之意，语不甚晓，词故不载。其中二十八字曰：“痛填心兮不能语，寸断肠兮诉何处？春生万物妾不生，更恨香魂不相遇。”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段文昌堂弟某某，在贞元末年，从信安回洛阳，晚上到达瓜洲，住在船里。夜深弹琴，忽然听到外面有叹息声。他停止弹琴，叹息声便没有了。象这样好几次。他便放松了琴弦回去睡觉，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，形容憔悴，衣裳破旧，女子走上前拜见他说：“我姓郑叫琼罗，原本住在丹徒，父母早亡，依靠孀嫂。嫂子不幸又死去了，便到杨子寻找姨母。晚上到了客舍，市吏子王惟举乘着酒醉要强行侮辱我。我知道不能逃脱，便用领巾缠住脖子自杀。市吏子便偷偷地将我埋在鱼行的西渠中。那天晚上，我托梦给杨子令石义，他竟然不加理睬。我又让冤气出现在江上，石义还说那不是烟的吉凶预兆，画下来上奏。怨恨存在心里四十多年了，无人替我昭雪。我父母都擅长弹琴，刚才听到您的琴声，非常和谐，不知不觉便来到这儿。”段某的堂弟找到洛北河清县温谷，拜访他的内弟樊元则。元则会一些特异的法术。住了几天，元则忽然说：“你怎么有一个女鬼尾随，请让我遣走她。”于是张灯烧香作法。一会儿，灯后发出窸窣的声响。元则说：“这是请求纸金。”立即将纸笔投在灯影中。一会儿，整张纸急速落下，在灯前观看，字迹写满在纸上。写的象七言杂诗，措辞非常凄楚怨恨。元则便令人赶紧记下来，说鬼写的字不久就会没有。到了破晓，纸上象被煤弄污了似的，不再有字迹。元则又令人准备了酒菜纸钱，黄昏时在道上焚烧，有风旋转刮灭，一直被吹到几尺高，还听到悲切的哭泣声。诗一共二百六十二个字，说的都是冤屈的意思话语不太明白，所以此处不载录了。其中二十八个字说的是：“痛填心兮不能语，寸断肠兮诉何处。春生万物妾不生，更恨香魂不相遇。”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

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

独孤穆

唐贞元中，河南独孤穆者，客淮南。夜投大仪县宿，未至十里余，见一青衣乘马，颜色颇丽。穆微以词调之，青衣对答甚有风格。俄有车路北下道（“下道”原作“有导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者，引之而去。穆遂谓曰：“向者粗承颜色，谓可以终接周旋，何乃顿相捨乎？”青衣笑曰：“愧耻之意，诚亦不足。但娘子少年独居，性甚严整，难以相许耳。”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，青衣曰：“姓杨第六。”不答其他。既而不觉行数里。俄至一处，门馆甚肃。青衣下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馆曰：“自绝宾客，已数年矣。娘子以上客至，无所为辞。勿嫌疏漏也。”於是秉烛陈榻，衾褥备具。有顷，青衣出谓穆曰：“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？”穆乃自陈，是盛八代孙。青衣曰：“果如是，娘子与郎君乃有旧。”

穆询其故，青衣曰：“某贱人也，不知其由，娘子即当自出申达。”须臾设食，水陆必备。食讫，青衣数十人前导曰：“县主至。”见一女，年可十三四，姿色绝代。拜跪讫，就坐，谓穆曰：“庄居寂寞，久绝宾客，不意君子惠顾。然而与君有旧，不敢使婢仆言之，幸勿为笑。”穆曰：“羁旅之人，馆穀是惠，岂意特赐相见，兼许叙故。且穆平生未离京洛，是以江淮亲故，多不相识，幸尽言也。”县主曰：“欲自陈叙，窃恐惊动长者。妾离人间，已二百年矣。君亦何从而识？”初穆闻姓杨，自称县主，意已疑之，及闻此言，乃知是鬼，亦无所惧。县主曰：“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，故欲奉託，勿以幽冥见疑。”穆曰：“穆之先祖，为隋室将军。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，欲相顾托，乃平生之乐闻也。有何疑焉？”县主曰：“欲自宣泄，实增悲感。妾父齐王，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倾覆，妾之君父，同时遇害。”大臣宿将，无不从逆。唯君先将军，力拒逆党。妾时年幼，常在左右，具见始末。及乱兵入宫，贼党有欲相逼者，妾因辱骂之，遂为所害。”因悲不自胜。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，大约多同隋史。久之，命酒对饮。言多悲咽，为诗以赠穆曰：“江都昔丧乱，阙下多构兵。豺虎恣吞噬，戈干日纵横。逆徒自外至，半夜开重城。膏血浸宫殿，刀枪倚檐楹。今知从逆者，乃是公与卿。白刃污黄屋，邦家遂因倾。疾风知劲草，世乱识忠臣。哀哀独孤公，临死乃结缨。天地既板荡，云雷时未亨。今者二百载，幽怀犹未平，山河风月古，陵寝露烟青。君子乘祖德，方垂忠烈名。华轩一会顾，土室以为荣。丈夫立志操，存没感其情。求义若可托，谁能抱幽贞。”穆深嗟叹，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问其平生制作，对曰：“妾本无才，但好读古集。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，私怀

景慕。帝亦雅好文学，时时被命。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，妾每见其文，心颇鄙之。向者情发於中，但直叙事耳，何足称赞？”穆曰：“县主才自天授，乃邺中七子之流。道衡安足比拟？”穆遂赋诗以答之曰：“皇天昔降祸，隋室若缀旒。患难在双阙，干戈连九州。出门皆凶竖，所向多逆谋。白日忽然暮，颓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结衅，宗社亦貽羞。温室兵始合，宫闱血已流。悯哉吹萧子，悲啼下凤楼。霜刃徒见逼，玉笋不可求。罗襦遗侍者，粉黛成仇雠。邦国已沧覆，余生誓不留。英英将军祖，独以社稷忧。丹血溅黼宸，丰肌染戈矛。今来见禾黍，尽日悲宗周。玉树已寂寞，泉台千万秋。感兹一顾重，愿以死节酬。幽显傥不昧，中焉契绸缪。”县主吟讽数四，悲不自堪者久之。逡巡，青衣数人皆持乐器，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：“言及旧事，但恐使人悲感，且独郎新至，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？某请充使，召来家娘子相伴。”县主许之。既而谓穆曰：“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，亦当时遇害。近在於此？”俄顷即至，甚有姿色，善言笑。因作乐，纵饮甚欢。来氏歌数曲，穆唯记其一曰：“平阳县中树，久作广陵尘。不意阿（“阿”原作“何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郎至，黄泉重见春。”良久曰：“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，岂期今日忽有佳礼？”县主曰：“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，愿一相见，欲豁幽愤耳。岂可以尘土之质，厚诬君子。”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：“求义若可托，谁能抱幽贞。”县主微笑曰：“亦大强记。”穆因以歌讽之曰：“金闺久无主，罗袂坐生尘。愿作吹萧伴，同为骑凤人。”县主亦以歌答曰：“朱轩下长路，青草启孤坟。犹胜阳台上，空看朝暮云。”来氏曰：“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，正见江都之乱，其事遂寢。独狐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。今日相对，正为佳耦。”穆问县

主所封何邑，县主云：“儿以仁寿四年生於京师，时驾幸仁寿宫，因名寿儿。明年，太子即位，封清河县主。上幸江都宫，徙封临淄县主。特为皇后所爱，常在宫内。”来曰：“夜已深矣，独孤郎宜且成礼。某当奉候於东阁，伺晓拜贺。”於是群婢戏谑，皆若人间之仪。既入卧内，但觉其气奄然。其身颇冷。顷之，泣谓穆曰：“殂谢之人，久为尘灰。幸将奉事巾栉，死且不朽。”於是复召来氏，饮宴如初。因问穆曰：“承君今适江都，何日当回？有以奉托可乎？”穆曰：“死且不顾。其他有何不可乎？”县主曰：“帝既改葬，妾独居此。今为恶王墓所扰，欲聘妾为姬。妾以帝王之家，义不为凶鬼所辱。本愿相见，正为此耳。君将适江都，路出其墓下，以妾之故，必为其所困。道士王善交书符於淮南市，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，即免矣。”又曰：“妾居此亦终不安。君江南回日，能挈我俱去，葬我洛阳北坡上，得与君相近。永有依托，生成之惠也。”穆皆许诺，曰：“迁葬之礼，乃穆家事矣。”酒酣，倚穆而歌曰：“露草芊芊，颓荣未迁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几年。与君先祖，畴昔恩波。死生契阔，忽此相过。谁谓佳期，寻当别离。俟君之北，携手同归。”因下泪沾巾，来氏亦泣语穆曰：“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。穆因以歌答曰：“伊彼谁阳，在天一方。驱马悠悠，忽来异乡。情通幽显，获此相见。义感畴昔，言存缱绻。清江桂州，可以遨游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流。”县主泣谢穆曰：“一辰佳祝，永以为好。”须臾，天将明，县主涕泣，穆亦相对而泣。凡在坐者，穆皆与辞诀。既出门，回顾无所见。地平坦，亦无坟墓之象。穆意恍惚，良久乃定，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。家人索穆颇甚，忽复数日，穆乃入淮南市（“市”原作“京”，据明抄本改）果遇王善交於市，遂获一符。既至恶王墓下，为旋

风所扑三四，穆因出符示之，乃止。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，及县主言，无不明晓，穆乃深叹讶，亦私为亲者言之。时年正月，自江南回，发其地数尺，得骸骨一具。以衣衾敛之。穆以其死时草草，葬必有阙，既至洛阳，大具威仪，亲为祝文以祭之，葬于安善门外。其夜，独宿于村墅，县主复至，谓穆曰：“迁神之德，万古不忘。幽滞之人，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旧好，使我永得安宅。道途之间，所不奉见者，以君见我腐秽，恐致嫌恶耳。”穆睹其车舆导从，悉光赫於当时。县主亦指之曰：“皆君之赐也。岁至己卯，当遂相见。”其夕因宿穆所，至明乃去。穆既为数千里迁葬，复倡言其事，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。贞元十五年，岁在己卯，穆晨起将出，忽见数车至其家，谓穆曰：“县主有命。”穆曰：“相见之期至乎？”其夕暴亡，遂合葬于杨氏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唐朝贞元年间，河南独孤穆，客居淮南。夜晚到大义县住宿，未到十里余，看见侍女乘马，姿色很美丽。穆稍稍用话调弄她。侍女回答很有风格。一会儿有一辆车从路北下到道上，带领她离去。穆于是对她说：“先前粗略地看到你的姿色，认为终究可以接应交往，为什么立刻要离去呢？”侍女笑着说：“羞愧的想法，实在也不过分，只是娘子少年独居，性情很严正，难以答应。”穆于是问娘子姓氏和家庭内外亲属。侍女说：“姓杨排行第六。”不回答其他事情。不一会就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，旋即到一个处所，门馆很庄严。侍女下马入内，很久才出来，请客人入馆说：“自从谢绝宾客，已好多年了。娘子认为是贵客到

来,没有什么可推辞的,不要嫌恶不周到之处。”于是拿着蜡烛布置床铺,被褥备办齐全。不久,侍女出来对穆说:“你莫非是隋将独孤盛的后代吗?”穆就自我陈述,是盛的第八代孙子。侍女说:“果然是这样,娘子与你有旧交。”穆问那原因,侍女说:“我是地位低下的人,不知道那缘由,娘子自然会自己说明。”片刻摆上饭食,山珍海味都很齐备。吃完饭,侍女几十人在前引导说:“县主到。”看见一女子,年龄能有十三四岁,姿色可谓绝代佳人。拜跪完,就坐,对穆说:“在山庄里居住很寂寞,好久谢绝宾客,没想到你光临,然而与你有旧交,不敢让婢仆说明,希望不被你见笑。”穆说:“作客他乡的人,供给食宿这就够优惠的,哪里想到特意相见,又答应叙谈故旧,再说我平生没离过京洛,因此江淮的亲戚故交,大多不相识,希望详尽说明。”县主说:“想要详细说明,我怕惊吓着你。我离开人间,已经二百年了。你从哪能认识我呢?”开始穆听说姓杨,自称是县主(封皇女为县主),心里已经怀疑她,到问了些话,就知道是鬼,也无所畏惧。县主说:“因为你是独孤将军的后代,想要托付于你,是我平生的乐事,有什么疑虑吗?”县主又说:“想要发泄心中的积郁,实在是增加悲哀和伤感,我父是齐王,隋帝的二儿子。隋朝灭亡,我的父亲同时遇害。大臣宿将,没有不顺从逆党的,只有你的父亲独孤将军,奋力抵抗逆党。我当时年幼,常常在他身边,完全看见了事情的始末。到叛军进入宫中,贼党有的要逼迫我。我便辱骂他们,于是被杀害。”因而不胜悲痛。穆于是问她当时的人物和大业灭亡的事情,大致和隋史记载的相同。过了很久,命令摆酒对饮。谈话中悲伤哭泣,作诗而赠给穆道:“江都昔丧乱,阙下多构兵。豺虎恣吞噬,戈干日纵

横。逆徒自外至，半夜开重城。膏血浸宫殿，刀枪倚檐楹。今知从逆者，乃是公与卿。白刃污黄屋，邦家遂因倾。疾风知劲草，世乱识忠臣。哀哀独孤公，临死乃结缨。天地既板荡，云雷时未亨。今者二百载，幽怀犹未平。山河风月古，陵寝露烟青。君子乘祖德，方垂忠烈名。华轩一会顾，土室以为荣。丈夫立志操，存没感其情。求义若可托，谁能抱幽贞。”穆深深叹息，认为班婕妤也赶不上她，就问她平生的制作。回答说：“我本来没有才能，只是喜欢读些古集，常看见谢氏姐妹和鲍氏诸女都善于写文章，我心里景仰羡慕。皇帝也喜好文学，常常受命。当时薛道衡名扬天下，我每每看见她的文章，心里很鄙视她。前者情发于中，可是只是平铺直叙事物罢了，哪里值得称赞。”穆说：“县主的才能是天授给的，是邺中七子之流的，道衡怎么能和你比拟。”穆于是赋诗而答谢她道：“皇天昔降祸，隋室若缀旒。患难在双阙，干戈连九州。出门皆凶竖，所向多逆谋。白日忽然暮，颓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结衅，宗社亦貽羞。温室兵始合，宫闱血已流。悯哉吹萧子，悲啼下凤楼。霜刃徒见逼，玉笋不可求。罗襦遗侍者，粉黛成仇仇。邦国已沦覆，余生誓不留。英英将军祖，独以社稷忧。丹血溅黼宸，丰肌染戈矛。今来见禾黍，尽日悲宗周。王树已寂寞，泉台千万秋。感兹一顾重，愿以死节酬。幽显傥不昧，中焉契绸缪。”县主吟诵多遍，悲痛得不能忍受了很久。徘徊一阵，侍女多人都拿着乐器，有一人上前告诉县主说：“说起旧事，只怕使人感到悲伤，况且独郎新到，怎么能整夜啼哭洒泪相对呢？我愿充当使者，召来家娘子相伴。”县主答应了她。不久之后对穆说：“这人是大将军来护儿的歌人，也是当时遇害，就在附近。”一会就到了，很有姿色，

善于说笑。于是奏乐唱曲，纵情饮酒非常欢乐。来氏唱了几支曲子，穆只记住其中一曲道：“平阳县中树，久作广陵尘。不意阿郎至，黄泉重见春。”过了很久说：“我和县主在这住了二百多年，哪里想到今天忽然有佳期大礼。”县主说：“本来因为独孤公是忠烈之家，愿意与他相见，要疏散一下幽怨愤恨之事，怎能以卑贱之躯，厚损于君子呢。”穆于是吟咏县主末尾两句诗道：“求义若可托，谁能抱幽贞。”县主微笑道：“真是太好的记忆力。”穆于是用诗歌暗示道：“金闺久无主，罗袂坐生尘。愿作吹萧伴，同为骑凤人。”县主也用诗歌答道：“朱轩下长路，青草启孤坟。犹胜阳台上，空看朝暮云。”来氏说：“从前萧皇后想把县主许配给皇后哥哥的儿子，正好遇上江都的叛乱，那事就完了。独孤是仕宦盛族，忠烈人家，今天相遇，可算是佳偶。”穆问县所封何地。县主说：“我于仁寿四年生于京城，当时皇帝到仁寿宫，因此叫寿儿。第二年，太子即位，封为清河县主。皇上到江都宫，改封临淄县主。只因被皇后喜爱，常在宫内。”来氏说：“夜已深了，独孤郎应该姑且完成婚礼，我在东阁等候，到天亮再朝拜祝贺。”于是众奴婢逗趣开玩笑，都象人间的礼仪。进入卧室后，只觉得她的精神振奋，她的身体很凉。一会儿，哭着对穆说：“死亡的人，时间久了就变成尘灰，幸亏事奉的人擦洗梳理，死而没有腐朽。”便又召来氏，饮宴如初。于是问穆说：“承蒙你今天到江都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有件事拜托你可以吗？”穆说：“死都不顾惜，其他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！”县主说：“皇帝已改葬，我单独住在这，现在被恶王墓所骚扰，想娶我做姬妾。我凭着帝王之家，决不被凶鬼所侮辱。本来与你相见，还是为了这件事。你将要到江都去，路过他的墓下，因为我

的原因，一定被他所困扰。道士王善交在淮南市写符，能制止鬼神。你如果求他，就可免祸。”又说：“我住在这里也是终究不安心，你从江南回来的时候，能够带我一起离去，把我葬在洛阳的北坡上，能和你接近，永远有个依靠，是给我最大的恩惠。”穆都答应了。说：“迁葬的礼事，是我家的事。”酒酣，靠着穆而歌道：“露草芊芊，颓荣未迁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几年。与君先祖，畴昔恩波。死生契阔，忽此相过。谁谓佳期，寻当别离。俟君之北，携手同归。”于是滴下泪水沾湿了手巾。来氏也哭着告诉穆说：“独孤郎不要辜负了县主的深情厚意。”穆于是用诗歌回答说：“伊彼谁阳，在天一方。驱马悠悠，忽来异乡。情通幽显，获此相见。义感畴昔，言存缱绻。清江桂州，可以遨游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流。”县主哭着谢别穆说：“承蒙你的恩赐，永远把它做为友好。”片刻，天将要亮。县主哭泣，穆也相对哭泣。所有在坐的，穆都和他们道别。出门后，回头看什么也没看到，地势平坦，也没有坟墓的迹象。穆精神恍惚，过了很久才定神，于是走到一柳树下做下标记。家里人寻找穆很着急。过了几天，穆到淮南市，果然在市上遇见王善交。于是得到一个符。他到了恶王墓下，被旋风所扑三四次。穆就拿出符让他看，才停止原先穆很不信鬼神之事，听到县主说的，没有不明白的。这年正月，从江南回来，挖地数尺，挖得骸骨一具，用衣被盛敛它。穆认为她死的时候草率了事，安葬时一定不足。到了洛阳后，大肆备完了礼仪，亲自写祝文以祭祀她，安葬在安善门外。那天夜里，独自住在村庄别墅。县主又来了，对穆说：“迁神的恩德，万古不忘，阴间滞留的人，料想不能到这地步已很久了。幸亏你没忘旧好，使我永远得到安全的住宅。道途之间，所不

能相见的，以为你看我腐烂秽气，怕招致嫌弃厌恶。”穆看她的车和引导随从，都光彩显赫于当时。县主就指着那些说：“都是你赐给的，到了巳卯年，就是我们相见的时候。”那天晚上就住在穆的处所，到天明才离开。穆已经为她到几千里外迁葬，又说明了那些事情，凡是穆的朋友亲戚没有不知道的。贞元十五年，正是巳卯年，穆早晨起来将要外出，忽然看见几辆车到了他家。对穆说：“县主有命。”穆说：“相见的日期到了。”那天早晨暴病身亡，于是同杨氏合葬。

华州参军

华州柳参军，名族之子。寡欲早孤，无兄弟。罢官，於长安闲游。上巳日，曲江见一车子，饰以金碧，半立浅水之中。后帘徐褰，见搵手如玉，指画令摘芙蓉。女之容色绝代，斜睨柳生良久。柳生鞭马从之，即见车子入永崇里。柳生访其（“访”原作“知”，“其”下有“大”字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姓崔氏，女亦有母。有青衣，字轻红。柳生不甚贫，多方略轻红，竟不之受。他日，崔氏女有疾，其舅执金吾王，因候其妹，且告之，请为子纳焉。崔氏不乐，其母不敢违兄之命。女曰：“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。必不允，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。”其母念女之深，乃命轻红於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。柳生为轻红所诱，又悦轻红，轻红大怒曰：“君性正粗，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？某一微贱，便忘前好，欲保岁寒，其可得乎？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。”柳生再拜，谢不敏然。

始曰：“夫人惜小娘子情切，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，夫人是以偷成婚约。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。”柳生极喜，自备数百千财礼，期内结婚。后五日，柳挈妻与轻红於金城里居。及旬月外，金吾到永崇，其母王氏泣云：“某夫亡，子女孤独，（“独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被侄不待礼会，强窃女去矣。兄岂无教训之道？”金吾大怒，归笞其子数十。密令捕访，弥年无获。无何，王氏殂，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赴丧。金吾之子既见，遂告父，父擒柳生。生云：“某於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，非越礼私诱也。家人大小皆熟知之。”王氏既歿，无所明，遂讼於官。公断王家先下财礼，合归王家。金吾子常悦表妹，亦不怨前横也。经数年，轻红竟洁已处焉。金吾又亡，移其宅於崇义里。崔氏不乐事外兄，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，时柳生尚居金城里。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，兼赍看圃竖，令积粪堆与宅垣齐，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，同诣柳生。柳生惊喜，又不出城，只迁群贤里。后本夫终寻崔氏女，知群贤里住，复与讼夺之。王生情深，崔氏万途求免，托以体孕，又不责而纳焉。柳生长流江陵。二年，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，王生送丧，哀恻之礼至矣。轻红亦葬於崔氏坟侧。柳生江南闲居，春二月，繁花满庭，追念崔氏女，凝想形影，且不知存亡。忽闻扣门甚急，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，乃曰：“小娘子且至。”闻似车马之声，比崔氏女入门，更无他见。柳生与崔氏女契阔，悲欢之甚。问其由，则曰：“某已与王氏诀，自此可以同穴矣。人生意专，必果夙愿。”因言曰：“某少习乐，箜篌中颇有功。”柳生即时买箜篌，调弄绝妙。二年间，可谓尽平生矣。无何，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，见轻红，惊不知其然。又疑人有相似者，未敢遽言。问闾里，又云流人柳参军。弥怪，更伺之，

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，因具言於柳生，匿之。王生苍头却还城，具以其事言於王生。王生闻之，命驾千里而来。既至柳生家门，於隙窥之，正见柳生坦腹於临轩榻上，崔氏女新妆，轻红捧镜於其侧，崔氏匀铜黄未竟。王生门外极叫，轻红镜坠地，有声如磬，崔氏与王生无憾。遂入，柳生惊，亦待如宾礼。俄又失崔氏所在。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，二人相看不喻，大异之。相与造长安，发崔氏所葬验之，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，衣服肌肉，且无损败，轻红亦然。柳与王相誓，却葬之。二人入终南山访道，遂不返焉。（出《乾馱子》）

华州的柳参军，是名门望族的后代，少欲望而早年丧父，没有哥哥弟弟。罢官后，在长安闲游。三月三日，在曲江看见一辆车子，用金碧装饰，半停在浅水里，后帘慢慢地揭开，露出一只纤美的手象白玉，指点筹划让摘芙蓉。女人的容貌是绝代佳人，斜眼看柳生很久。柳生策马跟随她，就看见车子进入永崇里。柳生打听她姓崔，她还有母亲，有婢女，名字叫轻红。柳生不很穷，多方贿赂轻红，竟然不接受他。另一天，崔氏有病，她的舅舅做执金吾官，于是问候她的妹妹，并且告诉她，要求为自己的儿子娶崔氏。崔氏不高兴，她的母亲不敢违背哥哥的命令。女儿说：“能够嫁给前时见到的柳生就满足了，坚决不答应，我与表兄终究恐怕不能保全生命。”她的母亲深深地惦念着女儿，就让轻红到荐福寺僧道省院传达意思。柳生被轻红诱惑，又取悦轻红。轻红大怒道：“你的性情确实粗俗，小娘子如此对待你怎么办？我是一个微贱的人，就忘了前好，要保往岁

寒,那是可能的吗?我将把你的事告诉小娘子。”柳生拜了又拜,谢罪认识到自己糊涂。才说:“夫人怜异小娘子情真意切,现在小娘子不愿意嫁王家,夫人因此要偷偷地完成婚约,你可在三两日内完成婚礼。”柳生非常高兴,自己准备了几百千的彩礼,在约定的时间里结婚。结婚后五天,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居住。到了一个月后,金吾到永崇里。她的母亲王氏哭着说:“我夫死去,子女孤单,遭受侄儿的无礼相待,强行窃取女儿离去,哥哥难道没有教训他的方法?”金吾大怒,回去鞭打他的儿子几十下。密令追捕查访,一年也没有捕获。不久,王氏死。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奔丧,金吾的儿子看见了,于是告诉他的父亲。他父擒住柳生,柳生说:“我在岳母王氏处纳采娶妻,不是越礼私自诱骗,家里人老少都熟知此事。”王氏已死,无人证明。于是诉讼到官府,公家断定王家先下财礼,应归王家。金吾的儿子曾经喜欢仰慕表妹,也不怨恨先前发生的事。经过几年,轻红竟保持自己的纯洁相处在那里。金吾又死了,搬家到崇义里。崔氏不乐意侍奉表兄,就让轻红巡访柳生的住所,这时柳生还住在金城里。崔氏又让轻红和柳生约定时间。同时赏赐看园子的童仆,让他积粪堆与院墙一齐高。崔氏女就和轻红踏着粪堆离去,一同到柳生处。柳生又惊又喜,又不用出城,只是搬迁到群贤里。后来本夫终于寻到崔氏女,知道在群贤里住,又告状夺回来。王生一往情深,崔氏多方要求免除,以身体怀孕进行推托。王生又不责备而宽容了她。柳生顺江到江陵。过了二年,崔氏女和轻红相继死去,王生送葬,哀伤恸哭达到极点。轻红也葬在崔氏坟边上。柳生在江陵闲住,春天二月,繁花满院。追想思念崔氏女,凝思苦想她

的形态身影，又不知道她生死存亡。忽然听到很急的扣门声，一会儿看见轻红抱着妆奁进来，还说：“小娘子将要到了。”所到象有车马的声音，等到崔氏女进门，再没有见到别人。柳生和崔氏女叙谈阔别之情，悲伤欢乐达到极点。问她缘由，就说：“我已与王生诀别，从此可以同葬一穴了，人生心专一，夙愿一定能产现。”于是又说道：“我年少就学习乐器，对笙篴很有功夫。”柳生立刻买了笙篴。抚弄乐器绝妙。二年间，可以称得上尽了平生的欢乐。不久，王生过去使唤的家奴路过柳生家门，看见轻红很吃惊，不知那原因，又怀疑人有相似的，未敢立刻说。打听闾里，又说有个外来人柳参军，很怪。再去探察。轻红也知道是王生家人，于是全都告诉了柳生，藏起来。王生的家奴回到城里，把这事全都告诉了王生。王生听了，命令驾车千里而来。到了柳生门前，从缝隙往里窥视，正看见柳生坦腹在临轩榻上，崔氏女正着新妆，轻红捧镜在她身边，崔氏匀抹铅黄未完。王生在门外极力喊叫，轻红手中镜子掉到地上，声音象击磬。崔氏与王生没有恨怨，于是进入，柳生吃惊，以宾礼相待，一会儿崔氏不见了。柳生与王生舒缓地谈这件事，二人相看不能明白，非常奇怪。一起到长安，挖掘崔氏墓葬验证它，那在江陵所施用的铅黄如新。衣服肌肉，尚无损坏腐败，轻红也是这样。柳与王互相发誓，再埋葬了她。二人进入终南山访道求仙，就再也没有返回来。

赵叔牙

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，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。夜中，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，问之，其物是鬼，吴时刘得言，窟宅在公床下，往来稍难。公为我移出，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，是我妻墓，墓东埋之。后必相报。”叔牙明旦出城，视之信。即日掘床下，深三尺，得骸骨，如其言葬之。其夜，鬼来言谢，曰：“今时旱，不出三日有雨。公且告长史。”叔牙至明通状，请祈雨，期三日雨足。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，给其所须，叔牙於石佛山设坛。至三日，且无雨，当截耳。城中观者数千人，时与寇邻，建封以为诈妄有谋，晚衙杖杀之。昏时大雨，即令致祭，补男为散骑。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，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，故自当死耳。（出《祥异记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集异记》）

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天大旱，徐州散将赵叔牙搬入新的住宅。夜里，听到有东西在窗外动摇窗纸的声音。问他，那物说：“我是鬼，是吴时的刘得言，穴窟在你的床下，出入很困难，你把我移出来，城南台雨山下有两棵大树，是我妻子的坟墓，在墓东埋我。以后一定报答你。”叔牙第二天出城，看了确实那样。当天挖掘床下，挖了三尺深。挖得骸骨，按着他的说埋葬了。那天夜里，鬼来道谢，说：“现时大旱，不出三天就有

雨，你可以告诉长史。”叔牙到天明向上通报，请求祈雨，约定三天期限雨下足。节度使司空张建封答应他，给他所必要的东西。叔牙在石佛山设祭坛。到了三天，还没下雨。到了截止时间，城里观看的有几千人。当时与盗寇邻近，建封认为是欺骗虚妄另有图谋。晚上在衙门用杖打死了他。天黑时下了大雨，就让给他祭奠，补他儿子做散骑。当时人认为事奉君上应当诚实，现在赵叔牙隐瞒鬼所报雨的时间，所以自己应该死去。

周济川

周济川，汝南人，有别墅在扬州之西。兄弟四人俱好学，尝一夜讲授罢，可三更，各就榻将寐。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，久而不已。济川於窗间窥之，乃一白骨小儿也，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。始则叉手，俄而摆臂。格格者，骨节相磨之声也。济川呼兄弟共覘之。良久，其弟巨川厉声呵之，一声小儿跳上阶，再声入门，三声即欲上床。巨川元呵骂转急。小儿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巨川以掌击之，随掌堕地，举即在床矣，腾趯之捷若猿猱。家人闻之，这意有非，遂持刀棒而至。小儿又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家人以棒击之，其中也，小儿节节解散如星，而复聚者数四。又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家人以布囊盛之，提出，远犹求乳。出郭四五里，掷一枯井。明夜又至，手擎布囊，抛掷跳跃自得。家人辈拥得，又以布囊，如前法盛之，以索括囊，悬巨石而沉诸河，欲负趋出，於囊中仍云：“还同昨夜客耳。”余日又来，左手

携囊，右手执断索，趋驰戏弄如前。家人先备大木，凿空其中，如鼓扑，拥小儿於内，以大铁叶，冒其两端而钉之，然后锁一铁，悬巨石，流之大江。负欲趋出，云：“谢以棺槨相送。”自是更不复来，时贞元十七年。（出《祥异记》。明抄本作《广异记》。）

（原书此处有“太原部将”一条，与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条复，今删。）

周济川是汝南人，有别墅在扬州的西边。兄弟几人都好学。曾有一天晚听完讲授，大约三更天，各自躺在床上将要睡觉，忽然听到窗外有格格的声音，很久不停。济川从窗缝往外看，是一个白骨小孩，在院子里东西南北奔跑，开始叉手，一会儿又摆臂，格格是骨节相磨擦的声音。济川招呼兄弟一起看，过了很久，他的弟弟巨川厉声呵斥他。第一声小孩跳上台阶，第二声进了门，第三声就要上床。巨川原先的呵骂变快，小孩说：“阿母给我奶吃。”巨川用掌打他，随着掌落掉到地上，抬起掌就在床上，跳跃敏捷象猿猴。家人听说认为非同小可，于是拿着刀棒而来。小孩又说：“阿母给我奶吃。”家人用棒打他，那打中的，小孩的骨头一节一节地散开象流星，接着又聚集起来多次。还说：“阿母给我奶吃。”家人用布袋装上他，提出很远时他还要奶，出城四五里，投到一个枯井里。第二天夜里又来了，手擎着布袋，抛掷跳跃自觉得意。家人们抓住他，又用布袋，象先前的办法装上他，用绳子束紧袋口，挂上大石头沉他到河里。要背他走时，在袋中仍然说：“还同昨夜一样来作客。”余日又来，左手拿着口袋，右手拿着断绳，奔跑戏弄象从前一样。家人

先前准备的大木头,其中凿空,象个鼓扑,把小孩装在里面,用大铁片,覆盖两头又用钉子钉上,然后用一把铁锁锁上,挂上大石头,放到大江里。背着要走的时候,说:“感谢用棺槨相送。”从此再没有回来,时间是贞元十七年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

陆 乔 卢江冯媪 窦 玉 李和子
李僖伯

陆 乔

元和初，有进士陆乔者，好为歌诗，人颇称之。家於丹阳，所居有台沼，号为胜境。乔家富而好客。一夕，风月晴莹，有扣门者。出视之，见一丈夫，衣冠甚伟，仪状秀逸。乔延入，与生谈议朗畅，出於意表。乔重之，以为人无及者，因请其名氏，曰：“我沈约也。闻君善诗，故来候耳。”乔惊起曰：“某一贱士，不意君之见临也，愿得少留，以侍谈笑。”既而命酒。约曰：“吾平生不饮酒，非阻君也。”又谓乔曰：“吾友范仆射云，子知之乎？”乔对曰：“某常读梁史，熟范公之名久矣。”约曰：“吾将邀之。”乔曰：“幸甚。”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。顷之，云至，乔即拜延坐。云谓约曰：“休文安得而至是耶？”约曰：“吾慕主人能诗，且好宾

客，步月至此。”遂相谈谑。久之，约乎左右曰：“往召青箱来。”俄有一儿至，年可十余岁，风貌明秀。约指谓乔曰：“此吾爱子，少聪敏，好读书。吾甚怜之，因以青箱名焉。欲使传吾学也，不幸先吾逝。今令谒君。”即命其子拜乔。又曰：“此子亦好为诗，近从吾与仆谢同过台城。”因命为《感旧》，援笔立成，甚有可观。即讽之曰：“六代旧江川，兴亡几百年。繁华今寂寞，朝市昔喧阗。夜月琉璃水，春风卵色天。伤时与怀古，垂泪国门前。”乔叹赏久之，因问约曰：“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，见其编录诗句，皆不拘音律，谓之齐梁体。自唐朝沈佺期、宋之问方好为律诗。青箱之诗，乃效今体，何哉？”约曰：“今日为之，而为今体，亦何讶乎？”云又谓约曰：“昔我与君及玄晖、彦升俱游於竟陵之门，日夕笑语卢博。此时之欢，不可追矣。及萧公禅代，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，虽位甚崇，恩愈厚，而心常忧惕，无曩日之欢矣。诸葛长民有言，‘贫贱常思富贵。富贵又践危机。’此言不虚哉！”约亦吁嗟久之。又叹曰：“自梁及今，四百年矣。江山风月，不异当时，但人物潜换耳，能不悲乎？”既而谓云曰：“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，常梦一人告我曰：‘吾君后当至端揆，然终不及台司。’及吾为仆射尚书令，论者颇以此见许，而终不得。乃知人事无非命也。”时夜已分，云谓约曰：“可归矣。”因相与去，谓乔曰：“此地当有兵起，不过二岁。”乔送至门，行未数步。俱亡所见。乔话於亲友。后岁余，李筠叛，又一年而乔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元和初年，有个进士叫陆乔的，喜欢写诗歌，人们都很称

赞他。家在丹阳，所住的地方有平台和水池，号称胜地。乔家富有而且好客。一天晚上，风清月白空净。有扣门的，出去看，见是一男子汉，衣冠很壮美。仪态俊秀飘逸。乔请他进屋，和他谈论响亮畅快，出于意想之外。乔很尊重他，认为一般人没有赶得上他的。于是问他的姓名。说：“我是沈约，听说你善于写诗，所以来问候你。”乔震惊地站起说：“我是一个地位卑微士人，没想到你亲自光临，请你能少停留一会，以便陪你说笑。”不久让上酒，约说：“我平生不喝酒，不是拒绝你。”又对乔说：“我的朋友仆射范云，你知道他吗？”乔田答：“我经常读梁史，熟悉范公的名字很久了。”约说：“我要邀请他。”乔说：“好极了。”约就让侍者邀请范仆射。一会儿，云到了，乔就拜见请坐。云对约说：“休文怎么能来到这里呢？”约说：“我爱慕主人能写诗，又好客，踏着月光来到这里。”于是谈笑起来。过了很久，约呼叫左右的人说：“去叫青箱来。”一会儿有一小儿到，年龄能有十多岁，风采容貌精明秀气。约指着对乔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从小聪颖，喜欢读书，我非常喜爱他，于是用青箱给他命名，想让他接传我的学问。不幸的是死在我的前边，现在让他来见你。”就让他的儿子拜见乔。又说：“这个孩子也喜欢写诗，近来跟着我和仆射同到台城，于是让他作感旧诗，拿笔立刻写成，甚是可观。”就背诵道：“六代旧江川，兴亡几百年。繁华今寂寞，朝市昔喧阗。夜月琉璃水，春风卵色天。伤时与怀古，垂泪国门前。”乔赞叹很久。于是问约说：“我常看昭明所集录的选篇，看他编录的诗句，都不拘泥于音律，称之为齐梁体。从唐朝的沈佺期、宋之问才喜欢作律诗，青箱的诗，是仿效今体，为什么呢？”约说：“今天写的，成为今体，还有什么奇怪的呢？”云

又对约说：“从前我与你及玄晖、彦升一起在竟陵之门游览，天晚笑说卢博，这时的欢乐，不能追忆了。到萧公禅代，我与你一起做佐命之臣，虽然地位很高，恩泽越厚，可是心里常常是忧虑恐惧，没有从前的欢乐。诸葛长民有句话：贫贱时常想到富贵，富贵又面临着危机。这话不假呀。”约也感叹了好久。又叹息道：“从梁到现在，四百年了，江山风月，与当时没有差别，只是人物默默地换了，能不悲伤吗！”不久又对云说：“我们给蔡公郢州记室，常梦见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和你以后能当宰相，可是终究没有达到台司。到我做仆射尚出令，谈论的人都很相信这个，可是终究不能得到，才知道人事无非是命。”当时夜已很深，云对约说：“应该回去了。”于是一起离去，谓乔曰：“这地应有兵祸起，不过二年。”乔送到门口，走了几步，全都不见了。乔告诉了亲友，后来一年多，李锁叛乱，又过了一年乔死去。

卢江冯媪

冯媪者，庐江里中啬夫之妇，穷寡无子，为乡民贱弃。元和四年，淮楚大歉，媪逐食於舒。途经牧犊墅，暝值风雨，止于桑下。忽见路隅一室，灯烛荧荧。媪因诣求宿，见一女子，年二十余，容服美丽，携三岁儿，倚门悲泣。前又见老叟与媪，据床而坐，神气惨戚，言语咕囁，有若徵索财物追蹙之状。见冯媪至，叟媪默然舍去。女久乃止泣，入户备饮食，理床榻，邀媪食息焉。媪问其故，女复泣曰：“此儿父，我之夫也，明日别娶。”媪

曰：“向者二老人，何人也？於汝何求而发怒？”女曰：“我舅姑也，今嗣子别娶，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，以授新人。我不忍与，是有斯责。”媼曰：“汝前夫何在？”女曰：“我淮阴令梁倩女，适董氏七年，有二男一女，男皆随父，女即此也。今前邑中董江，即其人也。江官为鄱丞，家累巨产。”发言不胜呜咽，媼不之异，又久困寒饿，得美食甘寝，不复言。女泣至晓。媼辞去，行二十里，至桐城县。县东有甲第，张帘帷，具羔雁，人物纷然。云：“今日有官家礼事。”媼问其郎，即董江也。媼曰：“董有妻，何更娶也？”邑人曰：“董妻及女亡矣。”媼曰：“昨宵我遇雨，寄宿董妻梁氏舍，何得言亡？”邑人询其处，即董妻墓也。询其二老容貌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。董江本舒州人，里中之人，皆得详之，有告董江者。董以妖妄罪之，令部者迫逐媼去。媼言於邑人，邑人皆为感叹。是夕，董竟就婚焉。元和六年，夏五月，江淮从事李公佐，使至京。回次汉南，与渤海高铖、天水赵赞、河南宇文鼎会於传舍，宵话征异，各尽见闻。铖具道其事，公佐因为之传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冯媼是卢江里中啬夫的媳妇，贫穷守寡没有儿子，被乡民们鄙弃。元和四年，淮楚一带大歉收，媼讨饭到舒，路经牧犊墅，晚上已赶下雨，媼在桑下歇息，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屋子，灯光微弱闪烁，媼于是前往求助住宿。看见一位女子，年龄二十多岁，容貌服饰美丽，携带三岁小孩，靠着门悲伤哭泣。上前又看见一老头和老太婆，靠床而坐，神情凄楚，窃窃私语，好象被索要财物追逼的样子。看见冯媼到来，老头与老太婆默默地

离去。女子好久才停止哭泣，进门，准备饭食，整理床铺，邀请冯媼吃饭休息。媼问她原因，女子又哭泣说：“这女儿的父亲，是我的丈夫，明天要另外娶妻。”媼说：“先前那二位老人，是什么人？向你要求什么而发怒？”女子说：“是我的公公和婆婆，现在他儿子要别娶妻，要我筐筥刀尺和祭祀用的旧物，把它送给新娘，我不忍心给她，这才有那种指责。”媼说：“你的前夫在哪里？”女子说：“我是淮阳县令梁的女儿，嫁给董民七年，生有二男一女。男孩都跟他父亲，女儿就是这个。现在前边邑中董江，就是那个人。江的官位是鄆丞，家里积蓄巨额财产。”说话时不断地哭泣，媼没有怀疑她，又因长久疲劳寒冷饥饿，得到美食而甜美睡着，不再说话。女子哭到天亮，媼告辞离去，走了二十里，到达桐城县。县城东边有一座豪门宅第，张挂着帘子和帐幕，备办了羔羊大雁，人物杂乱，说，今天有官家婚礼大事。媼打听新郎是谁，正是董江。媼说：“董有妻子，为什么再娶呢？”邑人说：“董妻和女儿都死了。”媼说：“昨天晚上我遇天下雨，寄住在董妻梁氏的屋里，怎么说她死了？”邑人询问那处所，是董妻的墓地。询问那二位老人的容貌，正是董江的先父母。董江本是舒州人，里中的人，都知悉此事。有人告诉了董江，董以邪说不实之名怪罪她，让部下赶紧把冯媼赶走。媼告诉城邑里的人，城邑里人都为此感叹。这天晚上，董竟然完婚。元和六年，夏天五月，江淮从事李公佐，奉命至京城，回来时住在汉南，与渤海高铖、天水赵攒、河南宇文鼎在旅舍聚会，晚上谈话征求怪异的事，各自尽说见闻，铖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，公佐于是写了这篇文章。

窦 玉

进士王胜、盖夷，元和中，求荐於同州。时宾馆填溢，假郡功曹王翥第，以俟试。既而他室皆有客，唯正堂，以小绳系门。自牖而窥其内，独床上有褐衾，床北有破笼，此外更无有。问其邻，曰：“处士窦三郎玉居也。”二客以西厢为窄，思与同居，甚嘉其无姬仆也。及暮，窦处士者，一驴一仆，乘醉而来。夷、胜前谒，且曰：“胜求解於郡，以宾馆喧，故寓於此。所得西廊，亦甚窄。君子既无姬仆，又是方外之人，愿略同此室，以俟郡试。”玉固辞，接对之色甚傲。夜深将寝，忽闻异香。惊起寻之，则见堂中垂帘帷，喧然语笑。於是夷、胜突入其堂中。屏帷四合，奇香扑人，雕盘珍膳，不可名状。有一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妖丽无比，与窦对食，侍婢十余人，亦皆端妙。银炉煮茗方熟。坐者起入西厢帷中，侍婢悉入，曰：“是何儿郎？突冲人家。”窦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语。夷、胜无以致辞，啜茗而出。既下阶，闻闭户之声，曰：“风狂儿郎，因何共止？古人所以卜邻者，岂虚言哉。”窦辞以非己所居，难拒异容。必虑轻侮，岂无他宅，因复欢笑。及时，往覘之，尽复其故。窦独偃於褐衾中，拭目方起。夷、胜诘之，不对。夷、胜曰：“君昼为布衣，夜会公族，苟非妖幻，何以致丽人？不言其实，即当告郡。”窦曰：“此固秘事，言亦无妨。比者玉薄游太原，晚发冷泉，将宿於孝义县，阴晦失道，夜投入庄。问其主，其仆曰：‘汾州崔司马庄也。’令人告焉。出曰：‘延入’。

崔司马年可五十余，衣绯，仪貌可爱。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，诘其中外。自言其族，乃玉亲，重其为表丈也。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，但不知其官。慰问殷勤。情礼优重。因令报其妻曰：‘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，是吾之重表侄，夫人亦是丈母，可见之。从宦异方，亲戚离阻，不因行李，岂得相逢。请即见。’有顷，一青衣曰：‘屈三郎入。’其中堂陈设之盛，若王侯之居。盘饌珍华，味穷海陆。既食，丈人曰：‘君今此游，将何所求？’曰：‘求举资耳。’曰：‘家在何郡？’曰：‘海内无家。’丈人曰：‘君生涯如此身落然，蓬游无抵，徒劳往复。丈人有侍女，年近长成，今便合奉事。衣食之给，不求於人。可乎？’玉起拜谢，夫人喜曰：‘今夕甚佳，又有牢饌。亲戚中配属，何必广召宾客？吉礼既具，便取今夕。’谢讫复坐，又进食。食毕，憩玉於西厅。具浴，浴讫。授衣中。引相者三人来，皆聪朗之士，一姓王，称郡法曹；一姓裴，称户曹；一姓韦，称郡都邮，相揖而坐。俄而礼舆香车皆具，华烛前引，自西厅至中门，展亲御之礼。因又绕庄一周，自南门入及中堂，堂中帷帐已满。成礼讫，初三更，其妻告玉曰：‘此非人间，乃神道也。所言汾州，阴道汾州，非人间也。相者数子，无非冥官。妾与君宿缘，合为夫妇，故得相遇。人神路殊，不可久住，君宜即去。’玉曰：‘人神既殊，安得配属？以为夫妇，便合相从。何为一夕而别也？’妻曰：‘妾身奉君，因无远近。但君生人，不合久居於此。君速命驾。常令君筐中有绢百疋，用尽复满。所到，必求静室独居。少以存想，随念即至。十年（明抄本“十年”作“千里”。）之外，可以同行未间，昼别宵会尔。’玉乃入辞。崔曰：‘明晦虽殊，人神无二。小女得奉巾栉，盖是宿缘。勿谓异类，遂猜薄之。亦不可言於人。公法讯问，

言亦无妨。言讫，得绢百疋而别。自是每夜独宿，思之则来。供帐饌具，悉其携也。若此者五年矣。”夷、胜开其篋，果有绢百疋，因各赠三十疋，求其秘之。言讫遁去，不知所在焉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进士王胜、盖夷，元和年间，到同州求职举荐。当时宾馆已住满，借住郡功曹王翥宅第，等待应试。不久其它的屋子都住满了客人，只有正屋，用小绳索着门。从窗向里看，唯独床上有褐被，床北边有个破笼子，此外再没有什么。问他的邻人，说：“是处士窦三郎窦玉住在这里。”二位客人认为西厢房狭窄，想和他同住一屋，很高兴他没有姬妾奴仆。到了晚上，窦处士一驴一仆人，乘着醉意而回来，夷胜上前拜见，并且说：“我到郡里求取功名，因为宾馆喧闹，所以住到这里，安排在西廊屋，太狭窄，你既然没有姬妾奴仆，又是方外的人，想要与你同住一屋，等待郡试。”窦玉坚决推辞，接待的神情非常傲慢。夜深将要睡觉，忽然闻到特殊的香味，惊起寻找，就见堂中垂挂着帘子帷帐，说笑吵杂。于是夷、胜突然闯入，那堂中，屏帷四合，奇香扑人，雕花的盘子盛着奇珍异膳，不能说明各种形状。有一个女子，年龄能有十八九，妖妍美丽无比，与窦相对吃饭，侍婢十多人，也都端庄美妙。银炉煮茶刚熟，坐着的人起来进入西厢帷帐中，侍婢也都进入。说：“是什么人，突然冲入人家？”窦玉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语。夷胜无话可说，喝口茶水便出去了。已经下了台阶，听到关门的声音，说：“风狂的儿郎，凭什么住在一起，古人所以要选择邻居的原因，难道是假话吗！我推辞不

是自己所住，难以拒绝怪客，一定想到轻视欺负，难道就没有其它的住宅？”于是又说说笑笑。到天明，去看，都恢复了那原来的样子，窦玉一人仰卧在褐被中，擦试眼睛才起床。夷、胜问他，窦玉不回答。夷、胜说：“你白天是百姓，夜间会见诸侯的同族。如果不是妖幻之术，凭什么召来美丽的女人，不说出那实情，就告到郡里。”窦说：“这本来是秘密的事，说也无妨。从前我游览逼近太原，晚上从冷泉出发，要到孝义县住宿。天色晦暗迷失道路，夜间投奔村庄，问那庄主是谁，那仆人说：‘是汾州崔司马的庄子’。让人告诉庄主，出来说：‘请进。’崔司马年龄能有五十多岁，穿着红色衣服，仪表容貌可爱。问窦的祖先和伯叔兄弟，问他的中外表亲，自己说明他的亲属，是窦玉的亲属，是他的表丈。窦玉从小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丈人，只是不知道他做什么官。招待殷勤，感情礼遇很厚。于是让人报告了的妻子说：窦秀才是右卫将军七哥的儿子，是我的表侄，夫人也是丈母，可相见。做官在他方，亲戚分离阻隔，不是因为出使在外，哪能相逢。请立刻相见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青衣说：‘请三郎进去’。那中堂摆设的丰盛，象王侯的人家，盘中盛着珍奇精华食品，山珍海味无所不有。吃完饭，丈人说：‘你现在到此游玩，将需要什么？’我说：‘要求荐举的资金呵’。丈人说：‘家住在什么郡？’我说：‘海内没有家’。丈人说：‘你生涯如此，只身飘零，到处乱游没有目的，往返都是徒劳。丈人有一侍女，年纪将近长成，今天便结合侍奉你，衣食的供给，不求别人，可以吗？’窦玉站起拜谢，夫人高兴道：‘今天晚上很好，又有畜肉食品，亲戚间匹配亲属，何必广召宾客，吉礼已完全具备，就取今天晚上。’拜谢完又坐下，又上食品，吃完，窦玉在西厅休息。准

备洗浴。洗完，给他衣巾。做引相的三人来到，都是聪明开朗的人，一位姓王，称做是郡法曹；一位姓裴，称做是户曹；一位姓韦，称做是郡邮督，互相施礼而坐。片刻礼车香车都准备好了。华丽烛灯在前引路，从西厅到中门，施展亲自驾御的礼节，于是又绕庄一周，从南门进入到中堂。堂中帷帐已布满，做完成婚礼。三更初，他的妻子告诉窦玉说：‘这不是人间，是神道。所说的汾州，是阴间的汾州，不是人间。做相的几个人，无非都是冥府的官。我与你有宿缘，结合成夫妇，所以能相遇。人神路不一样，不能久住，你应立刻离开。’玉说：‘人神既然不一样，怎能匹配，已经成为夫妇，就应相随从，为什么一个晚上就离别呢？’妻子说：‘我的身体侍奉你，本来没有远近。只是你是活人，不宜在此久住，你速命起驾，总让你箱中有绢百匹，用完又满。所到之处，一定找个安静屋子独自住下，稍稍想念，随时念叨就到。十年以后，可以与你同行不离开。白天分别夜晚聚会。’窦玉进去告辞。崔说：‘阴阳虽然不一样，人神却没有两样，小女能侍奉你，这是宿缘，不要认为不是同类，就猜疑轻视她，也不可以告诉别人，公法讯问，说也无妨。’说完，得到绢百匹而先别，从此每夜独自住宿，思她就来，供帐餐具，都是她带来，象这样已经五年了。”夷、胜打开他的箱子，果然有绢百匹。于是各赠给三十匹，要求他们保密。说完逃离，不知道所在的地方。

李和子

元和初，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，父名努眼。和子性忍，常偷狗及猫食之，为坊市之患。常臂鹄立於衢，见二人紫衣，呼曰，“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？”和子即揖之。又曰：“有故，可隙处言也。”因行数步，止於人外，言“冥司追公，可即去。”和子初不受，曰：“人也，何给言？”又曰：“我即鬼。”因探怀中，出一牒，印文犹湿，见其姓名分明，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。和子惊惧，双弃鹄拜祈之：“我分死耳，必为我暂留，当具少酒。”鬼固辞，不获已。初将入毕罗四，鬼掩鼻，不肯前。乃延於旗亭杜氏，揖让独言，人以为枉也。遂索酒九碗，自饮三碗，六碗虚设於西座，具求其为方便以免。二鬼相顾，“我等受一醉之恩，须为作计。”因起曰：“姑迟我数刻，当返。”未移时至，曰：“君办钱四十万，为君假三年命也。”和子许诺，以翌日及午为期，因酬酒直，酒且返其酒。尝之，味如水矣，冷复冰齿。和子遽归，如期备酬焚之，见二鬼契其钱而去。及三日，和子卒。鬼言三年，人间三日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元和初年，长安东市有一恶少叫李和子，父亲名叫努眼，和子性情残忍，经常偷狗和猫吃，成为街坊的祸患。曾经臂带一鹄站在路口，看见二个穿紫衣的人，叫道：“你不是李努眼的

儿子名叫和子的吗？”和子就打揖。又说：“有事情，到空闲处告诉你。”于是走了几步，在众人外停下，说冥司追他，应立即去。和子开始不接受，说：“是人，为什么说谎？”又说：“我是鬼。”于是向怀里摸取，拿出一文牒，印家还是湿的。看那上面姓名分明，是四百六十头猫狗控诉的事。和子惊慌恐惧，就放弃了鹄跪拜祈求，说：“我自应死了，一定让我暂留一时，应当准备点酒喝。”鬼坚决推辞，没有擒获而已。起初要进毕罗四，鬼遮掩鼻子，不肯向前。又请到旗亭杜氏店，作揖谦让独自说话。人们认为他疯了，于是要了九碗酒，自己喝了三碗，六碗在西座虚设，又求他们给予方便免死。二鬼互相看看，“我们受一醉的恩惠，应给他整个办法。”于是站起说：“姑且等我几刻，就回来。”未移时到，说：“你备办四十万钱，为你借三年命。”和子答应，以第二天到中午为期限。于是付了酒钱，剩的酒又倒回去，尝它，味道象水一样，冷得冰牙。和子于是回去。按期备办酬钱焚烧，看见二鬼拿着钱离去。到了三天，和子死，鬼说的三年，是人间的三天。

李僖伯

陇西李僖伯，元和九年任温县。常为予说，元和初，调选时，上都兴道里假居。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，忽於兴道东门北下曲，马前见一短女人，服孝衣，约三尺已来，言语声音，若大妇人，咄咄似有所尤。即云：“千忍万忍，终须决一场。我终不

放伊！”弹指数下云：“大奇大奇。”僖伯鼓动后出，心思异之，亦不敢问。日旰，及广衢，车马已闹，此妇女为行路所怪，不知其由。如此两日，稍稍人多，只在崇仁北街。居无何，僖伯自省门东出，及景风门，见广衢中，人闹已万万，如东西隅之戏场。大围之。其间天数小儿环坐，短女人往（“往”原作“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前，布幂其首，言词转无次第，群小儿大共嗤笑。有人欲近之，则来拿攫，小儿又退。如是日中，看者转众。短女人方坐，有一小儿突前，牵其幂首布，遂落。见三尺小青竹，挂一触髅髑然。金吾以其事上闻。（出《乾膺子》）

陇西的李僖伯，元和九年在温县任职。曾经对我说，元和初年，前来等待选官时候，住在长安兴道里，早晨前往崇仁里探访一起待选的人，忽然在兴道东门北边的下曲，在马前看见一个矮女人，穿着孝服，身高大约三尺左右，说话声音，象个大妇人，失意的样子好象有特殊的事情。就说：“千忍耐万忍耐，终究要决战一场，我终究不放过他。”弹了几下手指说：“太奇怪太奇怪。”僖伯鼓动后离开，心里感到很奇怪，也不敢问。天晚时，到了大街，车马喧闹，这个妇女让行路人感到奇怪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此如两天，渐渐人多，只在崇仁北街。过了不久，僖伯从省门东出来，到景风门，看见大街上，喧闹的人已经很多很多，象东西角的戏场那么大，围着她，那里边有无数的小孩围着她坐。矮女人走上前，用布遮着她的头，说话变得没有次序。群小孩一同嗤笑。有人要靠近她，她就来抓，小孩又后退。象这样到了中午，看的人来的更多，矮女人才坐下。有

一个小孩突然上前，拽她的遮头布。于是布落地，看见一个三尺长的小青竹，挂着一个骷髅。执金吾官把这件事报告上司闻知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

王裔老 张弘让 寇 鄘 呼延冀
安 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 价

王裔老

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，曰延年里，里西南有故兰若，而无僧居。唐元和八年，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，退居下邽县。七月，其从祖兄曰皞，自华州来访居易，途出于兰若前。及门，见妇女十许人，衣黄绫衣，少长杂坐，会语于佛屋下，声闻于门。皞热行方渴，将就憩，且求饮。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，因下马，系缰于门柱。举首，忽不见，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。从之不见，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。从之，又不见。周视其四旁，则堵墙环然无隙缺。复视其聚谈之所，尘埃幂然，无足迹。由是知（“知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其非人，悸然大异之。上马急驱，来告居易。且闻其所言，云云甚多，不能殫记。大抵多云王

裔老如此，观其词意，若相与数其过者。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，因同往访焉。其地果有王裔者，即其里人也。方徙居於兰若之东北百余步，葺墙屋，筑场艺树仅毕，明日而入。既入。不浹旬而裔死，不越月而妻死，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。止余一子，曰明进，大恐惧，不知所为。意新居不祥，乃撒屋拔树。夜徙去，遂免。（出《白居易集》）

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，叫延年里。里西南有一旧庙，而无僧人居住。唐元和八年，翰林学士白居易母丧，返回下邽县居住。七月，他的堂兄名皋从华州来探访白居易。途经庙前，到庙门，看见妇女十人左右，穿着黄绫衣，年少年长的杂乱而坐，正在佛屋下说话，于门前就能听到声音。皤走的又热又渴，要在那休息，想要点水喝。看他随从的人萧士清没到，于是下马，在门柱上系好缰绳。抬头，那些人忽然都不见了，自己心想她们退藏在窗门之间，跟着进去也不见。又想她们退藏到屋墙的后面。进去，又没看见。环视四周，墙壁环绕没有空缺，再看她们聚集谈话的地方，尘埃覆盖，没有足迹。因此知道她们不是人，惊悸感到很奇异，上马急驰，来告诉白居易。又听他说的话，说了很多，不能全记，大概多数说的王裔如此。看他的词意，好象相互之间有多次的来往。那地方距离白居易的住舍有八九里，于是共同前往寻访。那地方果然有叫王裔的，就是那里的人，才搬到庙东北百余步的地方居住。修理房屋、筑场植树将近完毕，第二天搬进去，进入后，不过十天王裔就死了。不过一个月妻子死了，不过一个季节王裔的二个儿子二个儿媳

妇和一个孙子也死了。只剩一个儿子，叫明进。他非常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心想新居不吉利，就撒屋拔树，夜间搬迁离去，于是幸免。

张弘让

元和十二年，寿州小将张弘让，娶兵马使王暹女。淮西用兵方急，令狐通为刺史。弘让妻重疾累月，每思食，弘让与具。后不食，如此自夏及秋，乍进乍退，弘让心终不怠。冬十月，其妻忽思汤饼，弘让与具之。工未竟，遇军中给冬衣，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饌。弘让乃去。士征妻饌熟，就床欲进，忽然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，一手一股在床，流血殷席。士征妻惊呼，告营中。军人妻诸邻来，共观之，竞问莫知其由。俄而吏报通，使人检视。其日又非昏暝，二妇素无嫌怨，遂为吏所录。弘让奔归，及丧所，忽闻空中妇悲泣云：“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。烦君多时，某不得已，君终不见弃。大家索君恳求耳。”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，有一李树，妇云：“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，置李树下。君则向树下哀祈，某必得再履人世也。”弘让依其言，陈饌，恳祈拜之。忽闻空中云：“还汝新妇。”便闻王氏云：“接我以力。”弘让如其言接之，俄觉赫然半尸薄下，弘让抱之。遽闻王氏云：“速合床上半尸。”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，王氏声声云：“勘其剖处，无所参差。”弘让尽力与合之，令等其旧。王氏云：“覆之以衾，无我问三日。”弘让如其教。三日后，闻呻吟，乃云：

“思少饘粥。”弘让以饮灌其喉，尽一杯。又云：“具无相问。”七日则泯如旧，但自项及脊彻尻，有痕如刀伤。前额及鼻，贯胸腹亦然。一年，平复如故。生数子。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。（出《乾馱子》）

元和十二年，寿州小将张弘让。娶兵马使王暹女儿为妻。淮西用兵正危急，令狐通此时为淮西刺史。弘让的妻子重病已有好几个月，每当想吃什么，弘让就给她准备齐全，后来又不吃。象这样从夏天到秋天，忽然好忽然坏，弘让的心意终究不懈怠。冬十月，他的妻子忽然想吃汤饼，弘让给她准备，工夫没到，遇到军中发放冬衣，弘让于是请志趣相同的王士征的妻子给做食品，弘让才离开。士征的妻子做好了食品，靠床要给她进食，忽见弘让的妻子从额鼻中间分为两半，一手一大腿在床上，流血染红了床席。士征的妻子吃惊喊叫，报告到军营里。军人的妻子和各位邻居前来，共同观看，争相探问没有知道那原因的。一会儿更急速通报，派人检验。那天又不昏暗，二位妇人平素没有仇怨，于是被官吏带走。弘让跑回来，到丧亡的地方，忽然听到空中妇人悲伤哭泣说：“我被婆婆叫去看小孩，烦劳你多时，我没有办法，你终究不抛弃我，婆婆要你恳求。”先让弘让住在营房的后小园中，那里有一棵李子树。妇人告诉他：“你现在赶紧给我送四分饭，放到李子树下，你就向树下哀求祈祷，我就能再踏上人间。”弘让按着他说的，摆好食品，恳切地祈祷跪拜。忽然听到空中说：“还给你新媳妇。”就听到王氏说：“用力接我。”弘让按照她说的接她，片刻发觉明显的半

具尸体轻轻落下，弘让抱住她。立刻听到王氏说：“赶快与床上半尸合上。”等弘让蜷曲身子持半尸到床，王氏一声接一声说道：“看准那剖开的地方，不要有长短不齐。”弘让尽力给合上，让她恢复原样。王氏说：“用被盖上，三日不要问我。”弘让象她教的那样，三日后，听到呻吟声，说：“想少喝点稠粥。”弘让往她嘴里灌使其喝下。喝完一碗，又说：“全都不要再问。”七日就完全如旧，只是从颈项到脊背臀部，有象刀伤的痕迹，前额到鼻贯空到胸腹也是这样。一年后，平复得象原来一样。生了几个孩子。这是故友庞子肃亲眼看见的事情。

寇 鄴

元和十二年，上都永平里西南隅，有一小宅，悬榜云：“但有人敢居，即传元契奉赠，及奉其初价。”大历年，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，后卖与王姁。传受凡十七主，皆丧长。布施与罗汉寺，寺家赁之，悉无人敢入。有日者寇鄴，出入于公卿门，诣寺求买，因送四十千与寺家。寺家极喜，乃传契付之。有堂屋三间，甚庠，东西厢共五间，地约三亩，榆楮数百株。门有崇屏，高八尺，基厚一尺，皆炭灰泥焉。鄴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。其夜，扫堂独止，一宿无事。月明，至四更，微雨，鄴忽身体拘急，毛发如磔，心恐不安。闻一人哭声，如出九泉。乃卑听之，又若在中天。其乍东乍西，无所定。欲至曙，声遂绝。鄴乃告照曰：“宅既如此，应可居焉。”命照公与作道场。至三更，

又闻哭声。满七日，酈乃作斋设僧，方欲众僧行食次，照忽起，于庭如有所见，遽厉声逐之，喝云：“这贼杀如许人。”绕庭一转，复坐曰：“见矣见矣。”遂命酈求七家粉水解秽。俄至门崇屏，洒水一杯，以柳枝扑焉。屏之下四尺开，土忽颓圯，中有一女人，衣青罗裙红袴锦履绯衫子。其衣皆是纸灰，风拂，尽飞于庭，即枯骨籍焉。乃命织一竹笼子，又命酈作三两事女衣盛之。送葬渭水之沙州，仍命勿回头，亦与设洒馔。自后小大更无恐惧。初郭汾阳有堂妹，出家永平里宣化寺，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，从人颇多。后买此宅，往来安置。或闻有青衣不谨，遂失青衣。夫人令高筑崇屏，此宅因有是焉。亦云，青衣不谨，洩漏游处，由是生葬此地焉。（出《乾膺子》）

元和十二年。长安永平里西南角，有一个小宅院，悬挂榜文说，只要有人敢居住，就把房契奉赠给他，只要给他当初的房价。大历年，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到，后来卖给王姁，传卖共十七个主人，都死了长者，布施给罗汉寺，寺家出租它，全都无人敢入住。有个占卜的人叫寇酈，在公卿之家出入，到寺院要买，于是送四十千给寺家。寺家非常高兴，就把方契给他。有正房三间，很低矮，东西厢房共五间，土地大约三亩，榆树椿树几百棵；门前有高大屏风，八尺高，基厚一尺，都是用炭灰抹的。酈又成为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门徒。那天夜里，打扫了屋子独自休息，一宿无事。月明，到四更天，下了小雨，酈忽然感到身体拘束紧张，毛发象要分裂，心里恐惧不安。听到一个人的哭声，好象出自地下。再细听，又好象在空中。那声音忽东

忽西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要到天亮时，声音才断绝。酈告诉普照：“房子即使这样，还是可以居住的。”让普照给作道场。到了三更，又听到哭声。满七天，酈作斋饭招待僧人。刚要让众僧坐定吃饭，普照忽然起来，在院子好象看见了什么，就厉声叫喊追逐，喝道：“这贼杀了这么多人！”在院子里绕了一圈，又坐下说：“看见了看见了。”于是让酈要七家的脏水粪便，一会儿到门的高大屏风前，洒水一杯，用柳枝扑在上面，屏风下边四尺裂开，土突然掉落，中间有一女人，穿着青罗裙红裤子黄鞋红衫子，那衣都是纸灰，风一吹，在院里飞尽，就露出了纷乱的枯骨。让编织一个竹笼子，又让酈作三两件侍女衣服装上，送到渭水的沙洲安葬，仍然命令不须回头，也给摆设了酒食。从那以后大人小孩再没有恐惧。当初郭汾阳有个堂妹，出家在永平里宣化寺。汾阳王夫人摩拜她的小姑子，跟随的人很多，后来买了这个宅第，安置来往的人。有人听说有个婢女不谨慎，就失去了婢女，夫人让修筑高大的屏风，此宅于是就有这些事；也有的说，婢女不谨慎，泄漏这个游览的地方，因此活埋在这里。

呼延冀

咸和中，呼延冀者，授忠州司户，携其妻之官。至泗水，遇盗。尽夺其财物，乃至裸衫。冀遂与其妻於路旁访人烟。俄逢一翁，问其故，冀告之。老翁曰：“南行之数里，即我家，可与家

属暂宿也。”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。入林中，得一大宅，老翁安存一室内，设食遗衣。至深夜，亲就冀谈话。复具酒肴，曰：“我家唯有老母。君若未能携妻去，欲且留之，伺到官再来迎，亦可。我见君贫，必不易相携也。”冀思之良久，遂谢而言曰：“丈人既悯我如是，我即以心素托丈人。我妻本出官人也，能歌，仍薄有文艺。然好酒，多放荡。留之后，幸丈人拘束之。”老翁曰：“无忧，但自赴官。”明日，冀乃留妻而去。临别，妻执冀手而言曰：“我本与尔远涉川陆，赴一薄官，今不期又留我于此。君若不来迎我，我必奔出，必有纳我之人也。”泣泪而别。冀到官，方谋远迎其妻。忽一日，有达一书者，受之，是其妻书也。其书曰：“妾今自裁此书，以达心绪，唯君少览焉。妾本歌妓之女也，幼入宫禁，以清歌妙舞为称。固无妇德妇容。及宫中有命，掖庭选人，妾得放归焉。是时也，君方年少，酒狂诗逸，在妾之邻。妾即不拘，君亦放荡。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，遂以礼娶妾。妾既与君匹偶，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。每念花间同步，月下相对，红楼戏谑，锦闱言誓。即不期今日之事也。悲夫！一何义绝。君以妾身，弃之如屣，留于荒郊，不念孤独。自君之官，泪流莫遏。思量薄情，妾又奚守贞洁哉。老父家有一少年子，深慕妾，妾已归之矣。君其知之。”冀览书掷书，不胜愤怒，遂抛官至泗水。本欲见老翁及其妻，皆杀之。访寻不得，但见一大塚，林木森然。冀毁其塚，见其妻已死在塚中，乃取尸祭，别葬之而去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。

咸和年间，呼延冀，被授予忠州司户，携带他的妻子上任，

到达泗水，遇到强盗，把他们的财物全都夺去，致使他们赤身露体。冀就和他的妻子在路旁寻找人家。一会儿遇见一个老翁，问他们原因，冀告诉了他。老翁说：“向南走几里，就是我家，可以和家属暂住。”冀就和老翁一同到他家。进入林子里，看见一大宅院。老翁把他们安排在一屋内，摆设饭食赠送衣服。到了深夜，亲自与冀谈话，又准备了酒菜。说：“我家只有老母，你如果不能携带妻子离去，要暂且留下她，等到任再来迎接，也是可以的。我看你贫穷，一定不适合携带家眷呀。”冀想了很久，于是拜谢说道：“丈人既然如此怜悯我，我就诚心诚意托付于丈人。我妻本来出自官宦人家，能歌，还略微有些文艺才能，可是喜欢酒，放荡成性，留下她以后，希望丈人约束她。”老翁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你自管去赴任。”第二天，冀就留下妻子而离开。临分别时，妻子拉着冀的手说道：“我本来与你远涉水陆，奔赴一小官，现在没想到又留我在这里。你如果不来接我，我一定私奔离开，一定有要我的人。”哭泣洒泪而别。冀到任，正想远道去接他的妻子，忽然一天，来了一个传达信的人，接受了，是他妻子的信。那信中说：“我现在亲自写这封信，来表达我的心绪，希望你慢慢地看。我本来是个歌妓的女儿，幼时进入宫廷，凭着清歌妙舞而出名，本来就没有妇德妇容，直到宫中有命令，选入宫中旁舍，才得以放出回家。那时，你正年少，喝酒纵情写诗豪放，在我的邻舍，我既然不拘谨，你也放荡不羁。你不因为我不做家务，就按照礼仪娶我。我与你成为配偶，各位邻里都认为是才子佳人。每当想起在花间共同散步，月下相对，红楼戏笑，锦闱中发誓，就没想到今天的事情，可悲呀！因何情义绝断，你把我的身体象鞋一样抛弃，留在荒

郊野外，不考虑我孤独。从你上任，眼泪流的不能制止，想到你的薄情，我又为什么坚守贞洁呢？老父家有一个少年儿子，很爱慕我，我已经归他了，现在让你了解这一切。”冀看完信扔掉信，无比愤怒。于是弃官到泗水，本来想看见老翁和他的妻子，都杀掉，却寻找不着，只见一个大坟，林木繁密。冀毁掉那坟，看见他的妻子已死在坟中，就取出尸体祭奠，另外安葬而离开。

安 凤

安凤，寿春人，少与乡里徐侃友善，俱有才学。本约同游宦长安，侃性纯孝，别其母时，见母泣涕不止，乃不忍离。凤至长安，十年不达，耻不归。后忽逢侃，携手叙阔别，话乡里之事，悲喜俱不自胜。同寓旅舍数日，忽侃谓凤曰：“我离乡一载，我母必念我，我当归。君离乡亦久，能同归乎？”凤曰：“我本不勤耕凿，而志切於名宦。今日远离乡国，索米於长安，无一公卿知。十年之漂荡，大丈夫之气概，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？”因泣谓侃曰：“君自当宁亲，我誓不达不归矣！”侃留诗曰：“君寄长安久，耻不还故乡。我别长安去，切在慰高堂。不意与离恨，泉下亦难忘。”凤亦以诗赠别曰：“一自离乡国，十年在咸秦。泣尽卞和血，不逢一故人。今日旧友别，羞此漂泊身。离情吟诗处，麻衣掩泪频。泪别各分袂，且及来年春。”凤犹客长安。因夜梦侃，遂寄一书达寿春。首叙长安再相见，话幽抱之事。侃

母得凤书，泣谓附书之人曰：“侃死已三年。”却到长安，告凤，凤垂泣叹曰：“我今日始悟侃别中‘泉下亦难忘’之句。”（出《潇泪录》）。

安凤是寿春人，年少时与乡里徐侃友好，都有才学。本来约定一起到长安去做官，徐侃本性非常孝顺，告别他母亲时，看见他母亲泣涕不止，就不忍心离开。凤到了长安，十年未得通达，认为耻辱不回家。后来忽然遇见徐侃，携手共叙阔别之情，谈论乡里的事情，一同住在旅馆里多日。忽然徐侃对安凤说：“我离开家乡一年了，我母亲一定想念我，我应该回去了。你离开故乡也很久了，能和我一起回去吗？”凤说：“我本来就不勤于耕作，却志向恳切于功名官位，现在远离故乡，求富贵于长安，没有一个公卿了解，十年的漂泊流荡，大丈夫的气概，怎么能凭这面目回去见故乡的人呢？”于是哭泣对侃说：“你自己应该回去看望亲人，我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去！”徐侃留诗道：“君寄长安久，耻不还故乡。我别长安去，切在慰高堂。不意与离恨，泉下亦难忘。”安凤也以诗赠别道：“一自离乡国，十年在咸秦。泣尽卞和血，不逢一故人。今日旧友别，羞此漂泊身。离情吟诗处，麻衣掩泪频。泪别各分袂，且及来年春。”凤还客居长安。因为夜梦徐侃，于是寄一封信送到寿春，先叙述了长安再次相见，谈论远大抱负的事情。徐侃的母亲得到安凤的信，哭着对寄递书信的人说，徐侃已死三年了。送信人回到长安，告诉安凤，凤垂泪叹道：“我今天才明白徐侃赠诗中‘泉下亦难忘’这句话。”

成叔弁

元和十三年，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，年十七。忽有媒氏诣门云：“有田家郎君，愿结婚媛，见在门。”叔弁召其妻共窥之，人质颇不惬，即辞曰：“兴娘年小，未办资装。”门外闻之，即趋入曰：“拟田郎参丈人丈母。”叔弁不顾，遽与妻避之。田奴曰：“田四郎上界香郎，索尔女不得耶？”即笑一声，便有二人自空而下，曰：“相呼何事？”田曰：“成家见有一女，某今商量，确然不可。二郎以为何如？”二人曰：“彼固不知，安有不可？幸容言议。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，慕足下深矣。黎庶（“庶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何知？不用苦怪。”言讫，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：“嫁与田四郎去。”叔弁既觉非人，即下阶辞曰：“贫家养女，不喜观瞩。四郎意旨，敢不从命。但且坐，与媒氏商量，无太匆匆也。”四人相顾大笑曰：“定矣。”叔弁即令市果实，（“实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备茶饼，就堂垂帘而坐。媒氏曰：“田家意不美满，四郎亦太匆匆。今三郎君总是词人，请联句一篇然后定。”众皆大笑乐曰：“老姬但作媒，何必议他联句事。”媒氏固请，田郎良久乃吟曰：“一点红裳出翠微。秋天云静月离离。”田请叔弁继之，叔弁素不知书，固辞，往复再四。食顷，忽闻堂上有人语曰：“何不云：‘天曹使者徒回首，何不从他九族卑？’”言讫，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：“向道魔语，今欲何如？”四人一时趋出，不复更来。其女若醉人狂言，四人去后，亦遂醒

矣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元和十三年。江陵普通百姓成叔弁有个女儿叫兴娘。十七岁。忽然有个媒人进门说：“有个田家公子，愿与你家结成姻缘。现在门外。”叔弁招呼他的妻子一起看他，长相很不满意，就推辞说：“兴娘年龄小，没有备办资产嫁妆。”门外听说了，就急忙走进屋说：“田郎参拜丈人丈母。”叔弁不看，就与妻回避他。田奴说：“田四郎是上界香郎，要你的女儿还不行吗？”就笑了一声，便有两个人，从空中落下来，说：“招呼我们有什么事？”田说：“成家现有一女儿，我现在和他们商量，确实不愿意，二位公子认为如何？”二人说：“他本来不知道，怎么能不可以，希望让我和他们谈谈。况且小公子和小娘子灵魂已相识，已经跟随了你，深深地爱慕你，黎民百姓怎么能明白，不要太责备他。”说完，兴娘在房中大叫道：“嫁给田四郎去！”叔弁已经感觉到不是正常人，就下阶辞谢道：“贫家养活的小女儿，不喜欢观看，四公子的旨意，怎敢不从命？只是暂且坐下，和媒人商量商量，不要太匆忙。”四人相看大笑道：“定了。”叔弁就让人去买果品，准备茶饭，在堂上垂帘而坐。媒人说：“田家认为也不美满，四公子也太匆忙，现在三公子毕竟是个词人，请联句一篇然后再定。”众人都大笑乐道：“老太婆只是作媒何必说让他联句的事。”媒人坚持请联句，田公子过了很久才吟道：“一点红裳出翠微，秋天云静月离离。”田请叔弁接着联。叔弁本来不知书，坚决推辞，往复再三，一顿饭的工夫，忽然听到堂上有人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说，天曹使者徒回首，何不从他九族

卑。”说完，媒婆与三人笑得前仰后合道：“才刚说鬼话，现在要怎么办？”四人同时急忙走出。没有再来，他女儿象醉人说胡话。四人离开后，也就醒了。

襄阳选人

于頔镇襄阳时，选人刘某入京，逢一举人，年二十许，言语明朗，同行数里，意甚相得，因籍草。刘有酒，倾数杯。日暮，举人指歧径曰：“某弊止从此数里，能左顾乎？”刘辞以程期，举人因赋诗曰：“流水涓涓长芹牙，织鸟双飞客还家。荒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。”至明，刘归襄阳州，因往寻访举人，惟有殡宫存焉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。

于頔镇襄阳时，选人刘某进京，遇到一个举人，年龄二十岁左右，言谈明了响亮。一起走了几里，想法很合得来，于是坐在草地上。刘有酒，倒了几杯。天黑，举人指着岔道说：“我的住处距离这里只有几里，能够光顾吗？”刘推辞要赶路。举人于是赋诗道：“流水涓涓长芹牙，织鸟双飞客还家。荒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。”到天亮，刘回襄阳州，就去寻找举人，只有殡宫在那里。

祖 价

进士祖价，詠之孙也。落第后，尝游商山中，行李危困。夕至一孤驿，去驿半里已来，有一空佛寺，无僧居，价与仆夫投之而宿。秋月甚明，价独玩月，来去而行。忽有一人，自寺殿后出，揖价共坐，语笑说经史，时时自吟。价烹茶待之，此人独吟不已。又云：“夫人为诗，述怀讽物。若不精不切，即不能动人。今夕偶相遇，后会难期，辄赋三两篇，以述怀也。”遂朗吟云：“家住驿北路，百里无四邻。往来不相问，寂寂山家春。”又吟：“南冈夜萧萧，青松与白杨。家人应有梦，远客已无肠。”又吟：“白草寒路里，乱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罢，寒烛与君同。”诗讫，再三吟之。夜久，遂揖而退。至明日，问邻人，此前后数里，并无人居，但有书生客死者，葬在佛殿后南冈上。价度其诗，乃知是鬼。为文吊之而去。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进士祖价。是祖詠的孙子。落第后。尝游览到商山里。行囊窘困，晚上来到一个驿馆。距离驿站半里左右，有一空佛寺。无僧居。祖价与补人投奔去住宿。秋月很明亮，祖价独自欣赏月光，来回地走动。忽然有一个人，从寺殿后面出来，与价作揖共同坐下。谈笑说经史，时时自己吟诵。祖价煮茶招待他。这人独自吟诵不停，又说：“人作诗，抒发情怀讽喻时物，如果不

精粹不确切,就不能感动人。今晚偶然相遇,以后相会就很有日子了,就赋三两篇,用来表达我的胸怀。”于是朗颂道:“家住驿北路,百里无四邻。往来不相问,寂寂山家春。”又吟道:“南冈夜萧萧,青松与白杨。家人应有梦,远客已无肠。”又吟:“白草寒路里,乱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罢,寒烛与君同。”诗吟完,又再三吟诵。夜深,于是作揖而退去。到了第二天,寻问邻居,回答说:“这前后几里,并没有人住,只有一个客死的书生,葬在佛殿后边的南冈上。”祖价猜度他的诗,才知道是鬼,写了祭文吊唁后离去。

郭承嘏 张 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
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 绍
孟 氏

郭承嘏

郭承嘏，尝宝惜法书一卷，每携随身。初应举，就杂文试。写（“写”原作“驾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毕，夜犹早。絨置篋中，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贴。却归铺，于烛笼下取书贴观览，则程氏宛在篋中。计无所出，来往于棘闱门外。见一老吏，询其试事，具以实告。吏曰：“某能换之。然某家贫，居兴道里，倘换得，愿以钱三万见酬。”承嘏许之。逡巡，赍程试入，而书贴出，授承嘏。明日归亲仁里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。疑问久之，吏家人出。以姓氏质之，对曰：“主父死三月，力贫，未办周身之具。”承嘏惊

叹久之，方知棘围所见，乃鬼也。遂以钱赠其家。（出《尚书谈寻》。）

郭承嘏，曾经把法书一卷当作宝贝一样珍惜，常常随身携带。当初应举考试，应考杂文，写完，夜还早，封闭放到箱中。到了交卷时而错交了所珍藏的书贴。回归到住处，在灯烛下取书贴观看，那试卷完整地放在箱中。实在想不出办法。在棘闸门外徘徊。看见一老吏。询问他考试的事情，他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。老吏说：“我能换它，可是我家贫穷，住在兴道里，如果能给你换成，希望你给三万钱作为酬劳。”承嘏答应了他。不一会儿，把试卷放入，把书贴拿出，交给承嘏。第二天回到亲仁里，亲自把钱送到兴道里。打听了很久，老吏的家人出来，按姓氏问他，回答说：“主人父亲死了三月，家里很贫穷，没有办理全身的安葬用品。”承嘏惊讶叹息了很久，才知道在棘闸看见的是鬼。于是把钱赠送给他家。

张 庾

张庾举进士，元和十三年，居长安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，仆夫他宿，独庾在月下。忽闻异香满院，方惊之，俄闻履声渐近。庾屣履听之，数青衣年十八九，艳美无敌，推门而入，曰：“步月逐胜，不必乐游原，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。”遂引少女

七八人，容色皆艳绝，服饰华丽，宛若豪贵家人。庾走避堂中，垂帘望之。诸女徐行，直诣藤下。须臾，陈设床榻，雕盘玉尊杯杓，皆奇物。八人环坐，青衣执乐者十人，执拍板立者二人，左右侍立者十人。丝管方动，坐上一人曰：“不告主人，遂欲张乐，得无慢乎？既是衣冠，邀来同欢可也。”因命一青衣传语曰：“娣妹步月，偶入贵院。酒食丝竹，辄以自乐，秀才能暂出为主否？夜深，计已脱冠，纱巾而来，可称疏野。”庾闻青衣受命，畏其来也，乃闭门拒之。青衣扣门，庾不应，推不可开，遽走复命。一女曰：“吾辈同欢，人不敢预。既入其门，不召亦合来谒。闭门塞户，羞见吾徒，呼既不来，何须更召。”於是二人执尊，一人舂司。酒既巡行，丝竹合奏。馔饌芳珍，音曲清亮。庾度此坊南街，尽是墟墓，绝无人住；谓从坊中出，则坊门已闭。若非妖狐，乃是鬼物。今吾尚未惑，可以逐之。少顷见迷，何能自悟。”於是潜取揩床石，徐开门突出，望席（“席”原作“尘”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而击，正中台盘，纷然而散。庾逐之，夺得一盏，以衣系之。及明视之，乃一白角盏，奇不可名。院中香气。数日不歇。盏锁於柜中，亲朋来者，莫不传视，竟不能辨其所自。后十余日。转观数次，忽堕地，遂不复见。庾明年，进士上第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张庾考举进士，元和十三年，住在长安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间，仆人在其他地方住宿，张庾独自在月光下，忽然闻到满院特异的香味。正在吃惊，一会儿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。张庾拖着鞋子走着听，几个婢女年龄十八九岁，娇艳美丽

无比，推门而入，说：“踏着月光追逐胜景，不必乐游原野，只有这个院子的小台藤架就行了。”于是带领少女七八个人，容貌都是艳丽绝妙，服装首饰非常华丽。好象豪门贵族家的人。张庾跑到堂中躲避，垂帘看她们。诸女慢慢行走，直接到藤架下。一会儿，摆好床榻，雕盘玉尊杯杓。都是奇异的物品。八人围坐，婢女拿着乐器的有十人，拿着拍板站着的两人，左右侍候站立的十人。丝管音乐刚要开始，坐上一人说：“不告诉主人，就要奏乐，难道不是怠慢了吗？既然是这里的土绅，邀请来一起欢乐行吗？”于是让一婢女传话说：“姊妹踏着月光。偶然进入贵院，酒食乐器已准备好，就在这里自行欢乐，秀才能否暂且出来做主人呢？夜已深了。想来已经脱掉帽子，戴上纱巾来，正和我辈粗疏相称。”张庾听到婢女受旨承今，怕她进来，就关门拒绝她。婢女扣门，庾不答应，推不开，急忙跑回去报告，一女说：“我们在一起欢乐，人家不敢参与。已经进了他家门，不招呼也应该来见，关门堵窗，害羞见我们。叫他既然不来，那时还需要再招呼呢？”于是一人拿着酒杯，一人督察，酒已经过了几巡，丝竹音乐一起奏响。山珍海味摆满，音乐曲调响亮。张庾想这个坊的南街，都是废墟坟墓，绝对没有人住。说从坊中出来，可是坊门已经关闭。如果不是妖狐，就是鬼。现在还没有迷惑。可以赶跑她们，一会儿被迷惑，怎能自己醒悟呢。于是默默地取出支床的石头，慢慢开门突然冲出，向宴席打去。正好打中台上盘子，她们纷纷逃散。张庾追赶她们，夺得一盏，用衣带绑上它。到天亮看它，是一个白角盏，稀奇不能说出它的名字。院中的香气。多日不尽，把盏锁放在柜中，亲朋来人，没有不传看的，竟然不能辨别出它的出处。又过了十多天，转

动观看多次，忽然掉在地上，于是就不见了。庾第二年，考中了进士。

刘方玄

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，夜宿江岸古馆。厅西有巴篱隔之，又有一厅，常扃锁。云，多怪物，使客不安，已十年不开矣。中间为厅，廊崩摧。郡守完葺，至新净，而无人敢入。方玄都不知之。二更后，月色满庭，江山清寂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，不甚辨。唯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，言曰：“往年阿荆郎贬官时，常令老身骑偏面騊，抱阿荆郎。阿荆郎娇，不肯稳坐。或偏于左。或偏于右。附损老身左膊。至今天欲阴，则酸疼焉。今又发矣。明日必天雨。如今阿荆郎官高也，不知有老身无？”复闻相应答者。俄而有歌者，歌音清细，若曳缕之不绝。复吟诗，吟声切切，如含酸和泪之词，不可辨其文。久而老青衣又曰：“昔日阿荆郎，爱念‘青青河畔草’，今日亦可谓‘绵绵思远道’也。”仅四更，方不闻。明旦果大雨。呼馆吏讯之，吏云：“此西厅空无人。”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，方玄因令开院视之，则秋草苍占没阶，西则连山林，无人迹也。启其厅，厅则新净，了无所有。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，墨色甚新。其词曰：“爷娘送我青枫根，不记青风几回落。当时手刺衣上花，今日为灰不堪著。”视其言，则鬼之诗也。馆吏云，此厅成来，不曾有人居。亦先无此题诗处。乃知夜来人也，复以此访於人，终不能知之。

(出《博异记》)。

隐士刘方玄从汉南到达巴陵，夜间住在江边的古馆，厅西有篱笆隔开，还有一厅，总锁着门。据说，多有怪物，使人不安稳，已经十年不开了。中间是大厅。走廊倒塌。郡守全部修葺，达到又新又干净。可是无人敢进入。方玄完全不知道这些。二更以后。月色照满院子，江山冷清寂静，只听到篱笆西边有妇人说笑的声音，不很清楚，只有一老婢女话声稍大而且是秦地腔调，说道：“往年阿郎贬官的时候，常常让我身骑偏面騊。抢着阿荆郎，阿荆郎娇气，不肯稳坐。有时偏在左，有时偏在右，掉下来损伤了我的左胳膊。到现在要阴天，就酸疼。如今又复发了，明日天一定下雨。如今阿荆郎官高了，他还不知道有没有我。”又听到应答的。一会儿有个唱歌的，歌声清脆细腻，象拖着线不断绝。又吟诗，吟声凄厉，象含着辛酸和眼泪的词，不能辨清那些字。过了好久，老婢女又说：“从前的阿荆郎，爱念青青的河边草。现在可称得上绵绵思念远道了。”将近四更，才听不到声音。第二天早晨，果然下了大雨，招呼馆吏打听，吏说：“这个西厅空着无人。”才说明宾客不敢进入的原因。方玄于是让打开院门看看，只见那秋草苍苔遮没了台阶，西边连着山林，没有人迹。打开厅门，厅里新鲜干净，一无所有。只是前屋东边的柱子上有诗一首，墨迹很新，那词是：“爷娘送我青枫根，不记青风几回落。当时手刺衣上花，今日为灰不堪著。”看那文字，是鬼写的诗。馆吏说：“这厅建成以来，不曾有人居住，先前也没有这题诗的地方。”才知道夜里有人来。又就这事去

寻访别人，终究不能查明。

光宅坊民

元和中，光宅坊民失姓名，其家有病者。将困，迎僧持念，妻儿环守之。一夕，众仿佛见一人入户，众遂惊逐，乃投於瓮间。其家以汤沃之，得一袋，盖鬼间取气袋也。忽听空中有声，求其袋，甚衷切，且言“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。”其家因掷还之，病者即愈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元和年间，光宅坊平民，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，他家有病人，将要困顿。请来僧人念经。妻子儿女环围守着他。一天晚上，众人仿佛看见一人进屋，大家于是惊起追逐，就投到瓮里，他们家用热水灌它，得到一个袋，可能是阴间取气袋。忽听空中有声音，要那袋子，很哀伤恳切，并且说：“我将取别人来以代替病者。”他家于是投掷还给他。病者就好了。

淮西军将

元和末，有淮西军将，使於汴州，止驿中。夜久，眠将熟，忽

觉一物压己，军将素健，惊起，与之角力，其物遂退，因夺得手中革囊。鬼暗中衷祈甚苦，军将谓曰：“汝语我物名，我当相还。”鬼良久曰：“此蓄气袋耳。”军将乃举臂击之，语遂绝。其囊可盛数升，绛色，如藕丝，携於日中无影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元和末年，有个淮西军将，被派遣到汴州，住在驿馆里。夜深，睡得将熟，忽然觉得一物压着自己。军将一向健壮，惊起，用武力争胜，那物就退却，于是夺得他手中的皮袋。鬼暗中苦苦祈求。军将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这物品的名字，我就还给你。”鬼过了很久才说：“这是蓄气袋。”军将就举砖击打他，话语就断绝了。那袋可盛好几升，绛色，象藕丝，拿到日光中没有影子。

郭翥

元和间，有郭翥者，常为鄂州武昌尉。与沛国刘执谦友善，二人每相语，常恨幽显不得通。约先没者，当来告。后执谦卒数月，翥居华阴。一夕独处，户外嗟吁，久而言曰：“闻郭君无恙。”翥聆其音，知执谦也，曰：“可一面也。”曰：“请去烛，当与子谈耳。”翥即撤烛，引其袂而入，与同榻，话旧历历然。又言冥途（“途”原作“话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罪福甚明，不可欺。夜既分，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，须臾不可受。即以手而扪之，其躯甚

大，不类执谦。翥有膂力，知为他怪，因揽其袂，以身加之，牢不可动，掩鼻而卧。既而告去，翥佯与语，留之将晓，求去愈急，曰：“将曙矣，不遣我，祸且及予。”翥不答，顷之，遂不闻语。俄天晓，见一胡人，长七尺余，如卒数日者。时当暑，秽不可近。即命弃去郊外，忽有里人数辈望见，疾来视之，惊曰：“果吾兄也，亡数日矣，昨夜忽失所在。”乃取尸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元和年间，有个叫郭翥的，曾经做过鄂州武昌尉，与沛国刘执谦友好。二人曾经相互说过，总怨恨阴阳间不能相通，约定先死的应当来告诉。后来执谦死了几个月，翥居住在华阴。一个晚上独住一处，听到窗外有叹息声，过了很久说道：“听说郭君无病。”翥听他的声音，知道是执谦。说：“可以见一面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请撤去蜡烛，应当和你谈谈。”翥就撤去蜡烛，拉着他的袖子进来，与他同床，谈论历历在目的往事，又说阴间的罪福非常分明，不能欺骗。夜已深，翥忽然闻到有污秽的气味散发在左右，一会儿就不能忍受。就用手摸他，他的身体很大，不象执谦，翥很有气力，知道被他欺骗，于是抓住他的衣袖，用身子压住牢不可动，捂着鼻子躺着。那人不久说要离去。翥假装和他谈话，留他到天亮。那人要求离开越发着急。说：“将要天亮，不打发我走，祸患将要累及到你。”翥不回答，一会儿，就再听到言语。不久天亮，看见是一个胡人，身長七尺多，象死了几天的样子，当时还是暑天，污秽得不可接近。就让人把放扔到郊外。忽然有里人多人望见，急忙来看，吃惊地说：“果然是我的哥哥。死了几天，昨晚忽然失踪。”于是取尸体离开。

裴通远

唐宪宗葬景陵，都城人士毕至。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。及归，日晚，驰马骤。至平康北街，有白头姬步走，随车而来，气力殆尽。至天门街，夜鼓时动，车马转急，姬亦忙遽。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，其中有哀其奔迫者，问其所居，对曰：“崇贤。”即谓曰：“与姬同里，可同载至里门耶？”姬荷愧，及至，则申重辞谢。将下车，遗一小锦囊。诸女共开之，中有白罗，制为逝者面衣四焉。诸女惊骇，弃於路。不旬日，四女相次而卒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唐宪宗安葬景陵，都城人士都到了。原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。妻子儿女们也乘车到通化门纵情观看。到了回去的时候，天已将晚，驱马快跑。到了平康北街，看见一个白发老太婆奔跑，随车而来，气力用尽。到了天门街，夜鼓报时声响，车马转快，老太婆也忙着快追。车中有老婢女跟随四小女子，其中有个哀怜她奔跑的，问她住所，回答说：“在崇贤里。”就对她说：“和你同在一个里住，可以一起坐到里门了。”老太婆感到很惭愧。等到了地方，就说了非常感谢的话，将要下车，赠送了一个小锦囊。诸女一起打开它，里面有白罗，做成死人的衣服四件。诸女惊恐，弃掷到路上，不过十天，四女相继死去。

郑 绍

商人郑绍者，丧妻后，方欲再娶。行经华阴，止于逆旅。因悦华山之秀峭，乃自店南行。可数里，忽见青衣谓绍曰：“有人令传意，欲暂邀（“邀”原作“命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君。”绍曰：“何人也？”青衣曰：“南宅皇尚书女也。适於宅内登台，望见君，遂令致意。”绍曰：“女未适人耶？何以止於此？”青衣曰：“女郎方自求佳婿，故止此。”绍诣之，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数人出，命绍入，延之于馆舍。逡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质殊丽，年可初笄，从婢十余，并衣锦绣。既相见，谓绍曰：“既遂披觐，当去形迹，冀稍从容。”绍唯唯随之，复入一门，见珠箔银屏，灿烂相照，闺闼之内，块然无侣。绍乃问女：“是何皇尚书家？何得孤居如是耶？尊亲焉在？嘉偶为谁？虽荷宠招，幸祛疑抱。”女曰：“妾故皇公之幼女也。少丧二亲，厌居城郭，故止此宅。方求自适，不意（“意”原作“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良人，惠然辱顾。既惬所愿，何乐如之？”女乃命绍升榻。坐定，具酒馔，出妓乐。不觉向夕。女引一金缶献绍曰：“妾求佳婿，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宁无自得。妾虽惭不称，敢以金缶合卺，愿求奉箕帚，可乎？”绍曰：“余一商耳。多游南北，惟利是求，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。然遭逢顾遇，谨以为荣，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。”女乃再献金缶，自弹箏以送之。绍闻曲音凄楚，感动於心。乃饮之交献，誓为伉俪，女笑而起。时夜已久，左右侍婢，以红烛笼前导成礼。到曙，

女复于前阁，备芳醪美馔，与绍欢醉。经月余，绍曰：“我当暂出，以缉理南北货财。”女郎曰：“鸳鸯配对，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。”绍不忍。后又经月余，绍复言之曰：“我本商人也，泛江湖，涉道途，盖是常也。虽深承恋恋，然若久不出行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。愿勿以此为嫌，当如期而至。”女以绍言切，乃许之。遂於家园张祖席，以送绍，乃囊囊就路。至明年春，绍复至此，但见红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无人迹。绍乃号恸，经日而返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。

商人郑绍，丧妻以后，正想再娶。行路经过华阴，住在旅馆。因为喜欢华山的秀美峻峭，就从店往南走，能有几里地，忽然看见一婢女对绍说：“有人让我传话，要暂时邀请你。”绍说：“是什么人？”婢女说：“是南宅皇尚书的女儿，刚才在宅院内登台，看见你，于是让我来传达意思。”绍说：“那女子没嫁人吗？因为什么住在这里？”婢女回答说：“女郎正在自己寻找佳婿，所以住在这里。”绍前往，不久到了一个大宅院，又有侍婢多人出来，让绍进去，请他到馆舍。一会儿，有一个女子出来，容貌非常美丽，岁数刚到成年。跟随的婢女十多人，都穿着锦绣。相见后，对绍说：“既然已经相见，就应去掉那些仪容礼貌，希望稍稍舒缓些。”绍顺从地跟着，又进入一门，看见珠帘银屏，光彩相照，内室里，孤独的样子没有伴侣。绍就问女子道：“是什么皇尚书家？怎么独居得如此呢？父母亲在哪里？佳偶是谁？虽然幸蒙宠招，希望除去疑虑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是已故皇公的幼女，年少丧失了父母，厌烦在城里居住，所以住在这个宅院，正

在寻求自嫁,没想到承蒙君子惠顾,已满足了我的心愿,什么快乐比得上这个!”女子让绍上床,坐定后,备办了酒馔,出来歌妓奏乐,不知不觉天色将晚。女子拿来一个金缶献给绍说:“我寻找佳婿,已经三年了,今天就遇上了你,难道不是自己得到的吗?我虽然羞愧不能使你称心如意,敢用金缶合卺,情愿侍奉你,操持家务,可以吗?”绍说:“我是一个商人,大都游南闯北,只图利,怎敢与官宦人家结成眷属?但能相逢相遇,深感荣幸了,只怕他日被门下羞辱。”女子就再次献上金缶,亲自弹箏送给他。绍听到那曲调凄楚,内心受到感动,就饮酒接受献的东西,发誓结成夫妻。女子笑着起来。当时夜已深,左右的侍婢,用红烛灯笼在前引导完成婚礼。到了天亮,女子又在前厅,备办了好酒美食,与绍欢畅饮酒。过了一个多月,绍说:“我应该暂时离开,调理南北的货物财产。”女郎说:“鸳鸯配对,没听说过过了一个月就离开。”绍不忍心,后来又经过了一个月,绍又对她说:“我本商人,走江湖,闯南北,都是正常的。虽然承蒙你的眷恋,可是如果长久的不出去,也使我的心情不高兴,希望不要因此被怨恨,一定按期回来。”女郎因为绍说得肯切,就答应了他。于是在家园摆设酒席,送别郑绍。绍就带着口袋上路。到了第二年春天,绍又到这里,只见红杏翠竹,流水青山,全无人迹。绍于是号陶大哭,过了一天才返回。

孟 氏

维扬万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於外，运易财宝以为商。其妻孟氏者，先寿春之妓人也，美容质，能歌舞。薄知书，稍有词藻。孟氏独游於家园，四望而乃吟曰：“可惜春时节，依然独自游。无端两行泪，长祗对花流。”吟诗罢，泣下数行。忽有一少年，容貌甚秀美，逾垣而入，笑谓孟氏曰：“何吟之大苦耶？”孟氏大惊曰：“君谁家子？何得遽至於此，而复轻言之也？”少年曰：“我性落魄，不自拘检，唯爱高歌大醉。适闻吟咏之声，不觉喜动于心，所以逾垣而至。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谈，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。”孟氏曰：“欲吟诗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浮生如寄，年少几何？繁花正妍，黄叶又坠。人间之恨，何啻千端。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。”孟氏曰：“妾有良人万贞者，去家已数载矣。所恨当兹丽景，远在他方。岂惟惋叹芳菲，固是伤嗟契阔。所以自吟拙句，盖道幽怀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少年曰：“我向闻雅咏，今睹丽容，固死命犹拚，且责言何害？”孟氏即命笺，续赋诗曰：“谁家少年儿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终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”少年得诗，乃报之曰：“神女得张硕，文君遇长卿。逢时两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”自是孟氏遂私之，挈归己舍。凡逾年，而夫自外至。孟氏忧且泣，少年曰：“勿尔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”言讫，腾身而去，顷之方没，竟不知其何怪也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扬州的万贞是大商人，经常在外，运送财宝，以这做为买卖。他的妻子孟氏原来是寿春的妓女，体态美丽，能歌善舞，略知诗书，稍有文采。孟氏在花园独自游玩，四处张望后吟道：“可惜春时节，依然独自游。无端两行泪。长祗对花流。”吟诗完了，掉下几行眼泪。忽然有一个少年，容貌很秀美。跳墙而入，笑着对孟氏说：“为什么吟得这么痛苦呢？”孟氏大惊道：“你是谁家的，怎么突然来到这里，又说轻挑的话呢？”少年说：“我性情落魄，不能自我约束，只爱高歌醉酒，刚才听到你吟咏的声音，不知不觉在内心感到喜欢，所以越墙来到这里，如果能在花下容我好好谈谈，那么我也许可以勉强攀谈诗词。”孟氏说：“想要吟诗呀。”少年说：“人生象托付，年少能有多少？繁花正娇妍，黄叶又附落。人间的怨恨，何止千端！哪如暂且偷顷刻的欢乐呢？”孟氏说：“我有丈夫叫万贞，离家已经几年了，所遗憾的是当此美景，远在他方。哪里只是感叹花草，本来是感伤离别之情，所以自己吟咏诗句，倾吐深深的怀念。没想到你跑到我这地方，是什么原因？”少年说：“我从前就听说你优雅的吟咏，现在看到你美丽的容貌，本来命都可以拚上，听些责骂的话又有何妨！”孟氏就让拿来纸张，接着赋诗道：“谁家少年儿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终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”少年得到诗，又回报道：“神女得张硕，文君遇长卿。逢时两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”从此孟氏就和他私通，领回自己的屋子。大概超过了一年，丈夫从外地回来。孟氏担心并且哭泣。少年说：“你不要这样，我本来知道那是不会长久的。”说完，腾身离开，一会儿就没有了，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怪物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

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
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
马 震 刘惟清 董 观 钱方义

利俗坊民

长庆初，洛阳利俗坊，有民行车数两，将出长夏门。有一人负布囊，求寄囊于车中，且戒勿妄开，因返入利俗坊。才入，有哭声。受寄者因发囊视之，其口结以生绠，内有一物，其状如牛胞，及黑绳长数尺。民惊，遽斂结之。有顷，其人亦复，曰：“我足痛，欲憩君车中，行数里，可乎？”民知其异，乃许之。其人登车，览囊不悦，顾谓民曰：“君何无信？”民谢之，又曰：“我非人，冥司俾予录五百人，明历真、虢、晋、绛，及至此。人多虫，唯得

二十五人耳。今须往徐泗。”又曰：“君晓予言虫乎？”患赤疮即虫耳。车行二里，遂辞有程，不可久留，“君有寿，不复忧矣。”忽负囊下车，失所在。其年夏，诸州人多患赤疮，亦有死者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长庆初年，洛阳利俗坊，有百姓推车数辆，将要出长复门。有一个人背着布袋，要求把布袋寄存在车里，并且告戒不要乱打开。于是返回利俗坊，才进入，听到有哭声。接受寄存的人就打开口袋看，那袋口用绳子打着结，里面有一个东西，那形状象牛的胞胎，牵扯黑绳长几尺。那人吃惊，立刻收起打上结。不久，那放布袋的人又来了，说：“我脚疼，想在你的车中休息，走几里，行吗？”人们知道他奇异，就答应了他。那人上车，看了口袋很不高兴，回头对车主说：“你怎么不守信用呢？”那人谢罪。又说：“我不是人，冥司派我收录五百人，我走遍了真、虢、晋、绛几个州，才来到这里，人多虫，只得到二十五人，现在要到徐泗。”又说：“你明白我说的虫吗？患赤疮就是虫啊。”车走了二里，就告辞登程：“不能久留，你有寿命，不用担忧了。”忽然背着口袋下车，失去踪影。那年夏天，各州有很多人患赤疮，也有死的。

太原部将

长庆中，裴度为北部留守，有部将赵姓者，病热且甚。其子煮药于室，既置药于鼎中。构火。赵见一黄衣人，自门来，止于药鼎旁。挈一囊，囊中有药屑，其色洁白，如麦粉状，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。赵告其子，子曰：“岂非鬼乎？是欲重吾父之疾也。”遂去药。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，又致药屑鼎中。赵恶之，亦命弃去。复一日昼寝，其子又煮药，药熟而赵寤，遂进以饮之。后数日，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长庆年间，裴度做北部留守，有个部将姓赵，有病发高烧很厉害。他的儿子在屋里煮药，已经把药放到鼎里，点着了火。赵看见一个穿黄衣的人从门进来，停在药鼎旁，拿着一个袋子，袋中有药末，那颜色洁白，象麦粉的样子，旋即把药末放到鼎里而离去。赵告诉他的儿子，儿子说：“莫非是鬼吗？这是要加重我父亲的病。”就去掉了药。赵看见先前的黄衣人又来了，又把药末放到鼎里。赵讨厌它，又让把药扔掉。又一天赵白天睡觉，他的儿子又煮药，药煮好而赵睡醒，于是给他喝了，过了几天，果然死了。

成公逵

李公颜居守北都时，有部将成少仪者，其子曰公逵，常梦一白衣人入曰：“地府命令我召汝。”逵拒之，使者曰：“冥官遣召一属龙人，汝既属龙，何以逃之？”公逵给曰：“某非属龙者，君何为见诬。”使者稍解，顾曰：“今舍汝归，当更召属龙者。”公逵惊寤，且以其梦白於少仪。少仪有卒十余人，常在其门下，至明日，一卒无疾而卒。少仪因讯其年，其父曰：“属龙。”果公逵之所梦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。）

李公颜驻守北都的时候，有个部将叫成少仪。他的儿子叫公逵。曾经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说：“地府命我召你。”逵拒绝他。使者又说：“冥官派遣我召一个属龙的人，你既然属龙，凭什么逃脱？”公逵欺骗说：“我不属龙，你为什么诬陷我？”使者稍稍缓和，看着他说：“现在放你回去，应该另召一个属龙的。”公逵惊醒，并且把他的梦告诉少仪。少仪有士卒十多人，常在他的门下。到了第二天，一个士卒无病而死。少仪于是打听他的年龄，他的父亲说：“属龙。”果然是公逵梦到的。

送书使者

昔有送书使者，出兰陵坊西门，见一道士，身長二丈余，长髯危冠。领二青裙，羊（明抄本“羊”作“髥”，下同。）髻，亦长丈余。各担二大瓮，瓮中数十小儿，啼者笑者，两两三三，自相戏乐。既见使者，道士回顾羊髻曰：“庵庵。”羊髻应曰：“纳纳。”瓮中小儿齐声曰：“嘶嘶。”一时北走。不知所之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从前有个送书信的使者，出了兰陵坊西门，看见一个道士，身高二丈多，长长的胡须，高高的帽子。带领两个穿黑裙子的人，梳着羊髻，也高一丈多，各挑着两个大瓮。瓮里有几十个小孩，哭的笑的，三三两两，互相戏乐。看见了使者，道士回头看羊髻说：“庵庵。”羊髻答应说：“纳纳。”瓮里的小孩齐声说：“嘶嘶。”立刻向北跑，不知去向。

臧 夏

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，有陆氏宅，制度古醜，人常谓凶宅。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，与其兄咸尝昼寝。忽梦魇，良久方寤，

曰：“始见一女人，绿裙红袖，自东街而下。弱质纤腰，如雾濛花，收泣而云：‘听妾一篇幽恨之句。’其辞曰：‘卜得上峡日，秋天风浪多。江陵一夜雨，肠断木兰歌。’”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，有个陆氏宅院，样式古怪，人们常说这是凶宅。后来有个进士臧夏租赁住在那里，和他哥哥都曾在白天睡觉，忽然做恶梦惊叫，很久才醒。说：“方才看见一个女人，穿着绿裙红袖，从东街而来，体弱腰细，象雾蒙花，停止哭泣而说道：‘听我一篇幽恨诗句吧。’那词是：‘卜得上峡日，秋天风浪多。江陵一夜雨，肠断木兰歌。’”

踏歌鬼

长庆中，有人於河中舜城北（“城北”原作“成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鹳鹊楼下见二鬼，各长三丈许，青衫白袴，连臂踏歌曰：“河水流溷溷，山头种荞麦。两个胡孙门底来，东家阿嫂决一百。”言毕而没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长庆年间，有人在河中舜城壮鹳鹊楼下看见两个鬼，各高三丈多，穿着青衫白裤，挽着臂膊踏歌道：“河水流溷溷，山头种荞麦。两个胡孙门底来，东家阿嫂决一百。”说完就没有了。

卢 燕

长庆四年冬，进士卢燕，新昌里居。晨出坊经街，槐影扶疏，残月犹在。见一妇人，长三丈许，衣服尽黑。驱一物，状若羝羊，亦高丈许。自东之西，燕惶骇却走，妇人呼曰：“卢五，见人莫多言。”竟不知是何物也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长庆四年冬天。进士卢燕。住在新昌里，早晨到坊北街。槐树影子摇摆，残月还在。看见一个妇人。高三丈多，穿的衣服全是黑的，驱赶一个东西，样子象公羊，也高有一丈左右，从东向西去。卢燕惊恐往回跑。妇人呼喊道：“卢石，看见人不要多说。”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李 湘

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，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，贬欢州，赐死於康州。宝历元年，蒙州刺史李湘，去郡归阙。自以海隅郡守，无台阁之亲，一旦造上国，若沧海泛扁舟者。闻端溪县女巫者，知未来之事，维舟召焉。巫曰：“某乃见鬼者也，见之

皆可召。然鬼有二等，有福德者，精神俊爽。往往自与人言：贫贱者，气劣神悴，假某以言事，尽在所遇。非某能知也？”湘曰：“安得鬼而问之？”曰：“厅前楸树下，有一人衣紫佩金者，自称泽潞卢仆射，可拜而请之。”湘乃公服执简，向树而拜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已答拜。”湘遂揖上阶，空中曰：“从史死於此厅，为弓弦所迫，今尚恶之。使君床上弓，幸除去之。”湘命去焉。时驿厅副阶上，唯有一榻，湘偶忘其贵，将坐问之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官高，何不延坐，乃将吏视之？仆射大怒，去矣。急随拜谢，或肯却来。”湘匍匐下阶，问其所向，一步一拜，凡数十步。空中曰：“公之官，未敌吾军一裨将，奈何对我而自坐？”湘再三辞谢。巫曰：“仆射回矣。”於是拱揖而行。及阶，巫曰：“仆射上矣。”别置榻。设裯衽以延之。巫曰：“坐矣。”湘乃坐。空中曰：“使君何所问？”对曰：“湘远官归朝，伏知仆射神通造化，识达未然。乞赐一言，示其荣悴。”空中曰：“大有人接引，到城一月，当刺梧州。”湘又问，不复言。湘因问曰：“仆射去人寰久矣，何不还生人中，而久处冥冥？”曰：“吁！是何言哉？人世劳苦，万愁缠心，尽如灯蛾。争扑名利，愁胜而发白，神败而体羸。方寸之间，波澜万丈，相妬相贼，猛如豪兽。吾已免离，下视汤火，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？且夫据其生死，明晦未殊。学仙成败，则无所异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。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，则上天入地，乘云驾鹤，千变万化，无不可也。吾之形所未园者，三寸耳。飞行自在，出幽入明，亦可也。万乘之主不及吾，况平民乎？”湘曰：“炼形之道，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非使君所宜闻也。”复问梧州之后，终不言，乃去。湘到京，以奇货求助，助者数人。未一月，拜梧州刺史。竟终于梧州，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？（出《续

玄怪录》)

卢从史以左仆射做泽潞节度使,犯了与镇州王承宗合谋的罪贬到欢州,赐死在康州。宝历元年,蒙州刺史李湘,离郡回京城,自己认为是边远的郡守,没有台阁的亲属,一旦回到京都,就象在沧海里飘流的扁舟。听说端溪县有个女巫,能知未来的事,派人请她来。女巫说:“我是能看见鬼的,见到了都能召示。可是鬼有两等,有福德的,精神俊爽,往往自己与人说话;贫贱的,气势低劣精神憔悴,借助我而说事情,全在于所遇到的,不是我能知道的。”李湘说:“怎么能得到鬼而问他呢?”女巫说:“厅前的楸树下,有一个穿紫衣佩带金饰的,自称泽潞卢仆射,可以跪拜而请他。”李湘就穿着公服拿首简牍,面向大树而跪拜。女巫说:“仆射已经答拜。”李湘于是拱揖上台阶。空中说道:“从史我死在这厅里,被弓箭所杀害,现在还厌恶它,你床上的弓,希望除掉。”湘让去掉。当时驿厅副阶上,只有一张床,湘偶然忘记那贵客,要坐下问他。女巫说:“仆射是高官,为什么不请他坐,当做差吏对待他。”仆射大怒,走了。李湘急忙跟随跪拜谢罪,又诚恳地请他回来。李湘匍匐下台阶,问他去的方向,一步一拜,共计几十步。空中说:“你的官职,赶不上我军中的一个副将,怎么面对我而自己坐下?”湘再三说明谢罪。女巫说:“仆射回来了。”于是拱揖而走,到了台阶,女巫说:“仆射上来了。”别处摆放了坐床,放上坐垫请他坐。女巫说:“坐下了。”湘才坐下。空中说:“你要问什么?”回答说:“我是边远的官吏回朝,知道仆射神通造化广大,知道未来,乞求恩赐

一言，明示那荣升与困顿。”空中说：“大有人接待引荐，到京城一个月，就能任命为梧州刺史。”湘又问，不再说。湘于是问道：“仆射离开人间很久了，为什么不回到人生中来，而长久处在寂寞的冥府？”说道：“唉，这是什么话，人世间劳苦，万愁缠心，都象飞蛾扑灯，争名夺利，愁到极点而头发变白，精神颓败而身体瘦弱。内心里，波澜万丈，互相嫉妒互相仇视，凶猛得象巨大的野兽，我已经幸免脱离向下看如汤似火的人间，难道再低身而生活在那里吗？再说根据那生与死，阴间阳间没有什么两样。学仙成败，就没有什么差别。我已得到炼形之术，那术从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，那么上天入地，乘云驾鹤，千变万化。没有不可以的。我的形还没有炼圆满，只有三寸罢了，飞行自由自在，离开阴间到阳间，是可以的，皇上也赶不上我，何况平民呢？”湘问：“炼形之道，可以听听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是你应该听的。”又问梧州之后的事情，终究没说，就离去了。湘到京城，用奇货求人帮助，帮助他的有几个人。不到一个月，官拜梧州刺史，最后死在梧州，这就是卢不再说他后事的原因。

马 震

扶风马震，居长安平康坊。正昼，闻扣门。往看，见一赁驴小儿云：“适有一夫人，自东市赁某驴，至此入宅，未还赁价。”其家实无人来，且付钱遣之。经数日，又闻扣门，亦又如此。前后数四，疑其有异。乃置人于门左右，日日候之。是日，果有一

妇人，从东乘驴来，渐近识之，乃是震母，亡十一年矣。葬于南山，其衣服尚是葬时者。震惊号奔出，已见下驴，被人觉，不暇隐灭。震逐之，环屏而走。既而穷迫，入马厩中，匿身后墙而立。马生连呼，竟不动。遂牵其裾，卒然而倒，乃白骨耳。衣服俨然，而体骨具足。细视之，有赤脉如红线，贯穿骨间。马生号哭，举扶易之，往南山，验其坟域如故。发视，棺中已空矣。马生遂别卜，迁窆之。而竟不究其理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扶风的马震，居住在长安平康坊。正在白天，听到扣门声，前去看，见一租驴的小孩说：“刚才有一个夫人，从东市租我的驴，到这进入宅院，没给租钱。”他家确实没有人来，暂且付钱打发他走。过了几天，又听到扣门声，也是如此，前后多次。怀疑这里有特异情况。就安排人在门的左右，天天守候。这一天，果然有一个妇人，从东乘驴来，渐渐走近，认出了她，是马震的母亲，死了已经十一年了，葬在南山，她的衣服还是安葬时穿的。马震吃惊地哭着跑出来，已经看见她下驴，被人发觉，没有时间隐灭。马震追她，绕着屏风跑，不久实在没法，进到马厩里，藏身在后墙站立着。马生连续喊叫，竟然不动。于是拽她的衣襟，突然倒地，是白骨罢了，衣服依然如故，而尸骨完整无缺。细看它，有赤脉象红线，贯穿在骨间。马生号啕痛哭，抬扶整理好尸骨。到南山查验那坟如旧。打开看，棺材里已经空了。马生就另外选择，变受地方落葬，而最终也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

刘惟清

阴北把关，南御并山滨济，空阔百里，无人居。地势险厄，用兵者，先据此为胜。迄今天阴日暮，鬼怪往往而出。长庆三年春，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，途出於此。时日已落，忽於野次，遥见幕幄营伍，旌旗人马甚众，烟火极远。惟清少在戎旅，计其部分，可五六万人也。惟清不知。甚骇之。俄有辎重鼓角，部队纷纭，或歌或语，宣言竞进。惟清乃缓辔出於其中。忽有衣赭者徒行叩惟清，将夺马。惟清与之力争，因跃马绝道，而赭者执之愈急。惟清有膂力，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。赭者不甚拒，良久舍去。惟清复路，则向之军旅已过矣。夜阑，方及前驿，会同列将浑钊，自滑使还，亦馆於此。闻惟清至，迎之，则惟清冥然无所知。众扶持环视，久之乃寤，遂话此事，不二三日，至东平，既就馆，亦不为他人道。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喈者，落魄不仕，衣赭蓝缕，众甚鄙之。一日，惟清出游，喈於途中遥指曰：“刘押衙。”惟清素衣（“素”下明抄本无“衣”字。）未识，因与相款。（“款”原作“疑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喈曰：“本恐他人取马，故牵公避道，奈何却以铁鞭相苦？赖我金铠在身，不尔，巨力坚策，岂易当哉。”笑而竟去。惟清从人辞谢，将问其故，喈跃入稠人中，不可复见。后四年，李同捷反於沧景，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，岂阴兵先致讨欤？（出《异闻录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集异记》。）

阴北把关，南边山连着山直到水边，空旷开阔百里，无人居住，地势险要，用兵的先占据这就能取胜。到现在天阴日晚，鬼怪常常出来。长庆三年春天，平卢节度使薛苹派衙门将刘惟清出使到东平，路经这里，当时太阳已落山。忽然在野地里，远远看见军营帐篷，旌旗人马很多，烟火很远。惟清年少就在军旅中，估计那部人，能有五六万人。惟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很害怕。一会儿有辘重鼓角响起，部队纷纷行动，有的唱歌有的说话，喧闹前进。惟清就拉着缰绳轻轻在那里经过。忽然有一个穿丧服的步行来叨问惟清，要夺他的马。惟清和他用力争夺，于是跃马跑出道外。而穿丧服的抓着缰绳更紧。惟清有体力，用拿的铁鞭连打他的背部。穿丧服的人不特别抵抗，很久才舍掉离去。惟清重新上路，就朝着那些人马走过的地方奔去。夜深，才到达前边的驿站，会见同列将浑钊。浑钊从滑地出使回来，也住在这里。听说惟清到来，去迎接他，可是惟清象睡觉似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大家扶持环视他，很久才醒，于是说了这件事。不过两三天，到达东平，住在馆里，也没对别人说。从前这东平有个术士叫皇甫喈，落魄不当官，穿着草鞋破衣服，大家都很鄙视他。一天，惟清出去游玩，喈在路上遥遥指着说：“刘押衙。”惟清平素不认识，就和他应答。喈说：“本来怕别人夺取你的马，所以引你躲避道边，怎么却用铁鞭打我，靠我金铠在身，不然的话，巨大的力量坚硬的鞭子，难道容易抵挡吗？”笑着竟然离开。惟清跟从那人辞谢，要问那原故，喈跑到稠密的人群中，不能再看见。过了四年，李同捷在沧景反叛。当时天下的兵，都由平阴而进入贼境，难道阴兵先来讨伐了吗？

董 观

董观，太原人，善阴阳占候之术。唐元和中，与僧灵习善，偕适吴楚间。习道卒，观亦归并州。宝历中，观游汾潞，至泥（“泥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阳郡。会于龙兴寺，堂宇宏丽，有经书千百编，观遂留止，期尽阅乃还。先是院之东庑北室，空而扃鐍，观因请居，寺僧不可，曰：“居是室者，多病或死，且多妖异。”观少年恃气力，曰：“某愿得之。”遂居焉。旬余夜寐，辄有胡人十数，挈乐持酒来，歌笑其中，若无人。如是数夕，观虽惧，尚不言于寺僧。一日经罢，时已曛黑，观怠甚，闭室而寝。未熟，忽见灵习在榻前，谓观曰：“师行矣。”观惊且恚曰：“师鬼也，何为而至？”习笑曰：“子运穷数尽，故我得以候子。”即牵观袂去榻，观回视，见其身尚僵，如寝熟。乃叹曰：“嗟乎？我家远，父母尚在，今死此，谁蔽吾尸耶？”习曰：“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？夫所以为人者，以其能运手足，善视听而已。此精魂扶之使然，非自然也。精魂离身故曰死，是以手足不能为，视听不能施，虽六尺之躯，尚安用乎？子宁足念。”观谢之，因问习：“常闻我教中有（明抄本“中有”作“有中”）阴去身者，谁为耶？”习曰：“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。”遂相与行。其所向，虽关键甚严，辄不碍，於是出泥阳城西去。其地多草，茸密红碧，（“碧”原作“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如毳毯状。行十余里，一水广不数尺，流而西南。观问习，习曰：“此俗所谓奈河，其源出於地府耶！”观即

视其水，皆血，而腥秽不可近。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。习曰：“此逝者之衣，由此趋冥道耳。”又望水西有二城，南北可一里余。草树蒙蔽，庐舍联接。习与观曰：“与子俱往彼，君生南城徐氏，为次子。我生北城侯氏，为长子。生十年，当重与君捨家归佛氏。”观曰：“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，案籍罪福。苟平生事行无大过，然后更生人间。今我死未尽夕，遂能如是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冥途与世人无异。脱不为不道，宁桎梏可及身哉！”言已，习即牵衣跃而过。观方攀岸将下，水豁然而开，广丈余，观惊眙惶惑。忽有牵观者，观回视一人，尽体皆毛，状若狮子，其貌即人也。良久谓观曰：“师何往？”曰：“往此南城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吾命汝阅大藏经，宜疾还，不可久留。”遂持观臂，急东西指郡城而归。未至数里又见一人，状如前召观者，大呼曰：“可持去，将无籍。”顷之。遂至寺。时天以曙，见所居室有僧数十，拥其门，视己身在榻。二人排观入门，忽有水自上沃其体，遂寤。寺僧曰：“观卒一夕矣。”於是具以事语僧。后数日，于佛宇中见二土偶象，为左右侍，乃观前所见者。观因誓心精思，留阅藏经，虽寒暑无少堕。凡数年而归，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。会昌中，诏除天下佛寺，观亦斥去。后至长安，以占候游公卿门，言事往往而中。常为沂州临沂县尉。余在京师，闻其事于观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董观是太原人，善于阴阳占卜之术。唐朝元和年间，与僧人灵习友好。一同到吴楚一带去，灵习在路上死去，观也回到并州。宝历年间，观到汾经游览，到了泥阳郡，在兴龙寺会见僧

人。兴龙寺堂宇宏伟壮丽，有经书数千百编。观就停留在这里，打算都阅读完再回去。原来这院的东边廊房的北屋，空着而且上着门锁。观于是请求居住，寺僧不同意，说：“住在这个屋，大多有病有的死去，又多妖怪。”观凭着年少气壮，说：“我愿得到它。”于是住在那里。过了十多天夜间睡觉，就有胡人几十个，带着乐器拿着酒，歌舞欢笑在那里，好象没有别人。象这样几个晚上。观虽然害怕，还没有对寺僧说。一天念完经，天已经昏黑，观疲劳到极点，关门睡觉。尚未睡熟，忽然看见灵习在床前，对观说：“师傅走吧。”观吃惊并且愤怒地说：“你是鬼，为什么到这来。”习笑着说：“你的生命已到尽头，所以我来侍候你。”就拽着观的袖子离开床。观回头看，看见他的身体还躺在那里，象睡熟了，就叹息道：“唉！我家离这儿很远，父母还在，现在死在这里，谁来遮蔽我的尸体呢？”习说：“为什么你说得这么失望，担忧得这么深重呢？那成为人的原因，是因为能运动手脚，善于看和听罢了，这都是精魂扶植使它这样，不是天然的；精魂离开身体所以叫死，因此手脚不能运动，看和听不能实施，即使是六尺的躯体，还有什么用呢？你还值得想念吗？”观感谢他，于是问习道：“曾经听说我教中有能隐去体的，谁能够这样做呢？”习说：“象你我这样死了但尚未托生的就是。”于是就和灵习一块走了，他们一路上，关卡虽然很严，但于他们也并无阻碍。于是出了泥阳城向西走去，那地方有很多的草，重迭繁密花红碧绿，象毳毯的样子。走了十多里，一河宽不到几尺，向西南方向流去。观问习，习说：“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奈河，它的源头出在地府。”观就看那河水，都是血，腥臭味不可接近。又看见岸上有冠带裤衣共有几百件。习说：“这是

死人的衣服，由这奔向地府的道路。”又看到河西有两座城，南北距离能有一里多，被树木遮蔽，房屋相连接。习对观说：“和你一起往那里去，你降生到北城的侯氏家，做长子。降生十年后，应该重新和你舍弃家园回到佛门。”观说：“我听说人死应当被冥官追捕，考察登记他的罪福，如果平生做事行为没有大的过错，然后再降生到人间。现在我死不到一个夜晚，就能如此吗？”习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冥府和人间没有差别，倘或不做不说，难道手铐脚镣能到你的身上吗？”说完，习就拽着衣服跳过河。观正要攀附岸边将要下去，河水豁然而开，宽有一丈多。观惊恐惶惑，忽然有人拽他。观回头看见一人，整个身体都是毛，样子象狮子，他的面貌是人。好久对观说：“师傅要到哪里去？”回答说：“往南城去呀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让你阅读大量藏经，应该赶紧回去，不可长久停留。”于是抓住观的胳膊，急忙向着郡城的方向往回走。没走几里，又看见一人，样子象先前招呼观的，大叫道：“可以带回去，还没有注册。”一会儿，就到了寺院。当时天已经亮了，看见所住的屋里有几十个僧人，拥塞着他的房门；又见自己的身体在床上。二人推观进门，忽然感到有水从上浇灌他的身体，于是就醒了。寺僧说，“观死一夜了。”观于是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寺僧。过了几天，在佛殿看见两个土制偶像，是左右的侍者，是观先前看见的。于是观发誓专心致志，阅读藏经。即使是严寒酷暑也没有稍微的懈怠，共计几年才回家。当时是宝历二年五月十五。会昌年间，皇帝诏令为除天下佛寺，观也被排斥离去。后来到长安，以占卜游说于公卿人家，说的事情往往说中。曾经做过沂州沂县尉。我在京城，听到关于董观的这些事情。

钱方义

殿中侍御史钱方义，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。宝历初，独居长乐第。夜如厕，僮仆从者，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。方义初惧，欲走，又以鬼神之来，走亦何益，乃强谓曰：“君非郭登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与君殊路，何必相见？常闻人若见君，莫不致死，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？方义家居华州，女兄衣佛者亦在此。一旦溘死君手，命不敢惜，顾人弟之情不足。能相容面辞乎？”蓬头者复曰：“登非害人，出亦有限。人之见者，正气不胜，自致夭横，非登杀之。然有心曲，欲以托人，以此（“此”原作“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久不敢出。惟贵人福禄无疆，正气充溢，见亦无患。故敢出相求耳。”方义曰：“何求？”对曰：“登久任此职，积效当迁，但以福薄，须人助。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，一心表白。回付与登，即登之职，遂乃小转。必有后报，不敢虚言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蓬头者又曰：“登以阴气侵阳，贵人虽福力正强，不成疾病，亦当有少不安。宜急服生犀角、生玳瑁，麝香塞鼻则无苦。”方义至中堂，闷绝欲倒，遽服麝香等并塞鼻，则无苦。父门人王直方者，居同里，久於江岭从事，飞书求得生犀角，又服之，良久方定。明旦，选经工，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，令早毕功。功毕饭僧，回付郭登。后月余，归同州别墅。下马方憩，丈人有姓裴者，家寄鄂渚，（“渚”原作“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别已十年，忽自门入，径至方义阶下，方义遂遽拜之。丈人曰：

“有客，且出门。”遂前行，方义从之，及门失之矣。见一紫袍象笏，导从绯紫吏数十人，俟於门外。俯视其貌，乃郭登也，敛笏前拜曰：“弊职当迁，只消金刚经一卷。贵人仁念，特致三卷。今功德极多，超转数等，职位崇重，爵位贵豪，无非贵人之力。虽职已骤迁，其厨仍旧。顷者当任，实如鲍肆之人。今既别司，复求就食，方知前苦，殆不可堪。贵人量察，更为转金刚经七遍，即改厨矣。终身铭德，何时敢忘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因问丈人安在，曰：“贤丈江夏寝疾，今夕方困。神道求人，非其亲导，不可自己，适诣先归耳。”又曰：“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。此日人逢，必致灾难。人见即死，见人即病。前者八座抱病六旬，盖言登巡毕将归，瞥见半面耳。亲戚之中，递宜相戒避之也。”又曰：“幽冥吏人，薄福者众，无所得食，率常受饿。必能食推食，泛祭一切鬼神，此心不忘。咸见斯众暗中陈力，必救灾厄。”方义曰：“晦明路殊，偶得相遇。每一奉见，数日不平。意欲所言，幸於梦寐。转经之请，天曙为期。”唯唯而去。及明，因召行数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，及明祝付与郭登。功毕，梦曰：“本请一七，数又出之。累计其功，食天厨矣。贵人有难，当先奉白。不尔，不来黠也。泛祭之请，记无忘焉。”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殿中侍御史钱方义。是从前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的儿子。宝历年间，独自住在长乐府第。晚上上厕所，僮仆跟随，看见一个头发散乱的穿黑衣的人只有几尺逼近。方义开始害怕，想要跑，又以为鬼神来了，跑又有什么用。就勉强对他说道：“你莫非是郭登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”方义说：“和你是不同的路，何必相

见？曾经听人说如果看见你，没有不死的。难道是我命该死而看见你吗？我家住华州，姐姐出家在这里，一旦突然死在你的手里，命不可惜，想到做弟弟的情谊还不完备，可以容许我当面告辞吗？”蓬头的人又说：“我不想害人，出来也有限，人看见我的，正气不足，自己到达死亡，不是我杀的。然而我有心事，想要把这个托付于人，因此好久不敢出来，只有你福禄无边，充满正气，看见我也没有祸患，所以敢出来和你相见。”方义说：“有什么相求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很久担任这个职务，积极效力应该升迁，只是因为福气浅薄，必须有帮助，你能给写金字金刚经一卷，诚心表白，回付给我，我的职务就能小小的转迁。以后一定报答你，不敢说谎。”方义说：“好吧。”蓬头人又说：“我用阴气侵犯了你的阳气，你虽然福分体力正强盛，不能得病，也能有少微的不舒适。应该立刻服用生犀角生玳瑁，用麝香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。”方义到达中堂。烦闷到极点要倒地，立刻服用了麝香等药物并堵塞鼻子，就没有痛苦了。父亲的弟子王直方，住在同一个里，长久在江岭做事。飞快送信给他求得生犀角，又吃了，好久才安定。第二天早晨，选择经工，让他们抄写金字金刚经三卷，让他们早点抄完。抄完后招待僧人，回付郭登。一个多月后，回到同州别墅，下马正在休息，有个姓裴的老人，家住鄂渚，分别已经十年，忽然从门进入，直接到方义阶下。方义就立刻拜见他。老人说：“有客人，请出门。”就在前边走，到了门口老人就不见了。看见一个穿紫袍拿着象笏的人，前导随从穿红紫色衣服的差役几十人，在门外等候。低头看那相貌，是郭登。郭登收起笏板上前拜道：“卑职要升迁，只需金刚经一卷，你的仁义想法，特意送给三卷，现在功德极高，

越级升迁几等，职位崇高重要，爵位高贵豪迈。无不是你的大力相助。虽然职位已经迅速升迁，那厨房依旧，短时间还对付，实际象咸鱼店的人，现在离开旧司，再去就餐，才知道以前的痛苦，几乎不能忍受。你能体量明察，再给反复念金刚经七遍，就能改变厨房，终身铭记你的恩德，什么时候敢忘记呢？”方义说：“行。”于是又问老人在哪里。回答说：“善良的老人在江夏生病，今晚正困窘，神道求人，不是他亲自引导，不能自己前来，刚才来后先回去了。”又说：“厕神每月六日照例应该出去巡查，这日人遇见他，一定招致灾难，人看见他就死，他看见人就生病。先前的八座有病已六旬，说我巡完将要回去，看见一半脸面。亲戚之间，传递应该互相回避的。”又说：“冥府的差役，福分薄的多，没有地方得到食品，通常挨饿，一定能吃的慷慨施舍给他们。广泛祭示一切鬼神，这心意不会忘记。都被这众鬼神暗中出力，一定能救灾祸。”方义说：“阴阳路不同，偶然相遇，每次相见，多日不平静，心里想说的，希望在梦中，反复念经要求，天亮就开始。”答应后离去。到天亮，就召集行敬僧人念金刚经四十九遍，到天明祝告给郭登。念完经，梦见郭登说：“本来请念一个七遍，数量又增加了六倍，累计那功德，吃天厨了。你要有难，应先奉告，不然的话，不来骚扰，广泛祭示的要求，记住不要忘了。”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

吴任生 邬 涛 曾季衡 赵 合
韦安之 李佐文 胡 湓

吴任生

吴郡任生者，善视者，庐於洞庭山。貌常若童儿，吴楚之俗，莫能究其甲子。宝历中，有前昆山尉杨氏子，侨居吴郡。常一日，里中三数辈，相与泛舟，俱游虎丘寺。时任生在舟中，且语及鬼神事。杨生曰：“人鬼殊迹，故鬼卒不可见矣。”任生笑曰：“鬼甚多，人不能识耳，我独识之。”然顾一妇人，衣青衣，拥竖儿，步於岸。生指语曰：“此鬼也。其拥者乃婴儿之（“之”原作“也”，据明抄本改）生魂耳。”杨曰：“然则何以辨其鬼耶？”生曰：“君第观我与语。”即厉声呼曰：“尔鬼也，窃生人之子乎？”其妇人闻而惊慑，遂疾回去，步未十数，遽亡见矣。杨生且叹且异。及晚还，岸傍一家，陈宴席，有女巫，鼓舞於其左，乃醮神

也。杨生与任生俱问之，巫曰：“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，今则寤矣，故设宴以谢。”遂命出婴儿以视，则真妇人所拥者。诸客惊叹之，谢任生曰：“先生真道术者，吾不得而知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吴郡的任生，善于看鬼，住在洞庭山，他的面貌总象个孩童。按照吴楚的风俗，也不能查出他的生辰。宝历年间，有个前昆山尉杨氏的儿子，侨居在吴郡，曾经有一天，里中几个人，共同荡着小船，一起游览虎丘寺。当时任生在船里，又说到鬼神的事情。杨生说：“人和鬼的踪迹不一样，所以鬼的踪迹不能看见。”任生笑着说：“鬼很多，人不能识别罢了，我单单能识别。”这样，他们看到一个妇人，穿着黑衣服，抱着个小孩，在岸边走。任生指着说：“这是鬼，她抱的是婴儿的灵魂。”杨说：“那么凭什么辨别他是鬼呢？”任生说：“你只管看我和他说话。”就大声叫道：“你是鬼，偷活人的孩子吗？”那妇人听后很惊惧。就急忙往回跑，走了不到十几步，就不见了。杨生又赞叹又惊异。到晚上回家，离城有几里，岸边有一人家，摆设宴席。有个女巫，在那右边鼓动挥舞，是祈祷神灵。杨生和任生一起问他，女巫说：“今天里中人有婴儿突然死去，现在又醒过来了！所以设宴谢神。”就让把婴儿抱出来看，正是妇人所抱的那个！各位客人震惊叹服，感谢任生说：“先生是真正有道术的人，我们是不能知道的。”

邬涛

邬涛者，汝南人，精习坟典，好道术。旅泊婺州义乌县馆，月余。忽有一女子，侍二婢夜至，一婢进曰：“此王氏小娘子也，今夕顾降於君子。”涛视之，乃绝色也。谓是豪贵之女，不敢答。王氏笑曰：“秀才不以酒色於怀，妾何以奉托？”涛乃起拜曰：“凡陋之士，非敢是望。”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涛寝室，炳以银烛，又备酒食。饮数巡，王氏起谓涛曰：“妾少孤无托，今愿事君子枕席，将为可乎？”涛逊辞而许，恩意款洽。而王氏晓去夕至，如此数月。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，见涛色有异，曰：“公为鬼魅所惑，宜断之。不然死矣。”涛闻之惊，以其事具告，景霄曰：“此乃鬼也。”乃与符二道，一施衣带，一置门上，曰：“此鬼来，当有怨恨，慎忽与语。”涛依法受之。女子是夕至，见符门上，大骂而去，曰：“来日速除之，不然生祸。”涛明日访景霄，具言之，景霄曰：“今夜再来，可以吾咒水洒之，此必绝矣。”涛持水归，至夜，女子复至，悲恚之甚。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，於是遂绝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邬涛是汝南人，精习三皇五帝所作的书，喜欢道术，出游住在婺州义乌县馆。一个多月，忽然有一个女子，两个婢女夜晚来到。一个婢女进前说：“这是王氏小娘子，今天晚上特意前

来看望你。”涛看她，是绝色佳人，认为这是豪门权贵家的女子，不敢答话。王氏笑着说：“秀才不把酒色放在心上。我用什么奉献托咐？”涛就站起拜谢道：“我是平凡鄙陋的人，不敢有这种欲望。”王氏让待婢解下外衣在涛的寝室里玩。点燃银色的蜡烛，又备办了酒饭。喝了几巡，王氏站起对涛说：“我年少丧父母没有依托，现在愿意待奉你共枕席，将要做行吗？”涛恭顺辞谢而答应，恩爱亲密。王氏早晨离去晚上回来，如此几个月。涛所认识的道士杨景霄到馆拜访他，看见涛的脸色异常，说：“你被鬼魅所迷惑，应该断绝她，不然的话就死了。”涛听说很吃惊，把那事全都告诉了他。景霄说：“这是鬼呀！”就给他两道符，一道放在衣带上，一道放在门上。说：“这鬼来，一定怨恨你，千万不要和她说话。”涛按照方法接受了。女子这天晚上来到，看见符在门上，大骂而离去。说：“明天赶紧去掉它，不然要造成祸患！”涛第二头拜访景霄，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。景霄说：“今晚再来，可以用我的咒水洒她，这一定能断绝了。”涛拿着水回去。到了晚上，女子又来了，悲愤到极点。涛就用景霄的咒水洒她，于是就断绝了。

曾季衡

大和四年春，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，居使宅西偏院。室屋壮丽，而季衡独处之。有仆夫告曰：“昔王使君女暴终於此，乃国色也。昼日其魂或见於此，郎君慎之。”季衡少年好

色，愿睹其灵异，终不以人鬼为间。频注名香，颇疏凡俗，步游闲处，恍然凝思。一日晡时，有双鬟前揖曰：“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，欲面拜郎君。”言讫，瞥然而没。俄顷，有异香袭衣。季衡乃束带伺之，见向双鬟，引一女而至，乃神仙中人也。季衡揖之，问其姓氏，曰：“某姓王氏，字丽真。父今为重镇，昔侍从大人牧此城，据此室，无何物故。感君思深杳冥，情激幽壤，所以不间存没，颇思神会。其来久矣，但非吉日良时。今方契愿，幸垂留意。”季衡留之款会，移时乃去。握季衡手曰：“翌日此时再会，慎勿泄於人。”遂与侍婢俱不见。自此每及晡一至，近六十余日。季衡不疑，因与大父麾下将校，说及艳丽，误言之。将校惊惧，欲实（“欲实”原作“然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其事，曰：“郎君将及此时，愿一扣壁，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。”季衡亦终不能扣壁。是日，女郎一见季衡，容声惨怛，语声嘶咽，握季衡手曰：“何为负约而泄於人？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。”季衡惭悔，无词以应，女曰：“殆非君之过，亦冥数尽耳。”乃留诗曰：“五原分袂真吴越，燕折莺离芳草竭。年少烟花处处春，北邙空恨清秋月。”季衡不能诗，耻无以酬，乃强为一篇曰：“莎草青青雁欲归，玉腮珠泪洒临歧。云鬟飘去香风尽，愁见莺啼红树枝。”女遂於襦带，解蹙金结花合子，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，赠季衡曰：“望异日睹物思人，无以幽冥为隔。”季衡搜书篋中，得小金缕花如意，酬之。季衡曰：“此物虽非珍异，但贵其名如意，愿长在玉手操持耳。”又曰：“此别何时更会？”女曰：“非一甲子，无相见期。”言讫，呜咽而没。季衡自此寢寐求思，形体羸瘵。故旧丈人玉回，推其方术，疗以药石，数日方愈。乃询五原纫针妇人，曰：“王使君之爱女，不疾而终於此院。今已归葬北邙山，或

阴晦而魂游於此，人多见之。”则女诗云“北邙空恨清秋月”也。
(出《传奇》)

大和四年春天。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个孙子叫季衡，住防御使宅院的西偏院。房屋壮丽，季衡单独住在这里。有个仆人告诉他说：“从前王使君的女儿在这里突然死去，有着倾国的容貌。她的灵魂白天在这里有时就能看见，你要谨镇小心。”季衡少年好女色，想要看她的灵魂，终究不把人和鬼当作隔阂。频频点上名香，与凡俗很疏远，在安静的地方散步，恍恍惚惚冥思苦想。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有一个梳着双鬟发型的婢女上前打揖道：“王家小娘子派我传达深厚情意，要当面拜访你。”说完，突然就不见了。一会儿，有特殊的香味袭入，季衡就束上带子等候她。看见先前两个婢女，带领一女子而来，真是象神仙中的人。季衡拱手，问她们的姓氏。回答说：“我姓王，名字叫丽真，父亲现在做重镇，从前跟随父亲到这个城邑，住在这屋里，不久死亡。感谢你思念深远的冥府，情意激烈达到地下深处，所以生与死没有隔阂，很想领会。来已很久了，只是没有吉日良辰。现在才合心愿，希望有留我的心意。”季衡留下她亲切私会，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。她握着季衡的手说：“明天这个时间再相会，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。”就与侍婢都不见了。从此每到黄昏时就来到。将近六十多天，季衡没有疑虑。因为和祖父部下的将校说到她的艳丽，不慎失言了。将校惊惧，想要证实那事。说：“你等她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希望你敲下墙壁，我和两三个人偷偷地窥视她。”季衡终究也没敲墙壁。这一天，女子一

见季衡，面色忧伤，声音嘶哑，握着季衡的手说：“为什么违背约定泄露给别人？从此不能够再继续欢乐了。”季衡感到惭愧悔恨，无话回答。女子说：“大概不是你的过错，也是冥数完了。”就留给他诗道：“五原分袂真吴越，燕拆莺离芳草竭。年少烟花处处春，北邙空恨清秋月。”季衡不能写诗，羞愧没有什么酬谢，就勉强写了一篇道：“莎草青青雁欲归，玉腮珠泪洒临歧。云鬟飘去香风尽，悉见莺啼红树枝。”女子从衣带上解下璽金结花合子，又抽出翠玉双凤翘一只，赠给季衡说：“希望他日睹物思人，不要因为幽冥成为阻隔。”季衡在书箱中寻找，找到小金缕花如意，酬谢她。季衡说：“这东西虽然不是珍奇，但是贵在它叫如意，希望在你的手里永久操持。”又说，“这次分别什么时候再相会？”女子说：“不是哪一年，没有相见的日期。”说完，哭着就不见了。季衡从此睡觉也追求思念，身体瘦弱多病。旧友前辈王回，运用他的方术，用药物治疗，几个月才治好。向五原的一位缝纫妇人询问，她说：“是王使君的爱女，没病而死在这个院里，现在已安葬在北邙山，有时阴暗时魂灵就在这里游荡，很多人都看见过她。”这就是那女子在诗里所说的“北邙空恨清秋月”。

赵 合

进士赵合，貌温气直，行义甚高。大和初，游五原。路经沙磧。睹物悲叹。遂饮酒，与仆使并醉，（“醉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

本补。)因寝於沙磧。中宵半醒,月色皎然,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:“云鬟消尽转蓬稀,埋骨穷荒无所依。牧马不嘶沙月白,孤魂空逐雁南飞。”合遂起而访焉。果有一女子,年犹未笄。色绝代,语合曰:“某姓李氏,居於奉天。有姊嫁洛源镇帅,因住省焉。道曹党羌所虏。至此捽杀,劫其首饰而去。后为路人所悲,掩於沙内,经今三载。知君颇有义心,倘能为归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,即某家粉榆耳,当有奉报。”合许之。请示其掩骼处,女子感泣告之。合遂收其骨,包於囊中。伺旦,俄有紫衣丈人,跃骑而至,揖合曰:“知子仁而义,信而廉。女子启祈,尚有感激。我李文悦尚书也,元和十三年,曾守五原。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,兵各厚十数里,连弩洒雨,飞梯排云。穿壁决濠,昼夜攻击。城中负户而汲者,矢如蝟毛。当其时,御捍之兵,才三千。激厉其居人,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,不知寒馁。犬戎於城北造独脚楼,高数十丈,城中巨细,咸得窥之。某遂设奇计,定中其楼立碎。羌酋愕然,以为神功。又语城中人曰:“慎勿拆屋烧,吾且为汝取薪,积於城下,许人钓上。又太阴稍晦,即闻城之四隅,多有人物行动,声言云:“夜攻城耳。”城中慑慄,不敢暂安。某曰:“不然。”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,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,兵士稍安。又西北隅被攻,摧十余丈。将遇昏晦,群胡大喜,纵酒狂歌,云:“候明晨而入。”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,遂下皮墙障之。一夕,併工暗筑,不使有声,涂之以水。时寒,来日冰坚,城之莹如银,不可攻击。又羌酋建大将之旗,乃赞普所赐,立之於五花营内。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,众羌号泣,誓请还前掳掠之人,而赎其旗。纵(“纵”原作“钓”,据明抄本改)其长幼妇女百余人,得其尽归。然后掷旗而还之。时邠泾救兵二万

人临其境，股慄不进。如此相持三十七日。羌酋乃遥拜曰：“此城内有神将，吾今不敢欺。”遂卷甲而去。不信宿，达宥州，一昼而攻破其城。老少三万人，尽遭掳去。以此厉害，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。但当对时相，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，空加一貂蝉耳。余闻锺陵韦夫人，（指韦丹，事见杜牧撰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。“韦夫人”疑是“韦大夫”之讹。）旧筑一堤，将防水潦，后三十年，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，而奏立德政碑峨然。若余当守壁不坚，城中之人，尽为羌胡之贱隶，岂存今日子孙乎？知子有心，请白其百姓，讽其州尊，与立德政碑足矣。”言讫，长揖而退。合即受教，就五原。以语百姓及刺史，俱以为妖，不听，惆账而返。至沙中，又逢昔日神人，谢合曰：“君为言，五原无知之俗，刺史不明，此城当有火灾。方与祈求幽府，吾言於五原之事，不谐，此意亦息。其祸不三旬而及矣。”言讫而没，果如期灾生。五原城殍死万人，老幼相食。合挈女骸骨至奉天，访得小李村而葬之。明日道侧，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：“感君之义，吾大父乃贞元得道之士，有《演参同契续混元经》，子能穷之，龙虎之丹，不日而成矣。”合受之，女子已没。合遂舍举，究其玄微，居於少室。烧之一年，皆使瓦砾为金宝；二年，能起毙者；三年能度进。今时有人遇之於嵩岭耳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进士赵合，容貌温和性情直爽，品德高尚。大和初年，游览五原，路过沙碛，睹物悲叹，于是喝酒，和仆人都渴醉了，就住在沙碛。半夜睡醒，月色明亮，听到沙中有一个女子悲伤地吟道：“云鬓消尽转蓬稀，埋骨穷荒无所依。牧马不嘶沙月白，孤魂空

逐雁南飞。”赵合起身拜访她。果然有一个女子，年纪还未成年，容貌是绝代佳人。她告诉合说：“我姓李，住在奉天，有个姐姐嫁给洛源镇帅，因为前往探视，在路上遭到羌人俘获，至这儿被打死了，抢去了我的首饰逃离。后来被过路人哀怜，掩埋在沙内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。听说你颇有侠义之心，倘或能把尸骨送回到奉天城南的小李村，就是我的故乡，一定能报答你。”赵合答应了。让她指明掩埋尸骨的地方。女子感谢哭着告诉了他。合于是收起她的尸骨，包在口袋里，待候到早晨。不久有个穿紫衣的男子汉，急忙骑马来，向合拱揖道：“知道你仁而义，信而廉，女子开始请求，还有感激。我是李文悦尚书。元和十三年，曾经驻守五原，被犬戎的三十万大军包围逼近城池的四角，士兵各厚十几里，连续发出的箭象下雨，飞梯排云一般，穿墙掘沟，昼夜攻击。城里靠窗取水的，被箭射中象蜚毛。那个时候，防御的士兵，才三千人，激励那居住的人，妇女老幼站立的，不知道冷饿。犬戎在城北建造了独脚楼，高几十丈，城里的详细情况，都能看见。我于是设奇计，真的打中那楼立刻粉碎。羌的头领非常吃惊。认为是神功。又对城中人说：“千万别拆房子当柴烧，我将给你们寻柴禾，堆在城下。”许多人把些禾钓上城。又有一天特别阴暗，就听到城的四角，有很多人行动，声言说：“夜间攻城了！”城中人非常恐惧，不敢暂且安歇。我说：“不是这样！”偷偷地用铁索下去用烛光照它，是空赶着牛羊走威胁那城池。兵士稍微安稳。又一天西北城角被击，摧毁十多丈，将要到天黑群胡非常高兴，纵情喝酒狂歌乱舞，说：“等到明天早晨就攻进城！”我用马弩五百张而模仿它，于是放下皮墙阻挡。一天晚上，同时用人暗地修筑，不让有声

音,用水浇上。当时天寒,第二天成为坚冰,城墙象银子一样晶莹,不可攻击。又一天,羌头建大将的旗帜,是赞普所赐给的,立在五花营内。我夜里穿墙而夺取它象飞一样回来。众羌兵号啕痛哭,宣称用以前掳去的人,换回那大旗,释放那老少妇女一百多人,能够全部回去。然后投掷旗还给他们。当时邠泾救兵两万多人面对那境界,两腿发抖不敢前进。如此相持三十七天,羌头遥远拜道:“这城内有神将,我现在不敢欺侮他。”于是收兵离去。不到两夜,到达宥州,一天就攻破了那城,老少三万人,都被掳去。凭着这种利益和害处的比较,那么我对这个城的功劳是不小的。但是当时的宰相,让我不能拿着符节离开这城,空赏给一个美女。我所说钏陵的韦夫人,从前修筑了一个大堤,要防水灾,三十年后,还有百姓和廉访使周公,感谢好的功德而上奏给立了巍峨的德政碑。如果我那时守城不牢固,都将成为羌胡的卑贱的奴隶,哪能有现在的子孙呢?知道你是有心的人,请先诉那百姓,委婉劝说那州官,给立个德政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说完,长长拱揖而离去。赵合接受了指教,到了五原,把这事告诉了百姓和刺史。都认为是妖言惑众,不听信。赵合失望地返回,到了沙中。又遇见从前的神人,感谢赵合说:“你给说明了,五原无知的百姓,刺史不贤明,这个城一定有火灾。我正想祈求天幽府,我告诉五原的事不能随心,这种想法也就停止了。那灾祸不超过三旬就要发生了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果然按期发生了灾祸,五原城里饿死的有一万多人,老少互相吃。赵合带着女子的尸骨到达奉天,找到小李村而埋葬了她。第二天在道边,赵合遇到了从前的女子前来拜谢并对他说:“感谢你的恩义,我祖父是贞之年间得道的人,有演参同契续

混之经。你能读完，龙虎丹药，不久就能成功。”赵合接受了它，女子就不见了。赵合就放弃了求举之事，研究那部经书的玄妙，住在少室山，炼了一年龙虎丹，就能使瓦砾变成金宝山；两年后，能让死者回生；三年后，吃它能超脱现世。现在还常有人在嵩岭遇见他。

韦安之

韦安之者，河阳人，时至阳翟，拟往少室寻师。至登封，逢一人，问欲何往，曰：“吾姓张名道，家金乡，欲往少室山读书。”安之亦通姓字。所往一志，乃约为兄弟，安之年长，为兄。同入少室，师李潜。经一年，张道博学精通，为学流之首。一日。语安之曰：“兄事业全未，从今去五载，方成名，官亦不过县佐。安之惊异曰：“弟何以知之？”道曰：“余非人，乃冥司主典也。泰岳主者欲重用，为以才识尚寡，给一年假於人间学。今年限已满，功业稍成，将辞君去。慎勿泄於人。”言讫，辞其师。安之送道下山，涕泣而别。道曰：“君成名之后，有急，当呼道，必可救矣。”安之五年乃赴举。其年擢第，授杭州於潜县尉，被州遣部物，（“物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将抵河阴。至淇泽浦，为淮盗来劫。安之遂虔启於道，俄而雷雨暴至，群盗皆溺。安之为龙兴县丞卒。（出《灵异录》）

韦安之是河阳人，当时到了阳翟，打算到少室寻拜老师。到达登封，遇见一人，问要到哪里去。说：“我姓张名字叫道，家在金乡，想要到少室山读书。”安之也道报了姓名，向往的志向是一样的，于是结为兄弟。安之年龄大，做哥哥。一起到少室，拜李潜为师。经过一年，张道学识广博学业精进，是学生们中的第一。一天，他告诉安之说：“兄的事业还没有完成，从现在开始还得五年，才能成名，官也不过是个县佐。”安之惊异道：“弟凭什么知道？”张道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冥司的主典，泰岳主要重用我，认为我才识还少，给一年的假，到人间学习，现在年限已满，功业稍有成就，将要辞别你而去，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。”说完，辞别他的老师。安之送张道下山，哭泣分别。张道说：“你成名以后，有急难，要呼唤我，一定能够救你。”安之五年后才去考举，那年考中，授给杭州於潜县尉，被州派遣到外地。将要到河阴，到达淇泽浦，被淮盗抢劫。安之就虔诚地呼唤张。一会雷雨突然到来，群盗都被淹没。安之做龙兴县丞时死。

李佐文

南阳临湍县北界，秘书郎袁测、襄阳掾王沂皆止别业。大和六年，客有李佐文者，旅食二庄。佐文琴棋之流，颇为袁、王之所爱。佐文一日向暮，将止袁庄。仆夫抱衾前去，不一二里，阴风骤起，寒埃昏晦。俄而夜黑，劣乘独行，迷误甚远。约三更，

晦稍息，数里之外，遥见火烛。佐文向明而至，至则野中回舍，卑狭颇甚。中有田叟，织芒屨。佐文逊辞请託，久之。方延入户，叟云：“此多豺狼，客马不宜远繫。”佐文因移檐下，迫火而憩。叟曰：“容本何诣而来此？”佐文告之，叟哂曰：“此去袁庄，乖於极矣。然必俟晓，方可南归。”而叟之坐后，纬萧障下，时闻稚儿啼号甚痛，每发声，叟即曰：“儿可止，事已如此，悲哭奈何？”俄则复啼，叟辄以前语解之。佐文不谕，从而诘之，叟则低回他说。佐文因曰：“孩幼苦寒，何不携之近火？”如此数四，叟则携致就炉，乃八九岁村女子耳。见客初无羞骇，但以物画灰，若抱沈恨。忽而怨咽惊号，叟则又以前语解之。佐文问之，终不得其情。须叟平晓，叟即遥指东南乔求曰：“彼袁庄也，去此十里而近。”佐文上马四顾，乃穷荒大野，曾无人迹，独田叟一室耳。行三数里，逢村妇，携酒一壶，纸钱副焉。见佐文曰：“此是巨泽，道无人。客凌晨何自来也？”佐文具白其事，妇乃附膺长号曰：“孰为人鬼之遇耶？”佐文细询之，其妇曰：“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，则我亡夫之殡闾耳。我佣居袁庄七年矣。前春，夫暴疾而卒。翌日，始龀之女又亡。贫究无力，父子同瘞焉。守制罄居，官不免税，孤穷无托，遂意再行。今夕将适他门，故来夫女之瘞告诀耳。佐文则与同往，比至昨暮之室，乃殡宫也，历历踪由，分明可复。妇乃号恸，泪如縠縠。因弃生业，剪发于临湍佛寺，役力誓死焉。其妇姓王，开成四年，客有见者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南阳临湍县北边，秘书郎袁测、襄阳掾王沂都建立了别

墅。大和六年，有个客人李佐文，寄食二庄。佐文是个擅长琴棋的人，袁、王很喜欢他。佐文一天将晚时，要到袁庄休息。仆夫抱着被先走了。没走到一二里，冷风突然刮起。天昏地暗一会夜漆黑。佐文乘着劣马独自行进，迷失道路很远。大约三更天，昏黑稍微停止，几里地外，远远看见灯光。佐文向亮处走去，到了眼前一看却是荒野中几间陋室，很低矮狭窄。屋里有个年老的农民，正在编织草鞋。佐文恭顺地请求投宿，很久才请进门。老头说：“这里豺狼很多，客人的马不要在远处系缚。”佐文于是移到檐下，靠近火而休息。老头说：“客人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里？”佐文告诉了他。老头微笑首说：“这里距离袁庄，相隔很远，这样必须等到天亮，向南去才能到达。”老头坐下后，草帘子屏障下边常常传出小孩非常悲痛的啼哭声。每当发出哭声，老头就说：“孩儿应该停止，事已如此，悲哭能怎么样？”一会儿又哭，老头还用前边的话劝说。佐文不明白，问他。老头就迂回曲折说其他的事情。佐文于是说：“孩子小怕冷，为什么不领他靠近火？”如此多次，老头就领她靠近火炉，是个八九岁的农村女孩。看见客人开始没有害羞和惊怕，只是用东西画灰，象怀着深深的怨恨。忽然悲哭惊号。老头就又用前边的话劝她。佐文问他，终究不能得到那实情。不久天亮，老头就远远指着东南的乔木说：“那就是袁庄，离这有十里远近。”佐文上马向四下看，是片很大的荒野，不曾有人的痕迹，只有田叟一座房子。走了三里多，遇到一个村妇，带着一壶酒，纸钱和一些附带的东西。看见佐文说：“这是巨泽，路上没人，客人一清早从哪里来的？”佐文把那事全告诉了她。村妇就拍胸大哭道：“为什么人和鬼能在路上相遇呢？”佐文细问她，那村妇道：

“象客人说的昨晚寄宿的房子，是我亡夫的殡间。我受人雇用住在袁庄七年了，前年春天，丈夫得急病死去，第二天，才七岁的女儿又死了。因为贫穷没有能力，父子一起埋葬。我遵守丧规寡居，官府不给免税，孤独穷困没有依托，就想再嫁，今天晚上将要嫁到别人家，所以来到丈夫女儿的葬地告别。”佐文就和她一同前往，等到了昨晚的房子，是个殡宫，经由的踪迹历历在目，分明可以踏着再走。村妇就号啕大哭，泪如绳索。于是她放弃了谋生之业，在临湍佛寺剪掉头发，劳苦出力发誓到死。那个妇女姓王，开成四年，有人看见过她。

胡 湓

安定胡湓，家于河东郡，以文学知名。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，时贾餗为礼部侍郎。后二年，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。是岁冬十月，京兆乱，餗与宰臣涯（“涯”原作“湓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已下，俱遁去，有诏捕甚急。时中贵人仇士良，护左禁军，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。部将谓士良曰：“胡湓受贾餗恩。今当匿在湓所。愿骁健士五百，环其居以取之。”士良可其请，於是部将拥兵至湓门，召湓出，厉声道：“贾餗在君家，君宜立出，不然，与餗同罪。”湓度其势不可以理屈，抗辞拒之。部将怒，执湓诣士良，戮于辕门之外。时湓弟湘在河东郡，是日，湘及家人，见一人无首，衣绿衣，衣有血濡之迹，自门而入，步至庭。湘大怒，（明抄本怒作恐。）命家人逐之，遽不见。后三日，而湓之凶闻至

(出《宣室志》)

安定的胡湓，家住在河东郡，以文章学问出名，大和七年春考中进士。当时贾餗任礼部侍郎。两年后，文宗皇帝提拔贾餗做相国。这年冬天十月份，京城叛乱，贾餗和宰臣涯被打败，一起逃走。皇上有诏书捉拿很紧急，当时宦官仇士良，监领左禁军，命令部将带兵极力寻求他们踪迹。部将对士良说：“胡湓承受贾餗的恩惠，现在应该藏在胡湓家，愿带领五百名勇猛矫健的士兵，包围他的住所提取他。”士良允许了他的请求。于是部将率领士兵到达胡湓家门。召唤胡湓出来，厉声叫道：“贾餗在你家，你要立刻把他放出来！不这样，与贾餗同罪！”胡湓考虑他的来势不能用道理说服，就严辞拒绝。部将大怒，捉拿胡湓到士良处，杀死在辕门外。当时胡湓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，这天，胡湘和家人看见一个人没有头，穿着绿衣，衣服上有血染的痕迹，从门面进入，走到庭院。胡湘大怒，命令家人驱逐他，立刻就不见了。三天后，胡湓的死讯就到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

辛神邕 唐燕士 郭 鄴 李全质
沈恭礼 牛 生 韦齐休

辛神邕

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，太和五年冬，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。时有佣者刘万金，与家僮自勤，同室而居。自勤病数月，将死。一日，万金他出，自勤偃于榻。忽有一人，紫衣危冠广袂，貌枯形瘠，巨准修髯，自门而入。自榻前，谓自勤曰：“汝强起，疾当间矣。”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。先是室之东垣下，有食案，列数器。紫衣人探袖中，出一掬物，状若稻实而色青，即以十数粒置食器中，谓自勤曰：“吾非人间人，今奉命召万金，万金当食而死。食尔勿泄吾言，不然，则祸及矣。”言讫遂去。是日，万金归，脸赤而喘，且曰：“我以腹虚热上，殆不可治。”即变其器而食，食且尽，自勤疾愈，万金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，在太和五年冬，从原来做白水尉调到京城任职。当时京城里有个靠做工谋生的人，叫刘万金，与辛神邕的家僮自勤同住一间屋子。自勤得病，一连病了几个月，病重将死。有一天，万金出门在外，自勤独自躺在床上。忽然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衣袖肥大的人从门外进来，这人面容枯槁，高高的鼻子，长长的胡须。到了床前，对自勤说：“你勉强支撑着起来，病就悄悄地好了。”于是扶自勤靠墙坐着。原来这屋子的东墙下有餐桌，上面摆着各种餐具。穿紫衣服的人从袖中取出一把东西，样子很象稻粒，青色，就把十多粒放在食器中。对自勤说：“我不是人间的人，现在奉命来召万金，万金吃了这个就要死了。他吃的时候，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，不然，就要大祸临头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这天万金回来，脸红而又气喘，并且说：“我因肚子空而发热，大概不能治了。”于是拿起食具就吃饭，饭将吃完的时候，自勤的病好了，万金果然死了。

唐燕士

晋昌唐燕士，好读书，隐于九华山。常日晚，天雨霁，燕士步月上山。夜既深，有群狼拥其道，不得归。惧既甚，遂匿于深林中。俄有白衣丈夫，戴纱巾，貌孤俊，年近五十，循涧而来。吟步自若。伫立且久，乃吟曰：“涧水潺潺声不绝，溪垅茫茫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归，长时唯对空山月。”燕士常好为七言诗，

颇称于时人。闻此惊叹，将与之言，未及而没。明日，燕士归，以貌问里人，有识者曰：“是吴氏子，举进士，善为诗。卒数年矣。”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晋昌唐燕士喜欢读书，隐居在九华山。曾有一天傍晚，雨过天晴的时候，借着月光徒步上山。夜已经很深，一群狼把他围在路上不能回家。唐燕士非常恐惧，就藏在林子深处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，头戴纱巾，相貌孤傲、俊俏，年纪将近五十岁，顺着山涧走过来。他边走边吟，样子泰然自若。然后站了许久，又吟诵道：“涧水潺潺声不绝，溪垅茫茫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归，长时唯对空山月。”燕士善于写七言诗，很受当时人称赞。听到这人的吟诵惊叹不已，正要跟他搭话时，还没等开口，那人就消失了。第二天，燕士回来，拿他的相貌向乡里人打听，有从前认识他的人说：“是个姓吴的，中了进士，擅长写诗，已经死了许多年了。”

郭 鄆

郭鄆罢栎阳县尉，久不得调，穷居京华，困甚。舂粮间，常有二物，如猿猱，衣青碧，出入寝兴，无不相逐。凡欲举意求索，必与鄆俱往。所造诣，如碍枳棘。亲友见之，俱若仇隙，或厌之以符术。或避之于山林，数年竟莫能绝。一夕，忽来告别，云：

“某等承君厄运，不相别者久，今则候晓而行，无复至矣。”鄆既喜其去，遂问所诣，云：“世路如某者甚多，但人不见耳，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，将往散之。”鄆曰：“彼之聚敛丰盈，何以遽散？”云：“先得计于安品子矣。”晓鼓忽鸣，遂失所在。鄆既兴盥栉，便觉愁愤开豁。试诣亲友，无不改观相接。未旬，见宰相面白，遂除通事舍人。鄆有表弟张生者，为金吾卫佐，交游皆豪侠，少年好奇，闻之，未信之也。知胜业王氏隶左军，自是常往伺之。王氏性俭约，所费未常过分。家有妓乐，端丽者至多，外之衿服冶容，造次莫回其意。一日，与宾朋过鸣珂曲，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，王生驻马迟留，喜动颜色，因召同列者，置酒为欢，张生预焉。访之，即安品子之弟也。品子善歌，是日歌数曲，王生悉以金采赠之，众皆讶其广费。自此輿辇资货，日输其门。未经数年，遂至贫匮耳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郭鄆被罢了栢阳县县尉，很久未被任用，穷愁潦倒住在京城，日子很窘迫。出处之间，常有二物，像猿猴，穿着蓝色衣服。后来不论出入起居，这二物无时无刻不跟随。凡外出做什么事，也一定跟着一块去。所到之处，没有不像遇到榛针、荆棘一样妨碍着他。亲友讨厌他，有的用咒符驱赶，有的逃往山林躲避。这种情况几年都没有间断。一天晚上，这二物忽来告别，说：“我俩趁你遭厄运，相随已经很久，现在等明早我们就要走了，不再回来了。”郭鄆很庆幸他们离开，就问他们到哪里去。那二物说：“世间像我俩这样的很多，只是世人看不见罢了。现在我们要到胜业坊姓王的富人那里，将去败坏他的家财。”郭

鄆说：“他家财富丰厚、殷实，怎么能很快耗尽呢？”那二物回答说：“得先从安品子那想办法了。”五鼓击响的时候，那二物就不知去向了。郭鄆起来洗漱，便觉心胸开阔，愁闷全无。试去拜访亲友，亲友也无不改观相迎。未到十天，去拜见宰相，当面讲述了上述情况，于是又被授予通事舍人的官职。郭鄆有个表弟姓张，做金吾卫佐，交往的都是豪侠之人。这人年轻好奇，听到这件事不大相信，他知道胜业王氏隶属左军管辖。从此就偷偷去那里察看。王氏为人节俭，费用也很少有过分之处。家中有歌舞艺妓，其中长相端庄秀丽的很多，她们外穿华丽衣服，姿容娇艳俏丽，但王氏回到房里仍然没有改变志向。有一天，他和宾朋经过鸣珂曲，有一个妇人浓妆艳抹站在门口，王生勒马停步，留连忘返，喜形于色。于是召宾朋摆酒设宴，寻欢作乐。张生也参加了。打听这个人，原来就是安品子的弟弟。品子善于唱歌，这天唱了几支曲子，王氏全拿财物馈赠。在座的人对他这样巨资耗费都非常惊讶。从此经常看到车马载着财货从他家运出来，没过几年，他家就贫困不堪了。

李全质

陇西李全质，少在沂州。尝一日欲大蹴鞠，昧爽之交，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。忽有一衣紫衣，首戴圆笠，直造其前，曰：“奉追。”全质曰：“何人相追？”紫衣人曰：“非某之追，别有人来奉追也。”须臾，一绿衣人来，曰：“奉追。”其言忽遽，势不

可遇。全质曰：“公莫有所须否？”绿衣人曰：“奉命令追，敢言其所须？”紫衣人谓绿衣人曰：“不用追。”以手麾出横门，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：“适蒙问所须，岂不能终诺乎？”全质曰：“所须何物？”答曰：“犀佩带一条耳。”全质曰：“唯。”言毕失所在，主者报蹴鞠，遂令画犀带。日晚，具酒脯，并纸钱佩带，于横门外焚之。是夜，全质才寐，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：“蒙赐佩带，惭愧之至，无以奉答。然公平生水厄，但危困处，某则必至焉。”洎太和岁初大水，全质已为太平军裨将，兼监察。有切务，自中都抵梁郡城，西走百歇桥二十里，水深而冰薄。素不谙委，程命峻速，片刻不可驻。行从等面如死灰，信讐委命而行。才三数十步，有一人后来，大呼之曰：“勿过彼而来此！吾知其径，安而且捷。”全质荷之，反讐而从焉。才不三里，止泥泞，而曾无尺寸之阻，得达本土。以物酬其人，人固让不取，固与之，答曰：“若仗我而来，则或不让；今因我而行，亦何所苦？”终不肯受，全质意其鲜焉，乃益（“益”原作“缓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之。须臾复来，已失所在。却思其人，衣紫衣，戴圆笠，岂非横门之人欤？开成初，衔命入关，回宿寿安县。夜未央而情迫，时复昏晦，不得已而出逆旅，三数里而大雨，回亦不可。须臾，马旁见一人，全质诘之：“谁欤？”对曰：“邮牒者。”更于马前行，寸步不可睹。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，或曰树。或曰桩，或曰险，或曰培塿，或曰穷，全质皆得免咎。久而至三泉驿，憩焉。才下马，访邮牒者欲酬之，已不见矣。问从者，形状衣服，固紫衣而首戴笠，复非横门之人欤？会昌壬戌岁，济阴大水，谷神子与全质同舟。诒全质何惧水之甚，询其由，全质乃语此。又云，本性无惧水，紫衣屡有应，故兢慄之转切也。（出《博异记》）

陇西李全质年轻在沂州时，曾经整天玩踢球的游戏。一次天快亮时，在沂州的横门东庭前闭目休息。忽然有一个穿紫衣服、头戴圆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来，并且说：“奉命追赶。”全质问：“什么人追我？”穿紫衣的人说：“不是我追你，另有人追你。”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绿衣服的人过来，说：“奉命追赶。”那人说话时神色惶急，看情势是无法挽回的了。全质说：“你难道有什么需求？”绿衣人说：“奉命追赶，怎敢说有什么需求。”紫衣人对绿衣人说：“不用追。”用手一挥，让绿衣人离开横门。紫衣人乘机对全质说：“刚才蒙您所问所需，难道你能兑现你的许诺吗？”全质问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一条犀牛佩带罢了。”全质回答说：“行。”说完那人就不见了。主管踢球的人报说：“开始踢球。”全质就派人办置犀牛佩带。当天晚上，备办了酒肉、纸钱、和佩带，在横门外焚烧了。这天夜里，全质刚刚入睡，就梦见穿紫衣、戴圆斗笠的人来拜谢说：“承蒙您赐给我佩带，惭愧极了，无以报答，然而你这一生将要遭水难，只要有危难的时候，我一定前来相助。”等到太和初年涨大水，全质已经做了太平军副将，兼做监察。一次有紧急军务，要从中都到梁郡城，向西走到离百歇桥二十里的地方，水深而冰薄，全质平素又不熟悉水运，军命严厉紧急，片刻不可停留，随从都吓得面色如土。全质只好信手拿着缰绳，听天由命地向前走。才走了三十几步远，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，大声呼喊：“不要到那里去，往这边走！我熟悉那条路，安全而且近。”全质让那人上了马，把缰绳交给他，自己跟从那人而行。走了还不到三里，道路只是有点泥泞，而没有丝毫阻碍，就到达了驻地。然后全质用财物去酬谢那个人，那人坚决推辞。全质又坚持要酬

谢，那人回答说：“你依靠我才来到这，我也许不该谦让，现在你又为了我才这样做，又何苦呢？”终于不肯接受。全质认为这样的人很难得，就想收留他。不一会儿，再来找他，他已经不知去向了。回来后仔细回想，那人穿紫衣，头戴圆斗笠，岂不是横门外遇见的那个人吗？开成初年，奉命入关，回来后住在寿安县。未睡到半夜，心情烦闷，当时天又非常黑暗，不得已走出旅馆。走了三里多地，天下起大雨，回旅馆已不可能。不一会儿，马前见一人，全质问他是谁，回答说是驿站传递文书的邮牒。那人一直在马前走。那天夜里，前边寸步远的地方都看不清。那人常用前边路上的景物来引路，有时说有树，有时说有树桩，有的地方说危险，有的地方说是小土丘，有的地方说是绝路。路上一切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，全质全都避免了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到了三泉驿站，稍休息一下。全质刚刚下马，去查访刚才那个邮牒，想酬谢他，那人已经不见。问随行的人打听那人的衣着打扮，原来是穿紫衣服，头戴圆斗笠的，又不是横门外的那个人吗？会昌壬戌年，济阳涨大水，谷神子与全质同坐一条船，他对水给全质造成的恐惧非常惊讶，打听原因，全质叙述了以前的事情。并且又说：“我本来不怕水，紫衣人屡次有应验，所以一遇到水情，就战战兢兢地反复揣度着。”

沈恭礼

闽乡县主簿沈恭礼，太和中，摄湖城尉。离闽乡日，小疾。

暮至湖城，堂前卧。忽有人绕床数匝，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，恭礼问之，对曰：“非雷忠顺，李忠义也。”问曰：“何得来此？”对曰：“某本江淮人，因饥寒佣于人，前月至此县，卒于逆旅。然饥寒甚，今投君，祈一食，兼丐一小帽，可乎？”恭礼许之，曰：“遣我何处送与汝？”对曰：“来暮，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。”语毕，立于堂之西楹。恭礼起坐，忠义进曰：“君初止此，更有事，辄敢裨补。”恭礼曰：“可。”遂言：“此厅人居多不安。少间，有一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强来参谒。名曰‘蜜陀僧’。君慎不可与之言。或托是县尹家人，或假四邻为附，辄不可交言。言则中此物矣。”忠义语毕，却立西楹未定，堂东果有一女子，峨鬟垂鬟，肌肤悦泽，微笑转盼，谓恭礼曰：“秋室寂寥，蛩啼夜月。更深风动，梧叶堕阶。如何罪责，（明钞本“罪责”作“自责”）羈囚如此耶？”恭礼不动。又曰：“珍簟床空，明月满室，不饮美酒，虚称少年。”恭礼又不顾。又吟曰：“黄帝上天时，鼎湖元在兹。七十二玉女，化作黄金芝。”恭礼又不顾，逡巡而去。忠义又进曰：“此物已去，少间，东廊下有敬寡妇、王家阿嫂。虽不敢同蜜陀僧，然亦不得与语。”少顷果有一女郎，自东庑下，衣白衣，簪白簪，手整披袍，回命曰：“王家阿嫂，何不出来？”俄然有曳红裙，紫袖银帔而来，步庭月数匝，却立于东庑下。忠义又进曰：“此两物已去，可高枕矣。少间，纵有他媚来，亦不足畏也。”忠义辞去，恭礼止之：“为我更驻，候怪物尽即去。”忠义应诺。而四更已，有一物，长二丈余，手持三数髑髅，若跃丸者。渐近厅檐，忠义谓恭礼曰：“可以枕击之。”应声而击，暴然而中手，堕下髑髅。俯身掇之，忠义跳下，以棒乱殴，出门而去。恭礼连呼忠义，不复见，而东方已明。与从者具语之，遂令具食及市帽子。召厅子

张朝诘之，曰：“某本巫人也。近者假食为厅吏，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。”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飧等去。其夜，梦李忠义辞谢曰：“蜜陀僧大须防备，犹二三年奉扰耳。”言毕而去。恭礼两月在湖城，夜夜蜜陀僧来，终不敢对；后即归闾乡，即隔夜而至，然终亦不能为患；半年（“年”原作“夜”，据明钞本改）后，或三夜五夜一来；一年余，方渐稀。有僧令断肉及荤辛，此后更不复来矣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闾县主簿沈恭礼，在太和年中，任湖城尉。离开闾乡的那一天，身体有点不适。晚上到了湖城，就在前堂睡下了。忽觉得有人围床绕了几圈，沈恭礼以为是从行厅吏雷忠顺。当问他时对方却回答说：“不是雷忠顺，是李忠义。”主簿问他：“怎么来到这里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江淮人，因为冻饿给别人干活，上月来到这个县，死在旅馆里。冻饿得厉害，现在投奔你要讨点吃的，再要一顶小帽，可以吗？”恭礼答应了，并说：“让我到哪里送给你？”回答说：“明天晚上让驿中厅子张朝来取。”说完，站堂中西边的柱子下，恭礼起身坐。忠义上前说：“你刚到这个地方，再发生什么事，我就来帮助你。”恭礼说：“行。”那人于是说：“这厅里的人住在这大多不安宁。”一会儿将有一女子，年龄大约十七、八岁，硬要来见你，她的名字叫蜜陀僧，你千万不能与她讲话。她有时假托是本县县官的家人，有时又以四邻为依靠，你就一定不要同她搭话，一搭话，就会正中她的奸计。”忠义说完，就又站在堂中西边的柱子下面。还没等站稳，堂东果然有一女子，高高的发髻，青丝垂鬓，皮肤细腻而有光泽，面

带笑容，顾盼含情，对恭礼说：“秋室寂寥，明月当空，蟋蟀唧唧，夜深风动，梧叶落阶，怎奈这等寂寞，清苦，囚犯也不过如此罢了。”恭礼不动声色。那女子又说：“孤卧床席，明月满室，不饮美酒，岂不虚度青春时光。”恭礼又不动。那女子又吟道：“黄帝上天时，鼎湖元在兹，七十二玉女，化作黄金芝。”恭礼又置之不理。那女人徘徊一阵，然后离去。忠义又上前说：“此物已去，一会，东廊下还有敬寡妇、王家阿嫂，她们虽然不敢象蜜陀僧那样，然而也不能同她搭话。”不一会作，果然有一女郎，从东厢房出来，穿白衣服，头上插着白簪，一面用手整理着披袍，回报他人旨意说：“王家阿嫂，为什么还不出来？”忽然有拖着红色长裙，穿着紫色上衣，银色披肩的女人，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回身站在东厅下。忠义又上前说：“这两物已去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一会儿即使再有女妖来，也不值得害怕了。”说完，忠义就要辞去，恭礼阻止他说：“为了我再呆一会儿，等着把妖怪全部除掉你再走。”忠义答应了。四更已过，又有一物，长两丈多，手拿几块死人骨头，象扔球一样，慢慢地走近厅檐下。忠义又对恭礼说：“可以用枕头打它，恭礼应声把枕头扔出去，“啪”的一声正打在那物的手上，骷髅落在地上，那物俯下身子去拾，忠义跳下，用棍棒乱打一阵，然后出门而去。恭礼连喊：“忠义”，再也没有踪影。这时东方已发亮，恭礼向随从详细谈了昨晚的经历，命令他们准备酒席并买帽子。又召来厅子张朝向他打听。张朝说：“我本是巫人，最近为生计所迫而作了厅吏，我全知道最近有一个新客死在这里，叫李忠义。”恭礼就给他帽子和饭食，然后离开了。这天夜里，恭礼梦见忠义来辞别说：“蜜陀僧大需防备，大约在二、三年内还会打扰你。”说完就

走了。恭礼两个月来，在湖城，每晚蜜陀僧都来，恭礼始终不敢与她搭话。以后回到阌乡，就隔夜来一次，然而始终未能得逞。半年后，有时三夜、五夜来一次。一年多以后，就逐渐少了。有僧人让他断肉及荤腥，此后就再也不来了。

牛 生

牛生自河东赴举，行至华州，去三十里，宿一村店。其日，雪甚，令主人造汤饼。昏时，有一人穷寒，衣服蓝缕，亦来投店。牛生见而念之，要与同食。此人曰：“某穷寒，不办得钱。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。”遂食四五碗，便卧于床前地上，其声如牛。至五更，此人至牛生床前曰：“请公略至门外，有事要言之。”连催出门，曰：“某非人，冥使耳。深愧昨夜一餐，今有少相报。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。”牛生与之，此人令牛生远立，自坐树下，袖中抽一卷书，牒（明钞本牒作检）之。看数张，即书两行，如此三度讫。求纸封之，书云第一封，第二封，第三封。谓牛生曰：“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。即焚香以次开之视。若或可免，即不须开。”言讫，行数步不见矣。牛生缄置书囊中，不甚信也。及至京，止客户坊，饥贫甚，绝食。忽忆此书，故开第一封，题云：“可于菩提寺门前坐。”自客户坊至菩提寺，可三十余里。饥困，且雨雪，乘驴而往，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。坐未定，有一僧自寺内出，叱牛生曰：“雨雪如此，君为何人而至此？若冻死，岂不见累耶？”牛生曰：“某是举人，至此值夜，略借

寺门前一宿，明日自去耳。”僧曰：“不知是秀才，可止贫道院也。”既入，僧仍为设火具食。会语久之，曰：“贤宗晋阳长官，与秀才远近。牛生曰：“是叔父也。”僧乃取晋阳手书，令识之，皆不谬。僧喜曰：“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，绝不复来取。某年老，一朝溘至，便无所付，今尽以相与。”牛生先取将钱千贯，买宅，置车马，纳仆妾，遂为富人。又以求名失路，复开第二封书，题云：“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。”牛生如言，诣张氏，独止于一室，下帘而坐。有数少年上楼来，中有一人白衫，坐定，忽曰：“某本只有五百千，令请添至七百千，此外即力不及也。”一人又曰：“进士及第，何惜千缗？”牛生知其货及第矣。及出揖之，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。生曰：“某以千贯奉郎君，别有二百千，奉诸公酒食之费，不烦他议也。”少年许之，果登上第。历任台省，后为河东节度副使。经一年，疾困，遂开第三封，题云：“可处置家事。”乃沐浴，修遗书，才讫而遂终焉。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牛生从河东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走到华州，又继续往前走，在距离华州三十里的地方，住在一个乡村小店里。那一天雪很大，就让店主人烧汤、烙饼。傍晚，有一个非常贫寒，衣裳褴褛的人也来投店。牛生见了很怜悯他，要跟他一块吃。这人说：“我很穷，弄不到钱，今早已空着肚子跑了一百多里路了。”于是吃了四、五碗，就躺在牛生床前的地上睡着了。鼾声像牛一样。到五更天亮时，这人起来到牛生床前说：“请你暂时到门外一会儿，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”那人连连催促牛生出门。牛生

出门后，那人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阴司里的一个差役罢了。深愧昨晚吃了你一顿饭，现在稍有报答。请你给我拿三张纸及笔砚来。”牛生给了他。这人让牛生远远地站着，自己坐在树下，从袖中取出一卷书来，翻开书页，看几页，就写两行，像这样反复进行了三次，写完了。然后要纸封上它，在上面写上：第一封，第二封，第三封的字样。对牛生说：“你如要遇到灾难危险非常危急无法解脱时，就烧香，然后按次序打开信看，如果可以免灾，就无需开信。”说完，走了几步就不见了。牛生拿过信默默地放在书袋里，不大相信他的话。等到了京城，住在客户坊，贫困饥饿得厉害，没有一点吃的，忽然想起那封信，于是打开第一封。上面写着：可于菩提寺门前坐。从客户坊到菩提寺，大约三十多里。牛生又乏又饿，天又下着雪，就骑着驴往前走。从早晨辰时开始走，直到晚上鼓声将尽时才赶到寺门前。还没等坐稳，有一个僧人从门里出来，喝斥牛生说：“下这样大雪，你是什么人来这里？如果冻死了。我们岂不被你连累？”牛生说：“我是举人，到这里正好天黑了，姑且借寺门前住一夜，明日自然就离开了。”僧人说：“不知你是秀才，可住在贫道院里。”牛生进去了，僧人给他生火、准备饭食，跟他交谈了很久，说：“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关系远近？”牛生说：“那是我叔叔啊！”僧人让人拿出晋阳长官的手笔，让他辨认，他都说得分毫不差。僧人高兴地说：“晋阳长官以前曾寄存三千贯文在这，一定不会再来取，我年老了，一旦突然死去，就没有地方交付这笔钱了，现在全把它交给你吧！”牛生先拿出千贯钱买了住宅，办置车马，雇用奴仆，娶妻纳妾，于是成为富户。后来又因为求功名没有门路，于是打开第二封信。上面写着：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。

牛生按信中说的找到张家，独自在屋中靠墙边的地方坐下。有几个年轻人上楼来，其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坐下了，忽然说：“我本只有五百千，如果再向家里要，可以添到七百千，其余的我就力所不及了。”一个人又说：“进士及第，还吝借千缗钱吗？”牛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穿白衣服的人的家产与门第，等追到外面向他拱手见礼，才知那人就是省试主考官的儿子。牛生说：“我把千贯钱送给你，另外二百钱送给诸位作酒食费，其它事就不麻烦你动口舌了。”那年轻人答应了他。后来果然考中了头几名。历任台省、以后又做了河东李度副使。又过了一年，牛生病得很重，就打开第三封信上写：可以处理好家事。等他洗完澡，才写完遗书，就死去了。

韦齐休

韦齐休，擢进士第，累官至员外郎，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。太和八年，卒于润州之官舍。三更后，将小敛，忽于西壁下大声曰：“传语娘子，且止哭，当有处分。”其妻大惊，仆地不苏。齐休于衾下厉声曰：“娘子今为鬼妻，闻鬼语，忽惊悸耶？”妻即起曰：“非为畏悸，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。孤惶无所依怙，不意神识有知，忽通言语，不觉惛绝。诚俟明教，岂敢有违？”齐休曰：“死生之期，涉于真宰；夫妇之道，重在人伦。某与娘子，情义至深，他生亦未相舍。今某尸骸且在，足宽襟抱。家事大小，且须商量。不可空为儿女悲泣，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。夜来诸事，

并自劳心。总无失脱，可助仆喜。”妻曰：“何也？”齐休曰：“昨日湖州庚匕寄买口钱，苍遑之际，不免专心部署。今则一文不欠，亦足为慰。”良久语绝，即各营丧事。才曙，复闻呼：“适到张清家，近造得三间草堂。前屋舍自足，不烦劳他人，更借下处矣。”其夕，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：“我昨日已死，先令买茔三亩地，可速支关布置。”——分明，张清悉依其命。及将归，自择发日。呼唤一如常时，婢仆将有私窃，无不发摘，随事捶撻。及至京，便之茔所，张清准拟皆毕。十数日，向三更，忽呼其下曰：“速起，报堂前，萧三郎来相看。可随事具食，款待如法，妨他忙也。”二人语，历历可听。萧三郎者，即职方郎中萧彻。是日卒于兴化里，其夕遂来。俄闻萧呼叹曰：“死生之理，仆不敢恨。但有异者，仆数日前。因至少陵别墅，偶题一首诗。今思之，乃是生作鬼诗。”因吟曰：“新拘茅斋野涧东，松楸交影足悲风。人间岁月如流水，何事频行此路中。”齐休亦悲咤曰：“足下此诗，盖是自识。仆生前忝有科名，粗亦为人所知。死未数日，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，殊为著钝。然虽细思之，已是落他茔境。”乃咏曰：“涧水溅溅流不绝，芳草绵绵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知，黄昏惟有青山月。”萧亦叹羨之曰：“韦四公死已多时，犹不甘此事。仆乃适来人也，遽为游岱之魂，何以堪处？”即闻相别而去。又数日，亭午间，呼曰：“裴二十一郎来慰，可具食，我自迎去。”其日，裴氏昆季果来。至启夏门外，瘁然神耸，又素闻其事，遂不敢行吊而回。裴即长安县令，名观，齐休之妻兄也。其部曲子弟，动即罪责，不堪其惧。及今未已，不知竟如之何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韦齐休考取了进士。不断升迁最后做了员外郎。是王璠管辖下的浙西团练副使。太和八年,死在润州的官府中。三更后,将要给他穿衣停尸。他忽然站在西墙下大声说:“转告我娘子,不要哭,我定有安排处理。”他的妻子非常惊惶,倒在地上、昏死过去。齐休又在被子下面大声说:“娘子现在成为鬼妻,听到鬼说话,不要害怕呀。”他的妻子苏醒过来,从地上爬起来说:“不是我害怕,只是不忍心与你骤然间分居阴阳两地,我以后的生活将孤苦惶惑没依靠,没想到你魂神有灵,忽能跟我讲话,我不自觉地昏死过去。现在我真诚地期待着你的教诲,哪里敢违背你的心愿。”齐休说:“生死的期限,是上天决定的,夫妻的情份,主要决定于人间的伦理道德。我与娘子间情义深重,来生也不会舍弃你。现在我的尸骸尚且在,足以使你宽心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,还需商量,不要象小孩子那样白白地悲伤、哭泣,使我在阴司里再为妻儿担忧。今夜以来大大小小的事情,我都亲自用心操劳,到底还是没有疏忽和遗漏,更让我高兴。”他的妻子说:“你说的是什么事?”齐休说:“昨天湖州庚比托付的人头税钱,仓猝遑急之中,免不了专心去安排布置,现在已一文不欠,也足以宽慰了。”很长时间齐休不再说话了,家里人都各自办理丧事。才亮天,又听他大叫:“刚才到张清象家,他最近盖了三间草屋,前边的一间就足够了,不必去麻烦别人,再寻找别处下葬。”那天晚上,张清好象在梦中。忽然看见齐休来说:“我昨天已死,先让你给买三亩莹地,可以赶快去安排布置。”一样一样的都非常清楚。张清都按他的吩咐办了。等齐休回到家,又自己选择了发丧日期,招呼吩咐作什么事,像平时一样。奴仆有什么隐情,没有不被他发现又指出来,然

后根据情况给以处治的。等到了京城，便下葬到莹地，张清安排处理完毕。又过了十多天，快到三更时候，忽然听到齐休在下面大声招呼他的下人说：“快起来，告诉前堂的人，萧三郎来看我！可根据情况准备饭食。象从前一样款待，以防他着急。”两个人说话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萧三郎，就是职方郎中萧彻。这一天死在兴化里，当天晚上就来了，一会听到萧三郎叹息说：“死生的理数，我不敢抱怨，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几天以前，到少陵别墅去，偶尔写了一首诗，现在想起来，竟是活人写鬼诗。”于是吟诵道：“新拘茅斋野涧东，松楸交影足悲风。人间岁月如流水，何事频行此路中。”齐休也悲叹惊诧地说：“先生的诗，是预知后事的先兆啊。我生前小有科第和名气，死后没过几天，就有一个无名小鬼赠我一篇诗，我的和诗虽然非常拙劣，然而仔细想来，也是落入他荒蒙芜境之中。”于是吟道：“涧水溅溅流不绝，芳草绵绵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知，黄昏惟有青山月。”萧三郎赞叹而羡慕地说道：“韦四公死已多时，还不放松吟诗作赋这类事。我是刚刚来的，马上成为泰山的游魂，怎能忍受得了。”接着听到二人相别而去。又过了几天，正午时候，又听到齐休喊：“裴二十一郎来看我，可准备酒饭，我亲自去迎他。”那一天，裴氏兄弟果然来了，到了启夏门外，突然悲伤恐惧，加之平素又听说有关齐休的事。于是不敢来悼念中途而回。裴就是长安县令，名叫观，是齐休妻子的哥哥。他的府衙里的子弟，动辄受到责罚，受不了他的淫威，到现在也还没有终止。不知裴公现在怎么样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

房 陟 王 超 段 何 韦鲍生妓
梁 璟 崔御史 曹 唐

房 陟

房陟任清河县尉，妻荥阳郑氏，有容色。时村中有一老姬，将诣谒禅师，未至，而中路荒野间。见一白衣妇人，于榛棘中行，哭极哀。绕一丘阜，数十步间，若见经营之状者。姬怪而往问，及渐逼，妇人即远，姬适回，而妇人复故处。如是数四。姬度非人，天昏黑，遂舍之。及至禅师处，说所见，兼述妇人形状、衣服。禅师异之，因书记屋壁。后月余日，房陟妻暴亡，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，而容貌衣服，一如老姬前见者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房陟任清河县尉。妻子是荥阳人，姓郑，很有姿色。当时，有个村子中一个老妇人，要去拜见一个禅师。还没到，中途路过一片荒野，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妇人，在荆棘、草丛间行走，哭得非常悲哀，又见她围绕着一个小小土丘，在距离自己几十步远的地方，好象在干什么。老妇人感到很奇怪，走过去想问她。等稍稍靠近了她，那妇人就远离了她；老妇人走回来，那妇人就又在原来的地方。象这样有很多次。老妇人估计她不是人间人。天黑下来，就丢开她自去赶路了。等到了禅师那里，叙述路上所见，又说了那妇人的样子及装束，禅师认为很奇怪，于是就把这事写在墙壁上。以后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房陟妻突然死了，果然埋葬在那妇人哭和徘徊的小土丘一带，而容貌，衣服，全象老妇人先前见到的一样。

王 超

太和五年，复州医人王超，善用针，病无不差。死经宿而苏，言如梦：至一处，城壁台阁，如王者居。见一人卧，召前脉视，右膊有肿，大如杯，令超治之。即为针出浓升余。顾黄衣吏曰：“可领视毕也。”超随入一门，门署曰毕院。庭中有人眼数千，聚成山，视内迭瞬明灭。黄衣曰：“此即毕也。”俄有二人，形甚奇伟，分处左右。鼓巨箎，吹激聚眼，扇而起，或飞，或走为人者，顷刻而尽。超访其故，黄衣曰：“有生之类，先死为毕。”言次忽活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太和五年时，复州有个医生叫王超，很善于用针给人治病。经过他医治的病人，没有治不好的。王超曾经死了，经过一夜又苏醒过来。醒后说象作了一场梦一样。梦中他到了一个地方，高墙楼阁，象王侯居住的地方。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，那人招呼王超上前给他诊脉，病人的左臂长了一个肿瘤，象酒杯一样大，王超用针给他排出一升多浓水。那个病人回头对身穿黄衣的小吏说：“可以带他去看看毕院。”王超跟随黄衣人走进一个门，门上标有“毕院”二字，庭中有数千只眼睛，眼睛聚在一起，象山一样，瞬间明灭、闪亮。黄衣人说：“这就是‘毕’呀。”不一会儿，有二人，身材高大，分别站在两边，煽动着巨大的扇子，吹动着那些聚在一起的眼睛。扇子一动，那些眼睛就有的飞，有的跑，就象人一样，顷刻间那些眼睛就消失了。王超问是什么缘故，黄衣人说：“有生命的东西，先死叫‘毕’。”黄衣人说完王超就复活了。

段 何

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。太和八年夏，卧疾逾月，小愈。昼日因力栉沐，凭几而坐。忽有一丈夫，自所居壁缝中出，裳而不衣，嘯傲立于何前，熟顾何曰：“疾病若此，何不娶一妻，俾侍疾。忽尔病卒，则如之何？”何知其鬼物矣。曰：“某举子贫寒，无意婚娶。”其人曰：“请与君作媒氏。今有人家女子，容德可观，中外清显，姻属甚广。自有资从，不烦君财聘。”何曰：“未成

名，终无此意。”其人又曰：“不以礼，亦可矣。今便与君迎来。”其人遂出门，须臾复来，曰：“至矣。”俄有四人，负金壁舆。从二青衣，一云髻，一半髻，皆绝色。二苍头，持装奁衣筐，直置舆于阶前。媒者又引入阁中，垂帟掩户，复至何前曰：“迎她良家子来，都不为礼，无乃不可乎？”何恶之，兼以困惫，就枕不顾。媒又曰：“纵无意收采，第试一观。”如是说谕再三，何终不应。食顷，媒者复引出门，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，置何案上而去。其诗云：“乐广清羸经几年，姹娘相托不论钱。轻盈妙质归何处，惆怅碧楼红玉田。”其书迹柔媚，亦无姓名，纸末唯书一“我”字。何自此疾病日退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进士段何租房子住在客户里。太和八年夏天，得了一场病，病了一个多月，稍稍有好转。天亮后用力梳洗后，靠几案坐着休息。忽然有一个男子，从所住地方的墙壁中的夹缝中走出来，只穿下衣，光着上身，大声地呼喝着站在段何面前，仔细地看段何说：“你病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娶一妻，让她伺候你的病？如果你突然死了，那可怎么办？”段何知道他是鬼，就说，“我是个举子，家境贫寒，没有心思娶妻。”那人说：“让我给你作个媒人。现在有个人的女儿，容貌、品德都值得一看，无论内心、外表都很纯洁、高贵、亲朋故友也很多，自有资财来源，又不麻烦你花费财礼。”段何说：“没成名，始终不会有这个意思。”那人说：“不举行成婚的仪式也行啊！现在我马上为你迎来。”说完，那人就出了门，不一会儿，又回来了，说：“到了。”一会儿，就见四个人抬着用金玉装饰的轿子，后面跟着两个婢

女，一个梳着高高的发髻，另一个发髻低垂，都是绝色美女。两个男仆拿了妆奁、衣箱。径直把轿子抬到阶前才放下。媒人又把轿中的女子引入闺房中，放下帘子，关上门。然后又到段何面前说：“迎娶她这样良家女子，连礼仪都不举行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”段何听后非常厌恶，加上困乏疲惫，就躺下不理他。媒人又说：“即使你无意娶她，但是也可以试着看一看。”类似的话，那人反复说了许多遍。段何始终不答应。一顿饭的工夫，那自称媒人的人又带这一行人出了门。轿中那女人用红色信笺写了一首诗，放在段何面前的几案上走了。诗中写道：“乐广清羸经几年，姹娘相托不论钱。轻盈妙质归何处，惆怅碧楼红玉田。”那字迹轻柔漂亮，也没写姓名。唯独在纸末写了个“我”字。从此以后，段何的病也一天天好转了。

韦鲍生妓

酒徒鲍生，家富畜妓。开成初，行历阳道中，止定山寺，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，同憩水阁。鲍置酒，酒酣，韦谓鲍曰：“乐妓数辈焉在？得不有携者乎？”鲍生曰：“幸各无恙，然（原本“然”上有“挈”字，据明钞本删。）滞维阳日，连毙数驷，后乘既缺，不果悉从。唯与梦兰、小倩俱，今亦可以佐欢矣。”顷之，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，遂坐韦生、鲍生之右，搃丝击金，响亮溪谷。酒阑，鲍谓韦曰：“出城得良马乎？”对曰：“予春初塞游，自酈坊历乌延，抵平夏。止灵武而回。部落骏马获数疋，龙形凤颈，鹿颈

鳧膺，眼大足轻，脊平肋密者，皆有之。”鲍抚掌大悦，乃停杯命烛，阅马于轻槛前数匹，与向来夸诞，十未尽其八九。韦戏鲍曰：“能以人换，任选殊尤。”鲍欲马之意颇切，密遣四弦，更衣盛妆，顷之乃至。命棒酒劝韦生，歌一曲以送之云：“白露湿庭砌，皓月临前轩。此时颇留恨，含思独无言。”又歌《送鲍生酒》云：“风飏荷珠难暂圆，多生信有短姻缘。西楼今夜三更月，还照离人泣断弦。”韦乃召御者，牵紫叱拨以酬之。鲍意未满足，往复之说，紊然无章。有紫衣冠者二人，导从甚众，自水阁之西，升阶而来。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，疑大寮夜至，乃恐悚入室，阖门以窥之。而杯盘狼籍，不假收拾。时紫衣即席，相顾笑曰：“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。”因命酒对饮，一人须髯甚长，质貌甚伟，持杯望月，沉吟久之，曰：“足下《盛赋》云：‘斜汉左界，北路南躔。白露暖空，素月流天’可得光前绝后矣。对月殊不见赏‘风霁地表，云敛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叶微脱’。”长须云：“数年来在长安，蒙乐游王引至南宫，入都堂，与刘公干、鲍明远看试秀才，予窃入司文之室，于烛下窥能者制作。见属对颇切，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，诗有重头重尾之犯。若如足下‘洞庭’‘木叶’之对，为纰谬矣。小子拙赋云：‘紫台稍远，燕山无极。凉风忽起，白日西匿。’则‘稍远’‘忽起’之声，俱遭黜退矣。不亦异哉！”谓长须曰：“吾闻古之诸侯，贡士于天子，尊贤劝善者也。故一适谓之好德，再适为之遵贤，三适谓之有功。乃加九锡；不贡士，一黜爵，再黜地。三黜爵地。夫古之求士也如此，犹恐搜山之不高，索林也不深。尚有遗漏者，乃每岁春季开府库，出币帛，周天下而礼聘之。当是时，儒墨之徒，岂尽出矣；智谋之士，岂尽举矣；山林深泽，岂无遗矣；日月照临，岂得尽

其所矣。天子求之既如此，诸侯贡之又如此，聘礼复如此，当有栖栖于岩谷，郁郁不得志者。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，是贡举之道隳矣。贤不肖同途焉，才不才汨汨焉。隐岩冗者，自童髻穷经。至于白首焉；怀方策者，自壮岁力学，讫于没齿。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，州府贡之于有司，有司考之诗赋。蜂腰鹤膝，谓不中度；弹声韵之清浊，谓不中（“中”字原缺，据明钞本增）律。虽有周孔之贤圣，班马之文章，不由此制作，靡得而达矣。然皇王帝霸之道，兴亡理乱之体，其可闻乎？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，而隳张古之大体？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，岂能拘（“拘”原作“欢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于雕文刻句者哉。今珠露既清，桂月如昼，吟咏时发，杯觞间行，能援笔联句，赋今之体调一章，以乐长夜否？”曰：“何以为题？”长须云：“便以妾换马为题，仍以舍彼倾城，求其骏足为韵。”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，启书囊，抽毫以操之，各占一韵。长须者唱云：“彼佳人兮，如琼之瑛；此良马兮，负骏之名。将有求于逐日，故何惜于倾城？香暖深闺，永厌桃花之色；风清广陌，曾怜喷玉之声。”希逸曰：“原夫人之矜其容，马乃称其德。既各从其所好，谅何求而不克。长跪而别，姿容休耀其金钿；右牵而来，光彩顿生于玉勒。”文通曰：“步及庭砌，效当轩墀。望新恩，惧（“惧”原作“俱”，据明钞本改）非吾偶也；恋旧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绿骏，意已忘于鬓发；汗流红颌，爱无异于凝脂。”希逸曰：“是知事有兴废，用有取舍。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，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。买笑之恩既尽，有类卜之；据鞍之力尚存，犹希进也。”文通赋四韵讫，芭蕉尽。韦生发篋取红笺，跪献于庑下。二人大惊曰：“幽显路殊，何见逼之若是？然吾子非后有爵录，不可与鄙夫相遇。”谓生

曰：“异日主文柄，较量俊秀轻重，无以小巧为意也。”言讫，二公行十余步间，忽不知其所在矣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嗜酒成性的鲍生，家里很富有、养活很多艺妓。开成初年，走到历阳途中，住在定山寺。他的表弟韦生落榜东归，二人相遇，同在水阁休息。鲍生备办了酒宴。喝到尽兴的时候，韦生对鲍生说：“那些艺妓在哪？能不带来吗？”鲍生说：“幸好都没出什么事，然而滞留在淮阳的那些日子，接连死了许多马，后来车就少了，无法把他们全带来，只跟梦兰、小倩他们一起来了。也足可以供我们娱乐了。”一会儿，两个头上梳着双髻的艺妓抱着胡琴，边走边拉地走过来了，就坐在韦生、鲍生的石边。那二人抚试琴弦，拉开琴弓，响亮的乐曲声回荡在溪谷。酒快喝完的时候，鲍生对韦生说：“出城买到良马了吗？”韦生回答说：“我春初去塞外游览，从鄜坊经过乌延，到达平复，最后到灵武，然后返回来，买到了几匹部落的骏马。龙形凤颈、鹿颈鳧膺、眼大足轻、脊平肋密的样样都有。”鲍生听了后，拍着手非常高兴，就放下酒杯，让人拿着蜡烛，到栓马桩去看了几匹马。这些马与方才韦生所夸耀吹嘘的相比，还不足十分之八九。韦生对鲍生开玩笑说：“可以用人来换，随便你挑选最好的马。”鲍生想要马的心情非常迫切，就暗自派人把四弦找来，更换浓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鲍生让这人拿着酒杯为韦生劝酒。这人唱一支曲子赠韦生。歌词是：白露湿庭砌，皓月临前轩，此时颇留恨，含思独无言。”又唱一首歌为鲍生助兴，歌词是：风飏荷珠难暂园圆，多生信有短姻缘。西楼今夜三更月，还照离人泣断

弦。韦生召来看管马匹的人，牵一匹紫色的马吆喝着送给鲍生以表示酬谢。鲍生的欲望仍未满足、反反复复地叨念着，语言杂乱而无次序。这时有穿紫衣戴紫帽子的二个人，前呼后拥地带着一大群人从水阁西边登上台阶向这边走过来。鲍生韦生二人认为定山寺正当使者频繁往来的路口，怀疑是权臣到此，就慌慌张张进了屋子，关上门偷着向外看。而外面酒杯盘碟弄得乱七八糟，还未及收拾，穿紫衣服的人已到座位上了。两个人相对笑了笑说：“这就是方才听到的以妾换马的宴席。”于是让人拿酒、二人对饮。其中一人长着长长的络腮胡须，身材高大魁伟，举起酒杯，遥望月亮，迟疑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先生的大作有‘斜汉左界，北路南躔。白露暖空。素月流天。’可以算作空前绝后的佳句了。面对明月何不欣赏‘风霁地表，云敛天末，洞庭始波，木叶微脱’呢？”另一个长胡须的人说：“多年来在长安，承蒙乐游王把我推荐给南宫，进入了大的殿堂，与刘公干、鲍明远主管科举取仕，我偷闲去观看了文章诗赋中最宝贵的东西，在烛光下观看能人写作。见他们连缀文章、吟诗和赋非常流畅。然而赋有蜂腰鹤膝的弊病，诗有重头重尾的缺点。象先生的‘洞庭’‘木叶’这类对句一样，那就错了。我有拙劣诗句‘紫台稍远，燕山无极。凉风忽起，白日西匿。’则是时间比较久远的即兴而作，都应该废弃了，难道它们没有区别吗？”落腮胡须对长胡须的人说：“我听说古代的诸侯举荐人才给天子，就是尊重贤才，勉励从善的人。所以第一次举荐就认为他的德行好。第二次去推荐，就认为他尊重贤才，第三次去推荐，就认为他有功，于是给以赏赐。不举荐人才的，根据情况，轻者免除爵位，再者没收封地，最重的就既免除爵位又没收封地。古代天

子这样选拔接纳人才,还忧心冲冲,象怕搜山唯恐到不了高处,又象搜索森林,深怕到不了林子尽头。即使这样,也还是有遗漏人才的情况。每年春天打开官府仓库、拿出钱物、用来周济天下百姓,以礼接纳那些有才之士。当着这个时候,儒墨等各家的贤才,难道都选拔出来了吗?聪慧善谋的人难道都被举荐出来了吗?山林深泽没有一处遗漏吗?日月高照,难道普遍地照到所有的地方吗?天子这样选拔人才,诸侯这样举荐人才,选聘人才的制度又这样完备,还有隐居深山巨谷郁郁不得志的人,我看到现在求贤纳士的法规如此欠缺,这就是推荐选拔人才的道路被毁坏了。贤的和不贤的不分,有才的和无才的不辨。隐居在岩谷等闲散的地方的人,从孩童时候起,就竭力追索取仕效国之路,一直到白头。胸怀良策的人,从身强力壮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,一直到衰老掉牙为止。即使每年乡里把人才推荐给州府,州府又把他们举荐给有司,有司再考察他们诗文。诗赋有蜂腰鹤膝的毛病,认为不合乎要求,读起来声音有清有浊,认为不合乎韵律。即使有周公、孔子那样的圣贤,班固、司马迁那样的著作也从此不再问世了。那样的人才也无法获得并使之显贵了。这样古代先王的思想、学说,兴衰治乱的根本道理,难道还能听到吗?现在你却赞扬如今诗赋的小小的技巧,而损害了发扬古代圣贤的传统思想、美德的大的根本的谋划。况且我是个喜欢面对明月、高声吟咏、抒发感情的人,怎能受得了雕文刻句的束缚呢?现在露珠已散尽,桂月朗照,如同白昼吟诗作赋的兴致即时而发,能频频举杯、提笔联句,吟咏现在的诗体一首,以便在长夜中相娱乐吗?”长胡子说:“以什么为题?”络腮胡子说:“就以以妾换马为题。仍以舍其倾城

之色，求其骏足为韵。”命令左右的人折下庭前一片芭蕉叶，打开书囊，取出毛笔握在手中，各占一韵。络腮胡子吟道：“彼佳人兮，如琼之瑛；此良马兮，负骏之名。将有求于逐日，故何惜于倾城。香暖深闺，永厌桃花之色；风清广陌，曾怜喷玉之声。”希逸曰：“原夫人之矜其容，马乃称其德。既各从其所好，谅何求而不克。长跪而别，姿容休耀其金钿；右牵而来，光彩顿生于玉勒。”文通曰：“步及庭砌，效当轩墀。望新恩，惧非吾偶也；恋旧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绿尽，意已忘于鬓发；汗流红颌，爱无异于凝脂。”希逸曰：“是知事有兴废，用有取舍。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，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。买笑之恩既尽。有类卜之；据鞍之力尚存，犹希进也。”文通赋四韵写完，芭蕉叶已经用完，韦生打开箱子、拿出红格的纸，跪在厢房前献给他。二人非常吃惊的说：“我们与他阴阳隔世，道路不同，怎么能这样强求我们，然而你我都不是不要封爵受禄的人，不能再与世间的庸俗鄙陋的人相见。又对韦生说：“他日你如果掌握以文章取士的权柄，衡量优劣高下，不要把小小的技巧放在心上。”说完，两个人走了十几步，忽然不知去向了。

梁 璟

有梁璟者，开成中，自长沙将举孝廉，途次商山，舍于馆亭中。时八月十五夕，天雨新霁，风月高朗，璟偃而不寐。至夜半，忽见三丈夫，衣冠甚古，皆被珠绿，徐步而来。至庭中，且吟且

赏，从者数人。璟心知其鬼也，然素有胆气，因降阶揖之。三人亦无惧色，自称萧中郎、王步兵、诸葛长史。即命席坐于庭中，曰：“不意良夜遇君于此！”因呼其童曰：“玉山取酒。”酒至，环席递酌。已而王步兵曰：“值此好风月，况佳宾在席，不可无诗也。”因举题联句，以咏秋月，（明钞本、陈校本“月”作“物”）步兵即首为之曰：“秋月圆如镜”萧中郎曰：“秋风利似刀。”璟曰：“秋云轻比絮。”次至诸葛长史，嘿然久之，二人促曰：“幸以拙速为事。”长史沉吟，又食顷，乃曰：“秋草细同毛。”二人皆大笑曰：“拙则拙矣，何乃迟乎？”长史曰：“此中郎过耳，为僻韵而滞捷才。”既而中郎又曰：“良会不可无酒佐，命玉山召惠娘来。”玉山去，顷之，有一美人，鲜衣自门步来，笑而拜坐客。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：“自赴中郎召耳。与吾何事？”美人曰：“安知不为众人来？”步兵曰：“欲自明，无如歌以送长史酒。”惠娘起曰：“愿歌凤楼之曲。”即歌之，清吟怨慕，璟听之忘倦。久而歌阕，中郎又歌。曲既终曰：“山光渐明，愿更缀一篇，以尽欢也。”即曰：“山树高高影。”步兵曰：“山花寂寂香。”因指长史曰：“向者僻韵，信中郎过，分愿续此，以观捷才耳。”长史应曰：“山天遥历历。”一坐大笑：“迟不如速，而且拙，捷才如是耶？”长史色不能平。次至璟曰：“山水急汤汤。”中郎泛言赏之，乃问璟曰：“君非举进士者乎。璟曰：“将举孝廉科。”中郎笑曰：“孝廉安知为诗哉？”璟因怒叱之，长史亦奋袂而起，坐客惊散，遂失所在，而杯盘亦无见矣。璟自是被疾恍惚，往往梦中郎步兵来，心甚恶之。后至长安，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，遂绝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有个叫梁璟的，开成年中，从长沙出发去参加选拔孝廉的考试。途中停留在商山。住宿在馆亭中。当时正好是八月十五晚上，雨过天晴，空气清新、明月高悬。梁璟躺下而没有睡着。到半夜，忽然看见三个男子，衣帽装束都很古老，全都穿着绿色衣服，珠光宝气的，漫步向这边走来。到了庭院里，一边吟诵，一边观赏，后面跟着许多人。梁璟虽然知道他们是鬼，但是他历来有胆量，于是走下台阶向那三个人拱手见礼。那三个人也没有一点畏惧的神色，他们自称是萧三郎，王步兵、诸葛长史。随即就命设筵在院子里，各自坐下。那三个人对梁璟说：“没料到今晚良霄佳节能跟您在这里相见，于是招呼童仆说：“玉山拿酒来！”酒拿来后，就环绕座席依次斟酒。一会儿，王步兵说：“当着这样大好的风光岁月，又有嘉宾在座，不能没有诗啊，应该命题联句来歌咏中秋之月。”王步兵首先诵道：“秋月圆如镜。”萧三郎吟道：“秋风利似刀。”梁璟吟诵道：“秋云轻比絮。”最后轮到诸葛长史，诸葛沉默了许久，另外二人催促他说：“不要以笨拙和速度快慢为借口。”长史沉吟不语，又过了一顿饭时间，才吟出“秋草细同毛。”萧三郎和王部兵听了都大笑说：“拙是拙了些，为什么这样慢呢？”长史说：“这是萧中郎的过错，我是为了避开生僻的音韵，才限制了我的速度。”不一会儿，中郎又说：“良辰聚会不能没有酒来助兴。”就让玉山召惠娘来。玉山去了，一会儿，有一个美人，穿着很鲜艳的衣服，从门里出来，笑吟吟地与席间各位拜会，诸葛长史开玩笑地对女郎说：“我自去接受中郎征召罢了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美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来？”王步兵说：“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唱一支曲子，劝长史进酒了。”惠娘起身说：“愿唱

凤楼一曲。”于是就开始唱。淡淡地倾吐哀怨，慕艳之情。梁璟听了之后顿时忘了疲倦。很久，唱完了。中郎又唱，唱完之后说：“山色天光渐亮，愿再联缀一篇，以便尽享欢乐啊！”训吟诵道：“山树高高影。”王步兵接着吟道：“山花寂寂香。”吟完指着长史说：“方才是为了回避冷僻的音韵，确实是中郎错怪了你。现在该接续往下联句。以便让大家见识你敏捷的才能。”长史应和吟道：“山天遥历历。”满座的人都大笑。说：“吟得慢的，不如吟得快的，而且又拙笨。原来是这样的敏捷之才啊！”长史显出不平的神色。其次轮到梁璟，梁璟吟道：“山水急汤汤。”中郎用空洞言辞假意赞美，又问梁璟说：“你不是中了进士吗？”梁璟说：“将去考取孝廉。”中郎讥笑说：“孝廉怎么明白写诗联句呢？”梁璟因此大声呵叱他。长史也挽起袖子愤怒的站起来，满席的坐客都惊散了，不知去向，就连杯盘也不见了。梁璟从此患病，精神恍惚，常常梦见中郎和步兵来。心里很厌恶。以后到了长安，遇见一个掌握法术的李生给他写了驱鬼符带上，于是以上的情况就消失了。

崔御史

广陵有官舍，地步数百，制置宠丽。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，故居之者，一夕则暴死。锁闭累年矣。有御史崔某，职于广陵。至，开门曰：“沃不自作，我新居之，岂能为灾耶？”即白廉使而居焉。是夕微雨，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，而独寝于堂中，惕然而

寝。衣尽沾湿，即起。见己之卧榻在庭中，却寝。未食顷，其榻又适于庭中。如是者三。崔曰：“我谓天下无鬼，今则果有矣。”即具簪笏，命酒沃而祝曰：“吾闻居此者多暴死，且人神殊道，当自安其居，岂害生人耶？虽苟以形见，以声闻者，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，或将求一饭以祭者，则见于人。而人自惊悸而死，固非神灵害之也。吾甚愚，且无畏惮。若真有所诉，直为我言，可以副汝托，虽汤火不避。”沃而祝者三，俄闻空中有言曰：“君人也，我鬼也。诚不当以鬼干人，直将以深诚奉告。”崔曰：“但言之。”鬼曰：“我女子也，女弟兄三人，俱未笄而歿，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。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，构城屋。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，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。羁魂不宁，无所栖托。不期今夕，幸遇明君子，故我得以语其冤。倘君以仁心，为我棺而葬于野，真恩之大者矣。”已而涕泣呜咽，又曰：“我在此十年矣。前后所居者，皆欲诉其事，自是居人惊悸而死。某儿女子，非有害于人也。”崔曰：“吾前言固如是矣。虽然，如何不见我耶？”鬼曰：“某鬼也，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？既诺我之请，虽然冥昧中，亦当感君子恩。岂可徒然而已？”言讫，遂告去。明日，召工人，于堂东北隅发之，果得枯骸，葬于禅智寺隙地。里人皆祭之，谓之三女坟。自是其宅遂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广陵有官舍，方圆几百步。建造宏伟、华丽。乡里传说那里是鬼住的屋子。所以住在那里的人，一个晚上就突然死了。到现在已经封锁关闭多年了。有一个姓崔的御史，在广陵任职。到了这官舍，打开门说：“妖怪，不要再闹事了。我刚刚

住在这儿，怎能害我呢？”于是就住在白廉使住过的那个地方。这天晚上下小雨，崔御史让奴仆都住在其它房间。自己住在厅堂中。很担心地睡下了，衣服全浸湿了。起身以后，才知道自己睡的床席是在院子里。他搬回床席又在原处睡下了，没到一顿饭工夫，他的床席又迁到院子里，象这样反复搬了三次。崔御史说：“我认为天下无鬼，现在果然有鬼呀。”就让人准备簪笔和笏板等祭祀的穿戴的礼服，命人洒酒亲自祷告说：“我听说住在这儿的很多人都突然死了，况神和人不同世而居，应该各自安于自己的生活，怎么能危害活人呢？即使苟且让人看到鬼的形态，听见鬼的声音，这也是他们有冤郁想告诉世人，或求得世人用饭食祭祀啊。那么让人看见鬼，人惊吓而死，本来不是神灵害他们啊。我虽然愚笨，但我毫不畏惧，如果真有什么冤屈要说，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讲，我可以帮助实现你的托付。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推辞。”象这样洒酒祷告三次。一会儿听到空中说道：“你是人，我是鬼，确实不该让人见鬼啊。只是我有冤情，想真诚的告诉你。”崔御史说：“你只管说吧。”鬼说：“我是女子，我有姊妹三人。都未成年就死了，父母把我们埋在县城北已经很久了。那以后，府公在这建城池、造新房。作工的人把我们墓地里的树几乎砍光了，又把我们迁到这座房子的东北角，使得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，无处栖身。不料今晚有幸见到你这聪慧公子，我才能诉说冤情。假如能靠你的仁慈为我们棺木移葬到旷野，对我们真是最大的恩惠了。”说完就哭起来。一会儿又说，“我在这十年了，对于前后住在这里的人，我都想说这件事，只是那些人都惊吓而死。我是女子，并不是有意想害别人。”崔御史说：“我先前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，既

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让我见见你？”鬼说：“我是鬼，怎敢凭阴司的形骸去见你呢？既然你答应了我的请求，我即使在幽府中，也一定感谢你的大恩，怎能白白地就此了却。”说完，就告辞而去。第二天，崔御使召作工的人，在官舍东北角挖掘，果然挖出骨骸，把它埋葬到禅智寺的空地里。乡里人都去祭奠她们，把这坟叫作三女坟。从此那座宅子就平安无事了。

曹 唐

进士曹唐，以能诗，名闻当世，久举不第，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。境甚幽胜，每自临玩赋诗，得两句曰：“水底有天云漠漠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吟之未久，自以为常制者不及此作。一日还坐亭沼上，方用怡咏，忽见二妇人，衣素衣，貌甚闲冶，徐步而吟，则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。唐自以制未翌日，人固未有知者，何遽而得之。因迫而讯之，不应而去。未十步间，不见矣。唐方甚疑怪，唐素与寺僧法舟善，因言于舟。舟惊曰：“两日前，有一少年见访，怀一碧笺，示我此诗。适方欲言之。”乃出示唐，颇惘然。数日后，唐卒于佛舍中。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进士曹唐因为能写诗，闻名于世，但长期科考，屡次不中。常来江陵佛寺中亭沼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因为环境幽静而有名。曹唐每天都到这里游玩、赋诗。写出“水底有天云漠漠，人间无

路月茫茫”的诗句。吟了不长时间，自认为以前写的都不如这两句。一天，还是坐在亭沼上，刚要尽情朗诵，忽然看见两个妇人，穿着白衣裳，样子很闲适，姿色艳丽、慢步而来，口中吟诵的正是曹唐前日写的两句诗。唐心想：“自写这两句诗，没过两天，别人固然不知，怎么立刻让她二人知道？”于是赶忙去问那二位妇人，那二人不应而去。未到十几步远，就不见了。唐正为此感到疑惑奇怪。曹唐平素与寺僧法舟很要好，于是把这情况告诉法舟。法舟吃惊地说：“两天前，有一青年来访，怀中揣着蓝色纸笺，让我看这两句诗，我正要跟他搭话，他又让我看‘唐’字。”此后，曹唐精神恍惚，几天后死在佛寺中。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

鬼三十五

许 生 颜 浚 郝惟谅
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

许 生

会昌元年春，孝廉许生，下第东归。次寿安，将宿于甘泉店。甘棠馆西一里已来，逢白衣叟，跃青骢，自西而来。徒从极盛，醺颜怡怡，朗吟云：“春草萋萋春水绿，野棠开尽飘香玉。繡岭宫前鹤发人，犹唱开元太平曲。”生策马前进，问其姓名，叟微笑不答。又吟一篇云：“厌世逃名者，谁能答姓名。曾闻三乐否，看取路傍情。”生知其鬼物矣，遂不复问。但继后而行，凡二三里，日已暮矣。至喷玉泉牌堠之西，叟笑谓生曰：“吾闻三四君子，今日追旧游于此泉。吾昨已被召，自此南去。吾子不可连骑也。”生固请从，叟不对而去，生纵辔以随之。去甘棠一里会，见车马导从，填隘路歧，生麾盖而进。既至泉亭，乃下马。伏

（“伏”原作“状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于丛棘之下，屏气以窥之。见四丈夫，有少年神貌扬扬者，有短小器宇落落者，有长大少髭髯者，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，皆金紫，坐于泉之北矶。叟既至，曰：“玉川来何迟？”叟曰：“适傍石墨涧寻赏，憩马甘棠馆亭。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，驻而吟讽，不觉良久。”座首者曰：“是何篇什？得先生赏叹之若是？”叟曰：“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，而晦其姓名，怜其终章皆有意思，乃曰：‘浮云凄惨日微明，沈痛将军负罪名。白昼叫阍无近戚，缟衣饮气只门生。佳人暗泣填宫泪，厩马连嘶换主声。六合茫茫悲汉土，此身无处哭田横。’”座中闻之，皆以襟袖拥面，如欲恸哭。神貌扬扬者云：“我知作诗人矣，得非伊水之上，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？”久之，白衣叟命飞杯，凡数巡，而座中欷歔未已。白衣叟曰：“再经旧游，无以自适。宜赋篇咏，以代管弦。”命左右取笔砚，乃出题云：“《喷玉泉感旧游书怀》，各七言长句。”白衣叟倡云：“树色川光向晚晴，旧曾游处事分明。鼠穿月榭荆榛合，草掩花园畦垅平。迹陷黄沙仍未寤，罪标青简竟何名。伤心谷口东流水，犹喷当时寒玉声。”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：“鸟啼莺语思何穷，一世荣华一梦中。孝固有冤藏蠹简，邓攸无子续清风。文章高韵传流水，丝管遗音托草虫。春月不知人事改，闲垂光彩照涪宫。”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：“桃蹊李径尽荒凉，访旧寻新益自伤。虽有衣衾藏李固，终无表疏雪王章。羁魂尚觉霜风冷，朽骨徒惊月桂香。天爵竟为人爵误，谁能高叫问苍苍。”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：“落花寂寂草绵绵，云影山光尽宛然。坏室基摧新石鼠，渚宫水引故山泉。青云自致惭天爵，白首同归感昔贤。惆怅林间中夜月，孤光曾照读书筵。”长大少须髯者诗云：“新

荆棘路旧衡门，又驻高车会一樽。寒骨未沾新雨露，春风不长败兰荪。丹诚岂分埋幽壤，白日终希照覆盆。珍重昔年金谷友，共来泉际话孤魂。”诗成，各自吟讽，长号数四，响动岩谷。逡巡，怪鸟鸱枭，相率啾唧；大狐老狸，次第鸣叫。顷之，骡脚自东而来，金铎之声，振于坐中。各命仆马，颇甚草草。惨无言，掩泣攀鞍，若烟雾状，自庭而散。生于是出丛棘。寻旧路，匹马斲草于涧侧，蹇童美寝于路隅。未明，达甘泉店。店媪诘昌夜，生具以对媪。媪曰：“昨夜三更，走马挈壶，就我买酒，得非此耶？”开柜视，皆纸钱也。（出《纂异录》）

会昌元年春天，孝廉许生落榜东归。住在寿安，投宿到甘泉店。在甘棠馆西一里多地，遇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，骑着青骢马，从西边过来，后边跟着一大群随从。这老翁酒后容光焕发，精神振奋，边走边朗诵：“春草萋萋春水绿，野花开尽飘香玉。繡岭宫前鹤发人，犹唱开元太平曲。”许生策马往前走，问那老翁姓名，老翁微笑不回答。又吟诵一篇道：“厌世逃名者，谁能答姓名。曾闻三乐否，看取路傍情。”许生知道他是鬼，也就不再问，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。大约走了二三里，太阳已经落了。到了喷玉泉牌堠西边，老翁笑着对许生说：“我告知三四个老朋友，由于怀念旧地，今日重来此泉游览。我昨日已被召，将从这里继续往南走，你们就不要跟随了。”许生请求同去，老翁不答，默然离去。许生执辔策马相随。离甘泉一里多路，见前面车马人众堵塞了一条岔路。许生举起伞盖向前走。到泉亭以后，才下马，就潜伏在灌木丛中。屏住呼吸偷偷观察。

看见四个男子：一个年青英俊、神气十足；一个身材矮小，仪容举止潇洒大方；一个高大魁梧、胡须甚少；还有一个清瘦，而言语、眼光疾敏的，都是金印紫授高官打扮，坐在泉北的一块大石头上。老翁来到之后，那四个人说：“玉川为什么来这么晚？”老翁回答说：“到石墨涧近旁观赏游览，停马在甘堂馆亭休息，在西边的柱子上偶然见到某诗人题写的一首诗，就停下来吟咏、诵读，不觉过了很长时间。”坐首位的那个人说：“是什么篇章，能博得先生这样的赞叹？”老翁说：“这诗的内容跟在座的二位有相似之处，但隐去了姓名。可佳的是篇末的几句都很有意思，是这样写的：‘浮云凄惨日微明，沉痛将军负罪名。白昼叫阍无近戚，缟衣饮气只门生。佳人暗泣填宫泪，厩马连嘶换主声。六合茫茫悲汉土，此身无处哭田横。’”在座的人听了，都用衣袖遮着脸，象要痛哭。年青英俊神情自得的人说：“我知道作诗的人了，莫不是在伊水上接受我的食物和脱衣相赠的那个人？”过了好一会儿，老翁催促举杯畅饮，共饮过几巡，座中“鄙讷”慨叹之声未断。白衣老翁说：“重游旧地，无以自慰，应该用吟诗作赋来代替音乐。”于是命令左右取出笔砚等物并命题。题目为：喷玉泉感旧游书怀。各写七言长句。白衣老翁首先吟唱道：“树色川光向晚晴，旧曾游处事分明。鼠穿月榭荆榛合，草掩花园畦垆平。迹陷黄沙仍未寤，罪标青简竟何名。伤心谷口东流水，犹喷当时寒玉声。”神气自得的年青人吟道：“鸟啼莺语思何穷，一世荣华一梦中。李固有冤藏蠹简，邓攸无子续清风。文章高韵传流水，丝管遗音托草虫。春月不知人事改，闲垂光影夺湔宫。”身材矮小而又潇洒大方的人作诗道：“桃蹊李径尽荒凉，访旧寻新益自伤，虽有衣衾藏李固，终无表

疏雪王章，羈魂尚觉霜风冷。朽骨徒惊月桂香，天爵竟为人爵误，谁能高叫问苍苍。”清瘦、目光疾敏的人诵道：“落花寂寂草绵绵，云影山光尽宛然。坏室基摧新石鼠，渚宫水引故山泉。青云自致惭天爵，白首同归感昔贤。惆怅林间中夜月，孤光曾照读书筵。”高大魁梧、少胡须的人吟道：“新荆棘路旧衡门，又驻高车会一樽。寒骨未沾新雨露，春风不长败兰荪。丹诚岂分埋幽壤，白日终希照覆盆。珍重昔年金谷友，共来泉际话孤魂。”诗写完，各自吟咏诵读，朗朗的诵读声此起彼伏，震动山谷。霎那间，怪鸟鸱枭相继不停地“啾唧”，大狐老狸也一个接一个地鸣叫。一会，车马从东边过来，铜铃的叮噓声传入席间，各自吩咐仆从准备车马，仓悴匆忙，悲切无语，忍泣上马，若烟雾一样散去了。许生从这开始才从丛棘中出来，找到原路。途中马匹在涧旁吃草、跛脚牧童甜睡在路边。天未亮，到达甘泉店。店中老妇人问为什么冒着黑夜赶路，许生把路上经历的事告诉他。老妇人说：“昨天夜里三更天，一伙人骑着马、带着壶，到我这里买酒，莫非就是你说的这些人。”打开柜看昨晚收的钱，都是纸钱。

颜 浚

（原有目无文。据明钞本补）

会昌中，进士颜浚，下第游广陵。遂之建业，赁小舟，抵白沙。同载有青衣，年二十许，服饰古朴，言词清丽。浚揖之，问

其姓氏，对曰：“幼芳姓赵。”问其所适，曰：“亦之建业。”浚甚喜，每维舟，即买酒果，与之宴饮。多说陈隋间事，浚颇异之，即正色敛衽不对。抵白沙，各迁舟航，青衣乃谢浚曰：“数日承君深顾，某陋拙，不足奉欢笑。然亦有一事，可以奉酬。中元必游瓦官阁，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。况君风仪才调，亦甚相称。望不逾此约。至时。某候于彼。”言讫，各登舟而去。浚志其言，中元日，来游瓦官阁。士女阗咽，及登阁，果有美人，从二女仆，皆双环而有媚态。美人依栏独语，悲叹久之。浚注视不易，美人亦讶之。又曰：“幼芳之言不谬矣。”使双鬟传语曰：“西廊有惠鉴闍黎院，则某旧门徒。君可至是，幼芳亦在彼。”浚甚喜，蹑其踪而走，果见同舟青衣，出而微笑。浚遂于美人叙寒暄，言语毕日。僧进茶果。至暮，谓浚曰：“今日偶此登览，为惜高阁。病兹用功，不久毁除。故来一别，幸接欢笑。某家在清溪，颇多松月，室无他人，今夕必相过。某前往，可与幼芳后来。”浚然之，遂乘轩而去。及夜，幼芳引浚前行，可数里而至。有青衣数辈，秉烛迎之。遂延至内室，与幼芳环坐，曰：“孔家娘子相邻，使邀之曰：‘今夕偶有佳宾相访，愿同倾觞，以解烦愤。’”少顷而至，遂延入，亦多说陈朝故事。浚因起白曰：“不审夫人复何姓第，颇贻疑讶。”答曰：“某即陈朝张贵妃，彼即孔贵嫔。居世之时，谬当后主采顾，宠幸之礼，有过嫔嫱。不幸国亡，为杨广所杀。然此赋不仁可甚，于刘禅、孔皓，岂无嫔御？独有斯人，行此冤暴。且一种亡国，我后主实即风流，诗酒追欢，琴樽取乐而已。不似杨广，西筑长城，东征辽海，使天下男冤女旷，父寡子孤。途穷广陵，死于匹夫之手，亦上天降鉴，为我报仇耳！”孔贵嫔曰：“莫出此言，在坐有人不欲。”美人大叫笑曰：“浑忘却。”浚

曰：“何人不欲斯言耶？”幼芳曰：“某本江令公家嬖者，后为贵妃侍儿。国亡之后，为隋宫御女。炀帝江都，为侍汤膳者。及化及乱兵入，某以身蔽帝，遂为所害。萧后怜某尽忠于主，因使殉葬。后改葬于雷塘侧，不得从焉。时至此谒贵妃耳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前说尽是闲理，不如命酒，略延曩日之欢耳。”遂命双鬟持乐器，洽饮久之。贵妃题诗一章曰：“秋草荒台响夜萤，白杨声尽减悲风。彩笺曾擘欺人总，绮阁尘清玉树空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宝阁排云称望仙，五云高艳拥朝天。清溪犹有当时月，夜照琼花绽绮筵。”幼芳曰：“皓魂初圆恨翠娥，繁华浓艳竟如何？两朝唯有长江水。依旧行人逝作波。”浚亦和曰：“萧管清吟怨丽华，秋江寒月倚窗斜。惭非后主题笺客，得见临春阁上花。”俄闻叩门曰：“江脩容、何婕妤、袁照仪来谒贵妃。”曰：“窃闻今夕佳宾幽会，不免辄窥盛筵。”俱艳其衣裾，明其珰珮而入坐。及见四篇，捧而泣曰：“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，又与新狎客题诗也。”顷之，闻鸡鸣，孔贵嫔等俱起，各辞而去。浚与贵妃就寝，欲曙而起。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，曰：“异日睹物思人。昨宵值客多，未尽欢情。别日更当一小会，然须谕祈幽府。”呜咽而别。浚翌日懵然，若有所失。信宿，更寻曩日地，则近清溪，松桧丘墟。询之于人，乃陈朝宫人墓。浚惨恻而返，数月，阁因寺废而毁。后至广陵，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，果有宫人赵幼芳墓，因以酒奠之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会昌年中，颜浚参加进士考试，落榜后去游广陵，于是又到了建业，租条小船到白沙游玩。同船有婢女，二十岁刚出头，

服饰古朴，说话口齿清晰，辞藻华丽。浚上前拱手见礼，问她姓名。那女子回答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幼芳，姓赵。”问她到什么地方去。回答说也是去建业。颜浚很高兴。每当停船，就买酒肉果品跟她宴饮。她说的都是前代陈朝、隋朝的事。颜浚感到很奇怪，就板着脸孔、整理着衣襟不予回答。到白沙后，各自搭船上路。分别前那婢女上前道歉说：“几天来蒙您照顾，我浅陋拙笨，不足以陪伴您玩乐，然而有件事可以略表酬谢，七月十五那一天，您一定要去游瓦官阁。那时我会介绍你去见一个神仙中的人物，况且你的风度、仪表和才气，与他也相称，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约会，到那时，我在那里恭候你。”说完，各自登船而去。颜浚记着她的话，阴历七月十五那天，去游瓦官阁。看见少男少女挤满楼台。登阁之后，果然有美人，后面跟从两个女仆，头上都梳有双髻，娇媚多情。那美人靠着栏杆自言自语，长嘘短叹了很长时间。颜浚停下来注视着她，那美人看见他也很惊讶。颜浚心想：“幼芳的话果然不错。”美人派丫环传话给颜浚说：“西廓有惠鉴高僧院，那里有我的旧门徒，你可以到那里去。幼芳也在那。”颜浚很高兴，跟着他们到那里。果然看见同船的那个女子出来对他微笑。颜浚于是就跟那美人寒暄、叙谈，谈了整整一天。有僧人送来茶果。到了晚上，美人对颜浚说：“今天偶尔来登楼观览，可惜这高大的楼阁，这样有功用，我忧虑它不久就要被拆除了，所以特来告别。幸好蒙您这样开心，我家在清溪，松多月朗，室无他人，今晚您一定要过去探访。我先去了，你和幼芳可随后来。”颜浚同意了。美人于是乘车而去。到了晚上，幼芳带领颜浚前去。大约走了几里地到了那地方，有几个婢女拿着蜡烛出来迎接。把颜浚请到里间屋

子,跟幼芳等人围成环形坐著。那美人说:“孔家娘子住在隔壁,派人邀请她说:‘今晚偶有佳宾来访,希望能同斟共饮,以解烦闷、忧愤。’”不一会,那人来了,就请了进来。也说一些陈朝的往事。颜浚于是起身说:“不知夫人姓什么?出身什么门第?”美人现出疑虑和惊讶的样子,然后回答说:“我就是陈朝的张贵妃,她是孔贵嫔。活在世上的时候,被后主错爱和光顾,宠幸的待遇,超过一般的嫔妃。不幸陈朝灭亡了,我们被杨广杀害。然而这贼不仁到了极点。刘禅、孙皓难道没有嫔妃侍候?唯独这贼这样结冤暴虐。同样都是亡国,我们的后主确实风流。吟诗、饮宴,抚琴、捧杯,只是取乐罢了。不象杨广那样西筑长城,东征辽海,使天下男子屈死,女子悲亡,父死儿孤。到广陵走到了穷途末路,死于普通人之手。也是上天明鉴,为我们报了冤仇。”孔贵嫔说:“不要说这种话,在座的有人不愿意听。”美人大笑说:“我全忘了。”颜浚问:“什么人不愿意听这话?”幼芳说:“我本是江令公家很受宠幸的人,后来做了贵妃的侍儿,亡国之后,又做了隋朝的宫女。隋炀帝在江都时,我是为他端汤送饭的人。等到国家衰败乱兵侵入的时候,我用身体去遮挡掩护隋炀帝,于是被乱兵杀害。萧后怜惜我对主子一片忠心,于是让我陪葬。后来炀帝改葬于雷塘侧,我不能跟从他了,到现在我又来拜会贵妃罢了。”孔贵妃说:“方才说的都是些闲事,不如摆上酒,姑且再享受一点往日的欢乐啊。”于是命丫环取来乐器、高高兴兴的痛饮了许多。贵妃写诗一首吟诵道:“秋草荒台响夜萤,白杨声尽减悲风。彩笺曾擘欺人总,绮阁尘清玉树空。”孔贵妃吟道:“宝阁排云称望仙,五云高艳拥朝天。清溪犹有当时月,月照琼花绽绮筵。”幼芳吟道:“皓魂初

圆恨翠娥，繁花浓艳竟如何。两朝唯有长江水，依旧行人逝作波。”颜浚也和道：“萧管清吟怨丽华，秋江寒月依窗斜。惭非后主题笺客，得见临春阁上花。”一会儿，听见外面叩门报告说：“江脩容、何婕妤、袁照仪来拜见贵妃！”这三人进来后说：“我们私下听说今晚有佳宾幽会，禁不住想见识一下盛筵。”于是都换上艳丽的衣裙、佩戴珠光宝饰而入坐。等见到方才四人写的诗，捧在手中、禁不住流下泪来。说：“今晚不料能再遇见三阁聚会，又与新狎客吟诗作赋。”一会儿，听到鸡叫声，孔贵妃等都站起来，各自告辞离开。颜浚与贵妃一起睡。快天亮才起身。张贵妃送给他辟尘犀簪一枚，说：“他日你看见这东西，就可以想起我，昨天正赶上人多，未能尽享欢乐，他日还当相见，然而必须打听寻找阴府。”说完后洒泪而别。第二天，颜浚迷迷糊糊的，好象丢了什么东西，随意睡下了。后来，再找从前相聚的地方，就找到清溪，那里长满了松树桧树，到处是土丘，向人打听，竟是陈朝的宫人墓。浚怀着感伤哀怜之情返回来。几个月后，瓦官阁因为寺庙坍塌而被毁。后来到了广陵，寻访到吴公台炀帝的旧陵，果然有宫人赵幼芳的墓，于是洒酒祭奠她。

郝惟谅

荆州之民郝惟谅，性粗率，勇于私斗。会昌二年寒食日，与其徒游于郊外，蹴鞠角力，醉卧冢间。宵分始寤，将归，道左见一人家，室绝卑陋，虽张灯而颇昏暗。遂诣乞浆，有一妇人，容

色惨悴，服装雅素，方向灯绉缝。延郝，良久谓郝曰：“知君有胆气，故敢情托。妾本秦人，姓张氏，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。自欢太和中，戍边不返，妾遭疫而歿。别无亲戚，为邻里殡于此处，已逾一纪，迁葬无因。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，魂神不为阴司所籍。虽散恍惚，如梦如醉。君能便妾遗骸得归泉壤，精爽有托，斯愿毕矣。”郝曰：“某生业素薄，力且不办，如何？”妇人云：“某虽为鬼，不废女工。自安此，常造雨衣，与胡氏佣作，凡数年矣。所聚十三万，葬备有余也。”郝许诺而归。迟明，访之胡氏，物色皆符，乃具以告。即与偕往殡所，毁瘞视之，散钱培楸，数如其言。胡氏与郝，哀而异之。复率钱于同辈，合二十万，盛其凶仪，瘞于鹿顶原。其夕，见梦于胡郝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荆州的百姓郝惟谅，性格鲁莽、率直，勇于争斗。会昌二年寒食节的那天，跟朋友到郊外游玩，作踢球游戏，彼此较量力气，醉酒后躺在坟冢间睡着了。天黑以后才醒过来，将要回家，看见道左边有一人家，房子破烂、简陋，即使点着灯，屋里也很昏暗。于是郝惟谅就去那人家，想要点东西喝。那家有一个妇人，脸色苍白憔悴，衣服朴素，正面对灯做针线活。那妇人邀请郝惟谅进屋。停了好一会儿，才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有胆量、有气魄，所以有事情才敢托付给你。我本是秦人，姓张，嫁给府衙里一个身体强健男儿李自欢，自欢太和年中，被派守边关一去不返，我也得病死了。我无亲无故，后来被邻居发丧埋葬在这里。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，没有机会迁葬了。凡死人尸骨没盖上土的，都不被阴司列入户籍，于是灵魂到处飘散，迷迷糊糊

的，象作梦和醉酒一样。你如果能让我的遗骨回归地下，灵魂有所寄托，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。”郝惟谅说：“我的生业财路一向薄浅，即使用力去办，恐怕也做不到。你看怎么办？”那妇人说：“我虽然是鬼，但一直没有丢开针线活。自从住在这儿，常常缝制雨衣，给一家姓胡的做雇工，共有许多年了。积攒的钱有十三万，安葬等一切费用还有剩余。”郝惟谅答应了他，就回去了。天亮时候，访到了姓胡的，察看一下完全与那妇人说的相符，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，并跟他一块到坟地去。打开棺木一看，钱都零散的堆在里面，数一数，果然象妇人说的那么多。姓胡的人与郝惟谅都很怜惜她，同时也感到惊异。之后就又拿着这些钱及从朋友那里筹集的钱，总共三十万，很隆重地给他举行了安葬仪式，重新葬在鹿顶原。当天晚上，那妇人就托梦给胡、郝二人。

浮梁张令

浮梁张令，家业蔓延江淮间，累金积粟，不可胜计。秩满，如京师，常先一程致顿，海陆珍美毕具。至华阴，仆夫施幄幙，陈樽垒。庖人炙羊方熟，有黄衫者，据盘而坐。仆夫连叱，神色不挠。店姬曰：“今五坊弋罗之辈，横行关内，此其流也，不可与竞。”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，而张令至，具以黄衫者告，张令曰：“勿叱。”召黄衫者问曰：“来自何方？”黄衫但唯唯耳。促暖酒，酒至，令以大金钟饮之。虽不谢，似有愧色。饮讫，顾炙羊，

著目不移，令自割以劝之。一足尽，未有饱色，令又以奁中饌十四五啖之。凡饮二斗余，酒酣，谓令曰：“四十年前，曾于东店得一醉饱，以至今日。”令甚讶，乃勤恳问姓氏，对曰：“某非人也，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。”令惊问其由，曰：“太山召人魂，将死之籍付诸岳，俾某部（明抄本“某部”作“其捕”）送耳，令曰：“可得一观呼？”曰：“更窥亦无患。”于是解革囊，出一轴，其首云：“太行主者牒金天府。”其第二行云：“贪财好杀，见利忘义人，前浮梁县令张某。”即张君也，令见名，乞告使者曰：“修短有限，谁敢惜死。但某方强仕，不为死备，家业浩大，未有所付。何术得延其期？某囊囊中，计所值不下数十万，尽可以献于执事。”使者曰：“一饭之恩，诚宜报答。百万之贐，某何用焉？今有仙官刘纲，谪在莲花峰。足下宜匍匐径往，哀诉奏章，舍此则无计矣。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，输二十万，甚被逼逐。足下可诣岳庙，厚数以许之，必能施力于仙官。纵力不及，亦得路于莲花峰下。不尔，荆榛蒙密，川谷阻绝，无能往者。”令于是赍牲牢，驰诣岳庙，以千万许之。然后直诣莲花峰，得幽径。凡数十里，至峰下，转东南，有一茅堂。见道士隐几而坐，问令曰：“腐骨秽肉，魂亡神耗者，安得来此？”令曰：“钟鸣漏尽，露晞顷刻。窃闻仙官，能复精魂于朽骨，致肌肉于枯骸。既有好生之心，岂惜奏章之力？”道士曰：“吾（“吾”原作“君”，据明钞本改）顷为隋朝权臣一奏，道谪居此峰。尔何德于予，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？”令哀祈愈切，仙官神色甚怒。俄有使者，赍一函而至，则金天王之书扎也。仙官览书，笑曰：“关节既到，难为不应。”召使者反报，曰：“莫又为上帝谴责否？”乃启玉函，书一通，焚香再拜以遣之。凡食顷，天符（“符”原作“府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乃

降，其上署“彻”字，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，云：“张某弃背祖宗，窃假名位。不顾礼法，苟窃官荣。而又鄙僻多藏，诡诈无实。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；千乘之富，今因苟得。令按罪已实，待戮余魂。何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；纾刑宥过者，玄门是宗。狗尔一眚，我（“我”原作“俄”，据明钞本改）全弘化，希其悛恶，庶乃自新。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无（“无”原作“书”，据明钞本改）罪。”仙官览毕，谓令曰：“大凡世人之寿，皆可至百岁。而以喜怒哀乐，汨没心源；爱恶嗜欲，伐生之根。而又扬己之能，掩彼之长，颠倒方寸，顷刻万变。神倦思怠，难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汨于五味，欲致不坏，甚可得乎？勉导归途，无堕吾教。”令拜辞，举手已失所在。复寻旧路，稍觉平易，行十余里，黄衫吏迎前而贺。令曰：“将欲奉报，愿知姓字。”吏曰：“吾姓钟，生为宣城县脚力。亡于华阴，遂为幽冥所录。递符之役，劳苦如旧。”令曰：“何以免执事之困？”曰：“但酬金天王愿，曰请置子为閤人，则吾饱神盘子矣。天符已违半日，难更淹留。”便与执事别，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。是夕，张令驻车华阴，决东归。计酬金天王愿，所费数逾二万，乃语其仆曰：“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，安可受祉于上帝，而私谒于土偶人乎？”明旦，遂东至偃师，止于县馆。见黄衫旧吏，赍牒排闥而进，叱张令曰：“何虚妄之若是？今祸至矣。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，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。悒悒之怀，如痛毒螫。”言讫，失所在。顷刻，张令有疾，留书遗妻子，未讫而终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浮梁姓张的县令，家业遍布在江淮一带，积累的财宝和粮食，无法计算。为官期满，到京城去，常提前一程用餐，把海陆珍奇各种美味佳肴全都准备齐全。到了华阴，仆人搭好帐篷，摆上酒器、食具，厨师烤制的羊正好也熟了。有个穿黄衣服的占了个位置屈膝而坐。仆人连声喝叱，那人面不改色，毫不屈从。店主老妇人说：“现在五坊衙门搜寻追捕的不法之徒，在关内横行，这人大概就属于这类人。不能跟他争持。”仆人刚想找自己的长官斥责他，张县令来到了。仆人就吧黄衣人的事全部告诉他。张县令说：“不要喝叱他。”就把黄衣人召来问他说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黄衣人只是唯唯应诺罢了。张县令催促温酒，酒拿来了，让黄衣人用大金钟饮酒。黄衣人虽然不表感谢，但表情好象有惭愧之色。黄衣人喝完酒，回头目不转眼地盯着那只烤羊。张令亲自动手割羊肉劝他吃。一条羊腿吃完了，没有吃饱，张令又把箱子里十分之四、五的食物拿出来给他吃。酒喝到很尽兴的时候，黄衣人对张县令说：“我四十年前曾经在东店吃饱喝足过一次，直到现在才吃顿饱饭。”张令听后很惊讶，就极力恳切地打听他的姓氏。黄衣人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人，只是送关中死人薄籍的小吏罢了。”张令吃惊地向他打听事情的原委。黄衣人说：“太行山召募人魂，将要死去的人的名簿都放在那里，派我部里人送去罢了。”张令说：“能拿来给我看看吗？”那个黄衣人回答说：“即便看看也没有什么妨害。”于是解开皮囊。拿一卷纸笺来，打开看那上面第一行写着：太行主者牒全天府。第二行写着：贪财好杀、见利忘义人，前浮梁县令张某。“这就是你啊！”黄衣人说。张令看到自己的名字，乞求黄衣使者说：“人生在世，修行和命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谁

敢贪生怕死？只是我现在正身强力壮，家业这样浩大，还没有依托，有什么办法能延缓我的死期呢？我的袋子里的财物总计不少于几十万，都可以奉献给你。”黄衫使者说：“一顿酒饭的恩惠，我确实应该报答。百万巨款的馈赠，对我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有个仙官叫刘纲，被贬在莲花峰，你应该竭尽全力径直前往，悲伤地诉说、奏请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昨天听说金天王和南岳王作一种赌输赢的游戏，没取胜，输二十万，被催逼得很厉害，你可以到岳庙。用巨额的钱财许诺给他，他一定能在仙官那里给你出力。即使他出不了力，也可以从莲花峰下轻取登山之路，否则，荆榛遍布，密密层层，山谷阻断，你无法到达那里。”张令于是带了宰杀了的牲畜，骑马直奔岳庙。用千万钱财向他许诺。然后直奔莲花峰，找到了登山的小路。总共走了几十里路，到达莲花峰下。折向东南，有个茅草房，只见一个道士在小几案后面坐着。责问张令说：“你这块腐骨秽肉，灵魂即将耗尽的人，怎么能到这里来？”张令说：“钟已击响，漏壶已报晓，露水顷刻间就晒干了。我私下听说仙官能使朽骨复活，使白骨长肉。我既然还有求生之心，就会不惜一切财力向仙官奏请的。”道士说：“我曾经替隋朝权臣启奏过一次，于是被贬住在这莲花峰下，你对我有什么恩德，想让我做终生孤守寒山的老翁呢？”张令苦苦哀求、感情更切迫。仙官神色很愤怒。一会儿，来一个使者，送来一封信，就是金天王的书信。仙官看完信，笑着说：“机会已到，很难不答应。”召来使回报说：“不会又因此受上帝谴责吧。”于是打开信，然后又写一阵子，烧香拜两拜打发使者回去。共有一顿饭的工夫，上天的符命就下来了。那上面写着“彻”字，仙官又烧香拜两拜打开

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张某弃背祖宗，窃假名位，不顾礼法，苟且官荣，而又鄙僻多藏，诡诈无实，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；千乘之富，今因苟得。令按罪已实，待戮余魂。何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、纾刑肩过者，玄门是宗。徇乐眈。我全弘化，希其悛恶，庶乃自新。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无罪。”仙官看完，对张令说：“大致世人的寿命，都可活到百岁，然而人因为有喜怒哀乐之情，弄乱了人的心性，爱和恨的嗜好和欲望，斩断了生命的根源。宣扬夸大自己的本领、而掩盖他人的长处，扰乱心性，顷刻万变。就会使人的精神疲乏、倦怠。天时虽和，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。就象甘美的泉水，投进五味，甘美的泉水仍不改变味道，难道可能吗？所以我勉励你回归正道，不要忘记我的教诲。”张令拜别告辞，举手之间，那人已不知去向。又寻找原路而回。心里稍觉平稳和轻松。走了十多里路，黄衫人迎上前向他道贺。张令说：“将要答谢你，希望告诉我姓名。”黄衣小吏说：“我姓钟，活在世上时就做传递文书的差事，死在华阴，于是又被阴司录用、做传递文书的差事。跟从前一样劳苦。”张令说：“用什么办法可以免去你这差事的辛苦？”回答说：“只要你能实现对金天王许下的诺言并且对他说，请他安排我做守门人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送天符的时间已经耽搁了半天，不便再停留了。”张令便与黄衣差役告别，黄衣人进了庙南枯树中三、五步远的地方就不见了。这天晚上，张令停车住在华阴，决定东归去实现对金天王的许诺，花费要超过二万。就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二万可以赡养十个象我这样的家庭，供应他们物资和粮食。怎以把逾万的祭品送给上帝，而又私自去拜谒土偶呢？第二天早晨就向东走，到了偃师，住在

县馆。看见原来那个黄衫小吏、拿着天符推门进来，怒叱张令说：“你怎么这样虚假，荒诞？现在就要大祸临头了，由你偿还对三峰的承诺没能实现，使我对你一饭之恩的报答也有始无终，心里很不安，象被毒虫咬了一样疼。”说完，就不见了。顷刻间，张令得了病，写遗书给妻子，还没写完就死了。

欧阳敏

陕州东三十里，本无旅舍。行客或薄暮至此，即有人远迎安泊，及晓前进，往往有死者。扬州客欧阳敏，侵夜至，其鬼即为一老叟，迎归舍。夜半后，诣客问乡地，便以酒炙延待。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，叟甚有惊怍之色。客问怪之，乃问曰：“鬼神能侵害人乎？人能害鬼乎？”叟曰：“鬼神之事，人不知，何能害之？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。或侵害人者，恐是妖鬼也，犹人间之贼盗耳。若妖鬼之害人，偶闻于明神，必不容。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。”叟复深有忧色，客怪之甚，遂谓叟曰：“我若知妖鬼之所处，必诉于尊神，令尽剪除。”叟不觉起拜，叩头而言曰：“我强鬼也，虑至晓，君子不容，今幸望哀恕。”仍献一卷书与客曰：“此书预知帝王历数，保惜保惜。”客受之，至曙，不辞而去，回顾乃一坏坟耳。其书是篆字，后客托人译之，传于世。（出《湘潇录》）

陕州东边三十里的地方本来没有旅馆，往来旅客有时傍晚到达这里，就有人老远地去迎接、安置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常常有死的。有个扬州旅客叫欧阳敏，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。那鬼是一个老头，把他迎回了旅馆。半夜后，老头就到欧阳敏的住处，打听他的家乡。又用酒肉款待他。欧阳敏从容地说到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的事，老头显出吃惊和惭愧的神色。欧阳敏认为他很奇怪，趁机问他说：“鬼神能侵害人吗？人能害鬼吗？”老头回答说：“鬼神的事，人不了解，人怎么能害鬼？鬼神也一定不能无缘无故地侵害人，有侵害人的，恐怕也是妖鬼，就象人间的盗贼罢了。如果妖鬼害了人，偶尔被明察之神得知，一定不能宽容，跟盗贼触犯法规没什么不同。”老头又现出忧虑的神色。欧阳敏更感诧异，于是对老头说：“我如果知道妖鬼在什么地方，一定到尊神那去控告他，让他把妖鬼全部铲除。”老头听后，不自觉地起身下拜并且说：“我是强鬼，估计你知道全部真情，不会宽恕我。现在希望你能可怜我，饶恕我。”老头于是献一卷书给欧阳敏，并说：“这书能预先知道帝王的历数。要好好保存，好好爱惜。”欧阳敏接受了它。到早晨，老头不辞而去。回顾夜来的事，却是满腔愤怒。那书是篆字。欧阳敏托人译过来，流传在世上。

奉天县民

会昌五年，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，病狂，发时乱走，不避

井堑。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。公敏才至，刘忽起曰：“我暂出，不假尔治。”因杖薪担至田中，袒而运担，状若击物，良久而返。笑曰：“我病已矣，适打一鬼头落，埋于田中。”兄弟及咒者，犹以为狂，遂同往验焉。刘掘出一骷髅，戴赤发十余茎，其病竟愈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会昌五年，奉天县国盛村村民姓刘的得了狂病。发病时到处乱走。就连水井和沟塘也不知躲避。他家给他请了驱鬼的人侯公敏来给他治病。公敏刚刚来到，刘忽然起身说：“我先出去，不让你治。”于是手拄柴棍到了田里。光着膀子，拿着柴棍，好象在打什么东西。很长时间才回来，笑着说：“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刚才打落了一个鬼头，埋在田地里。”他的兄弟及驱鬼的人，还以为他说疯话。于是同去田中察看，刘掘出一骷髅，长着十多根红头发。从此，他的病就好了。